日本当代小说选

下

当代外国文学

外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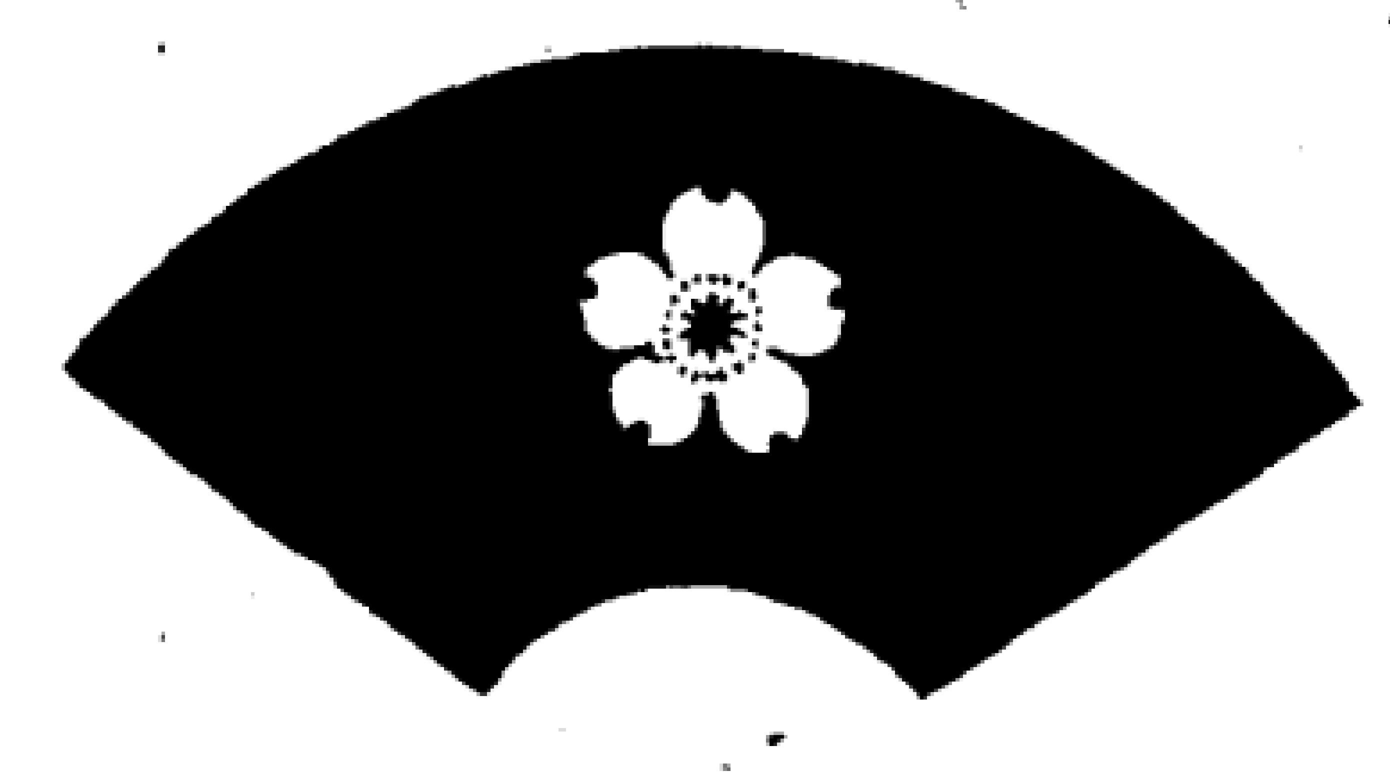
〔共两册〕

书　号：10208·59
定　价：2.50 元

日本当代小说选

下

文洁若编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张世彦

日本当代小说选（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679,000　开本787×1092毫米$\frac{1}{32}$　印张35$\frac{1}{2}$　插页4

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1981年7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

书号10208·59　定价2.60元

序

战后的三十余年，是日本历史发展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新时期，是日本军国主义战败后资产阶级民主空前发展，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达到高度现代化的历史时期。时代的沧桑，社会的嬗变，都在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中有所反映。

战后日本文学，从题材、风格和整个倾向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六五年，从美国军事占领走向实际上独立自主的第一阶段，以及从一九六六年迄今日本走上经济复苏、进而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第二阶段。

战后三十多年来，中日两国人民继承历史传统，进行了广泛的文学艺术交流。这一时期内，我国出版了上百种的日本文学作品的单行本，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日本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受到了广大中国读者的重视。这部分上下两册出版的《日本当代短篇小说选》，包括三十六位作家每人一篇作品。由于所选的作家有一定代表性，作品题材多种多样，艺术方法千差万别，将会引起我国读者新的更大的兴趣。

这三十六篇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一九四五至一九七

五年这三十年间日本人民的各种动向，反映了人民群众从战争的废墟中站立起来，从军国主义压迫的噩梦中清醒过来，医治战争的创伤，为争取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过程，反映了在面临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下人民的生活和情绪。同时也比较集中地显示出日本当代短篇小说发展的一个大致的轮廓。

日本当代文学的一个特征是流派较多。老作家，特别是战前的许多中坚作家在战后都打破了沉默，重新拿起了笔，十分活跃；新一代作家在战后出版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不断涌现。在谈到某一作家属于某一流派时，很多时候一下子是难以做出明确判断的。比如，有些作家写过属于现代派文学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作品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

战争期间被迫停止写作或受到程度不同压抑的成名作家纷纷恢复写作，相继发表作品，是战后文学第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现象，引起读者注目。这里收的正宗白鸟、谷崎润一郎、野上弥生子、广津和郎、石川达三、丹羽文雄、井伏鳟二和阿部知二等人就属于这一类。

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战争期间和战后日本人民的悲惨遭遇及其对侵略战争的谴责。在《战争受害者的悲哀》里，正宗白鸟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写出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的侵略战争给日本知识分子带来的痛苦。野上弥生子的《狐》，以细致而流畅的笔触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为避免参加侵略战争而躲到乡下去养狐的故事，反映了某些日本

知识分子对侵略战争的厌恶。在《遥拜队长》中，作者井伏鳟二以幽默、漫画式的笔调，塑造出一个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旧军官，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性、残暴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鞭挞与嘲讽。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总的倾向是脱离社会的现实，缺乏有意义的社会内容，致力于烦琐、平庸的生活细节的描写；采取"冷彻严峻的客观主义态度"，并提倡所谓"没有技巧的技巧之美妙"，反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所谓"虚构的作品"。但是，这个流派中某些作家的具体作品，又不尽然。就以前面提到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而论，便说明正宗白鸟这位老作家虽然创作方法上仍然保留着自然主义的特色，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面貌的某些方面，并有所批判。

丹羽文雄一般被称为风俗派作家。战后石川达三也发表过不少带有风俗派特色的小说。日本某些评论家认为，本来小说所描写的对象就是生活在一定时代的社会人，因此风俗描写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面，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具体社会的风俗人情而存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的精髓为人情，世态风俗次之"这个论断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而所谓风俗派，却是把这种本来是小说中的次要成分——风俗描写，摆在主要地位，对每个时代的世态风俗作孤立的反映，偏重于事件的叙述而不着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一派文学的特点多以恋爱生活为题材。这些看法，只是一般的分析，至于这类作家的具体作品，还必须做具体

的探讨。这里收载的这两位作家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面貌。尤其是石川达三的作品，如《人墙》和《日全蚀》等，均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所揭露和批判。我们从本集中所选的《神迹》中也可以看到这种批判精神的某些方面。

战后，日本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所谓战后派作家，他们的作品引起社会上的重视。这一派作家有着这样几个特点：一、憎恶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统治，主张个性解放；二、承认文学不能脱离社会潮流，主张文学必须具有社会性；三、对过去的创作方法持否定态度，想为当代文学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形式。有人认为他们虽然都直接受到过战争之害，但缺乏有组织的斗争经验，只有孤立地忍受战争重压的体会。所以他们虽然憎恶战争和法西斯统治，但并不想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也不想把个性的解放同社会的发展联系起来。这一派作家在战后不久就从人性论观点出发，用心理分析和生理分析的方法，写了一批反战作品。尽管这些作家主观上并不一定明确地认识到这次战争的本质，而侧重于描写战场上的互相残杀和军营中的非人虐待，以及这些行为在人们的心灵上留下的创伤，甚至到了不可愈合的程度；但是，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当然，其中有的也描写了战后日本社会生活的艰辛）。这里收载了梅崎春生、武田泰淳、安部公房和堀田善卫等人的作品。梅崎春生的《樱岛》，通过细致的心理刻划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驻扎在日本九州的一

个岛屿上的士兵们的厌战情绪，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具有光荣的传统。它对发展日本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学起了重要作用，对发展世界革命文学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战争期间，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压迫下，这个运动虽然受到挫折，也发生过一些偏差，但战争一结束，立刻又作为民主主义文学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尽管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认识不够清楚，或者在总结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时候因为纠正“左”而产生向右转的倾向，因而也发生过内部带有路线性质的分歧，但总地看来，还是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一时期，革命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品主要是揭露美军的暴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和军国主义统治的罪行；也有少数作品正面描写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者以宫本百合子的长篇小说《播州平野》、《两个院子》和《路标》，以及山代巴的《板车之歌》为代表；后者则以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为代表。这里收载的德永直的《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和半田义之的《第一个金毗罗节》都反映了共产党员深入农村的种种情况，可以看出那个时代革命活动的一些面貌。壶井荣的《一层纸》和中野重治的《萩镇的“描家徽铺”》均有力地揭露了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两者又具有迥然不同的风格：前者构思缜密，刻划细致，给人以形象鲜明的感受；后者以散文式的笔致在轻描淡写之中，唤起人们的种种幽思。西野辰吉的《不下蛋》则以简洁的笔墨深刻地揭露了

美国军事基地给日本农民造成的灾害。老一辈的女作家佐多稻子的长篇小说《树影》的中译本最近在我国出版后受到读者欢迎。这里的《时间》，抒情气氛浓重，文笔圆熟，显示了清新隽永的风格。同战后派有着密切关系的野间宏，在创作上主要采取的是现代主义和意识流的方法，但在其著名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和这里收的《志津子的下落》中，却反映了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成就。后者以平易顺畅的笔致描写一个女学生为生活所迫，逐步走向堕落道路的身世。作者从教师的角度表现了对这位少女的深切同情，读后令人难忘。

战前从事过一些写作活动，战后成名并在创作上颇有成就的作家中，收在这个集子里的有井上靖、水上勉、田宫虎彦和大田洋子等人。井上靖创作态度严肃，文笔凝练，刻画人物能在一般描述中突出个性，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描写情节，能于平铺直叙中显示深婉雄浑的美，让人掩卷之后为之神往。这里介绍的《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就很能反映他的这个特色。水上勉则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往往从劳动人民的生活中攫取他们对生活的执着、对事业的热爱和刻苦的钻研精神，把日本人民的特点表现得生动有致，长篇小说《红花物语》即有这种鲜明特点。田宫虎彦善于以清冽的抒情，描写在战争的黑暗岁月里人民群众的贫穷处境与遭受的政治压迫。这里收录的《足折岬》是这个作家在这一主题下的代表作品之一。大田洋子由于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的轰炸，她的《到哪里去》以及其他一系列作品对原子弹

受害者悲惨生活的暴露真实感人。

纯粹代表战后新生一代的作家，相继登上文坛的为数众多。其中司马辽太郎、有吉佐和子、城山三郎和三浦哲郎等，基本上运用的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并具有某些浪漫主义色彩。他写出不少好作品，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司马辽太郎在他的历史小说中，重新发掘历史人物的思想和精神面貌，用大胆的想象和独特的手法来描绘他们，使他们与新的时代精神息息相通，本集中所选的《骏河夫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的范例。有吉佐和子在《三个老太婆》中挖掘了人物庸俗猥琐的灵魂，饶有深度地揭示出了形象的典型特征。这个短篇的成就表明作者非常熟悉战后初期动荡局面下日本没落的资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环境。城山三郎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的风格。描写细致真切，语言纯净洗练，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布局，因而能收到余意萦绕的效果。三浦哲郎的作品，意境优美，抒情气氛浓重，流露着感伤、凄惘的色彩，《忍川》是他的代表作。

远藤周作和曾野绫子同是受天主教影响的作家，风格却迥然不同。前者的《架着双拐的人》描写一个日本士兵由于被迫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罪，思想深处产生的忏悔感情，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那次侵略战争的罪恶。后者的笔调轻倩灵活，文字简洁隽丽，感情细腻澄澈。她的作品充满了探索人生意义得不到解答的苦恼、怅惘和哀愁，间或还流露出对劳苦人民的同情。深泽七郎是一位风格别具、特色突出的作家。他的《楢山小调考》是已被改编

拍成电影的名著，它以偏僻农村的弃老陋习为题材，刻划了旧时日本农村的民不聊生和农民的深重灾难。

大江健三郎、开高健、阿部昭、小松左京、大庭美奈子和森村诚一当中，只有大庭和森村属于第二阶段涌现的作家，其他几位作家均成名于一九六五年以前。这批作家的创作手法或多或少都受到各种现代主义的影响，侧重于追求情节的离奇和方法的新颖，本集所选的则是他们笔下的反映现实之作。大庭美奈子的《三只蟹》所描写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精神生活的空虚，因而到处寻找新的刺激等百无聊赖的情况。这篇作品以对话俏皮而受到日本文学界的注目。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日本主要受青年读者的喜爱。

总之，这三十六篇作品反映了不同流派作家的艺术手法、形式和风格。各篇作品的题材、境界虽有所不同，但通过这些作品，不难看出具有历史巨大转折性质的日本战后社会种种面貌，使我们得以进一步理解日本人民战后的生活，以及作家为追求美好生活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当然，日本战后的作家及其短篇小说，数量之大是十分可观的，这里只介绍了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远远不能反映全貌。要做到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还有待于将来的努力。

李　芒

一九八〇年七月

目 次

目　次

萩镇的"描家徽①铺"

中野重治

那时我在萩镇走着。我在漫步。我的事情办完了。我稍微蹓跶蹓跶，随后搭上火车回东京就行了。

本来我老远地跑到萩镇来处理的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这个工作是让我对两个人多年来拖拖拉拉一直没有解决的关系加以干预，让一方这样，对方那样地分道扬镳。情况也可能正好相反。也许是这样一种性质的工作：让我出面干预两个人多年来僵持不下的关系，抹稀泥地加以调解，使两人和好起来。这种好象闹别扭的夫妻吵架的情况，正因为不是什么夫妻吵架，就不好由别人出面进行干预。情况是很清楚的。即使是让我去，或是叫我来的同事，我想他们大体上也是心里有数的。不管怎么样，我这一来即使起不了什么作用，我姑且帮忙一下也就没有责任了。我总算放了心。我已经五十了。人到了五十岁，遇到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大家往往就会说："哎，派他去吧！"于是被打发了去。事情虽然很无聊，但也无可奈何。事情也办完了。没

---

① 原文作纹章。日本和服的礼服，背后和袖子上绘有家徽图案。

有责任了，我很愉快。出外旅行一趟，心情倒也是轻松的。我朝前走着。天气也很好。

这是一个小小的、寂静的市镇。松下村塾①，前天我也看了一下。河水清澈。房屋低矮。我走到一家很大的房屋前。那里是十字路口，那座房屋整整占据了十字路口的一隅。一边用土墙完全隔开，和土墙形成直角，屹立着院门，两旁是一长排很大的房屋。隔着院门，可以看到门厅的台阶。院门里面很干净，有一块巨石。看不见人影。四处寂静无声。这大概是座老房子吧！也许是富豪之家吧！但并不是武家官邸。可能是镇上的富翁，旧幕府时代的承办商人②之类的财主吧！十字路口的另外三边，这样的房屋一家也没有。走近一看，门上挂着牌子，用工整的字写着姓名。

"嘿！……"我想道。

肯定是这样。记得确是长州。肯定是萩镇。他是最大的保守政党的国会议员，在党内也说得上是个红人，相当吃得开。年龄也要比我年轻。似乎是通常说的坏蛋，这从新闻影片的镜头上也可以看出来。电影上就是这所房屋。……说什么《旧金山和约》是和解和宽大的体现，这位能说会道的先生，其实也是利用了吉田松阴等人的名声……我的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就是这些。还没有产生那种本质性的

---

① 松下村塾是江户幕府末期的尊王论者、长州藩士吉田松阴（1830—1859）于一八五七年（安政3年）在萩镇开设的私塾。明治维新时期的不少人材都是该私塾培养出来的。

② 承办商人指得到政府批准，为政府承揽生意的商人。

厌恶。

这里可能也有什么祭祀仪式吧！仿佛是节日前一天的情况，在院门的正前方，道路的正中摆出安放大鼓的木架，架子的最上层放着一对素净的敬神酒壶，插上祭神用的币串①。那好象是这一条街上摆设的，似乎不是这家的东西。但是，从木架摆在这里来看，这一家可能捐了好多钱。每年春秋大约照例如此。这里有些骗人花招。但也有一种快活的气氛。旅途中的轻松的、没有责任的心情，把我引向了快活的气氛。在我们村里有一个姓村井的大地主，他家的家长是贵族院②的富翁议员。那是我童年时的事情。因为他又是帝国农会③的巨头，在贵族院和帝国农会可能都相当活跃。尽管如此，回到村里他还是村井家的老爷。在孩子们的眼里更是如此。伊势的大神乐④一来，就在他家的宽阔的前院整整半天表演各式各样的杂技。在我们那个地方，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人头戴狮子头面具，一个人手拿尾巴，前来巡回演出。捧给他们一把米，哨子嘀的一吹，就跳上一场。要是有孩子在场，狮子便张开嘴，朝孩子头上咔嚓咬一

---

① 币串是祭神用具之一，把白色或金、银等五色的纸剪开，挟在用细长树枝做成的币串上。

② 贵族院是参院的前身，成立于一八九〇年，根据明治宪法，与众院一起组成议会。

③ 帝国农会是指导农业的中央机构，由道、府、县的农会组成。一九四七年因制定农业合作组合法而解散。

④ 大神乐原系在伊势大神宫演出的祭神的音乐舞蹈。后来演变为一种杂技表演。

下。演出就此结束。可是村井家的院子里，杂技团有十几个人演出，吹笛子，打鼓，在伞上旋转一升大小的酒升。前额上顶着棍子，一个棍子接一个棍子，一直顶到半空中。说相声的逗噱取乐。即使是狮子舞①，也从红布袋里抽出白鞘的短刀，挥动明晃晃的刀身，跳起舞来宛如波浪起伏。孩子们一个个从家里拿来席子当坐垫，百看不厌地瞧着。在旅途上的我，心里向往着这种愉快的地方。路上没有来往行人。太阳和煦地照在木架上，使我的这种心情保持下来。

这个市镇是个边远的地方，是一个小市镇。我平时同这里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我现在走到这里来，同它也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情况更使我的上述心情保持下来。我想起来，有一次曾搭火车经过津和野镇。那是从益田到宇部去的途中，我从火车上看到，山间还算不上盆地的地方，稀稀拉拉地有一片瓦屋顶。

"啊，这就是津和野啊……"

看起来仿佛冷冷清清地被丢进山沟里似的，要是到里边看一下，说不定有什么骇人听闻的东西盘踞在那里。我不想看它。即使它在那里，眼前我也想从那里逃开。仿佛被丢弃在那里的一个市镇，这么看一眼就过去，心情倒还轻松……

---

① 狮子舞是头戴狮子头面具跳的舞蹈。唐代时传到日本，后在演奏大神乐时，作为祈祷五谷丰登，驱魔取吉的舞蹈进行演出。

这么想着，我向前走去。不久我来到了有几个行人的地方。有座桥，过了桥稍微热闹一些。有布店、文具店、油铺、电料行等等。前面更热闹一些。不过，似乎并没有象萩镇银座[1]那种无聊的地方。大概镇上的人不愿模仿那种无聊的勾当。其实我并没有证据，不过我有这种感觉。这时我看到那里有个大邮局，邮局在路的右手。接着看到邮局的正前面有一个点心铺。我连忙走进了点心铺。我想起我的女孩经常埋怨说："出门旅行从来也没有给我买过什么土特产。"

"可以在这里买了，打成包包，由邮局寄走。"

诚然，出门旅行我没有买过土特产回来。并不是不想买。不过感到麻烦。从一处又拿到另一处，麻烦得很。还不只是买土特产。首先买东西我就嫌麻烦。人们傍晚下班，常常拿着带有商店标签的漂亮纸包回家。我可办不到。如果事先叫我买什么的话，我会买回来。买点芋头回来，买点肝回来，叫我去买这些东西好办。若是叫我顺便到附近的铺子去挑选一下，买回称心如意的东西，这无论如何不是我的擅长。到香烟铺去买一盒和平牌香烟，这行。同样地，譬如买长统胶靴，我就随随便便走进一家鞋店去买长统胶靴，买完了就没事了。拿着靴子就回来了。除了旧书店以外，我一直是这么做法。作为一家的家长，这种做法似乎有些不太好。结婚以来，我常常受到埋怨，但到如今也不埋怨了。

---

① 萩镇银座指的是象东京的银座那样的商业闹市。

不过，女孩子嘛，已经上中学三年级了，一想起来有时也觉得很可怜。即使是出门或旅行去，她似乎也习以为常了，估计父亲也不会提着什么土特产回来。孩子不知不觉地对父亲产生一种固定的想法，这是有原因的。时间长了，这在精神上对孩子的成长可能产生影响。

这个女孩还很小的时候，对父亲不象人家那样去“上班”，感到有些孤单。

“爸爸，您怎么不去上班呀？”

“爸爸，您要是去上班该多好呀……”

记得在她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好象说过这样的话。

“爸爸，您走了！……”

“爸爸，您回来了！……”

附近的一起游戏的小朋友一早一晚同父亲招呼的这种生活习惯，对五六岁的孩子说来似乎是一件可羡慕的事。在孩子眼里，这样的一早一晚，是多么富于变化，又有规律啊。

一到星期天，有的家庭父母带着孩子去郊游。有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一起去看电影。即使不是这样，也借着给公司办事的机会，到什么地方的温泉去。于是归途买来了腌山蓄菜。买来了酥脆饼干。也把这些分给我们。可是我出门时什么也不带回来，所以也不能用旅行带回的土特产回送人家。作为家庭主妇，这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也很为难。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我也想要专为自己把它浪费掉。而且还来了一些只有星期天才来的客人。让孩子看来，作

父亲的对自己的女儿说来仿佛是根本不存在似的。这种情况孩子似乎习惯了，这对我倒很有利。但孩子习惯于这种状况，这对孩子的成长到底是好是坏却是很可怀疑的。不过，这也只是偶尔若隐若现地浮现在我的脑子里。本来我就是上街也好，出门旅行也好，最喜欢什么也不拿，两手空空地蹓跶。这次我竟特意走进点心铺，可见得有闲情逸致。也就是说心情是从容的。

铺子里有各种点心。看样子仿佛是一家高级食品店。店里有一位上年纪的老板娘。我一眼就看见那里有柚子蜜饯。大玻璃罩子里散装着蜜饯。在那个罩子上面摆着大中小的盒装蜜饯。为了让顾客看清里边装着的份量，还摆着打开盖子的样品盒。我看上了这个蜜饯。在铺子的全部点心中，从摆放蜜饯的位置和陈列的方式等情况来看，这家店铺仿佛很重视这个蜜饯。盒上贴的标签也明明白白写着萩镇名产的字样。说老实话，我喜欢这个带标签的蜜饯。

我爱吃甜食。尤其爱吃水果蜜饯。不是水果的蜜饯也好。款冬的蜜饯也可以。无花果蜜饯更好。不过，还是柚子或三宝柑的蜜饯好。黄色果肉上沾着白砂糖，看上去很舒服。我脑子里想起了在淡路岛的洲本时的情景。

昭和十五年[1]到十六年，东京的生活相当艰苦了。香烟也不能随心所欲地抽，甜食绝迹了。抱着喂奶的孩子而自己又没有奶的母亲，看起来很可怜。买不到鸡蛋。换几趟

[1] 昭和十五年是一九四〇年。

电车，老远地跑到人们告诉的地方去，好不容易才买到鸡蛋。在回来的电车上被人一挤，鸡蛋破了。一个破了便沾到旁的鸡蛋上。没有办法，只好中途下了车，连忙把碰破的鸡蛋喝下去。在冷风拂面的长椅上，用手掰开，赶紧把两个生鸡蛋喝下去，当事人也够惨的了。孩子在家里等着。孩子的母亲从夏天以来就被警察抓走了。那时候，警察不分青红皂白地抓人。我带着一个约莫一岁半的幼儿，简直为难极了。孩子的母亲赶到年底才放了回来。这么混着就到了昭和十六年春天。这时，住在淡路岛洲本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你们夫妇带着孩子一起来吧！这里米也有，鸡蛋也有，菜也有。放开肚子来吃米饭吧！"

于是我们便到洲本去了。那是一个岛上的市镇。那里真的有鸡蛋。兜售鸡蛋的小贩挎着竹筐来卖鸡蛋。蚕豆长得一米多高。刚过了一个星期，孩子就胖起来了。吃吧！吃吧！就象用打气筒打气似的，朋友逼着我们吃。尽管这样，甜食并不多。有一天，我转到码头那边去，在一家很偏僻的粗点心铺里，我发现有柚子蜜饯。和面包铺廉价出售碎面包一样，这可以说是碎蜜饯。但并不是用糖煮的碎柚子片。做蜜饯时一翻动就会碰碎一些。看来这家粗点心铺是把那些碎片收罗来出售的。不过，质量还不错。上面还沾着砂糖。一层砂糖里面透着橙黄的颜色，很美。我买了回来，很得意地对朋友说，我发现了这种东西。

"嘿，你吃那种东西呀！"

"我吃，吃得香着呢！"

"嘿，要是那么爱吃，有更好的呀！因为我们这里谁都不喜欢吃……"

这么说着，他就从橱柜里拉了出来。一看他拿出来的蜜饯，我们一愣，大笑起来。质量太高级了。差不多象成人手巴掌那么大的船底形的蜜饯，上面裹着一层砂糖。孩子乐坏了，嚼起砂糖块儿。那是昭和十六年十二月以前的事情。

"这个，我要一份。"我对着上年纪的老板娘说，"请把它包起来，因为我要由邮局寄走。"

"好……是送人吗？"

"不，自己吃。"

有的人，看你是过路旅客就马马虎虎对付过去。有的人反倒特别恳切。老板娘恳切而周到地给我包好，又用细绳捆扎好。

"还有，对不起，借你的笔用一下。"

我在正反面写上寄给孩子的姓名住址，说道："请收下包装费。"老板娘说："这不收钱。"我向她道了谢，就转身推开了对面邮局的大门。

里边比较空闲。邮局看来对我也很和蔼。不过我刚把小包往柜台上一放，突然改变了主意：还是把它带回去！盒盖这边是平的，底下稍微凹下一点。或许邮寄时一扔就会扔破。虽然不用担心扔破了漏出来，但还是不弄破为好。体积也不算大。旅行包里完全放得下。

隔着柜台，一位年轻女人站在我面前。大概在等着呢！我向姑娘点点头，抱着小包就走出了邮局。

那边儿相当热闹。我蹓蹓跶跶地向前走去。手里抱着蜜饯，想到把它带回家去，这使我很高兴。那一带好象是个市场。除了镇上的铺子以外，还有仿佛是从近郊来的人们，串街走镇的摊贩，他们摆着蔬菜、陈列着零碎布头。还有在东京常见的便宜的玩具店。

我并没有什么事情必须要在几点以前到什么地方去。即使有，也只是赶几点钟到车站上火车就行。有车票钱。也有买盒饭的钱。而且离东京相当远。这里是一个小市镇。我暂时从徒劳无功的麻烦事中解放出来了。何况我还给孩子买了从来也没买过的土特产。我抱着它，怀着安详的、一种无所谓的心情朝前面走去。

街上的情景有了一些变化。路上的小商店到这一带就没有了。铺面本身也变了。有小粮店，有钟表行，有牙医室，再往前店铺就稀稀拉拉了。也并不都是那种歇业的住户。不过总觉得仿佛是背胡同似的。并没有拐进小巷，只是热闹的街道逐渐变窄了。可能是走到了萩镇的尽头。这么走下去，一定会走出镇去，走到农村地界。这里按说靠近海，但样子又不象。海水的气味一点也闻不到。

这时，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店铺。

这是一个小小的店铺，在那里，首先进入眼帘的是一位冲着玻璃窗面向这边的女人。说是店铺，也看不出是什么铺子。甚至连是不是铺子也分不清。但并不是住户。要是住户，靠近街上，女人不会隔着玻璃窗面朝这边。不过，虽说是冲着这边，但女人是面朝这边低着头。看到的只是漂亮

得出奇的鼻子。女人那样低着头，似乎在专心致志地做着什么，我想略微走近前去看看店里的情况。

在明亮的玻璃窗前，女人坐着伏在一张小桌似的家具上。与其说是小桌，倒不如说是一张裁缝案板。她使劲地低下头，一心在做着什么小小的东西。我脑子里浮现出小时候看到过的刻字匠和钟表匠的情景。刻字匠左手拿着木块或石头的印材，一面转动印材，一面用细长的象小刀似的东西往上面刻字。钟表匠的一只眼睛上夹着象从玩具望远镜上分下一半的放大镜——我没有看清它是怎么夹在眼睛上的——用小镊子挟着象虫子似的针和小齿轮。她有点象钟表匠，但更象刻字匠。也是左手拿着什么东西，用右手往那上面做什么。我又走近一些去看。

不管怎么说，鼻子够高的。仿佛还是一位年轻妇女。但是面孔看不见。我站的位置是从上往下看，所以只能看到黑头发和头发下前额的一小部分，还有额头下并排的两道眉毛和下面的高鼻梁。眼睛看不到。面颊也几乎看不到。嘴和下巴也看不到。可能是一位高鼻梁的女人。她的鼻梁有些不大象日本人。因为看不见面容，多大年纪也不清楚。不过，并不是上了年岁的人，毋宁说可能是年轻人。

她右手握着一支细笔。笔锋细得出奇。画日本画的画家也许使用那样的笔。笔锋看起来象锥子尖似的。她把笔锋稍微斜向前面，紧紧地握着。

左手攥着一个象小壶似的东西。好象是直径一寸左右的竹筒，里边装着象膏药似的黑色东西。右手的笔锋用

扎针的姿势往左手的小壶里一下一下地戳着。刚刚沾到笔锋的尖端。那种动作宛如嘴儿细长的小鸟从碟子里啄水似的，看起来十分敏捷。沾完就把它拿到鼻尖那边的一个圆东西那儿。那又仿佛是直径一寸左右的竹筒，上面蒙着一块布，单把竹筒的横断面的部分绷得紧紧的。就象女人织补袜子时把饭碗之类的东西放进袜筒里那样做活。后来我终于弄明白，这是在往礼服之类的衣服上描绘双排杏叶的家徽。我松了一口气，这才感到实在很累了。

我立即离开那里。在那里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我觉得要是这样做下去的话，那高鼻子只会一天天高起来。我担心那个漂亮的鼻梁，只会一天天尖下去。让人感到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活儿。正因为仿佛是个年轻妇女，看起来，就会眼睁睁地象在擦板上被搓擦似的越擦越细。正要转身离开，我看到那里挂着一个招牌似的东西。

描家徽铺

在一块小木板上，用假名这么写在上面。

啊，"描、家、徽、铺"呀？"描家徽铺"，"描家徽铺"……

我是第一次看到"描家徽铺"这个词。也许有这个词。我想到女人身后衣柜上堆着的是装衣服的纸袋。不管怎么样，那个家徽是这样由人用笔一笔一笔描上的呀！这是一件多么劳神的工作！不过，这么做，生意也能维持下去吗？最近带家徽的礼服已经不大流行了。难道又重新流行起来了吗？即使重新流行起来，也不会那么越来越盛行吧！"描

家徽铺”——作为一种生意，想来是非常短暂的吧！估计物质基础是很薄弱的。要是在京都大阪那些地方，也许可以专门承揽百货店的活儿，而在长州的萩镇，穿戴家徽的礼服的人，不论增加多少，数量可能也不会很多。描一个家徽大概能挣多少钱呢？……

我刚迈步要走，就又看到另一个象门牌似的东西。在“描家徽铺”木牌下面，竖着钉了一块“阵亡者之家”的牌子，比“描家徽铺”小得多。

看起来，这个女人可能死了丈夫。大概是个寡妇。这一家是“阵亡者之家”，那个女人决不会是被雇来的手艺人。她肯定就是这个“阵亡者之家”的主妇。

这个高鼻梁的美人——从她的肩膀来看，肯定是位细高挑儿身材的美人——是个阵亡者的寡妇，以描家徽为业，而描家徽这个活儿，既不使用机器也不用动力，完全是手工劳动。还有描礼服上的家徽这种生意，正因为女人的鼻子象西洋人那样高，看起来就越发显得辛苦。“描家徽铺”——正因为这种说法很旧，从这种说法的份量中相反地表现出一种新的辛酸。我觉得有些疲倦，我的轻松而没有责任的感觉当然并没有马上就变成另外一种心情。尽管如此，“‘描家徽铺’、萩镇的‘描家徽铺’……”我嘴里嘟囔着，加快步伐朝前走去。

（1956年10月）

陈应年译

第一个金毗罗[①]节

半田义之

今天是卖苹果的日子，一清早我就起床，早饭也提前吃了。我的妻子睦美本来在工会（生活互助会）里尽义务，今天也请了假，特意来卖苹果。对于七岁的春香和五岁的菜菜子来说，卖苹果是件新鲜事儿，她们高兴得很。明日子刚两岁。大儿子圆念小学二年级了，得上学，不能跟着去，好不懊丧，不服气地说："反正等我一下学就马上来。"

冈山从井旁走进我家的院子里就说："地方已经占好啦。"他是来告诉我们，他预先占了一块好位置，那是他开支部会议时，早就看准了的。他转眼就从什么地方拉来一辆平板车。冈山有六十来岁，是个土工，头剃得光光的，一脸讥讽的神色。

小母田从木栅门里走进来了。他是个三十五六岁的农民，穿着小仓布上衣，下身是镶红线的消防队员的裤子，戴着旧式鸭舌帽，脚上穿着水袜子。

冈山和小母田把堆在廊子上的四只苹果箱都装上了平

---

① 金毗罗是保护航海的神。

板车。

我穿着齐腰的短大衣，戴着走了样的黑色鸭舌帽，把炸面包圈似的垫子塞进肮脏的手提包里，下到院子里去。因为害痔疮，我总是随身携带这个垫子。

平板车由小母田拉着，我们就出发了。今天一月十日，是一年里头一个金毗罗节，庙会上的人一定特别多。为了挣出国会竞选的经费，我们才打算卖苹果的。苹果是区委会从青森趸来的。

观明寺离我家不远，但是车子从小巷子里过不去，所以我们得绕一些路，沿着大路走。

寺院前有座小山门。走进去，右首是小小的鬼子母神①殿，左首是和尚们住的四五间房子。原先的镇公所就在鬼子母神殿旁边，相距不远的地方。那座房子破破烂烂的，现在已经不用了，院子的墙也塌了，只剩下两根花岗岩的门柱立在那里。我们看好了的就是门柱前边的地方。

镇公所遗址的旁边是实业学校宽敞的操场，操场旁边是通向寺院的路，有丈八宽。再过去就是九百多平方米大小的一个池子。观明寺在路尽头的矮丘上边，寺院里有一座殿，供的是金毗罗神。

时间还早，寺院前只不过零零落落地摆了几个摊子。有的货色放在地下，还没打开包，摊贩却走开了。虽然寒冷，却没有风，看来是个好天气。

---

① 鬼子母神是保护儿童的神。

土田家的长子初之助和他妻子没地方住，只好暂时歇在镇公所的一间屋子里。我们一到就借了一张以前镇公所使用过的条桌和一块防雨板，就这么搭成个苹果摊子。初之助来帮忙了。身穿用毛毯改成的黄大衣的泽渡也跑了来。

初之助是土田家的长子，也就是叫作“城殿根”的农民家的长子。他没有继承家业，却当上了镂金工，专门制造出口用的铅制烟灰碟一类东西的模子——去尼亚加拉大瀑布游历的美国农民喜欢买这种东西。泽渡是一家修理农具的小铁工场的老板。镇上的人都管他叫“开氧气店的”。

我们把苹果从箱子里取出来，摆在台子上。可是不知道究竟按多少钱一堆来分，一堆该放多少个苹果才好，这可为难了。我每天至少要到工会去帮一次忙，这点事情本该知道的，可是临到节骨眼儿上，却一窍不通。

照理说，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替苹果定定价码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题，然而现在我却不能这样看待。

泽渡到池旁的卖苹果的那里去看了看，又跑着回来了。他年近半百，有着厚厚的嘴唇，浑身圆滚滚的，个子又矮，象是个小孩子。

我们商量着把苹果按十八圆一个，十五圆一个，十二圆一个的，分成几类，不好的是十圆一个。还摆了几堆五十圆一堆的。我们觉得价钱定得低了些，然而这是党的事业，就这么办吧。

我赶快回家去写广告和价格表。家里冷清清的，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村山正在铺满了纸的桌子上办公。他是明治

大学的学生，举止慌张，有些可笑。他竭力想装出一副严肃的神色，对人毕恭毕敬地鞠躬，说话也满客气。村山旁边，千叶医科大学的岛木在刻蜡版。今年将从东京的私立大学毕业的中庄，把报纸和传单摊得满满的，在分类。不知什么人在屋角里睡着觉，大概是另一个区委会的人。

"林同志，有饭没有？山武的同志还没吃早饭哪……"村山说。

"你瞧瞧饭锅吧。橱柜里也许还有点儿什么吧。"我把纸摊开，取出涂广告的颜色，显得很忙碌的样子说。

山武的同志是指正在睡觉的那个人。山武郡的片贝——美国在那里进行实弹演习，渔民几乎不能出海去打鱼。鸡也不下蛋了。由于风向的关系，相距数里的这个镇上，房屋的纸窗竟也震得直颤。

我写好了广告和价格表，就把放在家里的党报和宣传文件夹上，回到卖苹果的地方去。伊吹山太太带着共子，正在那里帮忙呢。

摊子排得密密匝匝的，香客们陆续来了，苹果也一堆堆卖了出去。这个节日还残留着过年的气氛，来的人很多。下一次节日是三月十日，那一天祭祀的是经堂菩萨。经堂菩萨的神殿也在这个院内，就在池子旁边。镇上的人都说："一过经堂菩萨的节日，就该暖和啦。"这个地方常有节日，因此，农民必须比别的村子多预备一些糯米。

我和小母田坐在摊子后面摆在正当中的苹果箱上，冈山和伊吹山太太略微离开一些坐着。

睦美背着明日子，两只手领着春香和菜菜子来了。她马上就替客人包扎苹果，嘴里还应酬着："谢谢您啦……"她在工会里工作，对这套都习惯了。

伊吹山太太从客人手里接过钱，共子就怪声怪气地嚷："你干么要人家的钱？什么时候染上这个毛病的？"

伊吹山太太急忙附在共子耳边，嘀咕了些什么话，又担忧地说："这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她还跟春香同岁呢。照她这个样儿，今年上得了学吗？"

伊吹山是位数学家，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著作。他向来守信用，开会总是准时到。因此，他讨厌那些说话不算话的人。要是有熟人生了病，他一定亲自去慰问，或是写信去。可是贴传单啦，参加游行示威啦，象今天这样卖苹果啦，他就不大愿意出来了。这种时候，他妻子就来替他。为了募捐而兜售巧克力什么的时候，在支部里就数他妻子卖得多。

我们右首的摊子是一块蒙着布的防雨板，上面摆着廉价的梳子、别针、发网、牙刷、放化妆用具的口袋什么的。一个皮肤白皙、长得挺标致的、吹酸浆① 倒满合适的大娘，把身上穿的毛线外衣脱下来，铺在地下坐在那儿。她身旁只有个小藤筐子，看来这些货色统统可以装得进去。

左首是个卖针的摊子，摊贩一边不停手地把台子上放着针的长方形纸包一个个拣进一个纸袋里，一边吆喝着："先装大绗针，然后装中号针……"

---

① 酸浆又名红姑娘，女孩子把这种果实里的汁液吸干，吹着玩。

前边的摊子卖的是浅黄色的灵药，都盛在圆筒形大玻璃瓶里；还有个摊子卖浅粉红色的棉花糖，摊贩用脚踩动机器，糖就从黄铜盆中央钻出来。

苹果卖得很快。有时候挤满了人，忙得很。这下我可起劲儿啦，大声吆喝着："来吧，来吧，道地的青森苹果，大甩卖咧……"

可是，无论怎样我也吆喝不出别的话来了。

有人在我们这苹果摊前头站住脚来望。伊吹山太太就殷勤地怂恿他们："您来几个吧？……"

小母田喊不出"来吧，来吧"这样的话来，可是只要一有熟人走过，他就一个个叫住他们，说："喂，过来看看吧？"或是："买几个好不好？"

有的人走过来，问道："什么，是工会摆的摊子吗？"

"不，今天是共产党的。"

"那还不是一码事？"那个人一边说着，一边就走开了。

冈山总是绷着脸蹲在那儿，可是他一直坚持着不回去。要是有相当熟的人路过，他就打招呼说："买点去吧。这样的苹果，看起来就好吃。"

睦美一会儿擦擦苹果，一会儿又把它们摆得好看一些，片刻也不歇手。这些事她做得都又柔和又大方，而且手脚十分麻利，然而一点也不想炫耀自己的劳动。她在工会里干活儿的时候，也总是这个样子。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圆圆的脸，象个娃娃。

春香、菜菜子和共子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要买苹

果吃。睦美和伊吹山太太都给各自的孩子买了。

我把钓鱼时用的肮脏的手提包伸到她们眼前，说："钱！"

"马上就给！这钱是最要紧不过的呀……"

伊吹山太太慌忙从腰带里掏出瘪瘪的钱包来。

旁边那个卖梳子什么的大娘趁着苹果还没卖完，仔细地挑出五个好苹果，买了下来。

她把手里的苹果拿给我们看，说："象这样把儿粗的苹果是靠近树根长的，特别好。"

也不知这位大娘知道不知道这是共产党摆的摊子，从刚才起，她老是坦率地跟我们攀谈。

在这一带，我们的摊子卖得最快。池旁还有个卖苹果的，两块防雨板上面，擦得红红的苹果堆积如山。我们也常常去侦察，那个摊子没有我们卖得快。我更加起劲了，一遍遍地说："来吧，来吧。"

我拿宣传用的党报包苹果，递给客人，精神勃勃地说："等您回了家，先看看这张包苹果的纸，上面写着很有用的话呢，看过再扔掉它吧。……"

要不是党的事业，象这样坐在路旁，我是万万做不到的；至于招徕顾客，就不用提了。可是现在我的心情就象是小孩子一样轻松好玩，情绪也很安宁，觉得今天一整天只要坐在这儿就成，只要反复做些单纯的动作就成，那末这一天的事就办好了。

"喂，杉本同志怎么啦？"我突然说。

每逢我高兴起来，或是想开个玩笑的时候，就称呼他“同志”。

“说的是呀，真的，搞宣传工作去了吧。也说不定又去喝酒啦……”

听小母田的口气，好象是在责备杉本平时的酒癖。

“今天可得请他唱《苹果之歌》啦……”

睦美说这话的时候，她那张娃娃脸变得更加稚气了。

“昨天他到我家来了，说是要到区委会去，他下午一定会来的。”伊吹山太太说。

“要是到区委会去，就不能说他不热情了。不过今天他不早点儿到这儿来可不成。……”

冈山板着脸说。“热情”是冈山的口头禅。

冈山不大懂得复杂的道理，他对“热情”的看法是这么产生的：他说，不管是做什么，只要怀着热情去做就成。

前些日子，杉本曾到区委会去帮助他们卖苹果，那一次杉本喝了杯酒，用绳子把头一扎，一边卖，一边唱着《苹果之歌》。那一天是M镇（区委会的所在地）赶集的日子，据说卖了两万圆。大家想今天也请杉本唱《苹果之歌》。

“可是冈山同志还是得喝杯酒才成吧……”我说。

“可不是嘛。要是给我买杯酒来，我也能唱歌……”

“可是冈山先生又该唱《染坊高尾》①啦……”小母

---

① 染坊高尾是江户吉原三浦屋的名妓高尾的绰号。据传，她曾为一个染匠的真情所动，嫁给了他，因而得名。她的事迹被改编成同名说唱节目和戏剧，经常上演。

田说。

冈山在酒后总是唱《染坊高尾》的调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纵声大笑起来了。仔细一想，也没什么可笑的，可是我们觉得好笑得很。

“有什么事，笑得那么畅快……”

田坂太太看着我们笑，自己也笑着走了过来。

“您到这儿侦察来了?”我说。

田坂太太夸张地回答说：“是呀……”

田坂太太是工会的常务理事，曾经和睦美一起在小卖店里当过店员。她丈夫是M镇日立工厂的科长，今年四十一二岁，他们没有孩子。她的脸和身材长得象皇后。她性情快活，是个交际家，也很能干。要是工会里的钱不够开支了，她就抢着步子到什么地方去，凭着她长得标致，和那三寸不烂之舌，把钱借了来。在工会里，她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工会能够发展到现在这样，借重她的地方很多。但她并不是衷心赞成共产党。只要睦美把党的小册子带到工会里去，放在那儿，她就“喂”一声，把它们交还给睦美，要她照样带回去。

“今天工会可受了利用。”田坂太太故意皱着眉头说。“到工会里来的人都说：‘工会也在庙会上摆了摊子。’真叫人为难。你们干脆挂出红旗来吧……”

小母田说：“那还不是一样。刚才三十郎的爸爸问我们

是不是工会的，我告诉他：‘今天是共产党的。’他说：‘那还不是一码事？’”

“所以才叫人为难呢……”田坂夫人皱起美丽的眉毛说。“可是这一次我对各位同志可算佩服啦。贴传单，卖巧克力，签名，募捐，干得真出色。林先生，您的职业究竟是什么？是写小说呢，还是当共产党？”

“两样都是……”我模棱两可地笑着说。

泽渡和土田笑嘻嘻地走过来了。支部书记村山骑着自行车来了，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说：“大家辛苦啦。”

他说要到附近的支部去看看，就回去了。

杉本搭十二点的下行车来了。他把从区委会那里带来的漂亮的招贴画摊开来给我们看。

“今天您该给我们唱《苹果之歌》了吧……”睦美开了一句玩笑，这在她是难得的事。

“当然喽。在区委会唱了，不在支部里唱还成！唱《苹果之歌》就是搞革命运动呀……”冈山说。

杉本用手指着冈山说：“老爷子这一套又来啦。接着又该提到‘热情’啦……”

杉本是道地的江户人，年纪有三十七八了，还在打光棍儿。他跟他父亲，以及都还没结婚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起疏散到这个镇上，就在这里定居下来了。

“杉本君，我要买一杯革命水……”连泽渡都开起玩笑来了。岂止他，每一个人都想开句玩笑。

“嗳呀，我在本地可吃不开……”杉本嘴里虽这么说，马上就站在苹果摊前，把苹果重新摆摆整齐，吆喝起来了：“嗨，来吧，来吧，维他命ＡＢＣＤ一概俱全，吃了管保您身子骨结实……”

可是现在是吃午饭的时候，过路的人不多，苹果也不大卖得出去。于是，我们决定轮流回家去吃饭。小母田说要顺路到伙伴们的家里去收集剩下的那些选举用的报纸。土田叫着小母田的名字，说：“正一君，你不用去啦，我去绕一趟吧……我已经老啦，卖苹果的事儿拜托你们吧，别的事儿我什么都干……：”

别看他个子几乎有六尺高，说起话来倒挺温和的。

泽渡也说：“那末，这一带我去吧。”

冈山站起来说：“附近由我去收吧。”

伊吹山太太也说：“我家离得远，我去取吧。”

过了晌午，伙伴们接连不断地来到了。他们都是农民，上午要干活儿。附近的村子里其他的伙伴们也来逛庙会了。农民即使上了岁数，节下也都喜欢赶个热闹。一眨眼的工夫，摊子后面镇公所旧址的院子里，大约有四五十个这样的伙伴坐在从初之助家搬来的木箱上，或是廊檐下，围成个圆圈，热热闹闹地说笑起来。大家都在四十五岁以上，三十几岁的我、小母田和杉本还算是年轻的呢。孝夫二十四岁，最年轻了。他还是叫作“中之屋”的农家的主人呢。除了担任支部书记的村山而外，学生们都不喜欢出头露面，今天也没有来。

泽渡和冈山也参加到那一圈人当中谈话去了。摊子上只剩下了我、小母田、杉本、伊吹山太太和睦美。有这些人就足够了。杉本一会儿到围坐着的人们那儿去，一会儿出些怪声音活跃一下摊子上的气氛，一直是忙忙叨叨的。

围坐着的人们好象谈得兴高采烈。

人们有时候大声笑。说起来，自从选举斗争开始一个半月以来，我们经常笑，也说了不少开玩笑的话。从早晨起，人们就穿梭似地到我家来。到吃晌午饭的时候，有的农民骑着自行车来看看卖得怎样了。有些人笑嘻嘻地在傍晚露面。这些是土田、泽渡、冈山、杉本等想喝酒的伙伴们。要是知道了那一天的情况不能让他们喝酒，他们就回家去，吃过饭再出来。也有的人先在酒店里喝上一杯再来。晚上总是凑上十几个人，谈的当然是选举的事。大家常常开玩笑。这种玩笑并不是耍贫嘴，很有些内容。五六十岁的农民会说出一些出乎人意料的话。笑声是经常不断的。

围坐着的人们大笑起来。我回头一看，土田正在讲话呢。他讲的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土田很会讲，记性也好。

"那天是五一节。六助的老婆生了些日子的病。我们说：'今天是五一节，帮他们去干会儿庄稼活吧。'我们就去了。喂，高米君，你不是也去了嘛……"

"可不是去了嘛。"高米神气十足地说。

"我们修埝儿，干得挺起劲。可是六助就是那么个人，所以我们老早就收摊了，三个人喝起酒来。高米君只用一只手攥着那装得满满的、能盛一升酒的瓶子，咕嘟咕嘟在

倒。并不是人人都有这套本领。本来嘛，我身高五尺七寸三分，挺着个肚子，体重将近一百公斤。高米君比我还要宽一圈，我们俩要是走在一块儿，新当上警察的就得望风而逃。……”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这个故事，有的人已经听过两三遍了，可是大家还是笑了。土田和高米净胡搞，或是跟警察闹着玩儿，一年到头不是蹲拘留所，就是挨罚金。为了交五圆的罚金，他们交上五百张一分钱的印花来捉弄警察，弄得警察不知如何是好。在这一带，农民运动的底子很厚。

“我们一下子就把三升酒喝得一干二净，心情很畅快。我们就说：‘到村长家示威去吧。’于是就去了。快过男孩节①了，村长家的院子里挂着一面很大的鲤鱼旗。我把旗竿两手一抱，用肚子一顶，狠狠地使了把劲儿，就把它拔出来了。我把它连同鲤鱼旗一起扔掉了……”

大家纵声笑起来。我和睦美也站在圈子外面听着。

“……于是村长那家伙，说是受伤了还是怎么的，请了个律师，告了我一状。警察到我家来，说：‘土田君，到警察署来一趟。’我跑去一看，警察署署长那家伙——他姓田村来着——说什么：‘土田君，你的身体可真壮呀。’我心想：‘要提到那件事了。’我就说：‘不，署长先生，您听说过“外强中干”这句话吗？那正是指我说的。我块头虽然挺大，可一

① 日本风俗，五月五日是男孩子的节日，家家竖起用纸或布做的鲤鱼形的旗子来庆祝。

点劲儿也没有哇。’说的时候，我装作满没那么回事儿的样子。于是，署长就说：‘你把高濑先生家的挂鲤鱼旗的旗竿给扔掉了吧？’我说：‘署长先生，尽管我是个农民，头脑笨，您也别开我的玩笑呀。请您仔细想想，就凭着人的力量，哪里拔得动那么大一根旗竿呢？再说，我家的亲戚就住在村长家隔壁，一年到头蒙村长先生关照。我怎么会干得出那样的事！听说军多利神社的树林子里有天狗①，这准是天狗干的。’于是就没事儿啦。……”

笑声又爆发了，而且没个完。知道当时的情况的高米和泽渡、邻村会种菜的须藤这些人你一句我一句地插进嘴来。

土田接着说：“可是我干的净是傻事儿。农民只能干得出那样的事儿。所以大家伙儿都说我们是农民党什么的，谁也不肯接近我们。在路上遇见我们，胆子小点儿的都扭头就跑。当时听说有党，可也不知道党究竟在哪儿；农民协会里也只不过偶尔有个把人来联络。有时候倒还能看到一份《第二无新》②。跟当时比起来，如今能够象这样公开地卖苹果，真是让人高兴啊……”

“老爷子，别发牢骚啦，您长命百岁吧……”

杉本挖苦了他这么一句，回到摊子上，忽然唱起《苹果之歌》来了。他脱下上衣，只穿一件衬衫，头上扎着根绳子，

---

① 天狗是一种想象中的妖怪，人形，有两翼，脸红鼻高，神通广大。

② 《第二无新》是《第二无产者新闻》的简称。

怀里抱着一大堆苹果，仰着脸，做出跳舞的姿势，唱了起来。歌词是："嘴唇挨着红苹果……"周围挤满了人，一时把那条路的交通都断绝了。大家都笑着看。唱完之后，杉本把两个十八圆的苹果和一个十五圆的包在一张党报里，一边吆喝："大甩卖，五十圆哩……"一边走来走去地兜售。马上就有了五六个顾客。

销出不少苹果之后，杉本就到摊子后面，认真哭丧着脸说："嗨，不喝杯酒就来唱歌，可真不好唱……"

我也只好苦笑着说："辛苦啦，辛苦啦。"

到了下午两三点钟，人多起来了。来了不少在消费合作社和文化会认识的人，苹果卖得很快。睦美把背在背上的明日子托给什么人去照看，腾出手来干活。我算了一阵子账，才卖了三箱苹果。我希望今天哪怕多赚一分钱也好。

这当儿，伊吹山太太一直站在路心，专门留意看起来贫穷的农民，热心地把报纸发给他们。杉本一边象蔬菜商人那样有板有眼地吆喝着："一个咧……两个咧……"一边堆着苹果，然而他的手和嘴的动作毕竟不大协调。

有个褂子上印着字号的人跑来收捐，说地租是三十圆，另外还得交五十圆的税金。

杉本说，在M镇只交了三十圆。他正要把党的名字说出来，我说："算了吧，算了吧。"就付给那个人八十圆。

旁边的大娘说："遇到过节，全国不论哪里都是八十圆。"

她又说，待会儿还会有人用别的借口来收钱呢。

前面那个卖淡黄色灵药水的摊子一点也没卖出去。蹲在我们家旁边向阳处的一个围着鲜艳绸巾的女人，不时地跑到卖灵药的男人那儿去，悄悄地跟他说些什么话，或是喝摊子上的灵药。

旁边卖针的摊子上，有时候换了个人来卖。这个年轻人本来是相隔四五个摊子的卖化妆用品的摊贩，但是他们俩吆喝的却完全一个样。

“先装大绗针，然后装中号针，第三装穿棉线的针，第四装绣花针……”

因为从早晨起就一直听着这套吆喝，我也背会了。

“三素屋的针咧，京都三条寺街的三素屋咧，开创一百五十年咧，为了感谢没有遭到战灾，宣传大甩卖咧，一共二十根针，只卖二十圆咧。……”

大儿子圆下了学，飞也似地跑了来。睦美给了他个苹果，他好奇地看了一会儿热闹，后来不知钻到哪儿去了。春香和菜菜子也许待在初之助家，没有露面。

来了一个一只眼睛有毛病的人，手里拿着个本子，说是什么地方的把头有病，要我们捐钱。刚才隔壁摊子上那位大娘所说的“还会有人来呢”指的就是这个家伙。

我有些气愤，也心疼钱。象这样卖苹果筹来的钱——竞选需要的款子，我心疼。

然而我在板子上撂下五十圆，还在本子上用大字写下党的名字。那个男的望了望本子上的字，又把剪短头发的

睦美他们守着的摊子打量了一番，然后“嘿，嘿，嘿……”地笑了几声，卑屈地弯了好几回腰，没拿钱就走了。也许他觉得对方是共产党，不大对头。我事后也怪不是味儿的，一把攥起那张五十圆钞票，又塞回手提包里。

后面那圈人生起火来了。人比以前还多了。他们有时候跟我们这些守着苹果摊的人敷衍两句。

我又数了数钱，然后望了望摊子，说：“好容易捞回老本儿来了。余下的就都是赚头啦。……”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苹果剩的已经不多了。

我失望地喊道：“只有这么几个啦……”

我用眼睛估摸了一下苹果还有多少，说：“喂，只能赚上四五百圆哩。……”

“把价钱调整一下吧？……”杉本说着，把什么十二圆一个的苹果移到十五圆一个的那堆里去。

我在那儿发怔。

高米喊道：“林君，林君，抽袋烟吧……”

土田也说：“过来吧……”并且挪了挪身子，把他正坐着的苹果箱的一角腾出来。我站起身来，走了过去。土浦和孝三一边说：“知道啦。”一边朝苹果摊走去了。

我又沮丧地说了一遍：“只能赚上五百圆左右。……”

土田安慰着说：“那就够啦。哎，你们辛苦啦。”

高米说：“林君，我们在这里起哄，看起来好象是游手好闲，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

我打起精神来说：“我明白，我明白，要是老米（高米）

和土田大爷在摊子旁边一坐，苹果就不用打算卖出去啦。”

我一烤火，就知道今天虽然没有风，天气格外晴朗，但是也逐渐冷起来了。

我又回到摊子上去。苹果越发少了。杉本用手巾扎着头，拍着手吆喝起来：“青森出产的道地阶级苹果……”

圆、春香、菜菜子、共子，孩子们全都回来了。我一看，前边那个卖棉花糖的摊贩一面用脚踩着机器，一面笑嘻嘻地手里托着棉花糖朝这边伸过来。刚才我就留意到他时不时地冲着这边笑。

“小圆，你看，叔叔说要送给你们哩。……”

我推了推圆的肩膀，可是他不好意思过去。

杉本走过去要了四块，分给孩子们。

杉本说：“那个人一定也是支持党的人。”

我象生了气似地说：“可不，大家都是的……”

桐子飞跑过来了，尖声喊着：“哎呀，真了不起……”

她上中学二年级。她和女子大学毕业的母亲都是不出面的党的支持者。她的祖父是个有名的大学教授，住在这个镇上一所大房子里。他最讨厌共产党了。以前我有一次去见他，他故意说什么德田某，野坂某的。

桐子说：“我买苹果。”

“已经没有好的了，别买啦。”

“不要紧，我要买……”

一看，桐子胸前那枚“独立”徽章上的白色D字，用墨水

染了。

“那是什么呀?”

我一问,桐子就用两手掩着胸部,纵身一跳,转了几个圈儿。

“唉,就剩几个啦,少算您几个钱吧……”杉本敲着台子喊道。

我又数了数钱,差不多赚了一千圆。

伊吹山太太买下最后一堆苹果,全都卖光了。

“啊,辛苦啦。”

“辛苦啦。”

围坐着的那些人全都过来了。

“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摊子,卖光了我心里也痛快。”隔壁那个摊子的大娘说。

我最后又点了点钱,得意洋洋地说:“喂,正好是一千圆。怎么样,干得不错吧。……”

伙伴们一齐动手来收拾摊子,马上就弄得干干净净的。伊吹山太太从初之助家借来了笤帚,把周围扫得一点儿垃圾也不剩。伊吹山做事向来也是这个样儿。

我们又聚拢到火边去,聊起来了。

“再有一箱子也卖掉啦……”

“可惜开头咱们卖得便宜了些。不然还可以多赚些钱哩……”

土田说:“不,照这样也就差不多啦。”

我们从那一排还没收的摊子面前走过,扬长而去。

我笑着对大家说:"今天真想喝点儿酒。……"

可是晚上还要跟镇上的人们开座谈会呢，可喝不得酒。……

(1956年8月)

文学朴译

楢山小调考

深泽七郎

山连着山，四处全是山。在这信州①的群山之间，有一个叫做前村的村子，村边上住着阿铃一家。阿铃家的门前有一个伐去了大榉树后留下的树墩，墩面平如板状，孩子们和过路人可在上面落坐，所以这树墩很受器重，村里的人便把阿铃家唤作树墩儿。阿铃嫁到这儿来已有五十年之久了，这里把阿铃娘家所在的村子也唤作前村，由于都没有村名，所以双方都将对方称作前村。说是前村，其实只隔着一座山而已。阿铃今年六十九岁，丈夫二十年前就死了，独生儿子辰平的媳妇去年去拣栗子时，失足滚进山谷，摔死在谷底。留下四个孙子孙女由阿铃照管着，阿铃感到，与照料孙子孙女相比，还是替成了鳏夫的辰平寻找续弦更叫她伤透脑筋，因为本村和前村都没有合适的寡妇。

那天，有两件阿铃期待的消息传进了她的耳朵里。这天早晨，一个往后山去的行人边走边唱了那首祭祀歌：

三度祭楢山，

栗子把花开。

① 信州也称信侬，即现在的长野县。

正想着该有人唱它了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村里人在盂兰盆会上跳舞时唱的歌。今年还一直没有人唱过，所以阿铃一直惦记着呢。歌词的意思是说，过三年长三岁。由于村里的人到了七十岁就得去祭楢山，这歌便在通知老年人：这一天将要来临。

阿铃对着歌声离去的方向侧耳倾听，暗中朝一旁的辰平觑了一眼，只见辰平抬起下颚，象是追随着歌声似地听得正出神，歌声使他瞪大着双眼。阿铃看到这种情况，心想：辰平将送自己去祭楢山，然而看他目前的眼神，他毕竟还是替我担心的。想到这里，阿铃心中马上涌出一个念头："这孩子是个孝子哪！"

阿铃等来的另一个消息是送信的人从娘家来报告，在前村物色到一个寡妇可作填房，这寡妇和辰平同年，四十五岁，据说三天前刚料理完丈夫的丧事。只要年龄合适，就等于没有问题，可以定下来。送信的人是来报告物色到了填房的，定下过门的日子便回去了。辰平上山去了，不在家。与其说是阿铃一人作的主，倒不如说送信的人把消息一带来，一切就都决定了。所以辰平回来后，只须把情况告诉他就行了。这里不论谁家，对婚姻问题都是简单办理的，双方合得来，自由交谈一下就可以决定，也没有什么隆重的结婚仪式，实际上只是让当事人搬到对方家中便算完事。所谓介绍人斡旋，其实只要年岁相当就成。当事人去对方家中玩玩，一俟留宿便永远成了男家的人了。虽说这里也有盂兰盆节、也有新年，但节日游玩的地方根本没有，只是不干活

罢了。只有在楢山祭祀节那天才烧点好菜，平时一切事情都从简。

阿铃目送着送信的人离去，心想：这个送信的人说他是自己娘家差来的，其实大概是那位填房的近亲。那女人的丈夫刚死三天，他就立即跑来商量改嫁的事，大概是十分关心这个寡妇的出路吧。阿铃觉得从自己这方面来说，问题这么迅速得到了解决，确是值得庆幸的事。阿铃明年就满七十岁，是到了去祭楢山的年龄了，届时填房还没找到的话，将如何是好？阿铃心里很焦急。正在这个时候，提出了这桩亲事，双方年龄正合适。阿铃想，再过些日子，那媳妇将在她父亲或别的亲属陪同下一起从前村到这里来了，想到这一点，阿铃如释重负似地放心了。只要想象一下家中来了一个女人，似乎天大的困难已经得到解决，更不必说是从前村娶来了个媳妇啦。阿铃有三个孙子，十六岁的袈裟吉最大，最小的是个孙女，才三岁。阿铃和村里的人都觉得，由于填房怎么也物色不到，连辰平都象是死了心，他心不在焉，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不过现在这么一来大概又会振作起来了。想到这点，阿铃自己也高兴起来了。

傍晚，辰平从山里回来，坐在树墩上。阿铃便从家中高声对着辰平的背影嚷道："喂，有个媳妇要从前村嫁过来了！前天刚守的寡，七七四十九天一完，就过来。"

讲到亲事已定，阿铃就仿佛在报告什么丰功伟绩似的，得意非凡。

辰平转过脸来问道："是吗？从前村来？多大岁数？"

阿铃跑到辰平身旁回答说："叫阿玉，和你同岁，也是四十五。"

辰平笑着说："如今肯定毫无风韵了，哈哈哈。"

他也许有点不好意思，附和着阿铃的话，显得很高兴。凭着老年人的直感，阿铃觉得，和续弦相比，辰平心里好象在思虑着别的什么事情。不过阿铃高兴得顾不过来了。

楢山上住有神仙。由于进楢山的人都见过神，所以谁都深信不疑。既然现实中有神存在着，和其他平常的节日活动相比，人们就对祭祀活动特别卖力。说到祭祀，也就都成了祭祀楢山。由于这项祭祀与盂兰盆节连在一起，盂兰盆节跳舞时唱的歌和祭祀楢山的歌就混在一起了。

盂兰盆节是从阴历的七月十三日开始，到十六日为止，而祭祀楢山的夜祭是在盂兰盆节的前夜——七月十二日，祭祀的午夜要吃夜宵。人们采来了初秋时山上出的土产、野栗、野葡萄、柯树和榧树结的果实、蘑菇。此外还煮白米饭吃，还要做农家土酒。白米是最可宝贵的东西，有"雪花米"之称，在这个穷乡僻村里，种上它也收获不了多少。因为没有平地，山区多产小米、稗子、玉米等，这些东西就成了主食。白米只用于祭祀楢山和供给病特别重的病人吃，一般人平时吃不上。

在盂兰盆跳舞的歌词里都这么唱：

阿爸行为不检点，
卧病三天吃米饭。

这是规劝别奢侈的歌词。它嘲讽家中的父亲是个败家子、糊涂虫，得了一点小病竟立刻煮白米饭吃！这首歌在许多事情上被当作格言来运用，做儿子的偷懒时，他的双亲或兄弟就唱道：

阿哥行为不检点，
卧病三天吃米饭。

对于游手好闲不知艰苦的人，就用这歌来警告他们——怎么说得出口想煮雪花米吃呢？在不听双亲的吩咐时，在儿子对双亲表示不满时，也往往用这首歌。

祭祀楢山的歌虽然只有《栗子把花开》一首，但村里的人会按曲调编出各种诙谐的歌词来唱。

阿铃的家在村子的尽头，所以就成了人们去后山的必由之路。再过一个月就是祭祀楢山的日子了，祭祀歌一旦唱了起来，就接连不断地传入阿铃的耳里：

盐铺阿酉运气好，
进山那天下大雪。

在村子里，进山这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两种含义，尽管发音和声调都相同，然而无论谁都能分清究竟是说的哪一种意思。一种是指上山干活，人们上山去砍柴、烧炭等；

另一种就意味着去楢山。如果到楢山去的那天飘起雪花来，传说进山者的运气就好。眼下盐铺中虽没有叫阿酉的人，但是在好几代以前却确有其人，由于进山的那天雪花纷飞，他便成了运气好的代表人物，并编成了歌词流传至今。在这个村里，雪并不希罕，冬天来临后，村里时不时下雪，山顶在冬天也是一片雪白。不过阿酉这个人却是在抵达楢山时碰上老天下雪的，顶着雪花上山是不吉利的事，所以阿酉这种情况最为理想。而这歌也就包含着另一层意思，它暗示出夏天不上楢山，要尽可能在冬天上山。因此去祭楢山的人便选择要下雪的时候去。楢山是座雪花一旦堆积起来就不能通行的山，这座住有神的楢山地处偏远，要越过七谷三池才能抵达。如果路上没有雪，到达楢山时还不下雪，那就不能叫运气好了。这歌也就是在指定一个极有限的时间——要赶在下雪之前进山！

阿铃很久以前就作好去祭楢山的思想准备了，出发前的饯别酒是非准备不可的；进山下坐用的席子之类的东西早在三年前就预先做好了；还必须替当了鳏夫的辰平定下续弦。然而，把饯别酒、席子、续弦的事都料理定当后，还有一桩事也必须处理好。

当看准谁也不在场的时候，阿铃便张开嘴巴，手握火石块铿铿铿地敲打自己的上下门齿，她要把自己结实的牙齿敲掉。铿铿铿地一敲，阿铃痛得脑门直响，但她忍住痛继续敲，阿铃心想，这样敲下去牙齿总会掉下来的吧。想到牙齿敲掉后所带来的喜悦，好象此时敲打牙齿的疼痛都使阿铃

感到很舒坦。

阿铃上了年纪后，牙齿仍然很好。她年轻时就以自己生就一副好牙而感到自豪，她可以把干硬的玉米咯嚓咯嚓地咬碎吃下肚去。由于上了年纪牙齿还一颗不缺，这倒使阿铃感到难以见人了。儿子辰平尚且掉了好几颗牙，阿铃的一口牙齿却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嘴里，吃东西毫不逊色，使人觉得她什么都能吃。这就使阿铃感到很难为情，因为在这个村子里，食物还比较欠缺。

村里的人对阿铃说："你那牙齿，什么东西都不在乎哪。松子也好，放屁豆也好，你都能一扫而光嘛。"

这倒并不是在开玩笑，说这种话的的确确是在嘲弄她。所谓放屁豆，其实就是蚕豆，它象石头一样硬，吃这种豆爱放屁，所以吃了它放屁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吃了放屁豆啦。这豆坚硬，不好吃，从这层意思来说，一般又唤作蚕豆或硬豆。阿铃虽然从来不曾在人前放过屁，但特意对她使用放屁豆这个词汇，这无疑是在嘲讽她，对此，阿铃心里也十分清楚，因为有好几个人都使用了类似的说法。阿铃心想：上了年纪、况且已到了去祭楢山的年龄，牙齿竟然还这么好，难怪要被人说三道四，这也是无奈何的事。

"奶奶有三十三颗牙齿啊！"孙子袈裟吉他们也来嘲弄她。

连小孙子们都以毫无顾忌的神态这么讲。可是阿铃用手指点着牙齿一个个数过来，她上下的牙齿只有二十八颗。

"胡说八道！我只有二十八颗牙嘛！"阿铃回敬了一句。

“哦？你数不上来吧，真的比这二十八多哪。”袈裟吉马上予以反驳，口气刺人。他想说有三十三颗，因为在去年的盂兰盆节的舞蹈歌中，他曾唱过：

俺家奶奶的隐私处，
虎牙整齐三十三颗。

听他这么一唱，当时大家都笑得前俯后仰。这首歌是袈裟吉根据村里最粗俗的艳歌改作的，原歌词是说：“俺家母亲的隐私处，阴毛整齐三十三根。”这是侮辱母亲的歌，袈裟吉将词儿换成虎牙唱起来，博得了大声喝采。所以袈裟吉就非坚持三十三颗这个数字不可，他便到处扬言阿铃的牙齿有三十三颗。

阿铃嫁到这个村子来后，有全村最美貌的妇女之称。丈夫死了以后，她不象别的寡妇那样有过什么丑闻，也从来没有被人说三道四过，不料在牙齿的问题上遇上了叫她难堪的事情，所以去祭楢山之前，阿铃无论如何非得想方设法将牙齿敲掉不可。阿铃希望自己伏在辰平的背上去祭楢山的时候，将会是一个掉了牙齿的体面的老太婆。她就背着人用火石敲打，想把牙齿敲掉。

阿铃的邻家叫钱屋。村里并没有什么化钱的地方，无论谁家都没钱，可是钱屋这户人家去越后的时候，曾带了一枚天保钱① 回村，于是人们就把这户人家叫作钱屋了。钱屋

---

① 江户幕府在天保六年(1835年)铸造的椭圆形铜钱，币值一百文。到明治二十年(1887年)，相当于八厘。

家的老爷子叫阿又，今年七十岁。他和阿铃相邻而居，又加上年岁相同，所以长期以来两人就爱在一起攀谈。阿铃在好几年前就把进山的日子记挂在心上了，而钱屋却是全村名列第一的吝啬鬼，对进山那天要准备的最后一次花费似乎也舍不得，进山的准备工作完全没有做。本来据说他今春之前可能要进山，但夏天都过完了，人们就在背后传来传去，说冬天也许要上山了，还说上山的时候他也许是悄悄地不辞而别。可是阿铃却看穿了阿又他命中注定了根本不打算进山，阿铃总觉得他是个混账东西。阿铃自己已经拿定主意，在七十岁那年的新年里就进山去。

钱屋的隔壁人家叫烧松，在这户人家的后门口有一棵枯死的大松树，留下的树干，形状宛如一块岩石。很久以前，这棵大松树遭到了雷击，从此他家就被称作烧松了。

烧松的隔壁是雨屋家。在村子的东南方有一座巽① 山。据说这户人家的人一到巽山去，天上一定下雨。因为这户人家的祖上曾在巽山发现一条两头蛇，把蛇杀死了，从此以后，这户人家的人一上巽山天就下雨，所以被唤作雨屋。

雨屋的隔壁人家就是歌中唱到的那有名的榧树家。全村一共有二十二户人家，村里最大的树就是这棵榧树。歌曰：

榧树家阿银懒女人，
儿孙满堂一窝老鼠。

阿铃嫁到这村来的时候，阿银老太婆还活着。阿银这

① 巽字有东南的涵义。

个傻女人以懒出名，她的坏名声至今还留在歌词里。老鼠指的是她的孙子和曾孙，孩子多得象一窝老鼠，在这个食物极度不足的村里，四世同堂无非是在嘲笑多产和早熟的女人竟然延续了三代！阿银生子、育孙、抱曾孙，人们羞辱她是个光生好色子孙的女人。懒女人指的是不规矩的女人、淫乱的女人。

到了七月里，谁都沉不住气了。祭祀虽只有一天的时间，由于每年只此一度，所以一进入七月，气氛已经和祭祀日没有什么两样。就这样，那一天终于来临——第二天就是祭祀日了。辰平在忙忙碌碌，大家都喜气洋洋的。由于袈裟吉他们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点忙也帮不了，辰平就一个人忙得团团转。

辰平从雨屋家门前走过时，听到那家男人在里面唱虎牙之歌：

树墩儿家阿铃隐私处，
虎牙整齐三十三颗。

辰平心想："这个混蛋！"

辰平是头一次听到这种歌。虽说袈裟吉去年就唱过这歌，但阿铃和辰平去年都不曾听到。今年却明目张胆地指名道姓，把"树墩儿家阿铃"都唱出来了。

辰平飞快地破门进入雨屋家，他见雨屋家的男人在堂屋，便一屁股坐到堂屋的地上，说道："喂，请你上我家去，去数一下俺家奶奶的牙齿究竟有几颗！"

平素一贯寡言的辰平这回竟噘着嘴闯进屋来，所以气氛十分紧张，雨屋家的男人惊惶失措了。

“喔，不是这么回事哪。我只不过是哼哼你家袈裟吉唱的歌罢了，你说那样的话就不好办了……”

直到这时辰平才知道带头唱起这歌的人是袈裟吉。人家一问，袈裟吉曾经拚命坚持这样的说法：“奶奶的牙齿有三十三颗！”

对方这么一说，辰平才恍然大悟。不过袈裟吉在辰平和阿铃面前却是从未唱过。

辰平默默地从雨屋家逃出来，拣起一根掉在道旁的粗木棍，四处去寻找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的小鬼袈裟吉。

袈裟吉正在池前家的一侧和四五个孩子一起唱歌：

一年一度祭山日，
手巾缠头吃好饭。

杉树丛象篱笆似地拦在眼前，看不见人影，但立刻就能听出，其中混有袈裟吉的歌声。

辰平挥动着木棍喝道：“袈裟！奶奶的牙齿是虎牙吗！你这个混蛋，奶奶对你这样疼爱，可你竟如此放肆，你，你太可恶了！”

辰平腾起身一棍打下去，但袈裟吉一闪身躲了过去，木棍打在身旁的石头上。由于用力过猛，辰平痛得双手发麻。

袈裟吉向前方逃去，满不在乎地朝辰平望望。

辰平朝着袈裟吉那边骂道：“畜生！你别想吃饭！”

村里人经常说这样的话："你别想吃饭！""不给你饭吃！"虽说不给饭吃的惩罚也确有其事，但这种话仍属气头上的骂人话。

当晚吃饭的时候，到了全家围在饭桌旁坐下时，袈裟吉从门外进来，和大家一起坐到了饭桌前，他朝辰平扫了一眼，辰平的脸色似乎有点沮丧，先前的愤怒样子已经影踪全无了。

从辰平那方面来说，他实在不愿意当着阿铃的面触及虎牙之歌，他就是不想让阿铃知道那种歌。辰平心里在想，方才的事，袈裟吉不要讲出来才好。

袈裟吉在肚里寻思：为了这虎牙之歌竟发那么大的火！对这点区区小事，竟如此动怒，真有点怪哪，真是这么可恶吗？今后过什么节日的时候，我还要不停地唱！

袈裟吉好胜心颇强。这时他想，就这么办，便神气活现起来。袈裟吉对父亲最近就要续弦一事十分反感。这时，大家已盛好饭开始吃了。说是饭，其实就是用玉米面疙瘩和蔬菜做成的糊糊罢了，与其说是"吃"，倒还不如说"喝"更为妥当。

阿铃在想着别的事情。她预感到，虽然时间早了些，从前村来作填房的媳妇，祭祀日那天也许就会到的。本想她今天会来，但是没有来，那末明天也许要来了。阿铃觉得还是事先通知全家一下为好。

"明天，前村也许要来个妈妈了哪。"阿铃脱口而出，象报告好消息那样向孙子们正式宣布。

“时间还只过去了一个月，不过早一点来的话，奶奶做饭就不用愁了。”辰平高兴地帮着腔。

话音刚落，袈裟吉举手示意说：“等一等”。他摆出要制止辰平这样讲的样子，对着阿铃嚷道：“不要前村来什么妈妈嘛！”接着，他气势汹汹地看着辰平说：“我去娶个媳妇来，不要后娘！”

袈裟吉又转向阿铃说：“做饭嫌麻烦的话，让我媳妇去干好了，别吱声了！”

阿铃大为吃惊。她把手里拿着的一双筷子朝袈裟吉的脸上摔过去，并大声骂道：“混账！你别吃饭！”

十三岁的孙子象是替阿铃助威似地插嘴说：“袈裟哥要娶池前家的阿松哪。”

这话是当着大家的面讲的，他打算叫袈裟吉出出丑。袈裟吉和池前家的阿松相好这件事，做兄弟的一清二楚。

袈裟吉冲着兄弟劈脸就是一巴掌，怒目而视地说：“混蛋！少费话！”

辰平也吃惊不小，不过又能说什么呢！？袈裟吉娶媳妇这种事真是想都不曾想过。这个村子里都是晚婚，二十岁不到的人娶媳妇似乎还不曾有过。但是辰平被袈裟吉明目张胆的反对所压倒。

歌曰：

三十过了也不晚，
增加一人算添俩。

这是一首鼓励晚婚的歌，添俩是指食物会相应地不够了。所以阿铃也好，辰平也好，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给袈裟吉娶媳妇这种事。

潺湲的河水流经村子，途中形成一处水池似的凹塘，塘前有一户人家，人们便称之为池前。池前家有一个名叫阿松的女孩，这情况阿铃也很熟悉。尽管阿铃冲着袈裟吉大骂了一通，但是仔细一想，这无疑是不明事理的恶老太婆的坏作风，顿时气消了不少。阿铃现在才注意到，那个阿松已经长大成人了，袈裟吉也是个大人了。刚才袈裟吉突如其来地说出那样的话，乍一听又惊又气，然而阿铃毕竟想起这么个问题来：自己怎么一点觉察不出来，实在过意不去。

袈裟吉已经从饭桌旁走开了。

第二天就是祭祀日。孩子们吃饱了雪花米，向祭祀场走去。村子中心有一块平坦的场所，这就是祭祀场。虽说是夜晚举行祭祀，但孩子们一早就涌来了，在祭祀场上跳盂兰盆舞。说是跳舞，其实只是两手持杓，边敲击边踏着步子转圈子罢了。与其说是在跳舞，还不如说是在唱歌转圆圈。辰平也到什么人家去串门了，只留下阿铃一个人在家。

中午时分，有一个妇女面朝着阿铃家坐在屋前的树墩儿上，她的旁边放着一只装得满满的布制提囊，看上去象是在等什么人。

阿铃起先也考虑过：坐在那儿的这个妇女，会不会就是从前村来的新媳妇？可是转念一想：要是新媳妇，那就应该

进屋来呀。所以没有料到她真是新媳妇。看上去，那妇女好象是因为祭祀而打前村来谁家作客，在这儿歇歇腿的吧。不过布提囊这么鼓鼓囊囊的，又使人觉得她毕竟不同于普通的来客，阿铃忍耐不住，从屋里走出来问道："我虽然不认识你是谁，但看来你是来祭祀的喽？"

这妇女很亲热地答道："辰平是住在这里的吧。"

"还真是新媳妇哪！"阿铃心里想，于是问道："你是由前村来的喽？是叫阿玉吗？"

"嗳，我是阿玉。我们村里也在祭祀，可是大家叫我上这儿来祭祀，我今天就来了。"

阿铃一边拉着阿玉的袖子一边说："是吗？快，快进屋坐。"

阿铃高兴非凡，张罗这张罗那，摆出了一桌祭祀日的盛宴款待来客。

"来，请吃吧，我这就去叫辰平来。"阿铃说。

"大家告诉我说，与其在家吃饭，还不如上这儿来吃饭好，所以我今天早饭之前就出门了。"阿玉回答。

"喔，请请，你吃吧，不要客气。"

阿铃心想：她何必说这种话，我本以为她昨天会来的，所以应该说早饭什么的已经吃过了，即使她说是吃过早饭来的，我们也还是会立刻款待她的呀。

阿玉边吃边攀谈起来："大家都说奶奶你为人好，直催我：'早点去，早点去！'"

阿铃乐滋滋地望着阿玉，看她吃得很香。

“上次到这里来的人是我的哥哥，他说奶奶是个好人，我也就想早点来了。”阿玉说。

阿铃朝阿玉那边靠了靠，她觉得阿玉为人直率，不是在曲意恭维自己。

“你再早点来就更好了，我本以为你昨天会来的呢！”

阿铃说着又探出身子向前靠靠，但是发觉过分靠近的话，自己的一口好牙就会被对方瞅见，阿铃便用手捂着嘴，把下巴缩了回来，说道：“你怎么在那树墩儿上坐着呀？应该早点进屋，可你……”

阿玉笑了，她回答说：“一个人上门，总有点不好意思哪。哥哥本来说好由他带我来，可是昨天晚上喝多了祭祀日的农家土酒，醉醺醺地、一个劲儿地对我说：‘奶奶是个好人，你早点去吧。’”

阿铃见自己受到如此称赞，高兴得简直飘飘然起来，她想：眼下来的这个媳妇，比死去的媳妇还好。

“喔，早知道，我就接你去了。”阿铃说。

“您要是真去该多好！那样我就可以背你回来了。”阿玉说。

阿铃心想，这个阿玉大概会打前村背着我爬山越岭来这儿的吧。对于自己没有去迎接阿玉，对于自己疏忽大意没有想到这一点，阿铃感到很后悔。阿铃认为，不用阿玉背，自己也能翻过一座山的，可是阿玉要背自己翻山，对于阿玉的这份孝心，阿铃欢喜得简直要拜谢了。阿铃很想尽早告诉阿玉：一过年就去祭楢山。阿玉的哥哥带消息来时，阿铃

对他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件事。

阿铃望了一眼阿玉，她看到阿玉用手掌在脊背上来回摩擦，好象是食物噎着了。阿铃转到阿玉身后，她想说："请慢慢吃。"

这样说行吗？自己会不会被误解为吝啬呢？这么一想，阿铃犹豫了。看来还是说去找辰平，留下阿玉一个人，她就可以慢慢吃了。阿铃这么一想，便一面替阿玉摩挲脊背，一面从身后对阿玉说："一过新年，我就要进山去了哪。"

此话出口后，阿铃摩挲着的手掌停下不动了。阿玉沉默了一会儿说："喔，哥哥也对我说起过这事，不过他是说还不那么着急呀。"

"不，那怎么行。只有早点去才会得到山神的赐福。"

阿铃心里还有一件事想马上告诉阿玉。阿铃把饭桌中间的盘子放到阿玉面前，那是盛得满满的一盘炖鳟鱼。阿铃觉得应该把这鳟鱼的事告诉阿玉。

"这鳟鱼哪，都是我捉来的。"阿铃说。

鳟鱼素有河鱼中的皎皎者之称，鳟鱼干是山里的名贵菜肴。阿玉听阿铃这么说，脸上露出难以相信的表情。

"啊？奶奶能捕捉鳟鱼？"

"嗯。辰平也好，袈裟吉也好，简直不会捉鳟鱼，全村也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阿铃很想在进山前把自己这手捉鳟鱼的绝招传授给阿玉。

阿铃目光炯炯地说："我呀，知道哪儿有鳟鱼，日后我来教你，你不要告诉任何人。夜里去捉鳟鱼，把手往洞里一探，准能捉住。你对谁也不要说哪。"

阿铃将盛鳟鱼的盘子放到阿玉跟前，并说："这菜你都吃了吧，你吃呀，鳟鱼干我们还多的是哪。"

接着，阿铃站了起来，她对阿玉说："我去叫辰平来，你慢慢吃。"

阿铃说过这话后便从后门走出去，然后走进一间堆房。阿铃听得称赞自己是个好人，心里十分高兴，于是她使出浑身的勇气，拿出吃奶的力气，闭上眼睛把牙齿对准石臼的棱角，铿地狠命撞上去，只觉得嘴巴象是不复存在似地麻木了，口中产生一股热呼呼的甜味，牙齿仿佛在嘴里滚动，血从嘴里溢出来，阿铃用手捂住嘴，走到潺湲的河边去漱口。两颗牙齿从嘴中掉出来。

"怎么？只有两颗！"

阿铃大失所望。可是上面的两颗门牙缺了，口中显得空荡荡的，阿铃又觉得成绩不错。这时候袈裟吉喝了不少雪花米做的农家土酒，完全醉了。他在祭祀场唱起了虎牙之歌。阿铃撞掉了牙齿，口中的什么地方也受了伤，嘴里直冒甜味，鲜血好象向外涌似地从口中流出来。

——止住，止住！

阿铃一边这么想一边用手捧起河水漱口。血怎么也止不住。尽管如此，门牙撞掉了两颗实在太好了，阿铃想到这一点就高兴起来了，她想，由于平时用火石敲打过，所以牙

齿顺利地掉了下来，可见用火石敲打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阿铃把脸探到河面，漱漱嘴吐掉，吐了又漱，血总算不再往外流，阿铃只感到口中有点火辣辣地刺痛，但她根本不想理会这么点小事了。阿铃想让阿玉瞧瞧自己缺牙漏齿的样子，便又返回屋里来。阿玉还在大嚼。阿铃坐到阿玉跟前说："慢一点，使劲多吃些，我马上去叫辰平来。"

接着阿铃又说："我已到了进山的年纪，牙齿不济事了。"

阿铃用上牙咬着下唇凑上前去，好象在说：你就看看我的上牙吧。阿铃感到一切都处理得不错，高兴得有点手舞足蹈。她说去找辰平，其实也是为了让村里的人们见识见识自己的缺牙。迈出家门向祭祀场走去时，她感到很光彩。

袈裟吉正在祭祀场领头唱着阿铃的虎牙之歌，可是就在这时候阿铃张着嘴出现，而且止住的血又开始向外冒了。阿铃并没有听到什么歌声，她寻找辰平是很好的借口，目的是想不露声色地让人们看看自己的缺牙，她全神贯注地在考虑这事，所以一点没听到什么歌。

聚集在祭祀场的大人和小孩一见阿铃的嘴巴，都哇的一声逃开了。阿铃一见大家的脸色，便又闭上嘴，用上牙咬住下唇，光把上牙露给大家看，这还不算，她那向前探出的下巴上血流不止，这使阿铃的面孔变得很可怕。阿铃看到大家见了自己都逃开了，还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哈哈哈！"她讨好似地笑了。

由于撞掉了牙，阿铃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祭祀完后，阿铃仍然是大家谈论的中心。

“树墩儿家的鬼老太婆。”

人们背后这么叫阿铃，不知不觉中，小孩子们真的把阿铃看作鬼老太婆了。

“一旦被她咬住，绝不会松口的哪！”

“要被她咬死的哪！”

这样一些流言蜚语此起彼伏，甚至还被利用来吓唬啼哭的孩子：“我要把你带到阿铃家去了哪！”

孩子听见后便会止住不哭。傍晚，也有的孩子在路上一遇上阿铃便“哇”地哭起来逃走了。阿铃知道那首歌的事了，她也很清楚自己被叫作鬼老太婆的事了。

楢山祭祀日一过，落叶就在风中飞舞了。有的日子冷得和冬天一个样。新媳妇嫁过来后，辰平心不在焉的样子依然如故。

阿玉过门一个月不到，又来了一个女子。那天，池前家的阿松坐在树墩儿上，吃午饭时，她也坐到阿铃一家的饭桌前吃午饭了。阿松吃饭的样子显得非常快活，脸上露出一副这是人生乐事的神情，仿佛对吃感到无上的喜悦。所以她吃得很香，挨着袈裟吉的身旁一声不响地大嚼。晚饭时，两人又并排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两人还要调笑，阿松不时用筷子去戳戳袈裟吉的脸蛋。阿铃和辰平夫妇都没有特别不高兴的样子。阿铃觉得自己没想到袈裟吉已长大成人，很不好意思。晚上，阿松钻进了袈裟吉的被窝。吃中饭的时候，阿铃曾朝阿松的肚子瞪过一眼，那肚子已不同寻常，看得出已怀孕五个多月。只有阿铃一个人在担忧：难道过

年时候就分娩？早一点的话，也许就在今年分娩。阿松要是生下孩子，阿铃就有了小老鼠——四世同堂了。

第二天，阿松一吃完早饭就坐到树墩儿上去了。只有到午饭时才进屋来，吃完午饭后又去树墩儿上坐下。到了黄昏，阿玉吩咐："阿松，帮我给灶里烧烧火。"

阿松对烧火是外行，屋里顿时烟雾腾腾，小女孩竟被烟熏得哭起来。阿玉和阿铃也都逃出屋站在树墩儿前。连烧火的阿松也揉着眼睛逃了出来，屋里全是烟。

"她那个方面是个大人了，但是烧火还只顶半个人。"阿玉说着笑了。

阿铃忍受着烟熏，走到灶前泼水将火弄灭，然后重新烧火，火立即熊熊地燃起来了。阿铃把阿松没有点燃的那根泼了水的柴禾抛到一边，说："怎么把这种东西、把这种榉木塞进灶里呀？阿松，烧这东西不行的哪，俗话说，烧榉木三年就要把眼睛弄坏。"

接着，阿铃又小声嘟囔道："象我这样上了岁数的人，眼睛坏了倒也不在乎，不过你们的眼睛要是出了毛病可不好办哪。"

"阿松不会烧火，那末就去带孩子吧。"阿玉说着就让阿松背上了最小的女孩子。小女孩让烟熏得哭声还没停下，阿松背着小女孩，用劲摇晃两肩，嘴里还哼起歌来：

六根①、六根、六根噢。

---

① 六根系佛语，即六感（眼、耳、鼻、舌、身、意）。这里是六根清净的简略。

阿铃和阿玉都惊呆了，因为这歌只有在特定的时候才唱，是陪同去祭楢山或照看孩子时唱的。不过照看孩子的时候唱起“六根、六根”，就被称作“摇聋子”或“摇小鬼”。

六根、六根、六根噢，
看孩子真不轻松，
肩上沉重背上哭，
啊，六根、六根、六根噢。

阿松这么唱着。她每唱一声“六根”就晃一下肩，她用劲摇晃，是想让哭泣声停下来。她大声高唱，是想盖过哭泣声，消除哭泣声。摇晃者激烈地摆动双肩，目的是要让脊背上的孩子没法张口哭泣，所以与其说是摇着哄孩子，倒不如说是在虐待孩子，那种摇法，等于把孩子从右肩咚地甩到左肩。被“摇聋子”的人，有祭楢山去的时候缺乏修养的人，也有不愿去祭楢山而哭泣的不幸者，逢到这种情况，陪同去的人就唱这首歌。阿松不知此中情由，所以一个劲儿地唱“六根、六根”。其实这歌下面的原来唱法应该是反复唱两次“六根清净”，意思是说：澄净身心，消除罪孽。本来，盂兰盆舞和“摇聋子”之歌的曲调是不同的，然而也可以用同一曲调唱，都是楢山地方的歌。

阿松边摇边唱，脊背上驮着的孩子象着了火似地越哭越厉害，阿松也就一边更使劲地摇晃着，一边唱起下面这首歌：

六根、六根、六根噢，
嚎吧，两耳冻住我听不见，
给你这傻瓜好东西。
啊，六根、六根、六根噢。

“嚎吧”是说：哭吧，拚命地哭吧，会有好东西给你这傻孩子的！在“摇聋子”里，所谓送给好东西，就是指用手拧背上的孩子。歌词的意思是说：怎么哭我都不怕，我的耳朵被冻住了，什么也听不见。

阿铃都这么大岁数了，但她背孩子时从来也没唱过“摇聋子”。阿松昨天刚到这个家里来，今天就唱起这种歌，可见她真是个毫无情义的女人。所以阿铃和阿玉都惊呆了。

背上的孩子越哭越厉害，阿玉于心不忍，跑过去抱孩子，可是象着了火似的哭声并没停止。“难道是……”阿玉这么一转念，便把孩子抱到阿铃面前，揭开裤子一看，屁股上有四处被手拧过而留下了青痣般的痕迹。阿铃和阿玉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惊讶极了。

阿松过门来之后，袈裟吉变得老实了，也不对阿铃说无礼的话了，说话时的措词都发生了变化。

吃饭的时候，他常常这么说：“奶奶，您什么时候进山去呀？”

“一过了年马上就去呗。”阿铃看到袈裟吉几次三番老问，便苦笑笑回答。

袈裟吉听了阿铃的回答，马上接口说：“还是早去为妙，

早一点好。”

每逢这种时候，阿玉便用一种与袈裟吉相同的腔调乐不可支地说：“还是迟去为妙，迟一点好。”

阿玉这话也是紧接袈裟吉的话立即说出口来的，就同袈裟吉接阿铃的话一样快，因此显得很有趣，连阿铃听了也跟着一起笑了。

家中添了两个女人后，阿铃就闲得无聊了，她本是个刚强、不甘落人后的勤劳妇女，她很不满意无所事事的状况，感到很寂寞。阿松有时也想帮点忙，阿铃有时也闲得难受。不过阿铃尚怀有一个去祭楢山的目标，阿铃心中一直在盘算着那一天的到来。她觉得，尽管自己被人唤作鬼老太婆，但到了进山去的时候，“钱屋”家的阿又这一类人就不能与自己同日而语了；自己进山去的时候，酒宴的盛况将可同祭祀日相媲美。雪花米、香蕈、鳟鱼干等吃的东西，都特意作了准备，足以使全家吃个饱。请乡亲们吃的用雪花米做的农家土酒也稀释好预备下了，眼下大概还没有人发觉，自己已经积聚了一斗左右。在自己进山后的第二天，家里的人一定会争着吃得津津有味呢。届时，他们大概会非常吃惊：“奶奶竟准备了这么多……”而自己这时正往山上去，以虔诚的心情坐在新席子上。

阿铃就这样一心想着祭楢山的事儿。

刮了一天的大风，夜里也未间歇，天快亮时，突然响起了那种不寻常的吆喝声：“去向楢山神谢罪！”

村里的人们随着这吆喝声从各处涌来。阿铃一听见这

声响，敏捷地从被窝里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跑出大门，虽说上了岁数，也去抓了根木棒在手。阿玉从旁边的屋子出来，在背上绑也似地背着那最小的孩子，手中已经握了根粗木棒。

阿铃喝道："在哪儿？"

阿玉象是无暇顾及似的，什么也不回答，铁青着脸奔了过去。这时，家里的其他人早已闻声而动，不知去向了。

小偷是雨屋家的男人，他溜进隔壁的烧松家去偷了一草袋豆子，正要逃走时被烧松一家围住揍了一顿。

在村里，偷粮食是最可恨的，要受到最严厉的惩罚——要被拉着"去向楢山神谢罪！"小偷家里的粮食要被抄出来由大家瓜分。谁想分到一份，就一定要作好战斗准备赶去，否则就无权获得。考虑到贼人一旦抵抗就非得战斗一番，所以得早一点赶去。既然打算战斗就要及早赶到，所以就一定要赤着双脚快跑。如果是穿上鞋去，他本人也要被围起来挨揍，赶去的人都是拚着命去的。因为这种夺取粮食的事情实在非同小可，它已经深深地刻在大家的脑海里了。

雨屋家的男人狼狈不堪，腰腿都不听使唤了。他被烧松家逮住后，拥着架往祭祀场。"雨屋"一家也必须坐在一旁，他们只好哇哇哇地哭着，毫无办法。接着就是抄家，一些有气力的男人在雨屋家翻箱倒柜，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被扔到门外。看到扔出来的东西，大家都目瞪口呆了，从走廊里找出来的山芋越积越多，竟堆成了一坪① 左右的小山。雨

① 坪是日本体积单位，一坪等于六尺立方。

屋一家的山芋不可能有这么多收成。这是因为山芋必须用埋芋种的办法去种，芋种可用来充饥，冬天一过，谁家的芋种都所剩无几了，哪一家的山芋似乎都不足以越冬。再说谁家种多少山芋，村里的人心里都有一本帐，无人不晓，“雨屋”家种的山芋不会超过这数量的十分之一。眼下这一堆山芋，肯定是收获前从别人家的山芋地里挖来的。

雨屋家接连两代向楢山神谢罪。上一代的时候，说是去山里挖山芋藤充饥过冬，可是当时就传说：他们能顺利地度过冬天，也许是事先把食物隐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了。

雨屋家有十二口人。村里的人互相小声交谈着：“雨屋家好几代都是做贼的，如果不根除这个祸根，睡觉都不得太平。”

那天整整一天，全村都没有干活，人们兴奋得没法控制自己。

阿铃一家人都呆呆地坐在家里，辰平伸长了腿，两手抱着脑袋，他在想：今年我们家过得了冬吗？

雨屋家发生的事并不只是他人的事，辰平家也切实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雨屋事件已把这个问题提到眼前来了：粮食不足，当然，不能去干偷盗的勾当；雨屋一家是十二口人，辰平一家是八口，但是辰平家胃口大的人多，论困难当与雨屋家不相上下。

阿铃坐在辰平的旁边，也在操心过冬的事。虽说为过冬而烦恼是每年的常事，但今年人口多了，加上孩子也长大了，和往年相比，今年更糟糕。再说阿松又是特别的难弄。

阿铃觉得阿松一定属于这种情况："她不是来给袈裟吉作媳妇的，看她那种吃饭的样子，好象是饭量过大而被娘家赶出来的。"

阿松虽是女流，但食量颇大。而且全然不注意粮食够不够，有一次煮豆子的时候，阿松说："据说在煮豆子的时候吃豆子，豆子会越吃越多。"

她说着就大嚼起来。这时阿铃和阿玉见了都十分担心，那句话的意思本是指豆子要大量地掺水煮，越煮越多。这次辰平也挖苦地说："阿松，假如越吃越多的话，不吃不是就没有了吗？"

阿松根本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喔，是真的？"

于是辰平叫道："袈裟吉！给我揍阿松的嘴巴！"

阿松听到这话便停下嘴不吃豆子了。

辰平和阿铃都在考虑过冬的事，阿玉也同样在想这件事。

"我们家里呀，吃东西是有点胡来。一定得想想办法，按照定量吃。"袈裟吉接着眉飞色舞地说道，"今天我是立了大功的。"

实际上袈裟吉今天早晨是出了大力，闹起来的时候，他是全家第一个奔赴现场的人，还是抄家的人员之一，所以山芋也多分到了一些。

阿松也坐在那里，挺着个大肚子，活象只大蛤蟆，但今天的神色也是紧张的。

阿玉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去堆杂物的库房抱来了一只石臼，开始磨豆子。随着石臼咕噜咕噜的转动声，黄色豆粉从石臼的四周向下掉。见到这番情景，袈裟吉唱道：

吃豆要用冷水镇，
瞎眼爸爸看不见。

“用冷水镇”就是先在水里泡。歌词是说：吃豆子时，由于吃炒豆或生豆会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瞎眼的父亲就会知道有人在吃豆子。所以豆子泡在水里变软之后，想吃的话就可以瞒着别人，独自偷吃。“瞎眼爸爸”不一定是指父亲眼瞎，它的意思是说：上了岁数的人目力不济，年轻人又容易肚子饿，所以叫他们瞒过老年人，暗中多吃一点。

“真干得出！”钱屋家的儿子一边嚷着一边走进来。

“真干得出”就是指干了伤天害理的大坏事。雨屋家的男人干出大逆不道的事使他感到惊讶。

“瞧！那山芋净是小个儿的呀！”钱屋家的儿子说。

很明显，山芋是直接从地里偷挖出来的。

“我们种下的山芋，只能收得可怜的一点儿了，都被偷挖了嘛。所以现在不能说是分给我们的，而是物归原主！被挖掉的要多得多呢！”钱屋家的儿子喊道。

辰平也是这样想的。无论哪一家，都认为自己家里分得的数量根本不及被偷挖去的数量多。

钱屋家的儿子又嚷道：“这个仇恨一定要报的！喂，到了晚上，雨屋家的那些家伙准要来做贼！快，必须想办法对

付，不能高枕无忧呀！一定要趁早铲除祸根。”

辰平说道：“铲除祸根？足足有十二个人呢。”

袈裟吉立即接口，开玩笑似地说：“真傻！挖个大洞，把他们都埋了，不就……”

阿玉停下转石磨的手，也开玩笑地说道：“不行啊，那么多人聚在一块儿，能埋到哪儿去呢？”

钱屋家的儿子答道：“不是开玩笑呀！无论谁家，现在都停下了活儿在想主意哪！”

钱屋家的儿子生气似地冒出这话后就向外走，这时，门外传来呱呱呱的乌鸦叫声。

“听，也许是因为你光讲这种不吉利的话，乌鸦才叫了。”阿铃这么一说，钱屋家的儿子立刻回过头来，边说着：“今天晚上，也许要有葬礼了。”边出去了。

后山有本村的一块坟地。即使在这种食物不足的穷山村里，一旦年轻人去世举行葬礼的时候，也要供饭，而乌鸦立刻就把这上供的饭吃了，所以传说乌鸦是喜欢有葬礼的。于是相传乌鸦具有一种灵感，它预知葬礼即将举行时便会高兴得叫起来。因此说乌鸦一叫，人们就联想到这是死人的前兆。钱屋家的儿子回去之后，大家都一声不响。一想到村里人白天杀气腾腾的样子，也许从今夜开始雨屋家的人就会一个一个地减少下去，大家不由得毛骨悚然。这时，连阿玉推着的石磨也发出了不同寻常的咕噜咕噜声。

躺着休息的辰平突然说道：“奶奶，明年要进山去了哪！”

阿铃听见这话才松了口气。她知道辰平总算是同意了，便放下心来。

阿铃马上答道："我前村的老奶奶也是进了山的，先前，我婆婆也进了山，我当然非进山不可。"

阿玉停下推石磨的手说："没关系，'小老鼠'养下来，由我抱到后山深谷里去丢了，奶奶您不会象榧树家那样被编成歌子来唱的，你放心好了。"

袈裟吉一听，不服气地说："真傻，由我去丢了，不就行了吗？"

"不就行了吗"的意思是说"没有什么问题"。

接着，袈裟吉对阿松说："喏，我说我去丢掉算了。"

阿松立即表示："啊！那就真的拜托你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阿松的大肚子望望。

阿玉的石磨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震得远处仿佛有雷在轰鸣一样。袈裟吉看到大家又默不作声了，便大声唱起歌来。他撩起后衣襟盘腿而坐，袖子一直卷到肩头，嘴里唱道：

爸爸你来看，枯树长新枝，
背着驮物架，快到山里去。

近来袈裟吉对歌曲的曲调掌握得很出色。阿铃也感到袈裟吉唱出的曲子确实动听。不过今天袈裟吉唱的却是一曲信口开河的小调，很久以前就流行了。他唱着唱着就乱了套，阿铃感到不象话。

"袈裟！没有这种歌！是'山上起了火，枯树长新枝'！"

阿铃教袈裟吉。

“啊，钱屋家的小子是这么唱的嘛。”

“笨蛋！据说很久以前，山上发生了火灾，当时大家都向山上赶去，于是就有了这首歌。辰平，”阿铃说着望望辰平。

辰平仰脸朝天躺着，额上搭着一块抹布，一直盖到眼边。

阿铃用眼角瞄了瞄辰平，她忽然感到辰平很可怜——安排过冬是一桩苦差事，陪同去祭楢山也很棘手。刚才辰平对阿铃说“明年要进山去了哪！”其实他在此以前早就记挂着这事了。阿铃这么一想，觉得辰平真是可怜。

阿铃向辰平身旁靠了靠，轻轻地掀去抹布，只见辰平的两眼在闪闪发亮，阿铃立即缩了缩并朝后退退。不过她一转念：“两眼闪闪发亮，难道是流眼泪不成？这样懦弱无用该怎么办才好！”

阿铃斜着眼睛盯着辰平的两眼，心想：趁我还活在世上，让我好好看看他吧。

石磨声停止了，阿玉奔了出去，到前面河边去擦脸。先前，阿玉也曾停下磨子去擦过脸。

阿铃想：这家伙也真的哭了？够戗！竟这么没有用。辰平也应该坚强一点，都这么懦弱，怎么办是好！

袈裟吉又唱起来了：

山上起了火，枯树长新枝，
背着驮物架，快到山里去。

这次是正确无误的唱法。旋律确实动人，“枯树长新枝”是以朝山颂佛歌的曲调唱出来的，如诉如泣，宛如浪花小调的节奏。

一俟“快到山里去”唱完，阿铃就大声喝起采来：“哟！好！”

第三天夜里，已经很晚了，一群人踩着杂沓的步子经过阿铃家的门前，向后山走去。翌日，雨屋一家人已离村而去的消息传遍了全村。

“再也不谈雨屋家的事了。”村里达成这样的协议。从此谁也不再提到雨屋。

一进入十二月份，就是严冬季节。由于平常用的是阴历，所以月半的时候就进入最冷的阶段。

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说：“雪姑娘跳起舞来了。”

这时，阿铃便使劲嚷道：“我进山去的时候，一定要下雪的！”

“雪姑娘跳舞”是指一种白色的小虫在空中飞舞。相传这种白色小虫一飞舞，就是天降大雪的先兆。

阿松即将临盆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她平时的举动和气喘的样子都十分显眼。

再有四天就要过年了，这天，阿铃一早就等着辰平起床，然后和辰平一起到门外，对辰平耳语说：“今天晚上，你去把进过山的人们叫来，得告诉大家了。”

阿铃决定明天去祭楢山，所以打算在今晚请客，想把进过山的人们邀来，请他们喝饯别酒。

“还早着呢！过了年上山就是了。”

辰平听阿铃说明天就上山，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本来是打算过了年去的。

阿铃说：“傻瓜！即使稍许早了一点，可还是早一点好！否则，‘小老鼠’养下来的话……”

辰平打不起精神来，所以也没有答话。阿铃又说道：“快点去对大家说呀！大家进了山，家里就没有人了！”

这种口气具有使辰平绝对服从的力量。阿铃象是从后面追着辰平似地说道：“听见了没有，一定要请来哪，明天我这个人得进山啦。”

这天晚上，邀来的人们汇集一堂。进山去的前夜，摆下了饯别酒席，受到招待的只限于进过山的人。这些人一边狂饮一边陈说进山的注意事项，这虽是一种说明性质的指点，其实也是一种起誓。在陈说上也自有一套礼节，得一个一个地挨次发言。来聚会的有七个男人和一个妇女。这妇女去年以陪同者身份进过山，但是找妇女当陪同者进山毕竟是罕见的，有些人家实在没有陪同者，只好央求别人陪同进山，而陪同的大都是男的。请来出席饯别酒会的八个人，也以进山年份的早晚分先后，进山时间最早者资格为最老，具有首先发言的权力，这人就象是头目，当了大家的召集人，饮酒也得由他领头。一切都按进山年份这样一个次序来排定。这天晚上资格最老的是“急性子阿照”，其实阿照性子并不急，他今年五十来岁，为人稳重。不过阿照上几代的前辈里有一个急性子的人，所以至今仍沿用这个称呼，它已经

不是一种绰号，而成了家号性质的标志了。

虽说是在自己家中请客，但阿铃和辰平却坐在正面上座，客人们倒是在对面的下座并排坐着奉陪。在阿铃和辰平的面前放着一只大酒坛，坛里盛有将近一斗的雪花米酿的自产农家土酒，这是阿铃早就为今晚准备好的。

阿照面对阿铃和辰平，重新施礼表示谢意，接着，其他几位来客也一起低头致意。

阿照对辰平说："祭楢山是要陪伴的，你要辛苦啦。"

阿铃和辰平在宴席上得闷声不响。

阿照说过这句话后，捧起酒坛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喝了个够。然后传给下一个人，这第二个人也喝了一通，然后顺次往下传，一圈转下来，酒坛又拿到阿照面前。

阿照用念书似的语气对阿铃说："进楢山的规则一定要遵守呀，一条是进山后不能讲话。"

阿照说完，又将酒坛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喝过后传给下一个人。

阿铃和辰平都了解今晚客人们要作些什么指点，平时都听过，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习惯上都是这么再听一遍的；这也有面对诸位来客起誓的意思；所以只有洗耳恭听了。

酒坛又转过了一圈，放到阿照下首的那个人面前，他用一种与阿照同样的语气念道："进楢山的规则一定要遵守呀，一条是离家时别让任何人看见。"

他说完，便将酒坛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喝了一通。酒坛

转了一圈后放到了第三个人面前。这第三个人也用同阿照一样的语气念道："进楢山的规则一定要遵守呀，一条是从山上往回返时千万别回头。"

他说完，也将酒坛送到嘴边，咕嘟咕嘟喝一通。酒坛转了一圈后放到了第四个人面前。其实到第三个人已经交代完了，这第四个人便把进楢山的走法说了一遍："进楢山的道得这样走：绕过后山的山脚，从第二座山的枸橘树下通过，转过山麓登上第三座山，这时可以看到一个池塘，绕池三圈再由石阶朝第四座山攀登，攀上山顶后，楢山就在山谷的正前方。然后以山谷为右侧、以第二座山为左侧继续前进。围着这山谷转一圈大约有两里半的路程，途中有一处地方出现七个曲折，名叫七谷。越过七谷就进入登楢山的道了，这楢山的道路似道非道，可从楢树间一直往上攀登，山神已在等你们光临呢。"

他说完后，酒坛往下传过去，指点的话到此为止。指点结束，所有的人都不许说话。所以说，除了上面四个人讲过一番指点的话以外，其他人都不能吭声。接下来大家默默无言地递着酒坛把酒喝完，要是谁喝得实在喝不下了，他便一声不响地离席而去。阿照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大家都离席回去后，阿照也站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向辰平招了招手，然后一起走出门外。他小声地对辰平说：

"喂，要是不愿意就别登到楢山啦，可以在七谷这个地方往回返。"

阿照这么说着，虽然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还是朝四周围

探视了一下，完全是一副提心吊胆的样子。

“怎么说出这种奇怪的话来？”

辰平这么想着，不过阿铃既然那么一心一意地要去，这种愚蠢的事便与自己无涉，辰平也就不怎么介意了。阿照紧接着说道：“喂，按说这是要背地里瞒着人对你说的，所以讲过就算了！”

阿照这么说着便回家去了。

客人都走了之后，阿铃和辰平也都上床就寝了。可是明天晚上就要进山，所以阿铃一点睡意也没有。

夜阑人静，大概在丑时三刻的时候，阿铃听得门外有人在哭泣。

哇哇哇的哭声是一个男子发出来的。这哭声渐渐靠近，来到阿铃家的门前，但这时那哭声仿佛消失了，却传来了“摇聋子”的歌声：

六根、六根、六根噢，
陪伴人似轻松并不轻松，
负担沉来肩上重。
啊，六根清净，六根清净。

阿铃在床上抬起头来仔细倾听，她听出了先前的声音就是钱屋家阿又的哭声，不由得骂了一句：“混帐东西！”

过了一会儿，好象有脚步声过来了，接着阿铃家的门上响起了嘎吱嘎吱用手指扒门的声音。

“怎么回事？”

阿铃起身，来到廊檐下，打开了嘎吱嘎吱作响的门。门外月光明亮，只见阿又遮住脸全身颤抖着蹲在那里。

这时，一个男子吧嗒吧嗒飞跑过来，他是阿又的儿子。这小子手里拿着一根粗绳站在阿又面前怒目而视。

阿铃嚷道："辰平，辰平！"

辰平好象也没睡着，闻声立刻赶出来，和钱屋家的小子打了个照面。辰平看见对方手里拿着根粗绳，便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咬断绳子逃跑了。"他余怒未息似地瞪着阿又。

"混帐！"辰平骂道，他对钱屋家的儿子这么冒失感到吃惊。

阿铃呆呆地望着阿又骂了一句："混帐东西！"

从前有一首这样的歌：

"摇聋子"，拚命摇，
绳子断，缘分绝。

可是象现在这种拚命摇、咬断绳子之类的做法，已经比歌词所说有过之无不及了。阿铃这么想着，便责骂似地对阿又说："阿又，你象'摇聋子'那样干是不应该的，在活着的时候就和山神、和儿子断绝了缘分，那可不好办哪。"

阿铃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很亲切地开导阿又。

"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为止吧。"辰平说着，背起阿又，一直送到钱屋家。

第二天夜里，阿铃用叱责的口气激励着优柔寡断的辰

平，登上了去祭楢山的道路。阿铃夜里已把明天大家吃的雪花米淘好；香蕈和鳟鱼的事也详细地教给阿玉了。阿铃瞅瞅家中的人都睡熟了，便轻轻地打开后面廊檐下的门。然后伏在辰平背着的背板上。那天夜里没有什么风，但特别寒冷，天空阴沉，一点月亮光没有，辰平象个瞎子似地挪着步子朝着一片漆黑的道路走去。阿铃和辰平出门后，阿玉从被窝里爬起来，推开门走出屋外，她手扶树墩儿，两眼望着黑沉沉夜空，在那儿送行。

辰平绕过后山山脚，来到枸橘树下，枸橘树伞状的树枝长得很密，从树下通过就仿佛进入谁家的屋里似地，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这以前的道路，辰平都曾走过。他也听说过，从这里开始，不是去祭楢山就不能进去。平时，不能从枸橘树下通过，而是从左右两侧绕道走，今天得一直朝前通过。转过第二座山的山麓，绕过第三座山的山脚，出现了池塘。天色微微发白，等到绕过池塘以后，天已经相当亮了。石阶有三级，以后全是陡坡。辰平向第四座山上登去，这座山相当高，越走到山顶，路越险恶。

到达顶峰后，辰平纵目望去，只见对面的楢山翘首以盼地耸立在眼前。这两座山之间隔有一条让人感到仿佛掉进地狱似的山谷，进楢山去的话，得从顶峰往下走走，然后顺着一条象是两山的分界线似的道路前进。道路的右面是绝壁，左面是悬崖，山谷的四周围有四座山，进入这深谷仿佛坠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辰平只能一步步地踩稳了脚步向前走。绕过这山谷，按说是有两里半的路程，可是辰平知道，

随着向楢山靠近，就只能一步一步地往前了。从楢山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开始，辰平就觉得自己仿佛已成了楢山神的仆人，并在按山神的命令向前走，辰平就这样走到了七谷。抬眼望去，楢山稳坐在眼前。越过七谷，辰平按照指点所说——从这往后，楢山的道路似道非道——继续不停地向上攀登。山上的树木全是楢树，辰平想，终于到达楢山了，所以决心不再开口讲话。阿铃从离家以来始终缄默无言，辰平边走边和阿铃讲话，她也一声不吭。攀着，攀着，只见一路上全是楢树。最后终于来到了山顶似的地方。眼面前有一块大石头，辰平刚走过这块大石头，发现石头背后有一个人。辰平吓了一跳，不由得倒退了几步。那个靠在石头背后蜷缩着身子的人已经死了，这死人握着两手，仿佛在合十。辰平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阿铃从辰平背上伸出手向前摆动，打着向前走的手势。辰平继续朝前走，又看到一块石头，石头背后有一具白骨，两条腿虽然齐全，头颅却颠倒着滚在一旁，只有肋骨象先前那具尸体一样靠在岩石上，两条手离得远远的，一边一条地滚落在远处，七零八落的样子好似有人恶作剧似地放成的。阿铃伸出手向前摆动。有岩石的地方准有尸骸，继续向前走去，树根下也出现了尸骸，还有一具跟活人差不多的新尸体。看到这情景，辰平大吃一惊又停下了——眼前的死人在动弹，仔细瞧他的脸，毕竟不是活人。然而辰平想：这死人刚才确实动弹过，所以双腿有点僵硬了。这时，那死人又动了一下——死人的胸部在动。原来是死人身上的乌鸦在动，因为死人身穿黑色的衣服，乌鸦

落在身上一时看不出来。辰平啪啪地用脚蹬蹬地，但乌鸦并未逃开。辰平经过尸体旁边向前走，乌鸦这才飞起来，慢吞吞地展翅腾起，那种不慌不忙的样子简直令人感到可恨。辰平下意识地回头朝尸体望望，只见死人的胸口还落着一只乌鸦，辰平刚闪过一个念头："会有两只吗？"就看到另一只乌鸦的脑袋在死人胸口底下晃动。辰平这才明白，死人虽然伸直了腿，但乌鸦吃空了尸体的肚子筑了窠！也许尸体的肚子里还有乌鸦呢！这么一想，辰平感到又恨又怕。这里虽然象是山顶了，但道路还在往上延伸。越走乌鸦就越多，辰平每走一步，周围就有乌鸦晃动着身子踱几步，枯叶上简直象是有人走过似地发着嚓嚓的脚步声——乌鸦走了过去。

"这山乌鸦真多哪！"

这为数众多的乌鸦使辰平感到吃惊，这些乌鸦简直不象鸟——乌鸦的眼神象黑猫，动作迟钝，令人恶心。从这里起，东倒西歪的尸骸也越来越多。再稍稍向上走一点，有一处光秃秃的所在，这秃山似的地方尽是岩石，周围白骨遍地，仿佛下过雪似地一片白色。辰平目不斜视地看着脚底下走路，他想避免踩着白骨，两眼睁得老大，差一点没摔倒在地。辰平想："在这些白骨堆中，肯定有一些人，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是认识的。"忽然，辰平发现一只木头的碗滚落在一边，他发呆似地停下来看着这只木碗。

辰平无限感触地叹道："想得这么周到！"

这就是说，到这里来的人里面也有拿着木碗来的，以前

到这里来的人当中也有如此用心良苦的人！想到这里，辰平觉得相比之下自己什么也没有带来，心里感到很遗憾。乌鸦在岩石上骨碌骨碌转动着眼睛，辰平拣起小石头噗地向乌鸦掷去，乌鸦啪的一声腾身而起，周围的乌鸦也一起飞了起来。

"看乌鸦如此逃跑，它们大概是不会啄活人的。"

明白了这一点，辰平也就放心些了。路还在向上斜，继续往上走去，有一块岩石背面没有尸骸。这时，阿铃拍拍辰平的肩，来回挪动着双脚，她在催促辰平把她从背板上放下来。辰平放下背板，阿铃从板上下来，她把放在腰间的席子铺在岩石背后，然后又想把系在腰上的包袱拴到辰平的背板上。辰平瞪着眼睛好象在生气似地拿下包袱放到席子上。阿铃从包袱中取出一只雪花米做的饭团放在席子上，然后又想将包袱拴到背板上去。辰平象是要夺取背板似地抢上前去又把包袱放到席子上。

阿铃在席子上岿然而立，双手握着放在胸前，她将两肘左右叉开，两眼直视着地下，紧闭着嘴一动不动，身上的衣带已由绳子代替。辰平一动不动地望着阿铃的脸，只觉得阿铃的脸色和在家时完全不同了，现在她的脸上出现了死人的面相。

阿铃伸出手来握了握辰平的手，然后让辰平的身体转向刚刚上山来的方向。辰平只感到浑身发热，好象走进澡堂一样，汗涔涔地全身都湿透了，热气从头上直向外冒。

阿铃用手紧握着辰平的手，然后向辰平的背上使劲推

了一下。

辰平起步走了，他遵循着不准回头看的誓言走了。

才走出十来步远，辰平朝上颠颠背上没有阿铃伏着的背板，大颗大颗的眼泪扑簌簌地向下掉。他象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往山下走。走了没多远，辰平就被尸骸绊了一跤，他手触到了尸骸的脸部，这具横倒在地的尸骸，肉已经脱落，灰色的骨头也露出来了，辰平爬起来朝死人的脸上看了看，只见一根绳子勒在死者细细的颈脖里。辰平看到这个情况，垂下头来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可没有这样的勇气哪。"于是他继续往下走。下到楢山的山腰时，辰平觉得眼前一片白色，他停下脚步仔细一瞧，原来是白色的粉末在楢树之间飞舞。

雪！辰平放声大喊："啊！"

辰平凝视着白雪，雪花纷飞，一味地向下落，并且越来越密。往常，阿铃曾神气地说过："我进山的时候哪，准会下雪的。"现在真被她说着了。辰平猛然回过身来，又向山上攀去。必须要按山规办事的誓言，现在也不再具有约束力了。辰平想，得赶快把下雪的消息通知阿铃去！与其说是为了去通知，倒不如说辰平更想和阿铃互相叫嚷："下雪了！"辰平觉得至少得叫出一句话来："真的下雪了哪！"他象猿猴一样，由禁止通行的山路向上攀登。

辰平到达阿铃所在的那块岩石前时，雪已经把地面都埋上了，一片白色。辰平藏到岩石背后，偷偷地朝阿铃望去。

他现在不仅打破了祭楢山的誓言，回头向后看了，而且又返回这块地方，甚至想破坏不准开口的誓言。这不啻是犯了大罪。然而正如以前所说的"一定会下雪！"那样，现在是下雪了。辰平很想说这句话，哪怕光说这一句也行。

辰平从岩石后偷偷地露出脸来，只见阿铃坐在自己眼前。她身上顶着席子避雪，背脊和头部都盖在席子下，可是前发、胸部、膝盖处都积上了雪，阿铃好象一只白狐，目不斜视地在念佛。辰平大声嚷道："妈妈，下雪了哪！"

阿铃静静地伸出手对着辰平所在的方向摇了摇，意思是说："你回去吧，你回去吧！"

"妈妈，天气很冷哪！"

阿铃把头摇了又摇。这时，辰平注意到：周围已经没有一只乌鸦了。辰平想：由于下了大雪，它们都朝村里飞去了吧？要不就是飞进窠里去了吧？这雪下得好！比起让寒冷的山风拚命吹，也许还是被蒙在雪里要冷得好一些，所以妈妈就想这样安眠了。

"妈妈，下雪了，运气真好。"

辰平接着又补上了一句歌词：

进山去的那一天……

阿铃点点头表示同意，同时伸出手来朝辰平说话的方向摇摇手——回去吧，回去吧！辰平嚷道："妈妈，真的下雪了哪！"

说完这话，辰平如脱兔似地奔下山去，他想，不遵守山

规这事也许不会被人知道吧？辰平就这样飞快地向山下奔去了。他来到按理说是不会有人的七谷上首时，看到钱屋家的那小子在雪中正把背板从肩上放下来。背板上伏着阿又，阿又象罪人似地被粗绳绑着。

“呀！”辰平不由站住了。

因为钱屋家的那小子想把阿又从七谷推下去。这里被四座山所围，谁也不知道这地狱似的山谷究竟有多深。辰平看着眼前这番要将阿又推入深谷的情景。

辰平知道这小子要把阿又从山上往下滚了。

这时，辰平想起了昨晚阿照所说的话：“要是不愿意，可以在七谷那个地方往回返。”

“那是在指点我干这件事！”辰平恍然大悟。

阿又昨天晚上虽然逃走了，今天却被五花大绑，象一袋马铃薯似地咕噜一声倒在一旁，好象他不是个活人似的。阿又的那个儿子正想把阿又推下山去。可是阿又用绑在绳子间、唯一能动的手指拚命抓住儿子的衣襟，缠住不放。他儿子扒开阿又的手指挣脱出来。然而阿又的另一只手又抓住了儿子的肩头，但阿又的脚前就是危险的深谷。辰平在一旁看过去，阿又和儿子俩仿佛在无声嬉戏似地角力。这时，只见儿子抬腿朝着阿又的肚子砰地踢了一脚，阿又的脑袋向着深谷仰脸翻下去，他象只球似地转了两转立即横着身子骨碌骨碌沿着陡坡滚落下去。

辰平向谷底望去，这时象发生龙卷风似地从谷底下腾起一大群乌鸦，仿佛滚滚的黑烟在向上冒，在向上涌。

"是乌鸦呀！"辰平蜷缩着身体，感到十分恶心。

乌鸦呱呱呱地喧嚣着向上飞舞，并在辰平的头顶上空盘旋。辰平想，也许在这山谷的什么地方有着乌鸦窠，因为下雪，乌鸦都聚集在一起，阿又一定是落进乌鸦堆里去了。

满天飞舞的乌鸦又渐渐向谷底方向飞落下去了。

"去喂了乌鸦啦！"

想到这么多的乌鸦，辰平不寒而栗，不过他又觉得，阿又掉到谷底大概也已死了。辰平朝阿又的儿子望去，也许这小子看见乌鸦也有点恶心吧，只见他背着块空背板，一溜烟似地跑了。

"这种干法，当然就不用摆饯别酒请客了。"

辰平脑子里这么想着，眼睛远望着阿又的儿子象狼奔似地弓起背脊逃跑的样子。

雪越下越大，成了鹅毛大雪。辰平回到村里时已是日暮时分，天色都暗下来了。

辰平想："回家后，由于阿铃不在了，那最小的女孩子一定要感到寂寞了。"

如果小女孩问："奶奶什么时候回家？"将怎么回答呢？辰平一筹莫展，他已经来到家门口，却站在门外向里张望。

只见第二个男孩正在屋里逗小女孩玩，哥哥唱歌给妹妹听：

老婆婆啊丢到后山，
后山的螃蟹爬回来。

辰平觉得，在家守门的孩子们是在讲阿铃的事，他们已经知道阿铃的事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螃蟹之歌：

爬回来也不准进门，
螃蟹不是夜啼鸟。

这支歌是说，从前村里有一个风俗——把老年人丢到后山去。有一次，丢到后山去的老婆婆竟爬了回来，家里的人就吵闹着说："爬来了，爬来了，象螃蟹一样哪。"并紧闭大门不准老婆婆进来。家中的小孩还真以为是螃蟹爬来了呢！老婆婆在门外整整哭了一夜，孩子听到哭声就说："螃蟹在哭哪。"大人们便回答道："不是螃蟹，螃蟹夜里并不哭，那是鸟儿在叫呢。"因为向孩子解释，孩子也不会明白的嘛，于是就这样一哄把孩子哄了过去。螃蟹之歌也就是唱这件事的。

辰平站在门外听着螃蟹之歌，他想到孩子们净唱这样的歌，可见他们是知道阿铃再也不回来了，想到这一点，辰平心里好过些了。他把背板从肩上卸下来，掸去雪，正要开门进屋。这时候，阿松正好从堆房那边出来，系在她那大肚子上的带子，就是昨天还系在阿铃身上的那根条纹细带。在阿松刚离开的那间堆房的紧里边，只见袈裟吉盘腿而坐，他象披着一件棉袍似地穿着阿铃那件昨晚仔细叠整齐的棉衣；边上还放着一只酒坛，袈裟吉喝着昨晚剩下的酒，好象有点醉意了，他睁着出了神的双眼，歪起脑袋说："运气不错哪，下雪了，奶奶她运气真好，真的下雪了哪！"

袈裟吉得意洋洋，好象十分赞赏。

辰平站在门口想寻找阿玉的身影，但是哪里也没有。

辰平唉地长叹一声，他在想：在那块岩石背后，阿铃要是还没死，她身披大雪，心里一定在想着棉衣之歌呢！

即使说寒冷彻骨，
进山别让穿棉衣。

（1956年11月）

吴树文译

巨 人[①] 与 玩 具

开 高 健

一

参孙糖果公司的大楼座落在都市的中心，对面便是电车站，每逢一早一晚，就有很多职员工人涌到公司前面的空地上来。车站的出口处是一个停车场，于是公司前面的空地就仿佛变成了车站前的广场，起着缓冲地带的作用。尽管地价这么高昂，参孙公司却把这片广场提供公众使用，而把人行道设在大楼底层的落地玻璃窗前。玻璃窗里面便是巨大的商品陈列室，不问春夏秋冬，常年陈列着参孙公司出品的各种糖果，从口香糖到蜜饯栗子，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使过往的行人，不由得都要向玻璃窗里面瞥上一眼。原来正是为了发挥这个玻璃窗的宣传效果，公司才把那片广场向公众开放的。人行道很宽阔，上面张着遮篷，就是下雨天从这里经过，也淋不到一点雨。广场上，这里那里地摆着一些有靠背的长椅，并点缀着几处花坛，俨然是一个小公园的局面。

---

① 这篇作品里的三个糖果公司的名字取自《旧约》《士师记》里的大力士参孙、希腊神话里的弓箭之神阿波罗和勇士赫拉克勒斯。

自从有了这个广场，终点站的混乱情况完全改观了，因此高楼林立的这一带大街上的居民，都对参孙公司的这种热心公益的举动称道不已。

我的办公室在公司的二楼，从这儿望出去，下面的广场一览无余。不论白天夜晚，玻璃窗外面的行人总是川流不息；而且象海洋一样，每天有两次涨落的高潮，这就是面色阴郁的、上下班的职员工人们的队伍。早晨，阳光照耀得人睁不开眼；傍晚，人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因此，他们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垂头丧气的，只是两条腿在急急忙忙地赶着路。他们被旧铁箱一样的电车吐出来，一齐涌进广场，然后沿着玻璃窗上行，顺从地被东一座西一座的颜色不同的钢骨水泥大楼吞进去。这股汹涌沸腾的人流，掀起巨大的波涛声，使身在办公室里的我，也在内心里起着回响。

人流不断地涌进广场，玻璃窗从早到晚都在颤动。上下班的职员工人的高潮刚过去，又涌来各色各样的人：时装模特儿和摄影师、来自各地的观光旅行团、新兴宗教的信徒、家庭主妇、学生、商人、失业者，星期六下午还有双双对对的穷情侣，五月一日有工人和警察。总之，不论风尘扑面或者是下雨的日子，这里经常汇集着各行各业、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人流。我的背后仿佛永远有着沸腾的人群，京子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她只到这里来过一次。在四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她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挤出来，站在我们的玻璃窗前面，眯起眼睛，浮现着微笑。

那天是四月里的一个星期一，中午下班的时候，合田科长打来电话要我到楼下的茶室去。茶室就在陈列室的隔壁，一进门是糖果店，里面则是简易食堂。正是午饭的时候，大厅里顾客满座。合田坐在靠窗的一个角落上，正和一个姑娘谈话。我就在合田身边坐下，默默地听他们交谈。

那姑娘坐在阳光下面，一笑露出嘴里残缺的蛀牙。她是一个长着圆眼睛，浓眉毛，鼻子扁得很俏皮的女孩子。一只象是木匠的工具袋那样的苏格兰花格旧书包随便地扔在桌子上。从她的样子来看，书包里装的无非是几本封面快要脱落的电影杂志或服装杂志，也可能还有一只卡子已经松动的赛璐珞化妆盒，大致上也就是这些东西。她指甲上的蔻丹已经斑驳脱落，脚上沾满尘土。象这样的姑娘，如果到缝纫学校或烹饪学校去找，要多少有多少。

事后我才听说，这位姑娘是合田在重新布置陈列室的时候，偶然从在玻璃窗外面观看的人群里发现的。这一天窗子里面安放了一架新从英国进口的自动包装机，正在作包装口香糖的表演：发动机轰轰地响着，传动带在转动，金属手用令人目不暇接的速度东抓一下西抓一下，于是一片片粉红色的塑料包装纸，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一块块参孙公司出品的精美糖果，使许多观看表演的人眉飞色舞，喜笑颜开。那位姑娘也把鼻尖贴在玻璃窗上，笑着，惊叹着。据说正是她的这种表情，引起了合田的兴趣。等我来到的时候，他和这位姑娘已经亲热得象叔父和侄女一样，在那里谈着动画电影了。至于他是用什么话打动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姑娘，

并且把她带到茶室里来的，我可是一无所知。可能是他对自己那一头银灰色头发，眼角上深深的皱纹和那套浅灰色的新西装，有着充分的自信吧！

他不住嘴地谈着爵士歌手和电影明星的内幕新闻。那姑娘听着，一会儿发笑，·会儿发怔，一会儿又惊讶不已，表情非常天真。讲完之后，合田便问她在哪个公司工作，电话号码是多少，一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原来这位姑娘是附近一家小贸易公司的事务员，据说还兼做一些工友的活儿。我按照合田的嘱咐，到糖果店去买了一盒什锦巧克力来送给她。

"谢谢！我真太高兴了！有了它，今天就省得抓大头买点心啦……"

她就这样大大方方地谢了一声，把那盒糖塞进书包里，往肩上一搭，嘴边浮现出微笑。这时阳光射到她的脸上，嘴上的茸毛象水底的鱼影一样，闪着光亮。要说这位姑娘身上有什么可以称作有魅力的地方，在我看来，至多也就是这一点。那姑娘走后，合田立刻问我认为怎么样，我可没有给以使他满意的答复。可是合田倒也并不介意，管自喝干了杯子里的咖啡。

"照在相片上，可能错不了。"

他嘴里咕哝着，掏出他那个被人称作"在火药库里也能使用"的打火机，好容易打着，点上一支烟，便站起来走了。

合田是一个办事细致而又对工作非常热心的人，但是有两种奇妙的兴趣，一是做模型，二是女人。两者的来源都

是从大街上物色。拿做模型来说，他确实有着与内行不相上下的才能，汽车、轮船、喷气飞机，什么都能做。他可以用废纸、木板和塑料片等等做成和实物分毫不差的缩尺模型。他的桌子上，在堆得象小山一样的书堆中，总是夹杂着一些飞机啦，汽车啦，胶粘剂啦，木片啦等等东西，只要一有空闲，他就忙着做模型。有时在外面发现什么心爱的设计，回来后就一个人留在公司里埋头仿造，总要搞到末班电车快要开出去的时候才回家。象这样年过五十、白发苍苍的人，还对模型制造如此着迷，确实是不多见。但我们朝夕相处，也就不以为怪了。

至于女人，按说这是属于他工作方面的，也是他对工作过分热心的一种表现。他是公司里的宣传科长，但除了办理对外事务以外，作为美术主任，他还领导着设计图案和编写宣传文稿的工作。在制作宣传画的时候，那些具体工作虽然全部交由美术员去做，但对于模特儿的人选、交给哪家工厂承印等等，都要由他亲自决定。这样一来，物色模特儿的工作势必落到了他的肩上。因此，不论是在剧场里还是在电车上，以至在人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他总是目光炯炯地物色着目标。一发现什么合意的女人，便紧紧地跟在人家后面，从各种角度、光线和表情上仔细观察，然后走上前去和人家攀谈，设法把她带回公司来。不过试镜头的结果，十之八九是不太令人满意。所以，在他的抽屉里，不知有多少“作废”的女人照片。尽管做事非常慎重而且很有技巧，但失败的例子往往还是免不了的。有一次他看中了一个女人，就上

电车，换公共汽车，差不多跟踪了三个小时，最后等到搭讪着和人家谈话时，却被误认为人口贩子，把人家吓跑了。不巧他已经把名片交给了对方，第二天，姑娘的母亲找到公司来不答应，结果这么一把岁数的合田，还不免要受到总经理的一番申斥。可是事情一过，他就又恢复了老样子，据说他一碰见女人，就象条件反射似的，眼睛和脚就要跟着跑，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

合田对待京子也是如此。我在茶室里见到他们之后，隔了两三天，合田悄悄地把我找了去，让我叫辆出租汽车来。等我按照他的指示，雇好汽车在广场的出口处等着时，不知他在什么时候已经把京子约来，带着她一同从茶室里走出来了。原来这一天她是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连账簿里夹的纸都没有顾得整理，就赶忙从公司里跑来会他的。听合田说要她去试镜头，她的脸一下子涨红了。等坐上汽车，听到春川这个名字时，她更激动起来，一个劲儿灰心丧气地埋怨，什么没有换衣服啦，头发没有卷啦，也没有好好化妆啦等等，急得她几乎快要哭出来了。她来回扭动着身子，碰撞着合田的肩膀，在汽车的地板上直跺脚。那种不依不饶的样子，活象一只小猫儿。合田也不计较，只是带着温存的微笑，用柔和的口气重复着过去他已经背诵过几十次的台词："衣服和化妆这样就行了。春川君的摄影室里，酒会装束啦，麦克厂制造的化妆品啦，什么都有。你根本不要去理会那照像机，对啦，就好象你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牛奶糖似的，你只要舔着嘴唇表现出'啊，这滋味多么美啊'，这样一种心情

就行了。要显得非常自然，其余的事情，春川君自会安排得很好的。”

不管京子怎样闹，合田总是不动声色地讲着这些话。

春川是合田的老朋友，是一个很走时的摄影家。早年曾使用柔光的坦巴尔镜头发表过一些感伤性的作品，最近以来，已转向专门作女性的人像摄影了。而且这些作品，也不是一般的风俗摄影，他是以独出心裁的导演和尖刻的观察著称的。他专好在给有名女演员照相的时候，借选择姿势的机会偷着把表现她们的虚荣心和孤独感的镜头以及脸上的皱纹拍摄下来。他有时把那些初露头角的天真的女明星的粗糙皮肤照得特别突出，加以发表，因而受到电影公司的抗议；有时又把那些时装模特儿在化装室里穿着晚礼服大嚼烤白薯之类的特别镜头迅速拍摄下来加以发表。总之，在他周围随时都有生动而新鲜的丑闻。他已过中年，却还是个光棍，而且胖得难看，尽管他经常在作品中挖苦女人，但女人还是都很喜爱他。

一切事先都已用电话联系好了，因此春川早已把助手和照明设备等等安排就绪，等着我们了。由于过度劳瘁，他的脸上刻满了伤疤一样的皱纹，眼睛下还有半圈黑眼窝，看去好象挨了谁一拳似的。走到他身边，一股气味冲鼻而来，显然是昨晚多喝了几杯白兰地。他把花白而粗硬的头发向后一撩，用犀利的目光瞥了京子一眼，慌得她肩膀都缩起来。由于京子的模样太孩子气了一些，我们一起上楼到摄影室去的时候，春川禁不住埋怨合田说：“怎么搞的，这不还

是个毛丫头吗？”

合田大概是一直呆到拍完才走的，我却没等到拍头一个镜头就已经失去了兴趣，独自先回到公司去了。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完全了解，合田决不是单凭个人的兴趣和好恶来审查这个姑娘的，可惜的是，这个姑娘的表情实在太令人失望了。因为她一见春川就怯了场，再加上那耀眼的灯光无情地照射着，她吓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了。等春川吩咐她摆好姿势的时候，她竟象一个乡下姑娘似的，鼓足全身力气瞪着那架照像机。就在这时候，我才多少发现了一些可能正是合田所期望的她那脸容所具有的特点；可惜她的呆板把这种特点全给破坏了。

“真是有猎奇癖……”最后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要知道，我只是用肉眼看一切事物的啊！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春川到我们公司来了。我和合田在茶室里接待了他。他还和过去一样，带着一副贪欲和衰弱交加的脸色。他酒气熏人，只有那对眼睛还灼灼闪光。他刚一坐下，就把一个鼓鼓囊囊的封套扔到桌子上。

“那孩子我要接收过来啦！”

他这么说着笑了笑，用指甲抠着眼屎。封套里面大约有一百来张照片。合田迅速但又仔细地一张一张审查着，转瞬之间，在桌子上堆成了两座小山。等他放下最后一张时，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他点上一支烟，指着那较小的一堆照片对春川说：“满可以吧？”

“我想可以。”春川笑逐颜开地说。

“这孩子是个照片上的美人。至于天生的相貌可真不敢领教！”合田带着苦笑摇着手说。

“好大的嘴啊，笑起来简直整个带馅面包都塞得进去哩！”

“是个疯丫头，还伸出舌头来舔鼻子尖呢，可把我惊呆了，据说这还是她的拿手好戏哩！”

春川和合田闲扯了一会儿，又谈了些关于摄影费的事情就回去了。合田把那些照片交给我，让我替他保管起来。我把照片带回办公室，查点了一下，就放进抽屉里，锁了起来。尽管从活动费中开支了一大笔摄影费，但事后合田却再没提起这些照片和京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一直也没有再见到春川和京子。直到下月号的摄影杂志《照像眼》出版以后，我才完全弄清了他们俩的行动。春川以京子为题材，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作品。编辑为这套作品加上了《啊，少女！》的标题，还添了一个副标题：《一个平凡的姑娘的不平凡的一天》。这套用照像凹版印刷的占有六页篇幅的杰作，成了一般周刊杂志大事评论的题材，引起极大的反响，是《照像眼》创刊以来从未有过的。我看到这套作品之后，才知道合田和春川两个人在发掘新典型方面已经获得成功。通过照像机的镜头，他们把京子完全塑造成了另外一个人。

《啊，少女！》是一套报道贫苦少女的生活的图片特辑。春川仿佛是一个便衣警察似地跟踪着京子，把她从早晨起床直到晚上就寝的一整天的生活，全部摄入了镜头，其中有

真实的记录，也有导演的场面。春川是把京子的生活分成若干不同的典型来表现的。挑选的时候，在表现京子的贫苦生活和孤独性格，她的微不足道的虚荣心和寂寞的欢乐方面，都经过一番仔细的推敲；只选取了那些不仅深刻地表现了京子独特的个性，而且还可以马上使人想象到她所代表的几百万十几岁的少女的生活面貌的像片。根据编者对这套图片所作的说明，春川为了选择这十二幅作品，竟浪费了六百张底片！

正如标题所说明的，京子是一个平凡的姑娘。代表她的生活的是：挤电车，搜集明星照片，在阳台上晒太阳。此外，下午三点钟抓大头买点心，服饰店的橱窗，广播公司公开录音的一列长蛇阵，大众餐馆的汤面，澡堂接近打烊时散发的下水道一般的臭气，身披毛毯、装成“超人”从壁橱里扑出来的弟弟……这些都是她日常生活的点缀。

“这个女孩子还在公司的厨房角落里用金鱼缸养着蝌蚪哩。而且，不是普通的小蝌蚪，是脸象河豚一样的田鸡的蝌蚪。她说，最好是用干松鱼喂这种蝌蚪。要问她和其他的女孩子有什么不同，那就是这一点。”

后来，当各报刊的记者要春川谈些关于京子的秘闻时，他就随随便便地应付了这么几句。

我把这套《啊，少女！》的作品仔细研究了一番之后，才第一次发现了京子的容貌的特征：大得出奇的眼睛，少见的大嘴，浓眉毛，扁鼻子。她并不是一个漂亮姑娘，但拍在照片上，这些缺点却意想不到地变成了她的独特的个性象征，赋

予她的容貌以盎然的生气。春川对合田说她是照片上的美人，正是指的这一点。她之所以能对人有一种魅力，也全靠别有风韵的脸庞上所洋溢的青春活力和丰富、新颖的感情。她在试镜头时虽然显得那么笨拙；但一到莱卡照像机面前，她那种拘谨不自然却完全消失了：露出蛀牙笑着，大大方方地踱着步子，富有表情地谈着话。春川是用什么方法教导她的？这位只有目光还犀利、身体胖得象一块眼看要溶化的黄油似的摄影师，他身上究竟蕴藏着怎样的说服力？还有，合田对京子是做了怎样的估计才把她硬塞给春川的？现在，我只有怪自己肉眼不识真人，对他们的成就感到惊叹不止。

从第一次试镜头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在这期间，《照像眼》发表了京子的图片特辑，周刊杂志对此产生了共鸣，甚至在报纸上也引起了反响，可是合田却装作好象一无所知的样子。他同春川及京子严格约定，不许他们泄露消息，说京子是他发现的。他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暗暗争取时间。就连对他的行动知道得最详细的我，也没有能看出他的这一步棋。他按照预先拟定的战术，在最后的一刻不顾一切地硬取得了胜利。

原来我们公司里每月十日以后要举行一次各科联席会议。由于预定从六月中旬起开展一次大推销运动，因此这个月的会议也和往常不同，除了召集全国各地的分公司经理、办事处负责人以外，有关的董事也全都出席了。事实上，大推销计划早在三个月之前就经过仔细研究和初步决定，准备工作也已在加紧进行，这次会议只是对计划做出最后

的确定。至于推销牛奶糖采用什么悬赏方法，糖盒里装什么画片，以及在大推销期间给批发行和零售店百分之几的特别利润，邀请人到哪一个温泉去游览等根本问题也早已解决了，工厂也按照这一计划投入了生产。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只有一个问题还悬而未决。在过去三个月当中，这个问题不知开会研究过多少次，但每次都是议而不决，含糊了事，使我们的工作无从着手。这就是在商业宣传中用谁做幌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大推销期间，究竟用谁做报纸广告和宣传画里的模特儿。这本来属于合田的职责范围，可是他对于董事、各部主任、科长等在历次会议上提出的少女歌手和童星，总是闪烁其词，不肯表示赞同。他所持的理由是，这些红星"做的广告太滥啦"。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反平常的强硬态度，所以会议一再搁浅，迟迟没有进展；直到再过一个月就要开展大推销运动了，宣传科连一张宣传画都还没有印出来。

童谣歌手、童星、棒球健将、爵士歌手、摔跤家……凡是对孩子们有一些吸引力的知名人物，他全都否定了。有人提出了职业摔跤比赛冠军的名字，他立刻掏出报纸来给人家看，证明某电动刮脸刀公司和某某电视公司早已用这个人在做广告了。而当有人提出时装模特儿的名字时，他又会连连摇头说："不行啊，早就被果子露公司和口红公司搞去啦！"

他为了反对那些董事们的提议，说话时故意使出一口大阪土话，以便为自己留下缓冲的余地。平时只要一遇到

和人商谈业务和打人家的主意时，他立刻用大阪土话作挡箭牌，决不给对方任何可乘的机会。他和宣传科那些年轻的美术员谈论夏恩或洛伊宾的作品时，是绝对不用大阪土话的；但一和代销店打起交道来，却自始至终一口的大阪土话。当广播公司来向他兜揽广告节目时，他总是先尖酸刻薄地把人家批评上一通，等到问题大致谈妥，只待讲价钱时，他又会气势汹汹地挥着算盘，用大阪土话大声吆喝说："来，那咱们就干一仗怎么样？"

说完就龇牙一笑。我觉得，每逢他用大阪土话讲话时，你就是再加小心也不会过火的。

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操着大阪土话活跃起来了。还是旧事重提，曾经一度被"埋葬"了的英雄们的名字又全都点到了，可是经过他逐一进行了资格审查之后，还是统统刷掉。这回他提出的理由，倒不是说他们没有节操，只要有钱就给任何商品捧场，因而遭到群众的唾弃；而主要强调用这些人做广告效果不大。

按照合田的理论，如果把"口红公司"的象征作为"糖果公司"的象征，那末，在群众的眼睛里，口红和糖果也就没有区别，印象的深度必将受到很大的损害。

"话倒是不错，但是每个明星不都拥有一大群影迷吗？只要是崇拜他的影迷，就一定肯看用他所做的广告，而且，印象也比较深刻。况且影迷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数目啊。"

当董事方面提出这个问题时，合田虽然深深地点点头，但还是委婉地把这个建议否定了。他首先对"影迷"的注目

率给予很高的评价，把董事笼络住，然后用分析注目率特质的办法，不动声色地把对方扼杀了。他的理由是，影迷看宣传画只是为了看到自己所喜爱的明星，决不会去注意这些明星所推荐的商品。最后他说："如果参孙是一家画片公司，这样做或许差不多……"

董事们听了，皱起眉头不吱声了。

会议从正午过后开始，一直开到下午三点，在这将近三小时的过程中，合田单枪匹马舌战各路英雄，他捭阖纵横，要尽了花枪，把对方杀得落花流水。由于这场扫荡战大获全胜，他为京子辩护就不必花费太多的时间了。三点钟以后，那些审问他的检察官们已经陷入了混乱、疲劳和无能为力的地步。在五月的阳光和纸烟的浓雾里，那些部主任、科长们开始打起瞌睡来了。

"……这就是说，没有名气也没有关系，要找一个别人还没有碰过的新人喽?"那些董事已经丧失了战斗意志，合田在证实对方所受的伤确实非常严重以后，故意以退为进地说："唔，也许是这样吧，我想结果也只好这样办吧……"

董事们看到他这副装傻充怔的模样，禁不住苦笑着说："算啦，老弟！痛痛快快讲出来吧，不要浪费时间啦！"

合田听了，不慌不忙地从公事包里取出《照像眼》和周刊杂志来。我看到这种情形，立刻离开座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那些试镜头的照片，带着回到了会议室。合田背靠着窗户，叉开双腿站在阳光下面，挺起胸脯，用充满自信的眼光睥睨着室内的一切。

第一个看到京子照片的是一位原籍关西的董事，他一口就道出了我和合田、春川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却没有找到适当的话来表达的印象。他把杂志里那几张用照像凹版印刷的画页仔细地端详了一番之后，用朴实的口吻说："怎么搞的，这不还是个调皮的小鬼嘛！"

这两本杂志由董事们开始，挨次在部主任、科长、分公司经理和办事处负责人的手里传阅着。他们都不看《啊，少女！》那几张画页，而是注意地读着刊载了对《啊，少女！》的批评和反响以及有关京子的报道摘要的周刊。在这些检察官中，倒不是没有一个从杂志上抬起头来想要说几句话的人，可是一看到合田掀动着嘴唇正准备用他的大阪土话来应战时，就赶快把目光移开了。

在片刻沉默之后，董事从容地抬起头来说："这个姑娘，还没有跟任何公司发生过关系吗？"

合田象早就在等着这句话似地立刻把我刚才交给他的封套打开，把里面所装的照片全都倒在那张大会议桌上。

"她是我提拔起来的！"

他接着便把发现京子的详细经过，以及在春川的摄影室里试镜头的情形，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最后补充说："我已叮嘱京子，在没有得到参孙公司的正式同意之前，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委托。"

胜负就这样决定了。董事隐藏起自己那满腹不痛快的心情，转过脸去，嘴里嘟囔着："反正时间已经不多啦。"

现在已经谈不到什么赞成和反对了。合田独自霸占着

那唯一的武器——时间，把这些海上遇难者所抱的浮木一根一根地夺下来，最后才把那个独一无二的救命圈掷给他们。现在，日子已经不满一个月，如果再四处奔跑，到剧院和制片厂去和明星办交涉，商谈报酬，拍摄照片，最后印成宣传画，当然是来不及了。这一次合田是所向无敌的。

那天会议一结束，他立刻挂电话给春川，重新委托他拍制宣传画所需用的照片，并决定了摄影的时间。一切谈妥以后，便又给在附近大楼里工作的京子挂了一个电话，约她到酒店里一叙。那正好是五点钟下班的时间，京子就一口应诺了。我和合田租了一辆汽车去接她。当合田在汽车里表示公司要和她签订专属合同并告诉她报酬的数额时，她兴奋得不知所以地说："我要吃酥脆饼干！"

她的意思是想吃那种裹着厚厚的紫菜、浸透酱油烤成的酥脆饼干。

二

我们都是茫茫大海里的漂流者。几年以来，我们不断地在和某种不安作着斗争。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费用和努力，但一切还是枉费心机。在几年以前，这种不安还仅仅是数字和预感，但现在，它已经变成我们的心病了。在我们相互的交谈中，都表现着这种病态的虚弱。合田是不愿意闻到这种腐臭的味道，才独自沉浸在模型制作里，借此来逃避现实的。

不知是什么原因，牛奶糖销不出去了。这是问题之一，但也是问题的全部。坐在装有空气调节器的、清静的办公室里发布过激命令的董事们，可能是不愿意听到这句话的。这些自尊心很强的老头子，可能会把我们领到窗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满载着糖果的卡车一辆接一辆从地下的仓库里开出来，群集在广场里的人们，川流不息地从糖果店里进进出出。这时候，我们的肩膀上会感到有一只干枯温暖的手在轻轻地敲击，耳边会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在低声说话："卖得很好。按目前的情况也就足够维持我们的开销啦。不过，老弟，能再多卖一些不是更好吗？问题只在这里！有没有好的办法啊？"

这个声音是那样寒伧，充满了矫揉造作的好意。老头子总是不愿意正视那墙上的统计图表的。

一点儿也不错：卡车满载着产品开向街上；糖果店前顾客的脚步声一天到晚响个不停；公园里到处散乱着糖果的空盒；星期天的动物园里，尘土中都弥漫着糖果的甜香；躺在床上看书的女孩子，手里可能是不断地剥着包糖的蜡纸。这一切都是可以凭信的现实——牛奶糖是有销路的。

可是，我的办公桌上却放着一张纸。这是收支决算书。卡车、脚步声、带着甜香的尘土、少女手里的糖纸，这一切在这张纸上都不起作用了。这张纸把那隐藏在耳朵后边的不安征兆，悄悄地告诉给刚从窗前回来的我。我拿起月报表，在墙上的统计图表上划了一段短线。这条曲线显示着微微下降的趋势，它集中地表现了过去几年的现实。这条富于

曲折的长线，自很久以前从顶峰出发以来，一直在汹涌奔流。我们的脚底下既不是平坦的原野，也不是上升的山坡，这条道路虽然也有些起伏，但显然带着倾泻入海的趋势。

把工厂设备费、宣传费和人事费等等汇总起来，求出利润率，然后联系这条曲线的趋向来看，就更可以清楚地了解参孙公司已经病入膏肓了。用不着再回到窗前去，因为我们的对手不是广场上的群众，而是图表上的数字和曲线。而且，受伤的还不仅限于参孙公司一家。阿波罗、赫拉克勒斯，以及所有的中小厂家，都是如此。总而言之，牛奶糖是销不动了。孩子们的舌头究竟起了什么变化呢？

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最先开口的是推销员。这些口齿伶俐、善于奉承的人，这些相信一切商品都是凭他们个人的力量推销出去的资本主义的骑士们，有时就用充满了热情的谎言来欺骗那些老头子。

“本月份是特殊情况。连休的日子正巧碰上连雨天，把一个大好‘黄金星期’给断送了。因此，我们针对郊游的推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只要天气放晴，景气就会恢复的。那些大批发商也都是这样看法哩。我们去出差，碰到阿波罗的家伙，他们也都在抱怨天气，说什么：‘被这场雨淹死的决不是老兄一个人啊！’依我看来，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

这些话，是有充分根据的。不错，我们是在最新设计的大楼里工作，墙壁上涂的是最能提高工作效率的心理色，工厂里采用的是自动化生产体制，休息时放送的是起着神经缓和剂作用的圆舞曲，尽管这一切都是近代的设备，但我们

的一喜一忧，还是不能不以明天天气的好坏为转移。对参孙公司来说，气象台就是指路的灯塔。郊游的日子碰到全国下雨，大批的牛奶糖积压下来了。贫穷的母亲们，除了郊游的日子，是舍不得花钱买糖的。推销员的话是事实，老头子们只好无可奈何地承认销售数字的下降。

可是，人力不可抗拒的灾害是月月都有的。为了说明销售数字的不断下降，推销员不得不每个月都寻找一些借口。于是，不下雨的月份说是因为发生了国营铁道工人的罢工；没有罢工的月份就说因为发生了游船沉没事件；汽车和游船都不出毛病的月份，又说因为发生了台风啦、洪水啦、大火啦等等灾害。只要有心寻找，在这个小小的岛国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些不能令人舒舒坦坦地吃牛奶糖的事情。到最后实在词穷了，有一个月甚至说销路不佳是因为水果大丰收，农村里的孩子都不吃牛奶糖了。在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时，他们又强调强制推行按厂定价格销货和四十天结算制度，被经销店看成是大资本对它们施加的压力而引起了反感，因此影响了营业。这些理由，每一个都是真实的，但都不是唯一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生产科从不能不考虑群众的味觉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向老头子们率直地指出了时代的不同。从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群众的舌头还处在未开化的阶段。那时牛奶糖作为黄油、牛奶、糖稀和西欧系香料的结合体，它的异国风味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诱惑力。对于那些只吃过富于淀粉质的日本糖果的人们来说，

牛奶糖广告上提出的“营养丰富、健身滋补”的口号，的确有一种新鲜的真实感。用营养学来保证糖果的销路，这本来是阿波罗公司首创的想法。但后来其他公司看到这一办法获得成功，于是群起效尤，参孙、赫拉克勒斯都被抬出来作了招牌。贫穷的日本人为了想克服自己体格上的劣等感，对一切食品都存在着营养的幻想。牛奶糖招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景气，狭窄的市场尽管是由三家公司平分天下，但每家公司还是可以陶醉于各自在营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

巨人们介绍给群众的新滋味，一直顺利地发展下去，终于变成人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来市面上又增加了巧克力、饼干、果汁软糖、酒馅巧克力、蜜饯栗子等花色品种，欧洲中产阶级的物质享受在鼓掌欢迎声中涌进了酱汤和腌萝卜的社会。异国风味迅速地被消化，成为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以至深深地扎下了根。哪里知道正当这一切开始变成习惯的时候，危机却萌芽了。群众的味觉缓慢地、但是无可辩驳地变化着。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这种变化一度中断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战争结束后再一次尝到景气的甜头，但就在这时候，群众已经赶到我们前面去了。他们仅仅为了安慰久已不知甜味的舌头，或是仅仅出于对战前生活的一种怀念，才争着来买我们的牛奶糖。生活和秩序一经恢复，肚子里有了一些油水之后，牛奶糖就失去了初期所具有的那种力量。这就是说，我们的商品失去了说服力，为人们所厌弃了。统计表上那条曲线由顶峰下降，正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我们看到群众有一种朴素而又可怜的模仿本

能，于是就制造了和战胜者嘴里嚼着的同样的口香糖，一时倒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可是，单靠这一项，终究还是支持不了资本的利润活动，因而不得不想些什么新的花样和创造些什么新的滋味。

从这种观点出发，实验室的人们便开动脑筋，着手发展新的香料，试制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并且有些已经正式投入市场。例如，说到异国风味便有杏仁牛奶糖；从消化器学出发，就生产了胃液素口香糖；为了配合口腔卫生，就制造了抗生素硬糖；为了重新提倡传统的甜味，就制造了甜咸双料牛奶糖等等，每家公司都独出心裁，花样翻新，同群众的舌头进行斗争，结果却没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动力。老头子们只好在林立的香料瓶间深深叹息。

在战争时期，不论是参孙、赫拉克勒斯或阿波罗，各家都只生产面包干、携带口粮和高热量食品，为剑和难民服务。战争结束时，每家公司的工厂都受到了破坏，大伤元气。但是，战争的创伤，倒对确立适应战后景气的大量生产体制起了积极作用。有的拆毁了旧工厂，有的干脆废弃了旧的设备，每家公司都花费几年时间筹建新的厂房来安装新的机器。于是搅拌机转动起来了，熬糖锅沸腾起来了，烤炉也散发出热力。糖果产量达到了这样的规模：牛奶糖每分钟六百五十粒，饼干每小时一吨，水果糖每天六吨。这股生产的洪流冲激着我们向前奔跑。可是，当景气过去，安定期来临的时候，我们却安定不下来了。因为不景气的征兆已经露出了苗头，而这股山洪却依然汹涌奔腾，激荡不已。

于是在营业科的焦躁，生产科的徒劳之上，又加上了宣传科的歇斯底里症。我们找不到打开这难关的钥匙。为了推销牛奶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提出了悬赏。最近几年以来，促使孩子们奔向糖果店的，并不是什么黄油和牛奶的香味，而是气枪啦，八毫米电影摄影机啦，照像机啦等等。再不然便是自行车、热带鱼、麂皮夹克、棒球用具之类的东西。巨人们都转业开起杂货铺来了。

这些推销计划也不能说是全都失败了，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统计表上的曲线，每当投入一些新的资本时就跳动起来，发生了神经质的痉挛。推销员对我们的这种支援，有时鼓掌欢迎，有时则表示愤怒和不满。在相互的竞争中，参孙公司也不止一次地把其他两家公司远远甩在后面而独自领先。不过，大推销运动终究只能刺激起一时的需要。这是一种中毒症状：一次刺激过去之后，必须跟着再来一次更大的刺激。三位巨人都下了殊死的决心，把新的画片塞进糖果盒里，把新的悬赏印在宣传品上，互相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运用所有的智慧和资力来进行决斗。一场战斗过去之后，无论在城市或乡村，都留下了大批对宣传广告表示不再相信的人，对别人得奖表示羡慕和嫉妒的人以及千百万在应征悬赏中落选的儿童。但在那些明亮、恬静的办公室里，却只有一种声音在震响："争取更大的销售数字！"

这已经不是什么宣传的问题，这是充满着矛盾的巨大混乱。

这里可以提一下足以引起我们反省的一个插话。那还

是战时的事情。在美国田纳西州的原野里，沿着公路矗立着三块巨大的广告牌。第一块上画着两匹驴正急于要接近一座干草堆。它们的脖子被拴在一根绳子上，如果互相朝相反的方向拉扯，就无法接近干草堆。第二幅画面说明它们发现了自己的错误，知道只有同心协力才有办法，于是并肩向一个方向走去，并且终于接近了干草堆。第三幅画着它们喜气洋洋地并肩欣赏着更大的干草堆。

画就是这些，既没有另加说明，也没有附以命令。可是这几幅宣传画是有目的的。这个寓言说明了在战时体制下劳动的相互依赖性。萨特① 虽然不是一个宣传专家，但他看了这几幅画，却能够抓住深藏在画里面的本质。他的这种直觉是完全正确的。他这样说："……这就是说，行人看到这几幅画后，*必须自己*从中得出结论。当他有了理解之后，他就会感到已经变成自己的思想，这时候，他已基本上接受了这几幅画的观点。"

美国人具有善于掌握群众心理的天才和智慧。他们认为，宣传资本必须投在潜在意识上。不用说，我们在景况好的时候，也是乐于运用这种战术的。合田指示那些美术员和撰稿员，在广告中不用强迫、哀求和煽动的手法，而只是大肆鼓吹牛奶糖所代表的快乐和甘甜。他推销的不是商品，而是感情。顾客们对广告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我们深深地了解，他们最厌恶被广告牵着鼻子跑，因此，我们面

---

① 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家。

对着这些在战争废墟上徘徊的群众，所做的宣传也仅限于歌颂幸福。母亲们在糖果店的柜台前是坚决主张根据自己的意志来选购商品的，因此我们只要使她们的这种自尊心得到满足就行了。只要那时突出而鲜明地浮现在她们内心深处的是参孙的形象，而不是阿波罗或赫拉克勒斯，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以合田为首的我们宣传科的想法都是这样的。参孙公司的美术员们留下最辉煌的业绩，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那时候，老头子们只尽情地陶醉于高尔夫球划过青空时的那条长长的斜线就行了。

然而，这终究不过是和平时期的乐天主义。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是这样的。等到营业萧条的迹象露了苗头，我们就立刻被迫变成煽动家了。现在我桌子上狼藉杂陈的无数少年杂志，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悬赏竞销象一个泥沼，不仅使企业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而且使孩子们养成投机心理，因而受到了"家长教师联谊会"以及妇女团体的猛烈抨击。在这种情势之下，三家公司经过协商，在去年年底签订了一项"自我约束协定"。可是年关一过，到了第二年的正月，又人心浮动，谣言四起，协定也立刻失去了它的约束力。我们重新接到命令：为顾客设计新的梦想！

进入二月以后，我开始了调查工作。我搜集了可能到手的各种少年杂志和单行本，从漫画到伟人传，对所有以儿童为对象的读物的性格进行了分析，制成了图表。我从早到晚在儿童游戏场、放映动画片的电影院、儿童绘画展览会和空地上转来转去，观察着孩子们的活动，倾听着他们的呼

声，研究着什么是他们最着迷的东西。尽管企业已堕入歇斯底里状态，我却不愿意使自己的精力有一点浪费。我是不善于凭灵感做事情、投机和赌博的。为了弥补感情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缺点，我选取了一些大中城市作为典型，对孩子们的爱好和倾向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我们又付出了巨额费用，委托通讯社和各地的代销店搜集了一切有关儿童的数字和统计图表。这种前所未有的精密调查，清楚地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萧条已经达到如何严重的地步。当我这样一天到晚埋头研究《伽马线人》、《氢武器兵团》、《丛林中的小健》等等儿童故事时，另一方面，合田也不知疲倦地跑玩具店和纪念品商店，把各种各样的破烂东西都搜罗来了。宣传科的办公室一下子变成了玩具仓库。墙上挂的是枪带、双筒手枪、镶着金边的军帽；地上跑的是无线电操纵的拖拉机，走的是机器人；桌子上摆的是热带鱼的水槽和船舰模型。合田一碰到这类东西就随手买回来，拆拆装装地进行细致的研究。他有时搞得入了迷，用无线电操纵着汽车开来开去，几乎把脸贴在地板上了。

他对美国制造的玩具手枪，具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他选中的手枪的柄是角制的，上面打着马刺形的标记，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和真枪一模一样：只要一扣扳机，撞针就准确地翘起来，轮盘也跟着旋转。唯一的不同，就是没有子弹射出来。合田看得入迷地说："这家伙枪身多长，是怀亚特·阿普型啊。我实在太中意啦。瞧这个地道劲儿。只有大人真正变成儿童的知心朋友，才能做到这一点。悬赏嘛，反正

是五十万甚至一百万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得奖，所以我想最低限度也得搞些这样的货色来作奖品啊！”

但是，他的着眼点并不是美国的西部片。他把有关数字的调查工作交给我负责，自己却从专卖西洋书籍的书店里搜罗来大批的科学小说、未来世界的故事、宇宙漫画等等书籍。这些书他一本也没有读，只是把里面的插页、照片、图画全都剪下来。不光是外国的，日本的少年杂志中，凡是有关宇宙方面的图片，他也都一一地剪下来。如果有什么幻想电影，上演的头一天他是决不会放过的。万一有漏看的，那末不论在距离市中心多么远的影院再度放映，他也一定要赶了去。我从旁观察他的这种行动，也就大致上猜出了他的意图所在。原来他是在打宇宙航行服的主意。宇宙航行头盔和宇宙枪在日本还没有出售的。无论到哪家玩具店去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在他所珍藏的厚厚的剪贴簿里，画满了千奇百怪的宇宙航行服的草图。

在推荐既不出名又不漂亮的京子时，合田充分估计到形势对他不太有利，所以他使用了一些无伤大雅的权术；但在宇宙航行服的问题上，他是凭数字和资料用正面进攻的方法来和董事们作斗争的。当然，这是因为他事先有了充分的时间作好准备。那次会议是在发现京子的前一个月举行的。在那次会议上我没有发言权，只是向会议提出了报告和地图。合田利用了这些报告和地图把漂流者引向了自己的目的地。我和他虽然在一个科里工作，但他事先什么也没有和我商量。可见，他对于自己的计划是有着充分自

信的。

我朗读了我的调查报告：说明在广播和电视的儿童节目中，收听率最高的是什么；少年杂志上刊载量最大的是什么读物；哪一种电影最能叫座，究竟是什么因素打动了儿童等等。我还从地下室到飞机场，从峡谷到天空，搜集了儿童心目中的英雄、“超人”和偶像，向老头子们做了介绍。我的报告一完，会场上就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究竟用什么作悬赏奖品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董事会议简直变成了玩具品评会。棒球迷的董事主张奖一套球衣；对科学感兴趣的董事建议用显微镜作奖品；喜欢钓鱼的人说鱼网是最好的奖赏；一位对妇女团体心怀戒心的董事，认为可以和出版社配合起来，选一套儿童百科全书来作为悬赏。但是，他们提出的任何一种奖品都无法满足这样的条件：首先，不落他人的窠臼；其次，标新立异而又稳妥可靠；第三，虽然会引起儿童的侥幸心理，但奖品本身还不失为健康的。合田静静地观察着董事们的唇枪舌战，耐心地等待着他们渐渐为疲劳所征服。他听到我的报告内容完全支持他的想法，就更加沉着了。

最后，终于来征求他的意见了。他站起来，先将几本剪贴簿分送给董事们传阅，然后说明了宇宙航行服的构造细节。他为了说明宇宙航行故事目前是如何地流行，还让我起来作证。于是我又重新翻开资料，把宇宙航行故事在儿童的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中所占的比重，逐一念了一遍，然后又坐下了。从老头子们所表现的沉默来看，可以认为这些材料已收到了效果。

宇宙航行头盔和宇宙枪，这些东西在美国的儿童中已是很普通的玩具，但日本的儿童却还只能从漫画上看到。首先，这些东西是多么新奇；其次，最近报馆正计划举办宇宙展览会，掀起一次普及人造卫星和火箭知识的运动；美国动画影片公司出品的宇宙航行电影也即将上演。如果参孙公司能和这些活动很好地配合起来，那不是非但可以节省很多宣传费用，而且还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吗？为了应付那种认为悬赏会造成儿童的侥幸心理、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公众舆论，还可以考虑大大增加末奖的数目，奉送展览会或天文台的参观券。同时，在开展大推销运动的三个月当中，在儿童的报纸和杂志上不是刊登广告，而是向它们提供宇宙航行故事，这样不是还可以博得家长们的好感吗？只要能取得物理学家和小说家们的合作，是不难写出一些既具有科学内容而又很有趣味的儿童读物的……这就是合田发言的大致内容。最后他从容不迫而含糊其词地说："大致说嘛，理由就是这样。我想，这个计划乍看起来似乎有些稀奇古怪，但实际上难道不是十拿九稳，准能获得成功的吗？……"

他说完就坐下了。我心里暗忖，又把老一套的战术搬出来了：他一向是对自己的论点抱着百分之百的自信，并迫使对方接受，但最后却来个金蝉脱壳，把一切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想得简直太妙啦。他虽然作了长篇演讲，但并没有加任何判断，所以责任完全落在对事情作出决定的人们身上。这显然可以避免那些爱抱怨别人的老头子到后来事情失败时再来找他的碴儿。我觉得他所以最后故意含糊其

词，不作明确的结论，就是为此埋下伏线。

老头子们起先只是为这种想法的新奇所吸引，翻阅着那几本剪贴簿上的画，后来听到我列举的各种数字以及合田的详细说明，似乎就渐渐动了心，过了一会儿，他们当中有一个人问道："这种头盔用什么做呢？"

"塑料啊。我想注射成型要比真空成型的效果更好一些。我已经让厂家估了估价钱。"

合田说着，就把塑料厂的估价单交给了董事们。我对他办事这样敏捷简直惊呆了。此外，他还让玩具工厂和工作服制造厂等行业开具了估价单。

"这个叫作什么头盔上的帽徽，是合田君自己设计出来的吗？"

"是的。是我把《儿童画报》上的'珈马线人'和《宇宙爱好者》上的'彗星先生'这两个人物的形象结合起来设计成的……"

"把它换成参孙公司的商标不好吗？"

合田摇摇头，表示不能赞同。

"我表示怀疑。把美国儿童喜欢的东西生吞活剥地硬塞给日本儿童，是不是能为他们接受可有点问题啊！各位的尊见呢？"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的声音虽然立刻就被合田列举的宇宙航行故事泛滥的数字和大多数赞成合田意见的董事们压下去了，但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会议的后一半几乎完全是讨论合田的提案。虽然并没有

作出结论，但是看起来大局已定了。会议最后决定对宇宙展览会、有关的动画片和连载故事再做一次详细的研究，在一周内拟出具体方案提交讨论，就结束了。

三大公司的君子协定就这样变成了废纸。当天傍晚我就获悉，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也同样被卷入到这股浪潮里去了。据说它们也都要在六月中旬前后开展大推销运动。合田从董事室带了情报记录回来，他把这张纸片递给我，就扑通一声坐在转椅里。

这张纸片上扼要地记录着直到今天我们还一无所知的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的大推销计划。这些情报是从哪里来的，虽然不得而知，但由此推想，我们今天的会议情况，大概也早被它们知道了。总而言之，外交辞令和伪善就此完结了。我读着这份情报记录，首先感到赫拉克勒斯糖果公司的计划和我们是半斤八两，原来他们这回挖空心思，决定用动物来作悬赏的奖品，纸片上列举了小猴儿、豚鼠、松鼠等等的名字。我对于这个计划倒没有感到惊奇，活的动物固然也有一定的魅力，但和宇宙航行服比较起来，也不过是实物和幻想的差别而已。我想他们也是黔驴技穷了。

可是当我接下去看到阿波罗西洋糖果公司的计划时，不禁惊呆了，于是又把这张纸片重新仔细地看了一遍。那上面虽然仅仅只有一行字，但对于了解这家公司的策略的性质，已经是足够足够的了：

特等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奖学金

我抬起头来望了望合田：他还在那里闷声不响地玩弄模型飞机，也不回过头来看我一眼。我想这一回他可栽了筋斗。他的沉默正是痛苦的表现。阿波罗公司的悬赏简直是异想天开。很显然，他们已决计放弃了儿童这条战线，直接向母亲进攻了。我们一直在儿童身上打转转，结果被他们钻了空子，这难道不是对参孙公司的一个致命的打击吗！

“这一下打得咱们可不轻啊！”

我向合田这样说着，把纸片还给他。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点了点头。我叹了一口气，望着暮色苍茫的窗外。从车站前广场上传来的傍晚时分的喧闹声，震撼着窗上的玻璃。我心里在想：一场艰苦的竞赛又要开始了。过去，我们过于频繁地使用“猜不到的悬赏”，因而使得群众对这事普遍地麻木不仁了。这是事实。不论是孩子们也好，父母们也好，现在都对我们所提出的梦想感到厌倦了。他们在报纸上读到阿波罗公司这一次的好听的宣言时，当然是不会感到什么新奇的。可是，如果把三家公司的宣言比较一下，当孩子们缠着要糖吃的时候，那末，脸上浮现着一抹无可奈何的苦笑的父母大概还是要买阿波罗公司的出品吧。即使孩子们不缠着要糖，母亲们恐怕也会暗地里再碰一次运气的。我相信阿波罗公司的方案是具有这种诱惑力的。

合田看来有些扫兴，他默默地在喷气式飞机的徽记上涂好胶粘剂，把它粘在机翼上，然后仔细把皱折用手按平了。

“听说阿波罗公司的总经理是基督徒，从前不是还禁止他们工厂制造威士忌夹心巧克力和巴巴尔糕吗？这一次的计划，是不是也和这一点有关呢？”

所谓巴巴尔糕，原来是一种含朗姆酒① 的蛋糕，阿波罗公司的职工们曾经建议制造这种蛋糕，可是总经理却以禁酒为理由加以拒绝了。我指的就是这件事。合田被纸烟熏得眯缝着眼睛，摇摇头说：“恐怕不是吧。”他非常冷淡地否定了我的想法。“是因为威士忌夹心巧克力没有牛奶糖的销路大，所以他们才没有制造。事情就是如此而已。”

他这样说完之后，才放下模型抬起脸来：他耷拉着肩膀，眼睛里透露出疲惫的神色。下午会议上的那股细致、精悍劲儿，已经一点儿也看不到了。他换了一种口吻嘟囔着：“这一局是完全输给人家啦！”

他撩起那银灰色的头发，眼角的皱纹上浮现出一抹苦笑。他的脖子仿佛一下子瘦了许多。

“人家到底是有聪明人啊！”

我们抽着烟，一时谁也不开口了。群众的脚步声一刻不停地在房间里回响，震荡。汽车在飞驰，电车隆隆地驶过。

“肯定是比人家落后一步了！”我弹下了纸烟上的烟灰说。“可是，也不至于差得太远吧。反正得奖的人，也不过是一百万人当中的一个而已。”

---

① 朗姆酒是一种用甘蔗汁、糖蜜等经发酵蒸馏而成的酒。

合田抬起了头，他用一种非常审慎的眼神注视着我，似乎在琢磨着我的真意。

“那当然喽，我们也不是什么育英会啊！”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样一句，便站起身来，丢掉烟蒂，用皮鞋踩灭了。等我再注意时，他已经挺直腰板，端起肩膀，完全恢复了常态。

“这是比赛的规律啊！”他精力充沛，眉宇间露出沉着的微笑，说话的口气简直象利刃一样冰冷。

三

我们把宣传画的作用叫作“视觉的骗局”。人们的感官已经被广告的色彩、声音和文字磨出了趼子，由于不信任和疲劳，他们的皮肤已经厚得不可救药了。但是，正如中毒症状所常有的征象那样，他们又具有惊人的敏感：遇到不乐意的东西就条件反射似地加以拒绝，对于司空见惯的东西则不肯接受。我们必须和人们的瞳孔作斗争。对于被形形色色的刺激磨钝了的、但又非常刻薄的瞳孔，必须使用新鲜而突出的骗局。

回顾过去几年来我们所做的许许多多工作，那简直是无法和我们这一次宣传画的反响相比的。合田每天跑塑料厂，制成了达到目前最高技术水平的宇宙航行头盔。他让京子戴上这顶头盔，要龇着蛀牙作出笑容，再由春川担任导演，拍成了照片。在这一次的宣传画的制作上，合田打破了

一切常规，取得了成功。首先，作为牛奶糖公司的广告，却突出地表现了蛀牙；其次，京子既不是漂亮的少女，又不是出名的明星；还有，她是一个女孩子，却给她一个男孩子的玩具；把摄影师照的像片原封不动地用作商业照片。根据常识判断，这些条件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扼杀宣传画的全部效果。事实上，合田本人也充分估计到当这幅宣传画万一不受欢迎时，董事们会给他怎样的反击，因而在制作京子的宣传画的同时，也积极准备制作另外一个童星的宣传画，可是，当它印制完成的时候，走在前一步的京子，早已获得了空前的欢迎。结果这幅后备的作品终于没有拿出来。

人们对人的脸是抱有兴趣的。任何一个人的脸都有"戏"。尽管有着强弱之分，但在有"戏"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人的脸的吸引力比什么都强烈，所以要选出那种经过演出和印刷可以把原来所具有的个性更加予以突出的脸来制作宣传画。这就是合田所持的论点。他在这方面的感性是一贯的，从他第一次在窗外阳光下发现笑着的京子那一瞬间起，他就通过照像机、印刷机和春川的导演才能这三者的关系，在估量和预测着京子的脸了。

"不论印刷厂的修版工人把版修得怎样糟，这张脸也是会保持它的生命力的。不过，虽说是生就的调皮小鬼相儿，如果一味地傻笑着，人家也是不会爱看的，是春川的卓越手法才使这张脸变活的啊。"

合田对此作了这样的说明。

关于京子的宣传画，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为

一切评论所公认的则是这样几点：青春的活力，新鲜的感觉，不落俗套的表情，无与伦比的魅力。这些感想都是和当时对《啊，少女！》的评论相同的，人们看了京子和她的蛀牙，首先感到的不是牛奶糖的害处，而是她的魅力。她脸上所表现的贫穷的烙印、青春的活力和天真的笑容，都是和群众息息相通的。首先是这种亲切感，使她的魅力具有更感人的力量。合田的功绩尤其是在于：他通过京子的形象，使人们深深地意识到，牛奶糖不单是牛奶糖，不单是一种嗜好品，而是能够给人以一种新鲜的感觉的生活必需品。他以新的视觉使旧的味觉恢复了生命。我们把京子到处分送。墙壁上，车站上，糖果店里，剧场里，动物园里，都有她的笑容。那仿佛大吃一惊的表情，逗引着人们的微笑。

宣传画在《啊，少女！》发表一个月之后，贴满了大街小巷。时装杂志的编辑们看到这张宣传画之后，又都想起了这个饲养蝌蚪的姑娘，合田因此接到了好几个电话。他带了京子到各出版社去访问。京子按照他出的主意，写了三十来封自我介绍信，和自己的照片以及春川的推荐信装在一起寄给了杂志社和走时的摄影家。第三个星期，她已经不需要再到贸易公司去上班了。服装杂志，时装展览都到处找她，邀请她去拍摄照片。她不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点，都装着合田和春川教给她的表情，并使这种表情成为一种定型而获得了成功。当然，宣传画的效果还不能从这一件事估计出来，而必须看它在群众的潜在意识中已经浸透到什么程度。可是，严格说来，这种情况是无法测定的。我

们只好对特定的典型人物的反应进行分析，再从部分来类推全体；其余就只好相信统计学的计算操作和得出的数字了。合田之所以这样不遗余力地大捧京子，就因为他知道提高京子的声誉是把群众的视线吸引到宣传画上来的有力武器。他同京子订下了条件非常严格的专属合同，规定她可以参加任何展览会或刊物的活动，但绝对不能接受商业广告业务：同业的公司当然不行，其他任何行业也在禁止之例。为了补偿她由于签订这种条件极为苛刻的合同而受到的损失，合田给了她巨额的报酬。在经过缜密观察肯定了她的成功之后，合田便把她的脸蛋和声音，用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传单等所有的宣传工具。

京子已经忘记了她的蝌蚪和旧书包。她脱下了劳动布的长裤和破凉鞋，用双氧水染过了头发。她尝到了勒细腰的滋味儿，嚼口香糖的时候也不再想起自动包装机了。她渐渐和车站前面的广场疏远，也忘记了挤电车时感到的男人们的结实的肌肉。她在水银灯下被摄进了电视镜头，在那轻快而富于抒情色彩的华尔兹舞曲的伴奏下，她受到挤在微暗中观看表演的女人们的注视，嗅到了她们的体臭，接受着她们的喝采。她一出现在舞台上，就在眩目的光海中微笑，呼吸着带有热气的尘土，打着无数小小的旋涡，向观众们顾盼示意，然后退回后台。她的名字不胫而走，转瞬间在十几岁的少女当中传遍了，在办公室里，咖啡馆里，到处被人暗颂着。

她第一次在时装展览会上表演的那天晚上，我代替合

田作东，请她去吃晚餐。吃过饭喝着咖啡的时候，她向我谈起了今后的各种打算。她说她想学爵士歌曲。看来这是她多年的宿愿，她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向我提到这个希望。当我向她提出学习爵士歌曲必须懂得英语时，她说想买一本字典。我带着她离开饭店，蹓蹓跶跶地走进了一家书店。书架上从投考用的小字典到《牛津大字典》，排成了一大溜，书脊上都烫着闪亮的金字。我一册一册地抽出来，翻阅着向她说明每种字典的特征，告诉她可以拣价钱合适的买一本。她在那堆得象座小山的字典面前沉吟了一会儿，露出无所适从的表情问道："你说，日英字典和英日字典有什么不同呢？"

她的声音很小，眨巴着大眼睛望着我。我简直惊呆了，不由得把手里的字典放下了。看样子，她是真的不懂得两者的区别哩。

"你的中学是怎么念的啊？"我好容易才清醒过来，向她这样反问了一句。这时突然一股忧郁的表情从她那明朗的脸上掠过去。

"不要啦！"

她突然这么轻轻地叫了一声，扭身就走出了书店。还没有等我弄清楚，她早已被出租汽车带走了。

这件事使我深深地领会到她出身的阶级是如何的低微。她就象一个刚刚要爬起来的人，而我那句话却等于拖了一下她的后腿，我清楚地感到她那小小的心灵因为受到这一次创伤而剧烈地痉挛着。我把抽下来的字典一本本还

回架子，买了一本用片假名注音的、供初学英语的人使用的小字典，又到乐器店里买了一套初级英语留声片，让店员连同字典包在一起，然后写下了京子的地址，请他代为送去。

不出所料，进入六月以后，三大公司的悬赏竞销战就展开了。报纸上充满了发作性的热热闹闹的大叫大喊。各家公司虽然都热火朝天地用乐天主义和幻想来掩饰自己的痛苦和焦灼不安，但还是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种只有在上座不佳的小戏院门口才能嗅到的阴沉冷落的气氛。突然之间，孩子们面前出现了宇宙和森林的世界；母亲和父亲们都以苦笑夹着惶惑的表情，仰望着满脸慈祥的巨人。

首先，参孙公司用幻想填满了报纸：特等奖，宇宙航行服一套；一等奖，宇宙航行头盔一顶和宇宙枪一支；二等奖，装满牛奶糖的火箭一支；三等奖，按得奖人的希望分别招待参观天文台或观看美国动画影片；此外，在大推销期间每购买牛奶糖一盒，就免费奉送宇宙展览会参观券一张。这就是参孙公司悬赏的内容。赫拉克勒斯公司对此展开了正面的挑战，他们的奖品，第一名是小猴儿，以下的次序是松鼠、安哥拉兔子、豚鼠；在大推销期间，并将在动物园里开设儿童剧场，照例是每购买牛奶糖一盒，奉送入场券一张。演出的节目计有《德里特尔先生非洲游历记》、《蜜蜂玛耶》、《丛林里的故事》等等。这两家公司针锋相对，钩心斗角，互相角逐，寸步不让。

和这两家公司比较起来，阿波罗公司的宣传却慎重得多，说服力也大得多。他们的悬赏不分等级，只是规定当选

的十名，一律给予奖学金。而且为了公正起见，他们还声明要成立一个叫作“阿波罗育英基金会”的法人团体，由它每月把奖学金发给当选者。不但如此，他们还宣称，这决不是投广大顾客侥幸心理的暂时性的运动，而是不论公司的营业好坏，每年都将举办一次。合田在看到这个消息时，禁不住咬牙切齿地说：“这些伪善的家伙！……”

阿波罗公司并没有用什么感叹号和笑脸来装饰报纸，而只是在各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致母亲们》的长文。他们在这篇文章里神经过敏地一再为自己辩解，强调他们的这个计划决不是什么大推销运动，并且显示阿波罗买卖兴隆，为大家打开通向幸福的大门。

反应是非常显著的。所有的妇女团体、教育机关、宗教团体以及无数的读者来信，都一致对阿波罗表示赞扬，参孙和赫拉克勒斯则被抨击得体无完肤。他们那种“欲购从速，勿失良机”、“快啊，喂，请立刻到糖果公司去买一盒儿吧！”的叫喊，那种轻薄露骨、吵吵闹闹的乐天主义，被主妇们翻腾过来、捏弄过去地和阿波罗比较着，这两个巨人已经是遍体鳞伤了。阿波罗公司从它所期待的阶层里获得了它所期待的声音。它不是向孩子们讨好，而是向大人们讨好。孩子是不懂得向报刊写信的。我们的地位太不利了。

我们的大推销运动虽然一开始就受到了这样沉重的一击，但总的说来，不论是参孙公司还是赫拉克勒斯公司都在歇斯底里的泥沼里，使尽了全副力量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六月的街头，变成了声音和商标的海洋。我也停止了调查研究

工作，忙着为宣传科的各种事务到处奔走，宇宙航行服不但出现在报纸上，而且也出现在天空中了。我们在公园和动物园的上空升起了巨大的广告气球，到了晚上，挂在上面的灯就都亮了。参孙大楼前面的广场中央竖起了一座雕像。这是合田雇来的“广告人”，要他穿上宇宙航行服站在石台上，装成雕像模样。在展览会以及各娱乐场所的门前，人们也可以看到未来的宇宙旅行者在向他们点头致意。电光快报[①]在纵横闪动，收音机里播送着京子感叹的声音。我们把奖品装在宣传车上，每家糖果店分发一组，放在门口作为样品展览出来。一到星期天，我们就用直升飞机散发传单。传单在阳光里闪耀着落下来，被人们的皮鞋踩进了泥土，但是传单上印的京子的像片却在笑。京子立即遇到了对手：赫拉克勒斯包下了一个职业摔跤选手。他们在一筹莫展之余，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花招：把摔跤选手装扮得和商标上的赫拉克勒斯一模一样。这个“营养丰富、健身滋补”的大力士穿着金钱豹花纹的裤衩，脚上套着古希腊的皮凉鞋，把小猴儿放在手上，在露天剧场的舞台上走来走去。为了博得更热烈的掌声，他还走下舞台，在星期天的小观众中走来走去，给每人分发一盒牛奶糖。他全身涂着橄榄油，象青铜像一样的雄伟。他的身体只要略一牵动，立刻就线条毕露，肌肉隆起，血管随着膨胀起来。可是，他给我的印象却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强暴感。尽管他彬彬有礼，满脸堆笑，但无法掩

---

① 电光快报是用许多灯泡组成文字的宣传广告。

盖他的粗野和畸形发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那副姿态显得非常可怜，活象一个奴仆。

我看过了摔跤选手和《德里特尔先生非洲游历记》，就到儿童游戏场去漫步。这里是赫拉克勒斯的国土。长椅上，布告牌上，垃圾箱上，小卖店里，到处都是赫拉克勒斯的名字和商标，哪里也看不到京子的微笑。他们在儿童游戏场的门前和露天剧场舞台的两侧，展览着悬赏的小兽小鸟，孩子们围得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俨然是个小小的动物园。我在这里注意观察了一下：牛奶糖的空盒儿，虽然扔得满地都是，却没有丢下一张悬赏的画片。场地上，孩子们跳啊，蹦啊，闹作一团；他们晒得小脸通红，弄得浑身是土，头发上散发着稻草一样的气息。

夹杂在旋转木马、猴子岛等游戏设备中间的美国式的风车和"章鱼足"，衬着初夏时节的积雨云，把热烈欢腾的节日气氛撒满了天空和地面。我在玩滑橇板的地方停下了脚步。热得发昏的小孩子和大人们在那里排成了一字长蛇阵。两只小艇轮流升上陡坡又冲进池里。每只小艇的甲板上都站着一个服务员，其中的一个已接近中年，另外一个还很年轻。我对那青年人特别感到兴趣。他对待工作的那种热情态度吸引着我的注意。

小艇一冲进水池，服务员便用一支竹篙把它撑回来，放在台上重新拖上山顶。等山顶上的孩子们坐进小艇以后，那个青年人就把满满的两桶水装进艇里，然后站在甲板上吹一声哨儿。小艇立刻飞也似地从陡坡上向下滑去，那青

年人弯腰蹲在艇头，把两只桶里的水一点点地泼洒在轨道两旁。小艇向下冲的速度简直快极了，他的裤管兜满了风，象招展的旗帜似地呼啦啦作响。在小艇冲进水池的一刹那，他把那两只水桶高高地举向空中，身子也随着跳跃起来。

这看来似乎是一种为了避免小艇冲进水池时所产生的反动力而不得不采取的动作。另外的那个中年服务员虽也同样地跳跃，但他的样子仿佛只是为了避免震荡。他很不耐烦地在甲板上略微跳一下，便带着疲惫不堪的表情把小艇撑回岸边去了。可是，那个青年人却好象脚底下装上了顿河哥萨克人的弹簧一样。他跳起来的时候，有时高举水桶，有时挥动竹篙，偶尔还把双手举向天空猛地一拍，或者双脚并拢连碰几下。他并没有博得观众的热烈鼓掌，只是闷声不响地、不知疲倦地、认真地一再重复着这种动作。

这个青年人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的上臂，斜方肌既不发达，二头肌也很平常，但他的这种动作却非常简洁，一点儿也不浪费力量。也许，他比摔跤选手更了解儿童。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别人的要求和强迫，而是完全出于甘心为孩子们服务的自愿。等孩子们回去后，他在服务员待的小屋里也许会受到伙伴的冷嘲热讽，笑他吃力不讨好，但是我想他一定不会和伙伴计较，第二天又照旧拿着竹篙等候在山顶上了。我觉得，他的做法虽然有些幼稚，却是正确的。当孩子们想起那水花飞溅的一刹那时，一定又会回忆到他的吧。不论是我或是合田，象他那种勤

勤恳恳的态度也许是有的，但是否也能象他那样巧妙地使用自己的力量，那就很难说了。他那种单纯的动作所以会引起我的感动，完全是由于近年来的工作使我感到疲劳的缘故，我在离开这个儿童游戏场时，发现自己总是摆脱不了这种想法。

合田渐渐地衰弱下去了。他每天早上带着一副疲劳的脸色到公司里来。他和春川一样，眼睛下面也出现了半边黑圈，起初还只是一抹淡淡的阴影，后来渐渐地变成斑点，现在已经是一块非常显眼的创痕了。他的精力以京子的宣传画达到了最高峰，以后就显得有些疲于奔命了。他简直太忙乱了，连给模型装一个车轮的工夫也没有。他每天必须到展览会去，指挥宣传车，密切注视阿波罗和赫拉克勒斯的动静，研究对策。当设计员把广告稿拿来给他看时，他又必须对照片、文稿以及版面设计进行仔细审查。一到晚上，他又必须看电视，听广播，研究京子的声音和演技。在会客室里，报馆和杂志社的广告员经常挤得满满的，每个人都急得脸红脖子粗，为了争着要他决定广告的面积和页数。他用一口大阪土话和这些人一个个地打交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有时还装傻充楞来杀他们的价钱。他们则当着他的面称赞京子的宣传画，说他具有非凡的眼光。这些话一半是奉承，一半也掺杂着真实的感觉。他疲乏地靠在椅子里听他们唠叨，等他们的话一完，就对他们的微笑冷冷地刺上一句："我不是开电影公司的！"

只这冷冷的一句就把对方顶回去了。当然，这都是经

过一番热烈的讨价还价把生意谈妥之后的事情；而在生意还没有谈妥之前，看了他那副模样简直要令人作呕。他一心只想压低价钱，于是眯缝着眼睛，摆出一副和蔼的态度说："还是你老兄说话痛快。我早就想听老兄这句话了。象老兄办事这样干脆，兄弟可真比不了啊！"

他这样说着，抬起精疲力尽的身子，把手搭在受宠若惊的对方肩上，又是摩挲，又是拍打，恨不得把人家拥抱起来似的。

我很怀疑他这种口头上的技术到底有多大的经济效果。从结果来看，合田每次都把商谈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用低得惊人的价格买到了版面和时间；但这里面他个人的技巧究竟起了多少作用，我可至今无法估计。要知道，报馆、杂志社和广播公司要不是因为一般的不景气和夏季生意清淡以及大广告户都被电视公司吸引走了，它们是决不肯在合田面前出血的。如果单凭合田个人的本领和这股巨大的底流作正面的抵抗，恐怕一下子就碎为齑粉了。

感到疲劳的不只是合田一个人而已。自从大推销运动开始以来，不论是工厂和管理处，都忙得不可开交，连日加班加点，拼命突击。老头子们列举数字来说明情况的紧急，要求和工会签订临时合同，在"劳动基准法"允许的最大范围内实行加班加点和深夜作业。在这种情况下，工厂里出现了由于脑贫血而晕倒的女工，管理处的会计员昏倒在电子计算机前面，推销员驾驶轻便机器脚踏车发生事故，折断了肋骨；经过血沉检验认为需要注意的人不断增加，到医务室

去要镇定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为了孩子的梦想，大人们害起失眠症来了。我在街上就亲身经历过一次奇怪的事情：那一天，我为了接洽正在少年杂志上连载的《宇宙故事》的事情，去访问了一位物理学家。回来的路上，正要穿过电车道走向广场去时，信号灯正好是红灯，只得在十字路口的人行道上停下来。我喉咙干渴，两腿发软，额角上沾着厚厚的尘土。

正是傍晚时分，夹杂着汽油味的淡蓝色暮霭在马路上弥漫开来。川流不息的汽车仿佛是一条金属和玻璃的河流。各种类型的车辆前拥后挤地飞驰着，发出尖厉的悲鸣。忽然，不知从哪里飞来了一顶呢帽，它在马路上随风疾走，间不容发地躲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车轮，一下子停在马路中间。这时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顶崭新的浅灰色呢帽。它没沾一点尘土，质地轻软，颜色鲜亮。它是那样地显眼，仿佛马路上的焦油点、汽油点、破布片等等一切肮脏东西都被它吸收走了。可是，正当我从呆想中清醒过来时，一辆汽车忽然从我眼前掠过，那顶呢帽在车轮底下遭到了悲惨的命运。瞬息之间，一种幻灭的感觉强烈地袭击着我。汽车过去之后，呢帽已经压成一块布片，紧贴在地面上。

我抬起头来向四周的群众望了一眼：暮色苍茫中，人们毫不在意似的，还是熙熙攘攘地向前走着。这时我只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异常的领土里。对我来说，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件。我完全不能理解，一顶帽子被车轮压过，怎么会没有发出喊声，也没有流血。为什么马路上没有一点粉身碎骨的声

音？为什么汽车没有停下来，警察也没有奔过来呢？显然是发生了变故。一种力量穿透了我整个身心，我的内部在崩溃，我几乎被压垮了！这股力量一定是通过我的皮肤消失在街上的什么地方了。暮色笼罩下的街道，到处是尘土、喧嚷，显得那么僵硬。我在广场上走着时，只感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车辆、建筑物和纪念碑从我的身体里疾驰而过。我没有力量来抵抗自己这种严重的衰弱。

四

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虽然我们肩上的重负丝毫也没有因此而有所减轻。有一个巨人忽然从战线上撤退了。三巨人中才智最高的阿波罗出了意外的事故失足垮下去了。由于这件事故，阿波罗使群众产生了不安和恐怖。

七月里的一天，一个小学生到外面去粘蜻蜓，回来就午睡了。傍晚时分母亲去唤他醒来，这才发觉他已经失去了知觉。他的脸色苍白，牙齿紧紧地咬着干枯的嘴唇。医生断定这是药物中毒。注射过解毒剂之后，孩子虽然恢复了知觉，但还是直嚷头痛得厉害，不能起床。母亲一检查，从他脱下来的裤子口袋里发现了阿波罗出品的水果糖。

这就是事情的开端。医生替孩子的母亲给报纸的“调查室”栏写了一封信。当这份抗议书送到报馆时，编辑部早已在当天上午收到了许多封报告类似症状的读者来信。调查工作立刻开始了，记者带着水果糖奔向了阿波罗公司。公

司根据水果糖的制品号码，查明了生产日期。马上就派汽车到工厂去。水果糖的原料是糖稀、糖料、香料和食用色素。厂里的总技师对出了问题的水果糖的原料仔细地一一分析之后，在食用色素上发现了显著的反应。

阿波罗公司在当天的晚报上就刊出了道歉启事，坦白地承认对药品检查不够仔细。他们所公布的食用色素分析表，和工业试验所的资料完全符合。看来，当天晚上他们开了一夜的董事会议。第二天的晨报上，又登出了阿波罗的紧急启事，他们声明已向经销商店全部收回这种水果糖，并警告顾客在回收工作完成之前，千万不要再买阿波罗公司出品的水果糖。当天，阿波罗公司的卡车就东奔西驰从批发店和零售店回收存货，可是，事情已经太迟了。从那一天的晚报开始，接连两个星期，各报晨刊、晚刊的二版和四版上，全部都是有关受害人的消息和照片，充满了痛苦、悲鸣和咒诅的声音，过去赞扬“育英基金”的人，现在也翻脸无情地开始了猛烈的攻击。连儿童新闻、妇女杂志以及各种周刊上，也出现了谴责阿波罗公司疏忽的非难和恐怖的声音。母亲们在窃窃私语，糖果店的老板变得神经质了。

阿波罗公司见事态已经扩大，又以《致母亲们》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们在文章里坦率地叙述了造成事件的详细经过，承认了错误，提出了赔偿受害人一切损失的保证，同时还说：在该公司另行公告之前，请大家购买其他各公司的水果糖。最后他们还宣布为了避免误会起见，牛奶糖也一律不再附悬赏画片。他们说，虽然牛奶糖和水果糖毫无关

系，但为了严格要求自己起见，才决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们又向失望的母亲们建议：除了赔偿费之外，愿意将本年度的“阿波罗育英基金”悉数公平地分配给这次事件的受害人作为奖学金。从发表这篇文章的当天晚间开始，阿波罗公司停止了一切宣传活动：霓虹灯熄灭了，广告气球降下了，广播和电视的营业广告取消了，报纸上也不见阿波罗的商业广告了。合田看到阿波罗公司一件一件忠实地实现了自己的保证，也只是哼了哼，什么话也没有说。

巨人的失手引起了我们的推销员的鼓掌欢迎。他们认为这么一来自己面临的最大难关就打开了，销路扩大了，因而恢复了斗志。由于市面萧条的关系，批发商早就为货款回收困难而大伤脑筋了。狭窄的市场被三家公司你抢我夺地分割了，商品因为销路不畅，在经销店的仓库里堆积如山。阿波罗的销售网尽管强大有力，但不作任何宣传，不加任何悬赏，又有谁会来买它的牛奶糖呢？阿波罗不是等于破产了吗？他们是在用自己的手从伤口里往外挤自己的血啊！这的确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道路——我们的推销员都异口同声地这样互相鼓舞着。他们的脸上恢复了生气，态度也变得和蔼了，办公室里洋溢着笑声。他们在每一次周末的内部会议上，连续地报告着阿波罗的疲惫状态，指手划脚地表演着阿波罗公司的推销员向批发商苦苦哀求进货的丑态。这种报告由推销员而股长、由股长而科长、主任地逐级上报，最后由董事室传到了总经理室，每一级都加以删节、修改甚至露骨的夸大。

我带着沉痛的心情观察着这一切，对人们这样轻易为弱肉强食的规律所陶醉，感到非常不满。人们本来已经开始疏远我们的商品了，我们不是仅仅依靠宇宙航行服、小猴儿和奖学金，才把孩子和母亲拉住的嘛！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断绝了奖学金希望的母亲会转移到宇宙航行服和小猴儿的世界里来。她也许会因为被孩子缠磨不过买一些参孙公司和赫拉克勒斯公司的糖果。可是，这终究是被迫的行动，决不是出于她的自愿。这可能使我们多少做些生意，但决不能成为强大的、决定性的力量。要是孩子不缠磨她，恐怕她是不会来买我们的糖果的。而且，我们似乎还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投下巨额的资本，多少年来全力以赴的结果，实际上是起着一种自我毁灭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造成了广大群众对我们的不信任。用自己的手来扩大自己的伤口的，并不只是阿波罗一家。不论是参孙也罢，赫拉克勒斯也罢，都是在用自己的手紧紧地勒着自己的脖子。事到如今，仅仅由于阿波罗一个巨人的垮台，就期望全部消除自己在群众中造成的麻木不仁的现象，一味地希望产生对自己有利的效果，这种幻想不也太轻率了嘛！推销员们得意忘形的模样使我产生了一种无法驱除的焦躁。

剩下来的参孙和赫拉克勒斯，大致上势均力敌地进行着搏斗：宇宙航行服虽然不象动物那样有生命活动，却具有巨大的稀有价值；儿童剧场虽然没有象宇宙展览会那样成为报纸上的话题，但还是吸引了大批暑假里的儿童；我们和报馆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们却和“家长教师联谊会”以及

教育委员们紧紧地携起手来；京子对大人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摔跤选手却是儿童心目中的英雄；我们在杂志上连载《宇宙故事》，赫拉克勒斯就以《丛林历险记》来对抗；我们上演美国动画片，他们就放映非洲纪录片。

同时，在销售方面也反复地进行着白刃战。商品的流通过程是由制造厂到批发商，由批发商再到零售店。因此制造厂必须控制批发商，批发商又必须控制零售店。于是，对经销店，也采取了对孩子们一样的悬赏办法。参孙和赫拉克勒斯争着在大推销期间给经销店以更高的利润，打特别的折扣。他们在十打一箱的牛奶糖里，加附悬赏卡片一张。卡片非但可以充当现金，增加了规定的利润数额，而且经过抽签还可以获得由末奖一千圆到特奖十万圆的奖金。推销员们日以继夜地到处奔跑哀求进货，他们提高利润率、增加回扣、奉还奖金犹以为不足，还分批招待批发行和零售店的老板们去游览温泉。参孙公司邀请到北海道旅行，赫拉克勒斯公司陪客人游览热海。于是乎，醇酒妇人，到处宴饮歌舞。

尽管表面上搞得这么热火朝天，但是进入八月以后，令人不安的消息就在市面上流传开来。首先，中小厂家开始倒闭了，他们没有那种实行悬赏、增加销售奖金以及招待批发行老板的力量，但产品却是同样的牛奶糖。批发商借口滞销拒绝接受他们的产品。窘迫的他们甚至把一箱糖的现金也看在眼里，不惜破坏协定价格来向批发商哀告乞求。在夏季的淡月里，资金枯竭达到了极点。当他们张开嘴想透一口气的时候，却惨遭灭顶了。只要有一家降低了销货价格，

消息立刻传播开去，批发商就对每一家中小工厂进行压价收购。于是，甩卖、减价、倒闭，象野火似地蔓延了全国，我们甚至在报纸上的自杀新闻中，看到了好几个小工厂厂主的名字。这是需求有限、胃口不大的市场所产生的悲剧，是在有限的面积上争夺阵地的恶果。换句话说，是宇宙航行头盔窒息了他们的呼吸，是小猴儿咬断了他们的动脉。

推销员们不再鼓掌了。请客的混战虽然还在热烈地进行，但实际上已象在烧红的铁板上跳舞的猫儿一样。醇酒变成了苦汁，狂欢中渗透着痛苦。零售店的货架上大罐小盒堆积如山；批发行的仓库里，存货遮没了地面。不久，减价的征兆在大厂的商品上也开始露出了苗头。这里那里的零售商为了多卖一些现款，对参孙或赫拉克勒斯的牛奶糖也采取了半价出售，或加送赠品的办法。他们打开积在仓库里的糖盒，只把悬赏画片抽出来分送给那些小顾客。这是雪山的崩塌，一经开始，就不可收拾，不论推销员怎样说服和哀求，商店老板不是低头无语便是怒喝，眼睛里涨起的血丝总是无法消失。更严重的是：他们这样做已经不是为了张罗周转资金，而是为了筹措当天的糊口之资了！

对于这种部分化脓症状，批发商和厂方所采取的治疗处置是决定实行一次切除手术。因为如果放置不理，毒素就会蔓延全身，只有在这一点上，参孙和赫拉克勒斯的意见倒是完全一致的。代表们在大饭店里举行一次招待会，召集了各家主要的零售商和大批发商，向他们宣布了一项决定：以后哪一家商店要是再降价甩卖，公司就停止和它做交易。

为了避免引起商店对这种苛刻条件的反击，两家公司马上宣布放宽结账日期，由原来的四十天延长为八十天，好让大家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对于某些营业不振的店家，还准备给予一些暂时性的放款。决定和建议宣布之后，又举行了宴会，弥漫在宽敞的大厅里的冰镇利久酒[①]的芳香，被长吁短叹和交头接耳的气息冲散了。可以听到的，只是这里那里回荡着推销员们空虚的大笑。

从全国各地分公司和办事处送来的报告日益充满悲观情绪，和热火朝天的宣传活动形成强烈的对照。把营业科转来的报表上的销货数字，和工厂里送来的生产数字比较之后，合田已无法掩饰痛苦的表情。他被繁重的工作搞得疲惫不堪，眼睛下面的黑窝越陷越深，甚至于脸颊上也出现了褐斑。他满头的银灰色头发蓬乱着，急得在屋子里乱转，一时心头火起，把喷气式飞机的机翼也毫不容情地折断了。他虽然一句话也不说，可是谁都看得清清楚楚，他在拚命地忍受着内心的压力。他没有放弃以忍耐到底的决心来支持幻想。虽然报表上的数字象毒蛇一样咬着他的心，但他还是坚持不懈地进行着斗争。他每天到展览会去，急急忙忙地在人群中转来转去，用恳切的口吻作着微细的指示。八月的骄阳和尘土以及路面上快要晒化的柏油，对他都不发生影响；他孜孜不倦地在光天化日的大街上撒布着幻想。我日日夜夜地跟着他跑报馆，去广播电台，访问物理学家，埋

① 利久酒是在食用酒精里加上砂糖、植物性香料制成的一种酒。

头完成这些幻想的细节部分。

可是，有一天，参孙公司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终于连经销我们产品的批发商都开出了空头支票。这家商行叫村田商店，参孙公司从创立那天起就是它的老搭当。过去，参孙公司不知道遇到过多少次风浪，但村田商店每一次都伸出救援之手，帮助我们度过困难的局面。这家商行的力量非常雄厚，说参孙公司的产品几乎全部归它包销也不见得过分。因为两家甚至建立了通融资金和互调职工的制度，所以，参孙和村田的关系密切在同业中也是非常出名的。

关于村田商店的营业不振，过去也不是没有一些耳闻，但我们对这一类的风声早已习惯了，因此始终没有在意。这种问题原来属于营业部的业务范围，宣传科的人是无权过问的。可是，当他们的负债总额已达一亿圆以及开了数达二千万圆的空头支票这一消息公开出来时，参孙大楼的美丽的墙壁，从地下到屋顶，都发生了痉挛。消息在办公桌之间传播开来，掠过楼梯，从走廊和窗子里溜进了每一间办公室，渗透到每一个角落。人们的胸口仿佛受到了沉重的一击。这里那里，三五成群地交头接耳，互诉着不安的心情。不久，从董事室里传出了一个听来颇有道理的消息：村田商店的失事，是由于他们在罐头食品和果子露生产上进行投机，积压了资金，而不是由于参孙产品的滞销。继方才的那个冲击之后，这个消息缓慢地踟蹰不前地在大楼的每一层里游荡着；可是，人们都用凄惶和怀疑的表情对它表示了冷淡态度。他们因为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自己所料，感到了痛苦

的满足，于是纷纷议论起来，但结果还是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把沉默带回自己的办公桌去。那一天，我和合田参观了赫拉克勒斯的儿童剧场回到公司里来时，已经是晚上了。刚跨进大门，就有一个推销员把全部事情告诉了我们。合田转身就向董事室去了。董事室里灯火通明，讨论的声音高得连走廊里也听得见。我在宣传科的办公室里等了一会儿合田就回来了。他一进门，便把疲乏的身子象一袋泥土似地跌在椅子里。接着他就把讨论的结果扼要地告诉了我：公司决定把村田商店系统下的批发商分散，与他们直接进行交易，并暂时把村田商店的债务承担起来，为此，派一个董事去参加该商店的经营管理。

“那末，到底是因为罐头，还是因为牛奶糖呢？”

合田对我的问题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开始一张张地整理着桌子上的文件：有的撕碎，有的揉成一团，还不时地垂下双肩叹息一声。忽然，他又抬起头来向窗外望了一眼，顿时目光炯炯地站了起来。他放下撕了半截的纸，离开办公桌走到窗前，把半个身子探出去，仰望着夜空。

“怎么搞的，灯灭了都没人管！”我从他背后抬头望去，只见从屋顶放上去的夜间宣传用的宇宙人广告气球，象一个庞大的海蜇似的漂荡着，溶入了黑暗的夜空。合田立刻转身离开窗口，一面在嘴里背诵着照明服务行的电话号码，一面跨着和平时一样急促的步子，回到放着电话机的桌边去。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禁不住浮起了微微的感慨：“他是在那里孤军作战啊……”

这以后又过了两三天，合田给时装模特儿俱乐部挂了电话，请京子到公司里来。她坐了杂志社的汽车，胳肢窝底下夹着乐谱就来了。由于事情太忙，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现在，她除了每周在我们提供的电视广告节目中演出两次以外，平时不再上我们公司来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报刊广告所需的照片，我们早在制作宣传画时大量拍摄好了，用不着每次都要她露面；另一方面，广播电台上的节目，用她早先录好了的录音带也能应付过去，因此即使她不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可以照常进行。这完全是合田的安排。他为了扩大京子的影响，不希望在时间上给她太多的束缚。而京子呢，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做她的时装模特儿，成为非常活跃的人物。她虽然严格遵守和合田所订的合同，绝对没有接受其他公司的广告业务，但在模特儿这一行上，却已经是俱乐部里的红人之一了。无论什么展览会的宣传画上，也少不了她的名字；摄影杂志、周刊、画报以及时装杂志等，都不惜用封面和画页来刊载她那露着蛀牙微笑的姿态。在服饰设计家的圈子里，把京子看成是不可多得的青年天才，对她器重备至，甚至有人说："二百万人当中也找不到一张这样的脸！"

和往常一样，我们还是在楼下的茶室里和她会面的。仅仅是两三个月的工夫，她已经完全变了样儿。用蛀牙叼住麦管吸果子露的习惯虽然还和过去一样，但是，指甲经过仔细的修剪，眼睛涂上了黑圈，一层层我连名字也叫不出的化

装脂膏把以前我所看到过的茸毛全都遮掩起来；整个脸上笼罩着一层令人不快的油彩。从头上到脚下，以前那种高兴得跳起来嚷着要吃酥脆饼干的少女娇态，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她的肩头丰满了，身上露出健壮、灵活的曲线，但肉皮儿却由于水银灯光的灼射，显得分外粗糙。

合田喝着咖啡，东拉西扯地问了一些她的近况之后，立刻转入了正题。他首先详细地介绍了目前的情况，说悬赏截止日期已经迫近，必须进一步提高销售数字。最后提出：为了要和赫拉克勒斯对抗，希望京子亲自到宇宙展览会会场里去分发牛奶糖。

"可是这里有一个要求，"他推开了咖啡杯，把上半个身子凑上去说，"请你在分送牛奶糖的时候，把宇宙航行服穿在身上，也就是说，请你照宣传画和电视表演那样装扮起来，在会场上走一走。"合田说完，疲乏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又靠回到椅子背上。京子听了低头不语，半晌才双肩一沉，透了口气，抬起脸来问道："会期是多少天？"

合田丝毫也没理会到她问这话的意思，扎煞开两只手比划着说："十天，"接着又立刻放下一只手，笑着说："五天。五天就行啦。十天的话，恐怕你也吃不消，杂志方面恐怕也有困难。所以只是五天，你就对付一下吧。早上从十点起，下午到四点为止。当然，这当中给你充分的休息时间。"

"这可让我为难啦。"京子用低微但很清晰的声音打断了合田的话。"杂志方面的照片，虽然晚上也可以拍摄，可是灌唱片的工作，人太疲乏了，嗓子就不行啦，所以……"

“灌唱片？”合田仿佛被人乘虚戳了一枪似的这样喊了一声。京子点点头，从桌子底下拿出厚厚的乐谱来说，由于乐器公司要求她试灌一些爵士歌曲的唱片，所以最近每天都要到试音室去吊嗓子。合田哼了一声，这才觉察到大错已经铸成了。尽管每周都在电视节目中和京子见面，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她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这个地步。不过事到如今，一切已经太晚了。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当合田抬出“专属合同”来进行反击时，她竟然仰起脸注视着合田，一一列举合同中规定的项目，答复说，合同上只规定她做杂志、报纸、广播、电视这几方面的工作，而没有规定要她做“广告”。这完全没有料到，可事情一点儿也不错，从按合同办事的观点来看，京子的话是完全正确的。合田已经堕入了悲惨的境地，现在他只好另辟蹊径，试图用人情道理来打动她，使她回忆起帮助她成名的人所费的苦心。京子倾听着合田的每一句话，但对于所有的结论都报以温和而又顽固的沉默。她的拒人千里的态度，简直象紧闭着的贝壳一样。

“好啦，我明白了，”合田气忿忿地轻轻敲了一下桌子说，“现在不谈什么专属不专属了，宇宙展览会结束之后，我们就解除合同吧。可就是这一次，你无论如何也要帮帮忙。爵士歌曲以后再搞不也没有关系嘛！”他说到这里把话头煞住，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嘟囔着说：“现在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们准备加付你一笔特别报酬，你要多少，请讲吧！”

他把双臂紧紧地交叉在桌子上，沮丧地低垂着眼睛，等待对方的答复。京子用一种仿佛既感到新奇、又不知如何应

付才好的表情看了看他这副模样，最后从手提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不加思索地写下了一个数目，轻轻地递到合田面前。合田一看，蓦地抬起头来，目光灼灼地说："原来有人给你出了主意！"

京子象有些不忍心看他似地移开视线，一句话也没有说。合田轻轻地从小本子上把那张纸扯下来，胡乱地揉作一团，随手掷在地上。他那由于失望而咬得紧紧的嘴唇，在明亮的阳光下颤抖着。

我把他们俩留在那里，独自走出去。我在广场上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又回到大楼里，到厕所去。当我正要走进化装室准备洗洗手，听到从板壁那边传来了一声沉重的叹息。我在临走出厕所时回头一看，只见京子靠着隔壁的墙站在那儿，额角几乎抵着脸盆架上的镜子。她双目紧闭，脸色苍白，仿佛是失去了知觉似地耷拉着脑袋。她那皮肤变得粗糙了的脖子明显地流露出成年妇女的风度，这是我在她身上从未看到过的。她久久地靠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这一天，我整天没有出门。我感到完全没有再彷徨街头的必要了，一切都已经完了。在二楼的办公室里，我坐在明亮的窗前加紧处理着最后的工作。桌子上扔满了乱七八糟的破纸片：调查报告啦，少年杂志啦，宇宙航行服啦，净是这一类东西。那上面既蹲着小猴儿，又飘扬着展览会上用的万国旗。不管是报纸也好，照片也好，我随手拿过来便撕碎扔掉了。阳光虽然相当炽烈，风倒非常凉爽。虽然也不时地感到凉风里夹杂着一股股灼热的尘土气息，但总

算没有挥着汗工作。

五点钟以后，我放下手里的工作。广场上，又掀起垂头丧气赶路的人流，还是每天看到的那一群人。他们饥肠辘辘，疲惫不堪，拖着沉重的皮鞋向车站走去。广场中央的石台上，忽然出现了一个戴着塑料头盔的男子，在我看来，他站在那里简直象一座拙劣的雕像。他丝毫也不能起使周围的空气和事物稳定下来的作用。广场上以及大楼里的群众，把他当作河心的一块顽石似的，谁都不屑一顾，既没有一人看他一眼，更没有人为他停下脚步。天色完全黑下来之后，他从石台上下来，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群众的川流不息的脚步声里，墙壁在震颤，窗子在摇晃，我感到机器在转动着。在这墙壁涂成淡绿色的明亮的废墟里，机器并没有停止转动。我在桌子上制作了儿童的投影图和侧面图，合田又用这些图片组成了幻想。为了这个幻想，少女笑了，印刷机转动了，物理学家绞尽了脑汁。结果母亲们失望了，小企业主自杀了，批发行走投无路破产了。京子红得发紫了，牛奶糖却没有销出去。不论城市和乡村，甜味已经在黑暗里散发出腐烂的气息。三千万圆的投资，一千个工人和职员不分昼夜的劳动，这种力量究竟消失到哪里去了！难道说，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在无数儿童的蒙眬的意识里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嘛！

我靠在窗口上吸着纸烟，细细地体味着这种无限的徒劳的感觉。忽然有什么声音把我惊醒过来，回头一看，原来是合田站在门口。他看到我，脸上浮现出一丝苦笑，一句话

不说就径自走进了办公室。他既没有喝醉，也没有疲劳过度的样子。他把麻料西装上衣甩在桌子上，脱下了长裤，身上只留一件衬衫和一条裤衩。接着他打开玻璃柜，取出了一件东西。我在电灯下面一看，不由得心里感到一阵难过。他穿起那条银色的长裤，又套上了那件胸前印有鲜红巨人标记的宇宙航行服上衣。

“这玩意儿真是没有说的，简直太合身啦！”他这样说着，又把塑料头盔套在头上给我看。

“我要穿了这套东西走走哩！”他在宇宙航行头盔里兴奋地喊着，把顶上的天线弹了两下，接着就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起来。我从椅子里站起身子，把他一个人留下，径自来到走廊里。这时从身后传来了他给气象台打电话高声打听明天的天气预报的声音。当我走下楼梯时，他的语音已经变成悲惨的笑声了。我在黑暗里走着，回想起迄今为止，自己的力量只有一次获得了结晶。仅仅只有这一次，虽然结晶不大，但却是一个顶点：我看到那顶呢帽在马路上被压扁的时候，是想把自己的身子也投在车轮下面的。那时候，我很想听到自己的叫喊，也很想听到自己的脑袋被压碎的声音。我走出那已经僵死得象岩石一样的大楼，便加快脚步，走进了浑浊的八月夜晚的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这篇作品的一切人物和事件全系虚构，特此声明——作者。）

（1957年10月）

金 福译

回到开头的地方去

武田泰淳

在写不出的时候，编辑找上门来，只有作家才能尝到这种难得的恐怖。每天夜里都按照严格的规律，在十二点前后出现，也着实可怕。一到那脚步声从远处传来的时刻，神经就紧张起来，简直不想活下去了。上午来，不在家，就留下张条子回去。夜里，睡熟了以后再来一次；既然睡了，不好打扰，就又留下张条子去了。这样，作家好似被一位眼睛看不到的神差远距离地操纵着，这恐怖又是多么错综复杂啊！我(不是武田泰淳。关于他我什么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也许有些神经过敏。

在现代，写作速度格外慢的，就没有资格当作家。我自己也坚决相信这一点。若是叫难得前来约稿的编辑，看穿我这个弱点，今后的生计就令人担忧，因此必须想方设法加以掩饰。要不然就一定会被认为不中用，而遭到抛弃。于是，就只有拚死命地赶着写了。

特别是每逢大川健三君来访，我都一定要感到战栗。牵涉到家庭的秘密，说来有些惭愧，大川君曾经是我老婆的情人。尽管文献上并无记载，但确有此事。现在，他早就决然

确信自己已不是明子的情人，但不管怎样，他在我之前玩味过明子的肉体，乃是不应有所怀疑的。我不知是宽大呢，还是荒唐，或者是不愿得到一个小气的评语，——不论是为了什么，总是对于同明子有过肉体关系的男人，采取超过必要的亲切态度。过于亲切了，虽然会觉得有点做作，但是不能不如此。对方也由于深知我的这种性格，就是坐在我们夫妻面前，也丝毫不觉得惭愧，不感到懦怯。假如他们多少显露出这种神情，那我倒立刻会感到惭愧，或者是懦怯起来。因此，关于这一点，我才绞尽脑汁，把自己培养成“好丈夫”、“好撰稿人”的。同明子发生过关系的男人，究竟有多少，这真相也是我难以追究的。因此，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习惯：不管是谁，都先怀疑一下看看。这，就这样做好啦，我所认为成问题的只有遇到明子和对方的男人都确凿地知道我已发觉了这类事实的时候。我虽然并不是佯装不知，摆着一副若无其事的面孔，但对于存在过的事实，一味“有过、有过”地作出暗示来，也很不象个文学家的样子。因而我为了要作得象个文学家，也就不得不特别地严加警戒。

老婆和大川，不是生来迟钝，就是变得诡谲了，一向没有自咎的感情，从不表现于言语和神态，所以我也就轻松一些。再加上大川又是个受到女人喜爱的人物，不会永远怀恋一个断了关系的女人。于是我们三人当中感到紧张的也许只有我一个。在太宰治的《人格的丧失》① 里确有这样的

① 太宰治（1891—1948），日本作家，《人格的丧失》是他晚年的长篇小说。他写完这部小说一个月以后，就同妻子一起自杀身死。

场面。那是在结尾的地方，他发现自己的老婆惬意地被一个寒酸的老头子按在身下，就越发对人生感到绝望。我似乎不会有此遭遇，再则即使遇到这种事情，也不会象太宰那样认真地绝望于人生；因为象他那么死心眼，或是那么果断，对我来说是再困难不过的了。而且，当前我也不会为了防止某种危险而树立缜密的计划，耍弄手腕。这种强韧的耐心，我是没有的。所以，我所感到的紧张，也极为模糊。也许这是一种说是紧张呢，又未免有些可笑的感情。说来实在惭愧，我虽是小说家，却不能看穿别人的心。也有人尽管自觉不能，却在不断地做着这种努力。但是，我与其做这种努力，宁愿睡个午觉，把一切忘掉。不过，尽管如此，在大川提出这样的建议时，我也不禁吃了一惊。他说："我这是提出过分的要求了，不是那么大规模的作品也可以的。写篇短小的就成，比方说随笔一类的，或是私小说一类的……当然，先生一向主张：小说必须象小说的样子，因此，也许您不愿写随笔和'私小说'一类的作品……"

他死盯着我那疲惫不堪的面孔，好似要把它望穿一样。这的确是个有效的方法，因为我有一种癖性，这样被死死地盯上两三分钟，就必然要脱口说出不必说的话来。尤其是假如我正面睨视大川以表回敬，就一定要在一个星期之内都会为此感到后悔，那就更不体面了。

"我，我并不轻视随笔和私小说。不，哪里，这类文章如果写得精妙，也真了不起哩。只是我要写起来，就会变成单纯的个人唠叨，既无风趣也不幽默，所以才不写的。"

"就是这一点才正是先生有良心的地方呢。我并不是说，为了得到您的作品，即使让您违背自己的良心也在所不惜。没有痛苦的作家，都是没有意义的呀！"

"我并不特别地感到什么痛苦，只是写不出才不写的。"

"哪里话，我相信先生的痛苦乃是第一级的。现在，您只是同我面对面坐着，苦闷的神色就明显地浮在脸上。"

我不觉摸了摸冒着油汗的鼻尖和满是胡须的面颊。但我立刻又住了手。为的是这样抚摸面颊，有可能被认为是为了掩饰苦闷的神色。假若被那样认定了，那末我不就等于是愚蠢地为自己的苦闷作广告了吗？

"不，您是在苦闷着。先生就是在一个年轻人面前，也面临着无限的小说性的发展。几乎是在一刹那之间，先生的全副身心就向着新的小说拉开了阵势。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因此我认为，正是先生的'私小说'，真正能够产生新的战果。比如说，把这种状态全部照样写下来就成。"

"这种状态？别开玩笑。假如说要照像的话，那当然……可是你说'这种状态'，究竟叫我怎样写呢？写那些写不出时的苦痛，是最无耻的事情。"

"说的是'私小说'，可这里至少有三个人物出场。"

"你说三个人，那你也在内吗？"

"是这样吧。"

"原来是这样。象你这样要求把自己当作出场人物的编辑，我还是初次遇到哩！那么说，另外一个是我的老婆……你是说，这样就能写出小说来吗？"

“嗳。我想这会成为非常有趣的小说。”

“能够吗？”

“能够。”

“你怎么能够保证会写成小说呢？——大川君今天下午前来，是约下月号杂志的稿子。期限只有五天。他照例愉快地谈完就回去了。——就这样写，成吗？这就可以给稿费啦？”

“先生也是个狡黠的人哪！”他忽然变成很天真的样子。“这样的文章您是不会写的。先生不是一向就主张：没有特定意境中的紧张的心理交流，小说就没有戏剧性的发展吗？就是在垃圾场的一个角落里，也能发现特定意境，先生是有这种本领的。要是描写我们三个人的微妙的关系，就是信笔写下去，戏剧性也都自然会从天而降。”

“你是在断言，我们竟是处在这样的微妙关系之中吗？”

“很显然，这已经不是什么‘断言’与否的问题了。您真是个叫人着急的人哩！噢，我明白啦。您是因为这题材过于珍贵，舍不得写给我们的杂志吧？但是，正是如今，把这篇作品不是交给别人而是交给我，才有重大的意义，也会有激动人心的地方！只有这样，才可能成为主体性和客观性兼备的忏悔式的作品呀！”

说罢，他就察看了一下厨房里我老婆在做什么。这之间，我老婆这家伙在镜台前化了妆，到浴室里去洗衣服，一会儿又到镜台前来了一下，不去洗衣服了。

“太太，太太，请过来一下。”他招呼我老婆说。

“什么事呀？”她悠然地说着，用小围裙擦着手走进客室里来。

“有点事要跟你商量。”

“什么事呢？”

“说实在的想请先生写篇小说，我们正在谈判哪。也就是说，想请先生描写先生、太太和我的事情。这个意图怎么样？请太太也劝说一下先生好吗？”

“我向来是不干预创作的。同时，他根本也不听我的话，所以，只好你们二位商量，喜欢怎样就怎样做好啦。”

“不过，怎么办好呢？一来太太也出场，我想还是听听你的意见好。”

我好象听到火星上的男女操着类似地球人的言语在谈话，泛起了一阵不寒而栗的感觉。看来，他们好似无视了我这样一个地球人还坐在这里。不，不是无视，而一定是十分重视。不过，总似乎是用火星人的感情思考问题罢了。我忍耐不住，就叫了起来：“还没商定要写哪！毋宁说，我并不想写。”

“要写的。”

“是啊，他一定会写的呀！”

两人异口同音地说。

“你们说什么呀！谈得倒很顺利哩。你们谈这种话，好象是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人在反抗呢！”

“哪有那样的事呀。叫您写您不愿写的东西，就是我也觉得不忍心哪。不过，您还是写吧，那样对大川先生也好，

就是我，不写就不能付酒钱，您不也是写出以后，就会心情舒畅嘛。三方面都有好处，所以我才这么说呀。”

“写出这样的小说，你以为我会痛快吗？”

“嗳，还有四天。可以写两万字，不，两万字那太可惜啦。要写三万字，索性就写它四万字好啦！”大川屈指计算着。

“您写吧。一定很有趣的。”

老婆好似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写，说着就到厨房去了。望着她那十分沉着的背影，我带着几分挖苦的口吻说：“不过你要知道，这不是关乎人道的问题吗？特别是对我说来……”

“是呀，您说的对。对我和太太说来，也是道德上的问题呀！要不是这样，我还不要您写这个主题哩。”

“‘这个主题’，你说的好象一切都清清楚楚的……”至此，我终于不能不说难以出口的话了。“打开窗户说亮话，你跟我并不单纯是编辑同作家的关系吧。你曾经是明子的情人，而我现在又是明子的丈夫。”

这话，对于明子，丝毫不必放低声音，有所忌讳。我若表示顾忌，她就会更加纠缠不休了。

“就是这个。你说叫我写这个！从你自己考虑，因为关系微妙，而坚持要我写。你的神经，到底是怎么啦？”

“您说的是神经？”

“说神经不妥，就说精神状态吧。”

“您是质问我的精神状态怎么啦？难道说我的精神状态这么难于理解吗？想必是您在捣鬼，想由我的嘴说出您

已看穿了的事情吗？”

“捣鬼的，不正是你吗？”

从厨房里传来盘锅相碰落在地上的刺耳的声音，老婆似乎也有点神经错乱了。

“比方说，我清楚地把你的名字大川健三写进去也成吗？反正我是不会把你写成好人的。也许把你写成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的轻薄而又狡猾的代表人物哩！这样也成吗？”

“写我的真名实姓，对我说来，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是先生会给人一种由于嫉妒而进行报复的印象，那对先生说来倒是值得惋惜的哩。”

“那倒不怕。嫉妒是毫不可耻的事情。”我有些自暴自弃地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克莱采奏鸣曲》，不就是他的嫉妒心所产生的杰作吗？遗憾的只是我跟他不同，我的嫉妒心和才华都萎缩了，远不如他的壮大罢了。”

“只要您有这样的决心，还踌躇什么？这不就等于产生了杰作嘛！”

“我不想写！”我摇了摇头。“在你劝说之下，把这样的事写给你的杂志，我总是不想干的。”

“但是，用我的真名实姓给别的杂志写我的丑事，那不就更不愉快了吗？只有通过我的手发表在我的杂志上，那才不但不令人不愉快，而且也保证了文学的真实，不是吗？”

“写出以后，不是你就是我，总会对哪一方面不利的吧。至少对于你不会产生不良的结果吗？”

“拿到原稿以后，即使对我会有严重的损失，我当然是

早就有了决心的。为了文学而受到损伤而流血，乃是我在所不辞的。只要能拿到杰作，不妨牺牲性命。”

既然如此，我就被挤到这样的地步：非写这篇有我们三人出场的小说不可了。

却说开始写以后，才大吃一惊，我发现自己关于三个人的微妙关系，连一点点明确的印象都没有。大川和明子之间应该有的那种心理的交流、把我同他们二人结合起来的类似电流或是磁力的东西的真相等等，我连一丝一毫也抓不住。若说能够写出的具体事实，只不过是一些日常的寒暄、笑谈和平凡的交往。结果，我只好决定用贫乏的想象来描写当我不在的时候明子和大川说了些什么话，有过什么举动。在这以前，我极力避免想象这种事情，而且事实上也从未想作这种想象。我决定从我同明子结婚前不久他俩的情况开始写起。——

“是啊，还可以嘛。”大川对明子说。“因为，他虽然并不那么可靠，却是个没有危险性的男人。”

“不过，关于M先生（我的名字）的事，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总而言之，他很爱你。他爱你远远超过我爱你的程度，这是千真万确的。只这一点就很重要呀！”

“是呀！他比您更可靠些哩！”

（本来我有一种癖性，总是把自己漫画化，写得比实物更坏些。但是，我认为这个程度还不算赞美自己，就这样写了下来。如今应该在这里猛烈地攻击自己了。）

“嗳，虽然是个一辈子也不会成名的作家，”男人说。“但他却是这样一类的人：细水长流，看来似乎要无声无息了，却总在设法坚持下去。别看他那样，还是个对社会形势的变化相当敏感的人哩！因为他敏感有余而胆识不足，不管谁得天下，总是个在下边尽职的一类人物。由于他自知能力有限，所以不作大言壮语。尽管这样，放长了眼光看，却是个没有风采的三流角色哩。总之，把你弄到手，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大成功。”

“虽然不一定这样，不过……”女人漫不经心地说。“因为我也有适应性，我想会相处得很好，特别是M先生，不必那么伤脑筋、动心计，也能稳稳地掌握住他吧。”

“那倒是的。他，用不着费劲！”

（一般都说我爱把别人写坏，但我决没有故意往坏里写过。就是这篇小说，也根本没想把明子和大川写成坏人。但是不知不觉间却把他们写成坏人模样的人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在这个现实的世界上，看来他们并不见得是坏人。假如我抛掉写作的这种心情，用一般感情来想象的话，他们两人是不会作这种龌龊的谈话的。尽管如此，我的笔却怎么也不能不这样写下去。）

男人猛然躺下去，小旅馆的床铺吱吱地响着，女的也坐下来，又吱吱地响了一阵子，好象要塌了下去。

“咱俩能互相忘记吗？”女的留恋地说。

“咱们不都正在开始忘记嘛。不过，我得常常到他那里去，总要同你见面的。”

“那您不会有种奇怪的感觉吗？”

“那有什么办法呀。而且M也一定知道咱们的事情，我约他写的稿子，恐怕不好意思推辞哩。他有这一方面的特点。”

“那样的时候，我就不帮你说话啦，行吗？帮你说话可有点不象样子哩！”

（这篇小说，明子先不说，大川至少要审读和校对两三遍，还要做排版设计的。明明知道这些，而还要这样写，我的神经，也就是说精神状态，该是怎样的呢？也许神经失常的不是明子和大川，正是我自己哩。下面这个场面是在我家。大川不知我不在家，为了稿子的事到我家来了。）

“现在不在家，请进来坐坐吧。”女人不在意地说。看起来，女人的态度同前边的场面相比，有点藐视男的。男人发现这一点，不免焦灼起来。她已经变成了生活安定的家庭主妇，而且他的这位旧情人，正式地同他称作“先生”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了，因此明子的态度不知不觉之间发生了变化。

“好象搞得不错呀，这好！”男人坐在饭厅的椅子上擦了擦汗。

“这个月恐怕不成，他还压着别的稿子呢。”

“不要紧。我还另外准备了一手呢。”

“我们那位，也许是因为稿费低，约稿的可多啦。”

“M先生，对于我，没表示嫉妒吗？”

“是啊，他心里大概有芥蒂的，因为他是个小气人。但是，他的性格又是最怕人家看穿自己心存芥蒂的，因而不表

现在外面。况且，就拿您来说，也并不想同我破镜重圆吧。这些情况，他也知道。我也不愿意这样呀，因为同您恢复关系，对我是个损失。”

“不过，我觉得男女关系，不能用利害关系来处理。”

“这么说，难道您是要破镜重圆吗？”

“不，这一点已经够啦。”男人苦笑着。“现在，我对您已经没有那种兴致。只要您是M先生的贤慧的夫人就成啦。被您抛弃啦，对他就是个毁灭，请您好好爱护他吧。”

“嗳，您说有一手，什么呀？”说着，女人从冰箱里取出啤酒来，但又放了进去。

“就是说，想叫他写咱们三个人的事情。”

“嗯，要叫他干坏事呀。没有别的好计划吗？”

“什么好计划呀？”

“比如说，叫他写在温泉发生的事情。用你们社里的钱，把我和M带到热海去呀。”

“他不是写温泉的‘材料’呀。适合于他写的是贫民窟啦，监狱啦，还有那连一滴水也没有的沙漠等等。因为要不给他安排一个‘特定境界’，就连一行也写不出。”

“咱们三个人的事情，就是‘特定境界’吗？”

“假如他稍微理解得好些，似乎就能写成。”

“是吗？他近来总是喜笑颜开，活象个大肚弥勒佛，真是‘天下太平’哩。好象不会走极端的。”

“他不是一个不安的文学家吗？大川健三突如其来地、或是如所预料地出现，使他感到不安。青年大川不断地出

现，作家M的不安，也日益加深。对于M说来，大川的出现，尽管是他所非常厌恶的，但是由于这位美青年的到来，为他的家庭所造成的不安，又是不忍放过的珍贵资料。也就是说，Q先生（有名的批评家）说过，同最可憎恶的事物紧密地结合，使得他能够构思自己最喜爱的作品。所谓批评家们，无论对别人或对自己，简直都是到处随便乱说的。——哎呀，对不住！方才的话请跟谁也别说呀。——反正，总而言之，要把他最切身的不安，狠劲地连续地塞到他鼻子尖上去，用类似湿抹布的臭气，使他窒息，叫他发出悲鸣、发出尖锐的叫声，也就是说，叫他写成他的作品。”

“听您说得总有点夸张。M，是个非常平凡的人呀。”

“正是那些平凡的人，才想说这种夸张的话呢。”

“原来编辑也真够苦的，竟连这种事情，也都要去做。这么说，您是打算怎样叫M走极端呢？难道说，您跟我还要做戏来调情一番吗？”

“看情况这样做一下也可以呀！不过，最要紧的导火线还是劝他先写我们三个人的事情。他无奈只好下笔写。无论如何也写不下去，在搜索枯肠的过程中，笔上就逐渐有了劲。为什么会起劲呢？那是因为大川健三不只是个编辑，而是作为一个敌人站在他的面前了。编辑对于作家说来，必须常常是他们的敌人，是梅菲斯托菲尔①，是罪恶的根源。——Q先生还没有这么说过。”

---

① 梅菲斯托菲尔是德国作家哥德（1749—1832）著《浮士德》中的恶魔。

“您要是作了批评家就好啦！”

（下面是两人在我眼前——当然这是在小说里发生的事——做出了使我担心的举动。于是我的苦恼——当然这也只是小说里的事——达到顶点时，大川就提出了方才的建议。啊，这么说，是又回到开头的地方去啦？于是，“我”就下笔写了。我想，叫他俩私奔怎样呢？但是，要看发展到现在的情节安排，和所描写的两人的性格，又不象要私奔的。然而，要不发生什么事件，或是悲剧的结局，又不象我写的小说。这里是应该深思熟虑的。下面就是非常有趣的场面了。与印刷厂的厂房连着的一间值宿用的屋子。我在这里口授，由大川为我作记录。）

“这么说，我（大川）就跟您太太破镜重圆啦！”

“要不这样，恐怕不妥当吧？”

“不过，这么做合适吗？”

“说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这是小说呀。根本用不着担心嘛！”

“是小说吗？眼前就是出场人物的丈夫在口授，他的妻子往日的情人——一个编辑在做记录。这么说来，这篇作品中的作家的愤怒，就是您的愤怒；同样，作品中的编辑的风流韵事，也就是我大川的风流韵事。这里面包含着作家的决心，也有着把这公开发表的大川的勇气哩。由先生来导演，连私奔的过程都这么细致地描写出来，我们就一定会从中受到影响呀。作品里的人物搞出什么名堂来也都不要紧；假如先生的太太和我，因为这篇小说而真地干出私奔的

勾当来，那该怎样呢？”

“要那样，那就再把它写成小说好啦！”

我自暴自弃地说。因为是在印刷厂里，大卡车和三轮小卡车叫得震耳，又不断地传来职工和儿童们玩垒球的喊叫声，再加上工厂频频地打电话来催稿，我也就顾不得情节究竟应该怎样安排了。

“那末，就写成私奔吗？”说着，大川换了支新铅笔。

“叫他们私奔吧。”我由于闷热和疲劳，终于神志模糊地嘟囔了一句。

我的小说，究竟会不会给自己的家庭，以及同编辑的关系，带来恶劣的影响，我已经没有时间考虑这些问题了。同时也根本没有想到会受到批评家Q先生如何猛烈的攻击。也就是说，我那时已经处在职业作家的这样一种走投无路的地步：要不继续不断地写下去，就马上会被消灭。不管我是多么善于处理这种“极端境界”的专家，对于这种“极端”处境也要加以谢绝的。

作品就这样完成了。

大川君在把发表这篇作品的杂志和装了稿费的信封带来时，几乎完全变了样，简直是一个善良的青年了。说他完全变了样，是指他同提出这个建议时的他，和在作品中大肆挖苦人的他，完全不一样了。

老婆非常高兴，开了好几瓶啤酒。

“所以说嘛，我的启发还是做得对啦。”大川笑嘻嘻地说。

“说什么呀！这样看来，你既不是什么敌人，也不是梅菲斯托菲尔了。出乎意料，你竟是个平凡的善人哩！这样太单调了，你们还是私奔了吧。”我摆着长者的架子，舒畅地坐着。

“小说家，可真是好买卖哩！”我可爱的老婆似乎感到了满足。“写这样的事情，就能拿到钱，真象是胡闹！”

于是，三个出场人物一起愉快地笑了起来。

哎，这样，这个月就能够对付着活下去了。哎呀呀，下月还得搜索新的“敌人”，新的“梅菲斯托菲尔”和更新的“极端境界”了。至于Q先生究竟提出了什么批评，就不公开发表了。

（1958年8月）

李 芒译

突然变成的哑巴

大江健三郎

一辆载着外国兵的吉普车，在晨雾中疾驰而来。一个少年，把网来的小鸟用铁丝穿过翅膀串成一圈，搭在肩上，正在巡视谷地尽头处自己的猎场。他发现了那辆吉普车，就屏息着眼巴巴地望了一会儿。

等吉普车驰过一个高冈，穿进洼地，再爬上一个高冈，来到这个谷地里的村庄，还需要一些时间。少年气喘吁吁地奔进村子，当他脸色苍白地回到家里时，正赶上他那在这个小村子里当村长的父亲，忙着要下地。

警钟响起，全村的人们都集合到半山腰里可以俯览整个谷地的村长家门前。年轻的妇女们都必须躲在山上烧炭的小屋里；男人们必须把可能被误认为武器的东西，都搬到田间的小屋去；同时，千万不得同外国兵发生争执。这些注意事项，早已反复地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只是那些外国兵始终不曾开到这个谷地的村庄里来过。

孩子们紧张得在这谷地里短短的村道上窜来窜去；大人们，不论是耕作的，管理蜜蜂的，还是给牲口搅拌饲料的，也都没有心思干活了。直到日上三竿，那吉普车才以飞快

的速度平静地开进了这谷地里的村庄。

吉普车在一所放了暑假的分校前的广场上停住，五个外国兵和一个日本翻译官从车上走下来。他们用广场上的抽水机把那永远浑浊得发白的水抽上来，润了润嗓子，擦了擦身子。村里的大人和小孩远远地围住他们，一个劲儿地望着。妇女们，即使是年老的，也都蹲在昏暗狭窄的堂屋里，决不向门外迈出一步。

外国兵们擦干了汗，返回吉普车跟前。这时，村里的大人和小孩形成的包围圈扩大了。他们第一次看到外国兵；不免感到惶惑不安。

翻译官声色俱厉地大喊了一声。这是人们在这天早上听到的第一句话："村长在哪里？把他给我找来！"

一直夹杂在人群当中看着外国兵到来的村长，从人群里走出来。少年看见父亲挺起胸膛，磊落大方地准备回答翻译官，心里很感动。

"我就是！"少年的父亲说。

"今天，我们要在这个村庄里休息到傍晚凉爽以后再走。我们不会给你们添麻烦。这几位外国人，吃饭的习惯不同，所以不必招待。即使招待了，也是白费，懂了吗？"

"你们可以到分校里边去休息，"父亲大方地说。

"大人们都回去干活吧，我们也该休息了！"翻译官说。

一个褐色头发的外国兵走过来，附在翻译官的耳边，嘀嘀咕咕地说了些什么。

"他说：'谢谢大家出来迎接！'"翻译官说。

褐色头发的外国兵高兴地脸上露出了微笑。翻译官虽然要大家走开，可是人们为了想看看外国兵，谁都不肯马上离去。不论大人和小孩，都盯住这些外国兵看着，叹息着。

“大人们都回去干活吧！”翻译官又说了一遍。

“大伙儿回去干吧！”少年的父亲说。

人们这才依依不舍地散去，但还是一边走，一边回头望着，好象只要有一个小小的机会，就想再回来一次似的。而且他们对那个翻译官似乎不抱什么好感。等到大人一走，孩子们立刻感到外国兵可怕起来了。他们从吉普车往后退了几步，继续瞧着。

一个外国兵从井里打上一桶水倒在吉普车上，刷起车身来；另一个外国兵走到分校的窗户跟前，梳着闪闪发亮的金黄色头发；也有的在擦枪。孩子们屏住呼吸，望着这一切。

翻译官特地走近这些少年，板着面孔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然后就钻进了吉普车的驾驶席。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眺望这些远来的客人了。孩子们觉得这些外国兵既老实，又有礼貌；他们的身躯是高大的，样子是神气的。孩子们渐渐地缩小了包围圈。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们逐渐地向士兵们靠拢，心里也不太觉得害怕了。

一过中午，天气热起来，外国兵们都钻进谷地溪流里去了。那里有几处很深的地方，可以游泳。孩子们用惊异好奇的眼光，凝望着脱得精光的外国兵。士兵们都有着雪白

的皮肤和闪闪发亮的金黄色汗毛。他们互相往身上泼水，用尖细的声音怪叫着。

孩子们虽然热得满身大汗，但是依旧乖乖地坐在岸上，看着外国兵。正在这时，翻译官走过来，也脱光了衣服。他的皮肤是黄褐色的，而且连一根汗毛也没有，浑身滑溜溜的，给人一种肮脏的感觉。他跟那些外国兵不同，紧紧地按着下腹部，泡在水里。孩子们对翻译官的举止，有些看不起，就放声大笑起来。外国兵们也好象不大理睬翻译官。只是在翻译官上前去泼水时，几个外国兵就立刻把他包围起来，于是他也只得叫苦连天地往后退却。

当那些外国兵怪声怪气地叫着，擦干了一丝不挂的身体，穿好上衣和裤子，奔跑着回到分校，而孩子们也追在他们后边赶回来时，翻译官却并没有跟大家在一起。他是过了一会儿才赤着脚慌慌张张地回来的。石子路晒得烫人，弄得他两脚不敢着地，那副狼狈相，不禁使外国兵和孩子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翻译官的表情却十分严肃，哪里笑得出来。他好象把刚才遇到的情况对外国兵讲了一遍。外国兵听罢，又是一阵狂笑。随着这笑声，孩子们也高兴得纵声大笑起来。

翻译官走近正在笑着的孩子们，他显得很不高兴，用申斥的口吻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老子的鞋哪里去啦？"他恨得把两只光脚跺来跺去。"老子的鞋丢啦！"

孩子们快活地笑起来。翻译官那又黑又小的脸上，紧锁着眉头，那副嘴脸实在令人感到滑稽。

“不许笑！”翻译官盛气凌人地大吼了一声。“你们有没有人淘气，把我的鞋拿走啦？嗯，有没有？”

孩子们不再笑了，只管往肚子里咽唾沫，仰脸望着翻译官。翻译官就象遭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似的，哭丧着脸，向孩子们说：“嗳，你们有人看见了没有？”

依旧没有人回答。大家的视线都落到翻译官那双细长而又苍白的光脚上。它们和村里人不穿鞋的脚完全不同，而是显得那么纤弱，多少有些令人讨厌。

“都不知道吗？”翻译官大发脾气地说，“全是一些窝囊废！”

外国兵为了避开炎热的太阳，都躲在分校的屋檐下，了望着翻译官在跟孩子们打交道。翻译官身上穿的黑衣服和下面的两只光脚，形成了绝妙的对比。看来，他们是在那里欣赏他的洋相。

“把村长给我叫来！告诉他马上来！”翻译官十分傲慢地说。

村长的儿子离开了伙伴们，沿着陡斜的石子路，穿过树林跑上坡去。父亲坐在昏暗的土间里，正和母亲一道挑选干燥的竹皮，一小把一小把地捆扎着。这样的活儿，对于膀大腰粗的父亲说来，是很不相称的。不过，在这个村子里，要想经常做一些跟男人相称的活儿，应当说是不可能的。但是，相反地，有时妇女却要干男人们的活。

“啊？”父亲用沙哑的声音回答了少年。

“翻译官把鞋弄丢了，正在发愁，”少年说，“所以，他要

你去一趟。”

“管他呢！”父亲不耐烦地说，“那个臭小子的鞋，谁去管他！”

然而，父亲还是站起来，跟着少年，眯起眼睛来到了阳光耀眼的门外，一块儿向谷地走去。

村里的人们都聚集在广场的吉普车周围，正在倾听翻译官诉说他那双鞋的事。等村长满头大汗地赶到，翻译官又冲着他理直气壮地重复着那一套：

“就在我游泳的时候，鞋叫人偷去了。在你村子里发生的事情，你就有责任！给我把鞋找回来！”

少年的父亲在回答以前，回头看了看村里的大人们，接着又慢慢地转过脸来，向翻译官摇了摇头。

“什么？”翻译官说。

“我跟这件事没有关系！”父亲说。

“东西是在你的村子里丢的，”翻译官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你的村子就有责任！”

“是不是叫人偷去了，还没有弄清楚，”父亲说，“也许叫河水给冲走了。”

“我连衣服带鞋子一起脱在沙滩上，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决不会叫水冲走。”

父亲再一次转过身去，向所有的小孩和大人们说：“你们有人偷鞋了吗？”问罢，又向翻译官说，“好象没有。”

“你哄谁？”翻译官暴跳如雷。他那薄薄的嘴唇，瑟瑟地抖着：“你不要捉弄我！”

父亲没有吭气。翻译官企图拿大帽子来压人："那鞋是军用的，你们知道盗窃或隐藏军用物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翻译官转身举起胳膊向后边做了一个手势，于是，那些大高个儿金黄色头发和栗子色头发的外国兵，从分校里走出来，把翻译官和父亲团团围住。父亲被那些高大魁梧的外国兵完全遮住了。那些外国兵显出了事到如今的神色，每人肩上都背了一支短而结实的枪，那枪托擦着腰部，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

外国兵们形成的包围圈散开了，随即露出了父亲的面孔。他大声说："还是先到河边找找看，请大家帮一下忙！"

翻译官和父亲在前面打头，后面跟了一群外国兵和村里的大人小孩。他们直奔溪流而去。孩子们紧张地跟在后面，有时胡乱地踏进长满羊齿的草地里。说来，在短短的河岸上进行寻觅，只不过是一桩极其简单的工作。但是，除了翻译官以外，谁也没有认真干这个工作。

一个满脸雀斑、非常年轻的外国兵，端起枪来，做好射击姿势，对准了一棵桐树的树枝。枝头上停着一只身体鼓得圆圆的灰色小鸟。它是刚刚从对岸飞落在这里的。小鸟一动也不动。然而，外国兵却没有开枪射击它。当他放下枪，把目光投向岸上，开始寻找鞋子时，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村里人对外国兵已经不感到紧张了。

可是，这时候翻译官从距离河岸较远的草丛中拾到了他的鞋带，并且咆哮说，这鞋带是被一把锋利的刀子切断

的。这顿时又使村里的人们恢复了先前那种恐惧和沉闷的气氛。孩子们都退缩到篁竹、杂草和羊齿丛生的草地里去了。

翻译官大声嚷了一句外国话，那个褐色头发、大块头的外国兵，迈开大步走到他跟前。翻译官指着被切断的鞋带，告诉他发现鞋带的地方离河岸有多远。父亲不耐烦地皱着眉头，虽然一直在听翻译官哇啦哇啦地讲，但因为不懂外国话，心里也只是在想着别的事情。外国兵缓慢地点了点头，向村里的人们环视了一下。接着，翻译官向父亲怒喝道："你们村里有贼，这个贼是谁，你是知道的吧？叫他出来坦白！"

"我不知道，"父亲说，"这个村子里没有人作过贼。"

"胡说！你以为骗得过我吗？"翻译官骂街似地叫嚷着，"盗窃军用物资是要枪毙的，懂得吗？"

父亲没有回答。翻译官横眉竖眼地瞪着他。这时候，褐色头发的外国兵用很平常的声调对翻译官说了些什么。翻译官不高兴地向他点了点头。接着，他们向分校前的广场走回去。翻译官赤着脚，在晒得滚烫的路上走着。那样子相当滑稽。他一蹦一跳地走着，不时地擦着脖子上的臭汗。

到了分校前的广场，翻译官指手划脚地对褐色头发的士兵讲了一阵，然后，显然是为了威胁村里所有的人，他说："我们准备强行搜查你们的家！"他加重语气说，"隐藏鞋的，要逮捕。但是，现在要是能自动地把鞋拿出来，有承认错误

的意思，就可以不追究。”

村里的人们丝毫也没有表示动摇。翻译官越来越焦躁了，他说：“嗳，小朋友们，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见谁把我的鞋藏起来了？要是有，就来告诉我，我给你们奖品。”

孩子们一声不响。翻译官又跟外国兵指手划脚地讲了一阵。外国兵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回到校舍里面去了。翻译官晃动着满头大汗的脑袋说：“要挨门逐户进行搜查。谁要是盗窃了军用物资，隐藏不说，就要处罚谁。”他又命令说：“随我来！我要从北头进行搜查，你们都要在现场看着。在没有找到鞋以前，谁也不许自由行动！”

人们都不肯跟着他走。翻译官又提高嗓门嚷道：“你们磨蹭什么！”他气势汹汹地对村里的人们说：“我叫你们随我来！难道你们不打算跟我合作吗？”

他的声音没有得到丝毫反应，很快地消失在灼热的空气里。村里的男人们把不断冒汗的两只胳膊交抱在胸前，一动也不动。翻译官忿怒地扭动着身子，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环视着四周，气得他浑身直打哆嗦。

“随我来！挨家搜查！”

“走，我们去看着他搜！”父亲说。

于是，人们跟着翻译官向谷地的北端走去。这正是太阳直射在谷地上的最炎热的时刻。暴跳如雷的翻译官赤着脚，滑稽地迈着步子，极力忍受着滚烫的石子路给他带来的痛苦往前走。孩子们目送着他，哈哈大笑起来。外国兵们似乎也非常为难地笑出声来。于是，孩子们很快地又恢复了

对外国兵们的亲切感。

翻译官不搜查完，外国兵们就不能动身，于是他们时而在吉普车周围无聊地走来走去，时而又回到校舍里面去。孩子们望着这些外国兵，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刻。外国兵们看见一个穿日本民族服装的小姑娘，觉得稀奇，一会儿给她照像，一会儿又在小笔记本上记下了些什么。但是，由于搜查的时间过长，最后，他们对这一切也感到索然无味了。

翻译官非常固执地进行了搜查。外国兵们连鞋也不脱就走进了分校里的地板房，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坐起的等着他。看来，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样子。有个年轻士兵不断地扭动着下巴颏，偶尔往干燥得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啐一口粉红色的唾沫。

当大人们跟在翻译官后面看他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时，孩子们都聚集在分校前的广场上，他们不是看吉普车，就是看那些无精打采的士兵们。他们热心地、毫不厌倦地凝望着。那个年轻的士兵把自己嚼着的那种装在纸包里的口香糖扔过来。孩子们笑咪咪地、兴奋地大嚼起来。但是糖粘到牙齿上，就象皮子一样，咬也咬不断。孩子们把它都吐在地上，但是，心里却十分满意。

不知不觉之间，太阳藏到云里，环抱着谷地的群山，顿时变得黑魆魆的。一阵风儿刮过，把栗子林里的野草吹得摆来摆去。这已是黄昏时刻了。疲劳不堪的翻译官终于带领着村里的人们，闷闷不乐地、一声不响地返回广场。他那

一双赤着的脚，被汗水和泥土弄得好象裹了一层黑布，显得非常粗大和难看。

他似乎向等在分校里面的外国兵们说明了情况。外国兵们不再纵声大笑了。看来，他们也等得不耐烦，动了肝火。他们拿起枪来，走到广场上。翻译官就依仗这些外国兵给他撑腰，把脸转向村里的人们。

“请你们协助一下，”他哀求似地说，“协助我，就等于协助外国驻军。日本人今后如果不协助外国驻军，就无法生存下去。你们不是战败国的人民嘛！你们即使被战胜国的人给屠杀了，也不能说一个‘不’字。不协助就等于发疯！”

人们默默地瞅着翻译官。他焦躁地指着少年的父亲，又用先前那种强迫命令的口气大叫大嚷地说：“老子丢了的东西找不回来，我们就不离开这个村子。只要老子对士兵们说，这个村子里藏有拿武器的反抗者，他们就会留下来进行搜索。只要士兵们在这里一驻下，你们那些藏在山里的老婆闺女可就要遭殃啦！”

翻译官仿佛要试探村里的人们有没有动摇的表示，把嘴狠狠地闭住，瞪眼看了看众人。

“嗯？你们不打算协助我吗？”

“大伙儿都说谁也不知道你的鞋；也许是叫河水给冲跑了。”少年的父亲还是竭力忍耐着说，“因此，也谈不到什么协助不协助。”

“混账！”翻译官露出一排牙齿，狂叫一声，突然从正面向父亲的脸上打去。

父亲用手紧紧地托住了结实的下巴颏，脸上毫无惧色。嘴唇被打破，一滴滴的鲜血滴在地上。少年仰面望着父亲，见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脸颊上慢慢地泛起了红色。少年心里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混账东西！”翻译官气呼呼地说：“你是村长，就有责任。你要是不把偷东西的人的名字说出来，我就对士兵们说你是贼。然后把你抓起来，交给外国驻军的宪兵队去！”

少年的父亲从容不迫地转过身，背向翻译官，朝前走去。少年感到父亲是真生气了。翻译官大吼一声，企图把父亲叫回来，可是父亲不理睬他，只顾自己往前走。

“站住！小偷，你敢跑！”翻译官怒喝起来，接着又用外国话吼叫着。

那个年轻的外国兵端起枪跳出来，做出射击的姿势，也用外国话吆喝着。父亲回头看了一下，骤然惊恐地向前奔去。翻译官大喊一声，但听得那年轻的外国兵手里的枪砰的一响，父亲张开双臂，身子仿佛跳跃似的晃了一下，就一头倒在地上了。等人们赶到他身边，那个少年早已跳过去扑在倒下去的父亲身上了。父亲的眼睛里、鼻子里、耳朵里，都淌着鲜血。他已经死了。少年抽抽噎噎地哭着，把脸紧贴在父亲那滚烫的脊背上。他搂着父亲，独自把父亲完全占有了。人们转过身，透过黄昏时分浓郁的空气，凝视着茫然地伫立在那里的翻译官和外国兵。翻译官离开外国兵向前迈出了两三步，狂乱地喊了一声，但是村里的大人和小孩，没有一个人回答他。他们只是默默地把眼光死盯着这

个翻译官。

夜深了。父亲的魁梧的尸体躺在草席上。只有少年和他母亲守在一旁。母亲象男人似的坐在地板上，两只胳膊抱着膝盖，一动也不动。少年从面临谷地的窗户，向下面探望着，他也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保持着沉默。

从山谷底下的溪流，不断地涌上来浓雾。少年定睛看去，发现有几个大人，顺着村里的石子路走上来，夜雾跟在他们身后慢慢地向上移动着。这几个大人一声不响，慢慢地爬上来，就象背着很沉重的东西似的，坚实有力地迈着步子。少年咬紧嘴唇，心里突突地直跳，眼巴巴地望着这一切。他们走得确实很慢，然而稳稳妥妥地爬上来。少年感到自己简直要晕倒了。突然，母亲跪着爬过来，向窗外望了一眼。他感到母亲发现了这些大人。母亲用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少年在母亲的怀抱里感到很拘谨。

这些大人刚刚消失在槲树林中，现在，突然又出现在少年家的通到堂屋的木板门前了。他们一声不响地推开了门，聚集在一起，默默地望着少年。少年感觉到把他搂在怀里的母亲在开始发抖。他立刻受到了感染，自己也跟着颤抖起来。

但是，他终于挣脱了母亲的胳膊，立起身来。他赤脚走下堂屋。大人们围住了他，一同向前走去。大人们顺着被夜雾打湿的下坡路，一直向前走去。恐惧和雾气的寒冷使少年浑身直打哆嗦，他急急忙忙跟在后面走。

这一条路，在开采石灰石的小采石场前的平地那里，分出一个岔道来。跨过一座土桥，就来到通往河流深处的石头台阶上。一到这里，大人们就紧张起来，他们歪着不曾剃去胡须的、枯瘦而阴险的脸，低头俯视了少年，一声不响地死盯着他。

少年为了不让自己发抖，紧紧地抱住了身体，独自朝分校前的广场奔去，他感到大人们好象在背后盯着他。吉普车在柔和的月色中静静地停在那儿。少年走到车前站住。士兵们都在分校里边睡大觉。少年含了一嘴粘糊糊的唾沫，眼巴巴地盯着吉普车。

从驾驶席上爬起来一个人影，他打开车门，探出了半个身子。

“谁？”这是翻译官的声音，“来干什么？”

少年没有搭腔。他抬起眼睛，看了看翻译官的黑糊糊的脑袋。

“难道你知道我的鞋藏在什么地方吗？”翻译官说，“你想拿到奖品，来告诉我鞋藏在哪里，是吗？”

少年的脸颊变得僵硬。他使出全身力气仰着脸。他一声不响。翻译官轻快地从车上跳下来，拍了一下少年的肩膀。

“你是个好孩子。来，领我去。不要担心，我对大人们保守秘密。”

两个人肩并肩地顺着少年方才走过的路往回走去。少年极力控制着自己，以免被人觉察出他在发抖。

"奖品，给你什么好呢?"翻译官喋喋不休地说着。"喂，你喜欢什么?我替你向士兵们要点糖果好不好?你看到过外国的带画的明信片吗?奖给你外国人看的杂志也可以。"

少年不言不语,屏住呼吸走着。赤着的脚踩在石子上,感到疼痛。尤其是那个翻译官，更感到疼痛难忍。但是他高高兴兴地嘴里讲个不停,一蹦一跳地跟着走。

"你是哑巴吗?"翻译官问道。"别看是哑巴，却很懂事哩。不过,你们村里的大人们,可真是大混蛋。"

他们来到采石场前。过了土桥，顺着被夜雾打湿的滑溜溜的石头台阶走下去。从土桥下的黑暗处，突然伸出一只胳膊来，把翻译官的嘴给堵住。跟着就有几个大人把翻译官团团围住,他们一个个都是浑身硬毛,石头般坚硬的肌肉隆起来，身上一丝不挂。翻译官被这几个赤身的大人紧紧抱住,完全动弹不得,接着就被他们拖进河里，慢慢沉到水底下。这几个大人,谁要是感到呼吸困难,谁就离开翻译官,把脑袋伸出水面呼吸一下,然后再潜到水里，把他紧紧地抱住。他们轮流地重复着这个动作,一直持续了很久。最后才把翻译官一个人留在河底里，大家走上了台阶。他们冻得浑身发抖,一个个都打着寒战，把身上的水抖掉一些,就这样穿上了衣服。这几个大人一直把少年送到坡路的尽头，然后才默默地沿着原路回去。少年仿佛被他们的脚步声追赶着似的,奔进了拂晓的树林。

他推开了房门。柔和的淡灰色的晨雾从敞开的房门溢进来,使得背朝堂屋默默地坐着的母亲发出了一阵咳嗽。他

也咳着，伫立在堂屋中央。母亲回过头，用怪可怕的眼神看了他一眼。他一声不响地走进那间地板房，就在被父亲巨大的身体占去了一半的那张草席的一角躺了下来，冷得浑身起着鸡皮疙瘩。母亲的视线落在他那消瘦的脊背和细细的脖子上。他呜咽着，没有哭出声音。他已经精疲力竭，感到四肢无力和悲伤；然而，最使他受不了的，还是那种强烈的恐怖的感觉。母亲用手抚摸着他的脖子，但他却发疯似地甩开了她的手，紧紧地咬住嘴唇，泪水夺眶而出。紧靠房后的那片夹杂着栗子树的灌木林里，传来一阵鸟儿的喧闹声。

早晨，一个外国兵在河流的深处发现了翻译官挺直两条苍白的腿漂浮在水面上。他喊醒伙伴们，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想找村子里的人把翻译官打捞上来。但是，在他们周围，不但看不到一个孩子走近来，连在远处了望他们的孩子也找不到一个。

大人们，有的在地里干活，有的在修理蜂箱，有的在割草。尽管这些外国兵比比划划的企图让村里的人们了解他们的意思，但人们却把这些外国兵当作一棵树或是一块石头一样，根本不加理睬，依旧干自己的活儿。大家都默默地继续干活，就象忘记了有外国兵到村子里来了似的。

终于有一个外国兵浑身脱个精光，跳进河里，把尸体拽过来，抬进了吉普车。直到中午，外国兵们一直在车子周围，不是坐下，就是走来走去。看来，他们简直焦急得

要死。

他们忽然掉过车头，顺着进村时走过的那条路驶回去。村里的人们，包括孩子们在内，没有一个人去注意他们，还跟往常一样，依旧在做自己的事情。村头的路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在抚摸一只小狗的耳朵。眼睛最蓝的一个外国兵把一包糖果扔给她，但是那女孩子和小狗连看也不看一眼，继续做他们的游戏。

（1958年9月）

刘德有译

架着双拐的人

远藤周作

一

菅是在去年七月里头一次给加藤昌吉看病的。那天从早晨就热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上午十点钟，挂在候诊室窗户上的寒暑表已经超过三十度了。他手里攥着支铅笔，汗水扑簌簌地落到桌子上。可是他一个劲儿地计算着半年以来由他担任的对那个十四岁少年进行罗沙哈氏测验①的结果。从今天的结果看来，这个精神分裂症少年患者的治疗成绩并不算好。

"好难受啊！"

他点燃了一支新生牌纸烟，自言自语地说。相泽护士正在他背后的布帘后面，按照入江的吩咐，照看一个受着电休克的老人。她点点头，哼了一声，分不清是喘气呢，还是叹气。

---

① 罗沙哈氏测验是瑞士医生罗沙哈(1884—1922)所创始的测验精神状态的方法。

“索性给他做外科手术吧。我要是象入江那样能够对病人更冷酷一些就好了。”他把纸烟换在左手里拿着，想道，“可是我不喜欢电休克和给脑子开刀的治疗法。”

营作神经科大夫已经有不少年头了，他自然也很清楚这种外科手术的效果。可是他对于这些在精神上已经一直受着痛苦的神经病患者，是无论如何也不忍心下手，再使他们加倍受到肉体上的痛苦的。也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同事们的评论，跟同科的入江那种出色的成绩相形之下，都说营给人治病总是拖延时间。

营想去厕所，打开房门一看：在不通风的、空气污浊的走廊里，四五个由家里人陪伴着的病人，正挤在一张狭窄的长椅子上。有一边啃着指甲一边在沉思的患忧郁病的男人，也有喃喃地不知唠叨些什么的中年妇女。他们的衣服不仅发出汗臭气味，还有一股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所特有的阴暗懑闷的痛苦气味冲鼻而来。营从他们跟前走过时，他们抬起眼睛怯生生地朝他望着。

“你有空儿没有？”

他从厕所里回来一看，入江在屋子里一边用病历当扇子吧哒吧哒地搧着胸脯，一边等着他。入江那精力旺盛的粗脖子和那从衬衫里裸露出来的厚厚的胸脯，都被汗水弄得象蜡一样地闪着光。

“啊，我刚刚给那个孩子做完检查。”

“结果怎么样？”入江一边翻着罗沙哈氏测验的检查表一边问。

"还是那样儿，"菅皱着眉头说，"真叫人为难。"

"你干脆给他的前头部作脑髓切断手术吧。"

"哦，那个……"菅含含糊糊地回答了一句，接着问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你替我看一个初诊病人好不好？吉野大夫今天出差了，我一个人可看不完这么多病人。"

入江大踏步走去了。菅拿起他丢在那里的初诊病人的病历来看，原来这个病人直到两年以前还在东京某中学当办事员。他叫加藤昌吉，有个妻子和一个男孩子。他和菅同年，也是三十四岁，父母兄弟当中并没有受到精神病和梅毒遗传的人。半年以前，由于下肢有一种麻痹和没有气力的感觉，他曾到G医院去看过。医院以为他脊髓有毛病，就叫他先住院来检查一下。住院后一个星期，这个人上厕所去时突然两脚僵直，站不起来了。

外科整形手术和其他治疗对他都没有效验。G医院认为也许是体感障碍症，就劝他找象菅大夫这样的神经科大夫医治。

体感障碍症是指人的心理上的痛苦所引起的内脏麻痹或疾病。比方说，大约半年以前曾有个面色苍白、表情倔强的姑娘来看病。她害咽喉部狭窄感和心动过速的毛病。经过两个月的分析，才知道姑娘的病不是外来的原因，而是婚姻问题引起来的。母亲执拗地劝她接受一桩亲事，她烦闷地想："可别接受，可别接受。"结果在肉体上也引起了饮食不下咽的病症。

菅自然不知道从入江那里转来的这个新病人患的是否是同样的体感障碍症。即使熟练的精神分析医生也需要长期的忍耐和努力才能辨别出：某个病人的病真是由心理上的原因引起来的呢，还是单纯的生理上的病。时常甚至全部劳力都会白白浪费掉。菅想到这里，就不大愿意接受这个病人，因为自己担任的那些治疗成绩并不算好的病人已经够棘手的了。

“下面的病人怎么办呢？”站在门口的相泽护士问。这时，菅正在呆呆地想着病历上所写的三十四岁这个年龄的事。这个病人是和菅同一年生的。跟菅一样，他也有妻子和一个儿子。菅忽然想起了这会儿在驹场的窄小的公寓房子里洗那堆积如山的衣物的妻子的脸，以及一定跟她缠个没完的孩子。三十四岁——这一辈人把自己的青春都消耗在战争当中了。这个中学办事员也许受过跟自己一样的创伤，过的也是跟自己一样的生活。这种联想使菅对他产生了不知是亲热的、还是连带的感情。

“叫来吧。就是这个病历上的。”

菅拉下百叶窗，把屋子弄得暗暗的，好让病人的心神镇定下来，然后坐在椅子上等待加藤。

病人架着双拐，由相泽护士搀扶着走进了诊疗室。他脸色很难看，戴着眼镜。深灰色裤子的膝盖那里已经磨破了，敞领衬衫却洗得雪白，大概是出于家里人的一番苦心吧。眼镜被汗水浸得滑下了一点儿，他抬起神色阴暗的小眼睛，隔着眼镜不安地打量着菅。病人显然是害怕这间诊疗

室和马上就要开始的奇怪的治疗。

“喏，请你放轻松一点儿，坐下来。”菅指着放在自己前面的那张给病人预备的床说，“把拐杖放在那儿吧。我们这里不给你做痛苦的治疗。”

加藤还是踌躇不前，熟练的相泽护士用两肩支撑着他，脚底下使着劲，一步步往前走。

“加藤先生，从今天起，不要把我当大夫，而当作朋友看待，只管相信我好啦。你是大正十三年[①]生的，我也是大正十三年生的呢。”

在进行分析以前，菅若无其事地闲谈几句，想在这个中学办事员和自己之间建立关系，也就是说，消除病人对精神分析医生的警戒。为了慢慢揭开病人对社会隐瞒起来的、连本人也不敢正视的心灵之谜，意识之中的秘密，预先做好这个准备是绝对必要的。

由于拉下了百叶窗，遮满阴影的黑暗的屋子比先前更加闷热了。从隔壁屋子传来了受着电休克正在昏睡的老人那低沉的鼾声。

“咱们随便聊聊吧。想起什么谈什么，谈什么都行。谈些以前的事吧。我就这样给你看病。”

可是加藤把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声不响地望着地板。他还不打算对菅解除警戒。

“你们一共是三个兄弟姐妹。姐姐阿正，弟弟庸平。弟

---

① 大正十三年是一九二四年。

弟在汽油站工作。”

按照弗洛依德①式的原则，菅漫不经心地探听着加藤幼年时代的事。因为他有必要调查一下，加藤对他父母的形形色色的爱憎和对他姐姐弟弟的微妙的嫉妒这样的原型经验，就象冲洗河床的泥沙一样，究竟给加藤的三十四年的生命以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可是对这些质问，病人那张没有血色的黝黑的脸上并没有什么反应。他也不是不回答，但只是用“嗳”或是“不”支吾着。这么说来，即使他小时候对父母、姐姐、弟弟多少有过一些变态心理，大概也算不了什么。那些至少似乎并不是引起这个人当前所害的虚脱感或两脚僵直征象的直接原因。

病人用胆怯的眼神打量着菅的脸，时时神经质地用舌头舔一舔没有血色的薄嘴唇。菅从他那惶恐不安的动作当中看出忧郁病所特有的恐怖感。虽然还不能够明确地断定，不过加藤昌吉好象是害怕什么东西，对什么东西怀着恐惧。也许正是这个东西突然使他的两腿麻痹了。

就三十四岁这个年龄来说，加藤的头发已经稀薄了，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他的眼睛小得象老鼠的一样，发着阴暗的光；脸比年龄要显得苍老，而且憔悴不堪。菅看着加藤的脸色，又对他感到了一些怜悯。在雨天的人行道上，在傍晚拥挤的国营电车里，菅每天都看到不少张疲倦的脸，他们跟他自己和加藤年龄相仿，他们参加过战争，在战争期间把

① 弗洛依德(1856—1939)，奥地利的神经学家、精神病学家，曾创立精神分析法体系。

整个心灵都毁灭了。

“儿童时代的事怎么样？你小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讨厌的事？”菅继续进行着分析，“请你随便想想看吧。”

闷热的房子里又传来了隔壁房间那个受着电休克的老人轻微的鼾声。菅听到这声音，就说：“老人怎么样？……比方说，你曾经同祖父一起生活过吗？”

病人摇摇头。

“祖母怎么样？”

对方的肩膀突然微微颤抖了一下，他把对菅看着的困惑的眼神转向别处去。

“你喜欢祖母吗？”

“…………”

“不大喜欢，对不对？”

“……母亲……”这个中学办事员声音沙哑地开腔了。“母亲受祖母的气，当时我虽然是个孩子，也很讨厌祖母。”

“发生过什么样的事？”菅把身子往前挪了挪，问他。

可是半个钟头以后，他用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叹了口气说：“累了吧？下下星期，你还是在这一天来吧。”

遗憾得很，加藤所透露的关于祖母的话好象还并不足以成为研究病症的线索。不过今天诊察了一个钟头，发现病人对祖母所抱的微微的敌意，倒也可以说是一点点收获。

医院里报告中午休息的汽笛响了。从走廊里传来了把卡片收拾起来去吃午饭的职员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

相泽护士打开诊疗室的门，问道：“完了吗？”

"完了。请搀一下加藤先生。"

中学办事员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又隔着滑下来的眼镜，抬起表情阴暗的眼睛望着菅。

"加藤先生，你的脚一定能治好。"菅把一个钟头的诊察使他感到的疲劳掩藏起来，脸上勉强装出微笑说。

泛着消毒药水气味的医院食堂里挤满了前来用饭的看护病人的人，病人的家属，以及职员们。菅好容易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个座位，本来想喝一小瓶啤酒，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要乱花钱了，还是用这笔钱去买今天早晨妻子关照他买的小孩子的木屐吧。妻子和孩子大概这会儿也在公寓那狭窄的房间里，对着饭桌吃那简单的午饭呢。

"我是个医生。虽然当的是医生，却是个平凡的人。在这个医院里，我大概连部长也当不上。"菅一边吃着凉拌荞麦面条，一边呆呆地老是想着同样的事："只因为我是个平凡的神经科医生，今天我做的也是插手到人们的痛苦和精神创伤里去的工作。不仅是插手，还要把它治好。"

菅第二次给加藤诊察是在下着雾一般的密雨的下午。小轿车和公共汽车的响声，街上嘈杂的声音和雨点夹杂在一起，从窗口传进来。菅想关上窗户，走上前去望着附近的御茶水车站、被雨水淋得闪闪发光的轨道，以及M大学的白色建筑物。

"学生们打着反对原子弹的标语牌游行呢。"过了一会儿，菅回过头来对那坐在床上的加藤说，"照这样下去，简直要淋成落汤鸡了。不管日本学生怎样游行示威，美国佬也

不肯停止实验呀。”

这一天，菅没有采取盘问的方式，而是打算作 T.A.T.的检查。这是美国所用的办法，是把几张画着各式各样的人脸和风景的卡片交给病人，叫他照实说出这些画使他产生的联想。

“加藤先生，我给你看几张画，请你尽力想一些富于小说性的故事。”菅向他说明，“你要进行创作，说出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画上的人感觉到了什么，在想些什么，结果又是怎么样。在每一张画上面可以用五分钟。”

他给加藤看的第一张画上，是个蓄着胡子的中年男子和一个年轻小伙子。两个人面面相对，挨得非常近。年龄不同的这两个人，脸上都带着深刻的表情。幼年时期曾有过浓厚的父性变态心理的病人，就会把这个中年男子看作是父亲，作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联想。有同性爱的倾向的人就会在脸对着脸的这两个男人之间想象到性的关系吧。即使病人想隐藏这个秘密，从他的眼神和一些小的动作也可以显露出特别的反应。

“开始吧。”

菅一边看着表，一边催了一声。这时候加藤正舔着薄嘴唇，两眼盯着那张画；眼镜都滑落到鼻子尖上了。他穿着敞领衬衫，肩膀的地方被雨淋湿了。菅悄悄地观察着加藤脸上表情的变化，可是这个脸色很坏的中学办事员没有露出什么特别的感情。

“怎么样？”过了五六分钟，菅又问了一次，“你想起故事

来了吗？”

“这是上级在对社员……”加藤用低低的声音喃喃说道，“发号施令呢……”

“请你接着往下说，接着说……”菅冲他点了点头说。看到这张画而联想到命令和叱责的病人，大概对现实都是怀着某种恐怖的。不消说，加藤显然有这样的倾向。

然而患忧郁病和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都可能有这样的恐怖感，所以范围是很广的。在那以后加藤所说的话和所作的联想既粗糙又单纯。不过菅注意到，加藤使用了两三次象“因为不能不这样做”，“必须这样做”这类包含着强迫感情的字眼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菅就这样一张张地给他看了十来张画，在加藤身上又发现了一种奇怪的反应，那就是加藤对妇女——或者不如说是上了岁数的妇女——所抱的敌意。比方说，给他看的第四张画，画着在耕地上干活儿的一对青年男女，以及靠在树上看着他们的、象是母亲模样的一个妇女。普通人看来，这是农村的牧歌般的一幅风景。

然而加藤昌吉这时头一次发表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看法。

“大夫，能不能把这看作是在受监视呢？”

“监视？哦，”菅点点头说，“我明白。”

菅表示了同意。于是，加藤改变了不怎么有自信的口吻，舔着嘴唇说：

“也就是说，我认为这个老太婆正在看着自己的上门女

婿，看他干活儿干得怎么样。”

加藤把画上的母亲模样的女子看作是不好伺候的岳母，说那个正在干活儿的青年是她的上门女婿。

他对上了年岁的妇女所抱的敌意还不单表现在这张画上。第七张和第九张画上也各自画着正在操作的家庭主妇或是老太婆的形象，在加藤所构思的故事里，这些女人所担任的决不是善良的角色。他总是把她们看作心术不良、专爱挑人毛病的女人。

“一定是过去曾经有个年老的女人给过他什么不愉快的回忆，”菅马上做了这样的联想，“是他母亲吗？要末就是他的妻子？”

可是根据上一次的诊察，菅知道病人的妻子比他小八岁。他对他母亲的爱也是跟正常人一样的。只是在那一天，他对祖母略微表示了憎恨，但菅觉得，那和两脚僵直这个病状的原因不会有什么关系。

菅一边把那几张画收起来，一边漫不经心似地望着窗外，他突然说：“加藤先生，上了年纪的女人当中，有没有使你勾起不愉快的回忆的人？”

“啊？”加藤那对小眼睛又不安地看着菅。

“比方说，你的伯母或是认识的女人当中，有没有使你讨厌的呢？”

“这个……”对方用两个指头搔着稀疏的头发，困惑地扁扁嘴，皱着眉头。“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

然而，当他被相泽护士搀扶着从床上站起来以后，他一

边拖曳着脚步，一边象初诊那次一样回过头来望了望。他那双悲戚的小眼睛和滑落到鼻子上的眼镜好象对菅有所哀求。“大夫，请你替我医治痛苦吧。”——菅感觉到了这个无言的祈求，不由得低下头去。他盯着地板，想道：“我不是神仙。……虽然不是神仙，我却在动手去碰人的伤口和渗透出来的血。”

为了医治加藤昌吉的病，必须把过去三十四年的生活当中他自己也忘却了的、然而最使他痛苦的疮口揭开才成。加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怀起恐怖和敌意来的呢？要是菅抓住这一点，就能找到治疗办法的线索。不幸的是，病人自己也想不起这个原因来了。

二

可是以后的几次诊察并没有带来良好的成绩。不但没有成绩，好象反而把事情搞糟了。

菅开始作心理状态检查，百般设法想让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真面目从加藤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可是这些办法结果都是徒劳无功，于是菅就逐渐焦躁起来了。病人自己也疲倦了，露出胆怯的神色。他为了让诊察早一点结束，开始扯一些小谎。

对心理疗法来说，病人扯小谎是最坏的障碍。在加藤这方面，他对菅在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无意之中流露出来的不满意的表情和失望的态度，变得敏感起来了。为了让对

方高兴，他开始有意识地制造一些看来能使精神分析医生感兴趣的反应。

有一天，入江在从医院回家去的路上，邀菅到国营电车站附近的托丽斯酒吧间去；他听到菅谈起加藤的事情，就一边用湿手巾擦着脸，一边大声说："要是我的话，我就给他作麻醉分析。……作麻醉分析。……有的是便当的医疗法，老菅，你的胆子有点儿太小啦。"

"倒不是胆小，不过……"菅不会喝酒，仅仅用嘴唇碰着酒杯，眨巴着眼睛说。

所谓麻醉分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大夫开始使用的办法：在病人的静脉里慢慢地打上麻醉药，让他失去知觉，回答大夫的问话。

"不过……那样做，病人容易受精神分析医生的暗示。"菅小声咕哝道。

"可是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加藤吗？加藤那么顽固，不是没有别的办法么。"

菅看着入江那精力旺盛的脖子和脸，想起这个人在战争时期曾经是个优秀的军医。说实在的，菅所以踌躇不决地不肯作麻醉分析，不仅仅是出于跟入江进行抗辩时所提出的这个理由。往病人身体里打麻醉药，夺去他的自由，让他失去知觉，坦白过去所做的事情；菅对这样的作法不知怎的感到有些内疚。即便是为了治疗，菅也对拿病人当作实验材料这一点感到出于本能的厌恶。奇怪的是，这事勾起他对战争的种种回忆。麻醉疗法和对战争的回忆为什么有

联系，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可是象入江那样动不动就靠外科手术和麻醉做出成绩的事，他无论如何也做不来。

“病人不是希望早点把病治好嘛。大夫也该及早给他治好才对哩。”入江几杯酒下肚，脸上油光闪闪，黑红黑红的；他用轻蔑的眼光俯视着菅，揶揄地说，“我反对象你这样为了手段而放弃目的。”

“手段和目的吗？”

菅那时忽然想起诊察加藤的那一天，他从医院窗户里看到的学生队伍。他们冒着淅淅沥沥的雨，举起写着“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标语牌，在车站前湿淋淋的马路上行进。菅一看到那样的队伍，就不禁觉得这种做法是白费力气，毫无用处的。他曾参加过战争，长期以来，他已习惯于怀着痛苦的感情同罪恶妥协。从战争时期以来，他对各式各样的罪恶——政治的罪恶，社会的罪恶，人类的罪恶，都感到无能为力；同时他又怀着一种失败的情绪，认为“我一个人坚持也是毫无用处的”。这种感情象秤砣一般沉重地压在他的心灵深处。他复员后选择了医治别人的痛苦的精神分析医生的职业，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跟自己的宿命观点进行斗争。从酒吧间的一个角落里传来了爵士音乐的靡靡之音。菅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音乐，一边想道：“为了消除一个病人的痛苦而工作——比方说，治好那使得加藤昌吉两脚僵直的心灵的伤口——其实是为了我自己。决不是失望——这也许会使我能够抵抗战争所给予我的疲劳的感觉和宿命观点。”

想到这里，他问入江："那是什么曲子？"

"我可不懂得那种玩意儿。"

入江把盛在碟子里的柿核儿塞到嘴里，又叫了一杯威士忌酒。

第二天，从医院回家去的路上，菅忽然想起要到加藤昌吉家去访问。精神分析医生有必要对病人的家族和家庭环境进行了解。他早就想到加藤家去一趟，因为太忙，一直拖延下来。

他从涩谷上了公共汽车，在松见坡车站下来，到车站前的一家肮脏的食品店去打听加藤的家。只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短衬裤的老板告诉他说，就在这后头。

这一带还残留着十年前空袭的痕迹。房屋地基的遗迹上，夏季的杂草丛生，盖满白色的尘埃，还丢着一些经过火灾的砖头。那里排列着好几栋全都一模一样的木造平房，狭窄的院子里晒着小孩的尿布一类的东西。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无线电的声音。

加藤的家是这些木屋当中的一栋。一个皮肤白皙、长得平平常常的女人出来迎他。菅对她那张为家事操劳过度、显得憔悴不堪的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她是加藤的妻子。

"孩子他爹刚刚到新宿的医院去了，"她把一个五六岁的、长满了痱子的男孩子抱在膝盖上，不好意思地回答说，"有个街坊告诉他，那里有个光注射就能替他治好病的大夫。"

“靠注射怎么能成呢，”菅抑制着油然而生的无可奈何的感情说，“你丈夫腿上的毛病没那么简单。”

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对加藤的妻子详细说明了今天前来访问的理由。

“所以说嘛，太太，为了给你丈夫治病，光靠大夫是不成的，还需要家里人的协助呢。”

已经破了的纸隔扇是打开着的，从门口可以看见旁边的六铺席的房间里面放着个小饭桌，还有小孩子的坏了的玩具什么的。

“我打听这样的事觉得很对不起你，”菅谈到了正题，“你丈夫身边曾经有过使他不愉快的老太太没有？比方说，你记得亲戚当中有没有跟你丈夫特别合不来的女人？”

“这个……”加藤的老婆把两鬓的短发往后拢了拢，沉思起来。

从后门传来了在井口打水的沉重的响声。

“这个，我可想不起来，”她有气无力地摇摇头说。

“请你好好想一想。我对你丈夫进行试验的结果，发现他不知怎的好象对上了年纪的女人本能地抱着警戒心。要是明白了这一点，他的腿或许也就能治好。”

加藤的妻子很抱歉似地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

“你丈夫每天都做些什么事？”

“做什么？光是发呆。”她突然用抱怨的口气说，“大夫，孩子他爹说，再也不愿意到神经科去看病了。大概是因为去多少趟也不大见效。再说，连街坊也都风言风语的。”

“说些什么？”

“大家都在背地里说：我丈夫大概是因为有神经病才到神经科去看病的。”

菅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沿着夕阳斜照的小巷子走回去。他从松见坡车站上了公共汽车，车子刚一开，他偶然从车窗里看见了加藤的身影。架着双拐的加藤并没有注意这边，他倚着拐等公共汽车驶过去。“加藤，再忍耐一个时期就好了，再忍耐一个时期就好了。”菅把脸伏在玻璃窗上，盯着逐渐消失的加藤那受罪的样子，心里这样念叨着。

大概是附近有个女子中学，同车的有四五个穿制服的女学生。公共汽车下坡的时候，可以俯瞰在落日余晖中闪闪发光的街道。菅听任车子颠簸着，心想：今后用什么办法给加藤治病呢？只觉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还是毅然决然地照入江劝他的那样作麻醉分析吧？可是，要是能不用麻醉剂，他还是不想用。

从夕阳反照、泛着一片暗红色的街心，缓缓飘起工厂烟囱的烟。烟底下是鳞次栉比的黑魆魆的小住宅和楼房。那里也有无数的人在劳动、生活和恋爱。菅忽然想到：使加藤产生变态心理，受到痛苦的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如果实有其人，她如今究竟在哪儿生活呢？然而加藤为什么想不起那个女人和同她见过面的事了呢？

“有没有刺激他的记忆的好办法呢？”菅望着揪着吊带的女学生把身旁的同学递给她的卷成一卷的图画纸接过来，忽然想到让加藤画画不知怎样。“对啦，为什么以前没有

注意到这一点呢？给他纸和铅笔，让他画好多张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脸和形象。能不能从这里引起加藤的联想呢？”

菅虽然没有亲自用过，但他知道有一种测验儿童性格的方法：叫儿童画出人物画来加以观察。也有人批判巴克尔以及马克巴用过的这个古老的分析方法，说它分析得太过于简单。就是说，病人之中，也有很会画画的，也有不大会画的。这种微妙的差别，在略图式的分析方法之下，是看不出来的。不过，菅现在想到的方法，并不是这种为了判断性格和心理状态而画人物的办法。他是想叫加藤画好几张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脸，以便让加藤逐渐想起沉没在他的记忆深处的阴暗而不可思议的过去的一刹那。

加藤昌吉下一次来受诊察，应该是在五天之后。在这之前，菅搜集了面貌各不相同、穿着各式各样服装的老年女人的像片。有的像片是一张老太婆的脸；冬天，她正在农家的院子里怡然自得地晒太阳。还有的像片拍的是正在厨房操作的一个主妇。菅想叫加藤先照这些像片来画。

“全都照样画下来就成了吗？”加藤手里拿着铅笔，有点生气似的说。他好象不明白为什么人家要强迫他作这样的试验。

“会画，就这么画画看吧。背景可以省略，请你光把人物详细地画下来。”

菅看着钟说：“半个钟头以后我再回来，”然后就走出了诊疗室。他觉得自己不在场好一些，免得对加藤的心理给予微妙的压迫和暗示。他没有回到研究室去，却走出了医院。

从医院通到附近的御茶水车站的路上有一座陆桥。营倚着桥，呆呆地俯瞰着挤在下面站台上的人群。每次开进了一辆国营电车，人们就从电车里涌出来，又有许多人被吞进去。营想起自己曾在御茶水车站来往了十几年。上大学的期间他也是每天在这个车站下车，走过这座陆桥的。那是战争时期。营上学校时穿着工作服，打着绑腿。冬天的凛冽的风吹过这座陆桥，住家和店铺都还关着门，又脏又黑。只是偶尔有一辆载满乘客的市内电车发出低沉的声音疾驰而过。以后，一连多少个夜晚都有空袭，街道被烧成一片褐色的废墟。

“战争时期就象是一场噩梦一样。如今人又多到这个样子了。”营一边看着站台上精神勃勃地走动着的人们，一边想，“可是有些记忆是想抹也抹不掉的。”

他回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钟头。加藤昌吉的眼镜滑落到鼻子上来，正在用铅笔慢腾腾地照营交给他的那张像片画着。他看到营进来了，只是毫无表情地抬起了那对小眼睛。他对这项工作并没有表现出感情上有什么激动和任何反应。

三

说实在的，营真想死了这条心算了。他心想：“死了这条心，闭上眼睛在这个顽固的病人身上打麻醉剂吧。”可是，给病人打麻醉剂，夺去他心灵的自由，就等于截断自己和病

人之间的作为人的联系；就等于截断人的联系，把病人当作实验用的动物。

菅把加藤所画的画跟像片对比着，抑制着涌现出的不愉快的失败的感觉。用黑铅笔涂抹成的加藤的画，画得决不算好。虽然画得不好，却是细心地、一笔不苟地模拟下来的，好象在表示这个人的耿直的性格。

菅在初秋的阳光照射进来的窗户下面，心不在焉地低头看着画和像片。这时候，他注意到了一件事：那张像片是倚着养老院的窗户的老太太的脸，加藤把老太婆那疲惫、悲哀的眼神，画得比原来的像片要锐利一些，两颗黑眼珠画得挨得很近.因此，老太婆好象是两眼充满了敌意和仇恨，目光炯炯地瞪着这边。画虽幼稚而拙劣，却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这时候菅才知道，自己所尝试的试验并不是毫无用处的。他至少觉得，直到现在为止好象是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的那种毫无把握、一无着落的感觉是消除了一些。他预感到这个老太婆的眼睛和加藤那僵直的两腿之间有隐密的关系。

菅从他搜集的那些像片当中尽量挑选出冲正面看的脸。在这些脸当中他又特意去找两眼睁得挺大的。要是他的推测没有错，这一对眼睛也许会刺激加藤的潜意识，使他重新想起早已忘却了的过去的一刹那吧。

下一次诊察的日子是在下星期二。跟第二次诊察那天一样，窗外也下着淅淅沥沥的雨。

当菅又递给加藤昌吉铅笔和纸时，加藤为难地把眼睛

掉过去不看菅，惶恐地说："大夫，我不画了。我的腿不行，治不好啦。"

"能治到哪儿，算哪儿吧。把你治好，对我来说也是……"

说到这里，菅闭上了嘴。他想要说点什么，竟找不出适当的话来了。他想告诉加藤，正如跟他同年的加藤的两腿瘫痪了一样，他自己的心里也残留着战争和那个时代所留下的创伤。他想说：替加藤治好病，也许就能把自己的创伤治好一部分。

"今天光画脸吧。"

"光画脸就成了吗？"加藤毫无自信似地低下头去。

"光画脸就行。这张像片是受了惊吓的女人的脸，就照这一张画吧。"

"为什么要我做这种小孩子的功课一样的玩意儿？"中学办事员突然把膝头上的铅笔丢开，用两手捂住了脸。"我不画。画也是白画。"

"要画，"菅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心平气和地说，"加藤先生，你得画！"

他觉得，用两手捂着脸的加藤好象在哭泣。他把加藤留在那儿，象上星期那样悄悄地走出了诊疗室。他站在病人们已经回去、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把脸挨着窗玻璃，目不转睛地看着细雨濛濛的窗户外边。这时候，手里拿着一叠病历的入江从别的房间走出来了。

"看完病了吗？"入江从菅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一边从衣

袋里掏出纸烟，一边大声说。

“还没完。上次跟你谈过的那个病人还没走呢。”

“经过怎么样？”

菅摇了摇头。他这位同事的嘴唇上浮出一丝嘲笑，用怜悯的眼神看了他一眼，大踏步走开了。

二十分钟以后，菅朝屋子里望了望，加藤手里拿着铅笔，凝视着图画纸。他那头发稀疏的额头上渗出汗水，连头也不抬。图画纸上只画着女人的半个脸，跟上次一样，眼睛是用粗犷有力的线条画成的，几乎给人一种凶暴的感觉。菅屏着气静静地站在那里，原来加藤的肩膀在微微颤抖呢。

“喏，想一想吧。”

可是对方什么话也没有说。菅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说了一遍：“喏，把你想起来的事一桩桩地讲出来吧。”

“是我干的，可那是命令。”从加藤的小眼睛里流出眼泪来。

“是战争时期的事吧？”

“是的。我并不愿意。可那是命令。”

“对方是谁？”

“是在华中的一个小村庄。说是村子里有密探，我们就逮住了一个青年。决定马上把他干掉，由我和一个下士用刺刀动的手。”

“有人看着吧？”

“那个青年的母亲趴在地下又哭又号的。对啦，我想起来了。青年被杀死的时候，那个老太太用可怕的眼神盯着

我们来着。”

“杀死俘虏的时候，他是什么姿势？”

“把他的手脚捆得不能动弹了。”

菅把诊疗室的百叶窗推上去。御茶水车站和骏河台坡被雨淋得看上去忧郁而阴沉。各种颜色的出租汽车从车站广场开出去。报告时间的富有魅力而宁静的声音，从M大学的白塔一直传到这里来。那是和前天、昨天一样的什么事都没有，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学校街的景色。

“现在，我对这个人说什么好呢？”菅手扶着玻璃窗，呆呆地想着。按照一般的情况，等病人作了决定性的自白时，大夫只要告诉他这种自白里包含的自卑感或罪恶感，实际上是虚假的恐怖就成了。因为这么一来，病人就能够产生勇气，找到恢复健康的途径。

可是现在菅不能够说，长期以来一直在威胁加藤昌吉的这个犯罪的意识是毫无意义的。“那是命令吧。加藤先生，那不是你的罪恶，是战争的罪恶。”他想强迫自己说出这样的话，可是他自己也参加过战争，他知道这种安慰的话是最卑鄙的谎言。这句话不仅对加藤，就是对菅本人也一定会发生刺激作用，伤害他的心灵中最卑劣的部分。“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干过的。你用不着一个人痛苦。”哎，然而这也是谎话。起初，加藤也许会象个嗓子干透了的人那样把这种虚伪的辩解吞下去。可是，他大概很快就会悄悄地感觉到这种辩解的骨子里的伪善和卑鄙。“你把它忘掉吧。那是已经结束了的过去的恶梦。”可是菅想到：战争的回忆当

中，有的是能够抹掉的，有的是不能够抹掉的；有的是可以忘却的，有的是忘却不了的。要是有神的话就好了。要是有个东西能够象神那样说："我饶恕你这个罪，"那就好了。可是精神分析医生不是神。我不过是个平凡的小医生。这样一个平凡的我，今天又伸手到人类的伤口里去了。

"下星期再来吧，"菅用嗄哑的声音喃喃地说，"不，不是下星期。下下星期的星期二来好一些。"他也只能这么说了。

加藤昌吉隔着滑落到鼻子上的眼镜，翻着表情阴暗的小眼睛望了望菅。那好象是乞求怜悯的动物的眼神。不知他想说些什么话，他的嘴唇微微地颤抖着。

"喏……"菅拿起靠墙放着的双拐，催促他说。

加藤由在走廊里等待着的相泽护士搀扶着，把全身的重量压在双拐上，一步步地走去；菅靠在墙上目送着他的后影，对自己说："那是我们这一辈人的形象。今天我又没能够把加藤治好，也没能够把我自己治好。可是我还是不死心。"

因为下雨的缘故，楼梯那儿显得很阴暗，拐杖嘎吱嘎吱的声音到那里就听不见了。这时候，菅又打开诊疗室的门，走到里面去了。

（1958年10月）

文洁若译

忍　川

三浦哲郎

我带着志乃到了深川[①]。那是我们相识以后还没有多久的事情。

深川是志乃出生的地方。她生在深川，在那里一直生活了十二年，可以称得起是个深川仔，却要由我这个去年春天才从东北的角落里来到东京的人带路去深川，说起来未免滑稽；可是，志乃在战争结束前一年的夏季疏散到枥木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过这个被烧得连昔日的影子也寻找不到的深川街了。与此相反，我这个乡下佬倒是习惯于每月两三次，多的时候，每个星期日都到深川去走一走。对我说来，除了每天早晚往学校来回走的一条路之外，深川要算是整个东京最熟悉的街了。

从锦丝堀经过深川开往东京站的电车，开到洲崎运河再拐个直角，到深川东阳公园站，我们下了车。志乃好象要闻闻附近的空气似地探着身子眺望了整个街头。那是七月晴朗的大热天。由一片片低矮的棚屋连起来的街道，被灼

① 深川是东京都江东区西半部的总称。

热的阳光烤得升起白色尘埃和暑气，象蒸笼一样闷热。

“啊，全变了！简直就象来到陌生的街道，能够认得出来的只剩下那所学校啦。”

志乃若无自信地说着，指给我看马路对过的那座被烧得面貌皆非、只剩下混凝土架曝晒在阳光下的三层楼房。志乃就在那所学校读过五年书。

“不碍事，走走就慢慢地会认出来的。究竟还是您生长的地方嘛。”我这么说。

志乃就笑了笑说：“是啊，怎么也不可能连马路都变了吧。”她又把视线转回到那所被烧过的学校。“不过，我呢，虽也听说过四面八方都被烧掉了，可是连那所学校也竟然被烧掉，是怎么也不可想象的呀。混凝土的楼房也被熊熊烈火燃烧起来，实在不能置信。可是，刚才乍一眼看去，嗳，还是被烧掉了，什么都明明白白的了。都怪那些窗户。混凝土的楼房一烧起来，所有的窗户就一个不剩地被烧黑了哩。”

她好象有了什么意外的发现似地，直眨巴着那一双眼梢略深而微微上翘的美丽的大眼睛，环视着那些被烧塌得只剩下外壳、如同蜂窝挤在一起的黑色窗户。看到她这般情景，我笑了笑说：“要是净这么一处一处地给吸引住，时间再多也看不完呀。”

志乃缩了一下脖子。

“那末就请您带路，走哪边近呀？”

“我到木材场。”

“我到洲崎。”

因为一过了运河，那边的街道就是洲崎，也就决定先到木材场去。我和志乃跨过晃动着暑气的电车道，沿着投在她母校的建筑物脚下和路边的淡淡细长的阴影，向木材场的蓄水池方向走去。

志乃是想去看看我那已经不会回来的哥哥与我最后分手的地方，另外想顺便把她生长的地方介绍给我看。

木材场是木材和运河之街。不论什么时候去，风都很大，漂浮着木筏的蓄水池也不断地泛起细浪。风里吹来木材的香味和臭水沟的臭气；并且那风里还混杂着许许多多用肉眼看不见的木屑。这对于不习惯的人来说，如同篝火的烟那样熏人眼睛。所以，在木材场含着泪走路的人就是外来的人了。

我第一次由哥哥带着走过木材场的时候，就流下了泪，惹得哥哥笑了。我因为兄弟俩能并肩走而欣喜万分，但眼睛却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都怪那种风。去年春天，阔别三年之后，再来东京时，走过木材场的头一天——当时哥哥已经是不可能回来的人了——本来我的心中已经为一种愤懑燃烧着，但一双眼睛却一直朦胧不清，也是因为风的缘故。我的眼睛毕竟还是适应不了木材场上的风，或许因为在木材场里我经常走的路线上木屑特别多的缘故吧。看来，让我适应它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可是这一天，木材场的情景却和往常不同。街上的状态使我觉得异常生疏。木材堆、蓄水池，不知为什么都发出

令人目炫的光芒，干扰着我的视线。就连锯木材的锯声也总有一点刺耳。过去我经常走动深川时认识的那些人——香烟铺的老大娘、面铺的外勤跑堂、挨着门的木材加工厂的岗哨们、卡车司机——当我再也不能见到哥哥的那个时候，为了想知道有关他最后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情况，我手上拿着哥哥遗留下来的记事本，到处去探问了，然而他们都把我误认为是便衣警察，后来释然一笑的那些善意的人们，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却用奇妙的目光端详着我和志乃，还有的人背过脸去不理睬，或者发出怪叫声。并且，就连那风也在躲着我似的，我的眼睛一直是干干的。

看来，在我心情舒畅的时候，木材场这条街好象跟我是没有缘分的。

我和志乃并肩站在木材场边的一个蓄水池畔。迎面吹来了一阵风，阳光投射在水面上，碎成点点银花，闪个不停。在远处，两三张木筏游动着。再往远处看去，垃圾遍野白茫茫的一片，从那边传来了不知是什么机器的响声，就象牛虻拍打翅膀发出的声音一样。

“这就是终点啦。唉，木材场就是这么个地方。一点也没什么可看的。”我向水面上吐了口唾沫说道。

“多好的风！这才有了回到深川的意境。”

志乃虽然在灼热的阳光下，被我带着在连我自己都觉得无缘的街上左来右去地走了一阵，她那给风吹乱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角和面颊上，但她仍然天真地让她的小脸任凭风来吹抚。

“走吧，没有什么意思。”

我这么说，后悔不该带她来。可是，志乃却好象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

“来得好不容易啊，再多呆一会儿吧。”她好象要抱住胸口似地蹲了下来，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是这里吗？”

“嗯。”我答道。

是最后见到哥哥的地方。我哥哥从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系毕业后，战争年代里，到海军部火药研究所制造鱼雷。战争结束后，不知是怎么打算的，进了拥有这口蓄水池的木材公司。拿到名片一看，突如其来地已经是专务①董事的头衔。哥哥在这个公司任职了五年。而在那第四年，我从东北农村里的高中毕业来京，依靠哥哥的资助上了大学。因为我是六个兄弟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而且农村的父亲已经衰老了。但是，对哥哥来说，我似乎并没有成为他过分的负担。每当我去要钱的时候，他总是很爽快地给我，有时还请我吃柳川砂锅②。过了一年，也就是三年前的初春，久别之后去探望哥哥的时候，空荡荡的办公室里，有个老大爷围着火盆在烤火，他说专务董事不在，可能在蓄水池那里。于是我穿过寂静的工厂，走到蓄水池边一看，虽说是初春，但还残留着冬意的冷风吹拂着清彻见底的蓄水池，水面上波漪涟涟，然而哥哥却独自一人手拿着鹰嘴篙，但也并

---

① 专务是在公司中主管业务的职称。

② 柳川砂锅是一种日本菜，将泥鳅去掉脊骨后切成两半，与山药片一道放入砂锅杂烩而成。

不认真的要用它似地，从这张木筏忙忙碌碌地又跳到那张木筏上。他脱下了上衣，只穿着一件衬衫，那副样子，看起来显得非常刺眼。不知为什么，我一下子感到不安，禁不住大声唤了哥哥的名字。他好不容易站住了，然后开始慢慢地往更靠近岸边的木筏上移动过来。我沿着蓄水池的水泥围堰边上，向对着那木筏前头的地方跑去。可是，我们中间相隔着还有十几米。哥哥晃晃悠悠地站在木筏边上，大声问有什么事。我也放大嗓门说不外乎如同往常来讨点钱。他深深地点了点头，说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储蓄存折和图章，拿去要多少取出来用好了。并说今天有别的事情，改天再见。我们面面相觑，沉默了一阵子。夕阳从哥哥的背后照射着，使他显得比往常更高了些。那张脸，由于眼窝凹陷构成暗暗的影子，活象一具骷髅。告别时，我为了钱的事向哥哥道谢，他忽然把脸一沉，说："不要用多啦。"然后高高举起了鹰嘴篙。

那次竟成了和哥哥的永别。

时过三年了。如今更换了主人的那口蓄水池，就在志乃和我的眼前。

"打那以后和哥哥就再没有……？"

"是的，就没有再……"

"后来哥哥怎么样啦？"

我不加思索地说："死了。"

这是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说惯了的一句话。姐姐呢？死了。哥哥呢？死了。认为这是一句恰当的话。死了，

就到此完结啦，后面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什么也不用说就了事啦。

"哦，走吧。唉，就这么个水池子，再看下去，也无济于事。"

我催促着志乃，想走了，可是志乃却蹲着不动，向着水面合起掌来默祷。从绉绸的衣襟里可以窥见她那皓皓细颈，令人目眩。我的皮鞋发出如同敲打着木梆的声音，在水面上荡起回响。

接着我们到了洲崎。

洲崎是在深川一带我唯一没有留下足迹的地方，因为哥哥不肯带我去那里。有一次，哥哥的公司的经理家因房屋被烧了，暂住在志乃母校的教室里，我去寻找在那里搭伙的哥哥时，曾一起从屋顶上眺望过洲崎的街道。

那是个古怪的街道。狭窄的胡同两旁排列着拥挤不堪的色采花里花哨的小房子，几乎每一家的屋顶、窗户都一样地迎风飘拂着红、白色的布条。这是个足以使我这个乡下佬感到好奇的景象。

"多么想去看看那条街。"我这么一说，哥哥骂了声"真混"，并且立刻涨红了脸。

洲崎原来是个妓女街。

当来到有电车的大街上时，唤醒了志乃遥远的记忆。她在街上找到了从前专卖赤豆汤年糕的老点心铺挂出的布帘。

"嗳，认出来啦，这一下不要紧了。"

她把双手在胸前拍了一下，就抢在我前面，向旁边的小街拐过去。马路形成缓缓的陡坡，上了坡没多远就到运河。运河上架着宽阔的石桥，过了桥就是洲崎。

在桥这一头跟前，摆着不知卖什么东西的小摊子，从那芦苇棚的影子里，有一个穿着敞领连衣裙、脸色不好的中年妇女，没精打采地靠在长椅上，眯缝着眼睛瞅着街上。

"这就是洲崎桥。"

志乃亲昵地用手掌噼噼啪啪地拍着那被火焰熏得留下了黑斑的石桥栏杆，然后好奇地仰望着桥那头高高架起的拱门，低声地念着那些在夜间可能成为霓虹灯的、用小灯泡镶起的文字："洲、崎、天、堂、乐、园。"

"什么天堂乐园，我不知怎地，感到讨厌！"

志乃似乎冲动了，双颊上泛起红潮说了一句，就默不作声地走起来了。

志乃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过桥。我的心脏不由得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我并不是未曾在妓院街上走过。而且借着几分酒劲邀着朋友，混进这条街来满足低廉的放荡心情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就连作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竟和自己恋爱着的女伴共打一把白色阳伞走到这条街上来。

过了桥往左边拐进第一条胡同，在那里忽然出现了那一条街。街道被太阳烤得如同害病的人那样憔悴。而在那尚且被夜间的尘埃覆盖着的静悄悄的胡同里，我们的脚步

声显得格外响亮。

不知是在第几条胡同的拐角上，志乃霍地停下了脚步。是密密层层挤满了妓院的一个角落。志乃忽地朝我转过身来，手指着在丁字街一个角落里的、已经褪了色的一家妓院，说道："就是这里呢，我生下的地方。"

是清彻悦耳的声音。虽说她的脸上浮现出有些羞惭的神色，但是声音里却丝毫也没有卑怯的余韵。

"我的母亲在这里开过打靶房①。我就是花柳街打靶房的闺女哩。"

志乃微笑着直直地盯住我，她的脸上显露出了某种力量，而那股力量又眼看着把她的额头上渗透出来的汗凝成珠，从她脸上淌下来，如同波浪一般，有节奏地向我胸前逼来。我窘迫起来，也顾不得说话的腔调都走了样，而说道："行啦，行啦。那也没什么。"

这时，志乃的伞开始颤抖起来。在胭脂色的衣带上边，握着伞柄的双手的手指皑皑耀眼。志乃用几乎是责难的目光盯着我，使劲地说道："请好好看看，免得忘了。"

我看了。然而要想从这到处剥蚀的粉红的墙壁；从出现裂痕的混凝土地面上突起兀立的镶有磁砖的圆柱；从座落在圆柱顶上的笨拙的西洋式阳台；并且从胡同上空的如同陈旧的蜘蛛网那样缠成一团的霓虹灯——一到黄昏，一张张窗户就点起色彩妖艳的诱蛾灯，然而在阳光之下却是

---

① 原文作射的屋，是一种气枪射击游戏场。

窒息了的，活象是废屋的不可思议的“女人之家”——去寻找志乃出生的家的什么痕迹，是不可能的了。

在志乃的伞上面好象落下了雨点儿，又弹了回去。仰起头来一看，不知什么时候，裸露着肩膀和胸脯的女人，一串铃似地从周围那栉比鳞次的房屋二楼窗口伸出头来。她们都毫无例外地倚着晒在窗边的被子，用手托着腮帮子，用那浮肿的眼睛默默地俯瞰着我和志乃。不知哪一个把嘴里的口香糖渣子朝着志乃的阳伞吐来，看到它准确地打中了，她们就嗤笑起来。

志乃不看她们一眼，默不作声地走开了。往街道深处走了一会儿，突然转过身来问道："吓了一跳吧？"

"啊。"

"请原谅。"志乃道歉着，就好象那是她招惹来的，"我并不想说她们的不是。不过，从前的花姑娘可不象这个样呀，比现在的在行多啦。现在的花姑娘好象什么都不在乎，吊儿郎当，看着都替她们捏把汗哩。或许因为时代变了吧。不过，半瓶醋的花姑娘简直令人作呕。如果让父亲看见了，一定会摇头的。"

"你爸爸是什么样的人？"

"父亲吗？"她歪了歪头，笑了，说道："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人。如今病魔缠身，游手好闲的结局也怪可怜的。不过，详细的不太了解。据说年轻的时候还是个染坊老板的长子，却去啃什么无关紧要的学问，因此从枥木的家门给赶出来了。于是自暴自弃，什么学问也放弃了，说俺是不行

啦，俺是成不了材啦，而净喝酒。尽管如此，到了祭弁天神①的节日，还穿起罗纱外褂，在花柳街上被称为‘中箭先生’——‘中箭’是母亲开的打靶房的店名，他好象常常照顾落魄流落的花姑娘啦，帮她们出出主意什么的。利根楼有一个疼过我的花姑娘，叫作阿仲。她患了肺病，不能再做生意了，可是押身的年限还远远没到期，于是常来找父亲商量。最后，还是毫无办法，无可奈何地在不动明王②的祭日那天，把毒药放到凉粉里，服毒自杀了。可是利根楼的人是花柳街头号不懂人情的，觉得有点可怕，谁也不愿意料理她的后事。父亲也就事无巨细都承担了下来。还记得有一天傍晚，把阿仲的棺材从后门装上车，父亲拉着，我推着。到了仲之街的时候，正在用长柄水勺从防火水桶往路上泼水的掌柜们，每户一人都来跟着车子，一直帮着送出了大门。我这个人啊，从小时候就净干这种事呢。”

在远远地能够看到那扇大门的仲之街上，我和志乃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马路很宽，还有人行道，普通的商店也摆出明亮的商品柜。我们脸对脸地相望了一阵，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走不少路啦。”

“嗳，不过，这样我心里就亮堂了呀。我的事都请你看

---

① 弁天又称弁才天，日本佛教七福神之一，是专司音乐、辩论、财福、智慧的女神。祭弁天神成为日本民间每年必行祭日。

② 不动明王是五大明王之一。传说大日如来为了降伏一切妖魔，化身为怒容满面的佛像。

了，这就是全部。好轻松咧。”

志乃仰起头来，合着双眼走过来两三步，霍地停下，抓住了我的手腕。已经到了洲崎桥跟前。

“怎么样，现在就去浅草不？”

“浅草？回栃木去……”

开往栃木的电车是从浅草发出的。

“不，去玩玩。看了洲崎忽然又想去浅草啦。父亲喜欢浅草，常带着我去玩，看看电影，到公园骑木马，回家路上总是进神谷酒家，给我葡萄酒喝，父亲喝冒牌的廉价白兰地。”

“不过，来之不易的假日，还是去栃木不好吗？”

因为志乃的父亲、弟妹他们在栃木。

“嗯……可是，正因为这是难得的假日，才想做些平时办不到的事情。还是想去浅草啊。”

我想了想志乃平时的生活以及她那天心情有多么高兴，说那就随她的便吧。

“好极啦。”

志乃情不自禁地摇晃着我的手臂，但马上意识到了，又慌忙放下。

“可是那个神谷酒家，现在还有吗？”

“哎，我想还在吧。有一次回栃木的时候，觉得好象一晃见到过呢。看场电影，到神谷酒家，我要葡萄酒，你要冒牌的廉价白兰地，请为今天我的功劳干杯啊。”

“这么说，我是爸爸，你是我的闺女喽？”

“对不起，我是个没有教养的人。”

志乃急忙低下脑袋行了个礼，就把阳伞往肩上一搁，小箭步地跑去，渡过洲崎大门的桥。

我和志乃是当年春天在山手① 国营电车站附近的一家叫作忍川的菜馆相识的。当时，我是从忍川近处的学生宿舍到座落在东京西北方向的私立大学走读的学生。三月的一个深夜，我混在为同宿舍的毕业生举行欢送会的人流里，第一次到忍川去。

志乃是忍川的女人。

忍川虽说是菜馆，但是并没什么威严的门面和庭院，而直接朝东京都营电车道开着店门，楼下有个柜台，顾客可以简简单单地叫一份软炸肉或是随意选购一样菜来下酒。屋角里还有个香烟小卖部，可以说是比一般小菜馆稍微强些。所以乘坐私人轿车来的顾客是罕见的。要说老主顾嘛，就是从附近的国营电车站去本乡上班的学校老师、公司职员，以及当地的隐退的商人们，偶尔有鱼店或是肉店的小伙子冲着女人，穿起不常用的西装来走动一下，是一个偏僻的菜馆。尽管如此，在这离开市中心的角落总算是出了名的门帘里，规格和酒价格外高，所以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常常进出的店铺。

我所住的学生宿舍在忍川旁边一条胡同的顶头，这里

① 山手是东京都本乡、小石川、牛込、四谷等地区的通称。

住着二十来个出身于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市镇的学生，多半是渔家子弟。

同宿舍的学生没有例外，全都爱喝酒。或许有为了耐寒喝惯了大碗酒的体质的遗传吧，一个个都生来就酒量大。喜也罢，忧也罢，一有什么，首先就是酒。在宿舍里喝，喝得不够，再上街去喝。上了街，大都是在路桥下的小摊上或是铁路边的小酒铺里喝烈性酒。再大方一点的也不过是到寿司店，把寿司的馅一类东西当酒菜，叫作“打牙祭”，已经是不可多得的豪华酒宴了。

没有一个人进过忍川。大家嘴上虽然说菜馆里不过瘾，酒里水份多不好喝等等，实际上是因为口袋里寒伧，看到那儿的女人就不知不觉地有些发毛。我们宿舍里有个姓潮田的同学，他是富裕渔家的儿子，身材魁梧，是个有艳福的美男子。传说有一天晚上，他暗自决心去忍川，悄悄地掀开了那门帘，可是被那里最漂亮的二十岁的姑娘奚落了一下，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打那以后，其余那些不懂世故的小伙子，对忍川的女子就更加敬而远之了。

然而，那一年欢送会的晚上，这些青年人却大举涌进了忍川。这是因为会上有一个爱喝酒的毕业生回忆在学生宿舍里过的这段生活时谈到：迄今我们唯一遗憾的是附近一带卖酒的店铺，无不留下我们的足迹，唯独忍川一家未曾踏上一步就要回乡了。他这么一阵叙怀，竟然激起了意想不到的反响，把大家平日憋住的闷气都诱发了出来。于是，当晚十几个勇士们就作好了充分准备，雄赳赳气昂昂，鱼贯而

入地走进了忍川的门。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楼下柜台上没有客人，我们就在那里并排而坐，要了"热酒"以后，顿时好象醉醒了似地都默不作声了。这时已是深夜，四周一片寂静，从楼上传来了拨弹三弦的琴声。

"啊，听得见三弦的声音。"

一个毕业生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引起了年轻厨师失声而笑。我们越发感到困窘，急忙喝了送来的酒。

然而，当穿了和服的两三个女人来到柜台对面给我们斟酒的时候，热酒和周围的热气很快地唤起我们原先的几分醉意，眼看着大家都醉了。一醉，说话时嗓门都变得怪声怪调，方言也蹦出来了。这些引起了女人们发笑。有一个同学和厨师就鱼的问题辩论起来，接着人们就热中于谈吃鱼经了。谈起鱼来是关不住话匣子的人嘛。

我已经烂醉，因为不是渔家儿子，酒量也罢，鱼的知识也罢，都远不是他们的对手，也就在柜台上撑起双肘，闭上了眼睛。一会儿，旁边的一个同学捅了捅我的腰窝，耳语道："嗨，瞧瞧。就是那个女人奚落了潮田的。"

我把蒙眬的双眼朝那家伙冲了冲下巴的方向定神一看，只见一个女人擦拂着身上穿的鲜艳的和服下摆，双脚穿了白布袜，轻悄悄地从二楼楼梯下来。一个向后盘起头发的细腰身女人用额头拨开布帘出来了。她侧着身向我们轻轻地行了个礼，端起放有酒壶的盘子，想从柜台旁边的过道朝厨房走去。我醉醺醺地唤一声："喂，过来一下。"把她叫住了。

"给端一杯冰凉冰凉的水来，可以吗？"

那女人说了声"是"，微笑着，轻轻屈了屈膝，点了点头，悄然无声地消逝到过道里去了。她那声"是"不知是带有什么音感，在我的耳朵里余韵不散。

"嘿嘿，是她奚落了潮田呀。真不能令人相信啊。不过，人是不可貌相的呀。看不出来，看不出来。"

我在柜台上撑起双肘，托住沉重的下巴，这样反来覆去地自言自语着。料想不到这时从背后很近的地方传来了女人的声音："让您久等了。"回头一看，不知是何时从何处来的，刚才的那个女人端着水杯就站在那里。冷不防遇到那么一下，我只好拿起她端来的水杯，一饮而尽；但忽而又舍不得就此把杯子还给她。

"您听到刚才的自言自语了吧。"我说道。

她把那下嘴唇稍微突出一点的嘴角松开，略带微笑，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人是不可貌相的呀，就听到了这么一句。"

"我在说您呀。"我说道。

女人瞪大了眼睛，无言以答。

"听说抛弃潮田的是您呢。"

"咦，说什么抛弃不抛弃的，是那位太急躁了呀。"女人答道。

"如果不急躁，就不抛弃吗？"

女人哧哧地笑了。

"那要看是哪一位啦。"

“我这个人怎样?”我脱口说出了这句话，顿时感到酒醒了似的。

女人笑着，歪了歪头:“唔，今晚才初次见面，还不清楚哩。”

“啊。那末，明天晚上再来。”我信口开河地说了。

“请，您方便的话。一招呼就前来拜会。”

“叫什么名字?”

“叫志乃。”

第二天早晨醒来，眼里仍留着志乃的脸庞。我用冷水洗着脸，对昨晚自己的醉态付之一笑。可是，掌灯的辰光一到，我总定不下心来，坐不安来站不稳，在宿舍里踱来踱去。最后想:既然相约了，今晚只去听一次志乃回答一声“是”就回来吧。明天以后，可再也去不得了。我规劝着自己，又悄悄地钻进了忍川的门帘。坐到柜台一角，小声对一个女人说:“要酒和志乃姑娘。”

志乃马上就来到了。“昨晚失礼了……”我说了一声。但是，说也奇怪，昨晚那股子劲头不知到哪儿去了，低着脑袋，默默地只顾饮酒。尽管这样，志乃也并不显得无聊，不断地用含着微笑的目光注视着我。楼上来人叫她一两次，志乃就说:“现在有要紧事呢，请给随便招呼一下。”而回绝了。这么一来，反倒使我为难，坐不住了。

“志乃姑娘。”

“嗳?”

我就这样逃跑似地溜回来了。这样的事一连继续了十天，当觉察到的时候，我已经有些反常了。

白天，我不能相信志乃。我不得不怀疑志乃的“好意”不过是一种买卖的需要。可是一到了晚上，我就无法怀疑志乃了。又不得不相信志乃的好意是出自内心的。于是，到了夜间就心满意足，嘲笑白天的那种卑怯的心情而昏昏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心中空虚，悔恨夜间的轻率。在这两种情感的反复摆动之中，我似乎越陷越深了。

六月的一个夜晚，我偶尔给志乃谈到在深川失去了哥哥的事情。听后，志乃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辉，她告诉我，那是她二十年前诞生的地方。志乃说想去看看离开了八年的深川，我也就顺口邀她同去，想能有机会在阳光之下细细地看一看志乃。不过，在忍川，指名叫志乃的顾客很多，志乃很不容易得到假日。就这样，过了一个月，在年假日①，好容易才实现了深川之行。

从这一天起，在白天里我也相信志乃了。

从深川回来的晚上，我感到有一桩事对不起志乃，而深为羞愧。我羞愧的是：白天志乃是那般的坦率，而自己却依旧那么畏畏缩缩。我并不是为了向志乃求饶，而只是希望能够和志乃一样以诚相待。于是，当晚首次给志乃写了封信：

---

① 过去日本仆人每年在正月和七月十六日可以放假回家，叫作薮入。薮是杂草，从城市里回到杂草丛生的农村之意。

今天在深川话到嘴边而没有讲出来的有关兄弟姐妹的事，就在这里写一写。

我是六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直到我六岁时，还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六岁的春天，事不凑巧偏偏就在我的生日那天，二姐自杀了。由于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而烦恼，最后，投津轻海了。同年夏天，大姐也自杀了。她以为妹妹的死是她造成的，头枕着筝服毒自杀了。同年秋天，大哥失踪了。哥哥是严重的神经质，可能是经不住妹妹们的不幸了吧。迄今下落不明，肯定是死了。剩下的哥哥是个能干、有志气的人，所以我们信赖着他。送我进大学的是他，在深川的也是他。就是这个哥哥，在三年前的春末，以自办木材公司为名，回乡筹集资金。我们家那么一点微薄的财产就不用说了，还四处向亲戚借债，拐款潜逃了。其中缘由一无所知。（在木材场，向你撒了谎，请原谅。）

这个哥哥的背信弃义，对我们一家来说是个莫大的打击。由于这个刺激，父亲患脑溢血而卧床不起。我们被这挫折压得透不过气来，绝望了，甚至曾经有过那么一阵各自盘算着危险的计划的黑暗时期。如今，我正在替代过去哥哥的地位。因而，全家重新有了希望。

我从来没有庆祝过自己的生日。因为觉得那天是我们兄弟姐妹走上厄运的日子。去年的那一天，我心烦意乱，信步走到深川去。这就是到深川走动的开端。以后，心情一郁闷我总是往深川走。然后我就对着哥哥的幻影作斗争，不知不觉地心情也就振作起来了。

我也只有这些了。

我把这封信托给忍川的香烟小卖部那个名字叫阿时的

好心的女人，请她转交给志乃。第二天，通过阿时接到了志乃的回信。在筷子包装纸上只写了一行：

明年的生日，让我来给你庆贺吧。

我完全热中于志乃了。

七月底，我被告知志乃是有未婚夫的。

那时，潮田因为老家为一桩大宗渔业生意失败而破产，决定从大学中途退学回乡，作为临别赠言，他悄悄地向我透露了这个事实。刹那间，我茫然若失了。

志乃有男人，这不可信。我想一定是潮田因为被甩掉了，故意说这话来气我。但是，潮田又说是从可靠方面听来的，甚至还知道那个未婚夫的名字——木村幸房。并且说，看到过他们俩在浅草一起走。

我尽管一点也不相信，然而不安却不由得加深，疑团越滚越大。心想是上当啦？这一下子，再也冷静不下来了，为了澄清，我向忍川跑去。正是中午时候，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暗淡的双目都快要发花了。在香烟小卖部里，阿时正打瞌睡。我叫醒了她，请她招呼志乃来。阿时看我这异乎寻常的模样儿，吃了一惊，飞也似的往里屋跑去。

志乃没有换衣服，穿着藏青便服，扎一根细细的衣带，就匆匆忙忙出来了。好象正在梳头，长长的头发耷拉在背上。志乃的这一姿态，使我看到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异样的美。这种美，骤然之间与我的疑惑融合在一起，紧紧地压住了我那陷于绝望的心情。我直挺挺地站在志乃面前，

浑身打颤。

“你究竟怎么啦？”志乃诧异地皱起眉头。

“你认识一个姓木村的人吗？木村幸房。”

志乃倒吸了一口气。

“你从谁那里听来的？”

“从谁那里听来的，不关紧要。说的是那个人，那个男人是你的未婚夫，这是真的吗？”

志乃不知所措地眨了眨眼睛，低下了头。

“告诉我。”我追问了。

“我说。全部告诉你。不过，现在不便在这里讲。今晚七点钟，请在旱桥上等我。我向老板娘请一小时假，一定会来的。现在就请你耐心些吧。”

“你在洲崎说：‘这就是全部。’是不是撒谎？”

“不。”志乃严厉地抬起头来说道，“我以为不必说的，所以没有提起。撒谎？志乃是宁死也绝不会撒谎的。”

我被志乃的犀利语调压得哑口无言。有好一阵子我们面面相觑。我越来越感到透不过气来了。

“把七点改为六点行吗？等的时间难熬嘛。”我说。

“也可以。我六点一定来。”

留下因为痛苦而脸上抽搐了一下的志乃，我跑出忍川走到街上。一个劲儿地走着，想到自己、志乃、木村、洲崎、信，觉得一切都是愚蠢的。走进街头的澡堂，把热水哗啦哗啦往头上浇，随后把全身泡进水池里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念头掠过脑海。我几乎失声喊起来：“夺。”

头脑好象不可置信地冷静下来了。为什么没更早点想到这一着呢。夺，要夺志乃。如果有未婚夫，就从他手里把志乃夺过来就是了。我在宽敞的浴池里，溅着热水，念叨着："夺，夺！"游起泳来。我想：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把志乃夺到手不可。

六点钟到达旱桥，志乃已经先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声不响，在没有行人的住宅区石墙旁的小路上并肩走着。

"是去年春天的事了。"志乃径直朝前看着，小声地开始说道，"有个汽车公司的贩卖科长来到店里，问我想不想出嫁，对方是某汽车公司的推销员，姓木村。那个汽车公司是我们店的主顾，而木村先生可能是在年底的送旧茶话会和新年宴会上看到过我。他无论如何要把我弄到手，就通过贩卖科长向我们老板娘提亲了。说什么木村先生是很能干的推销员啦，收入多，脾气又好啦，是个理想的人。我当时刚刚十九岁，又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所以对于到底什么是结婚，还完全不懂，心里也没把握。再说还有家庭负担，也就谢绝了。可是科长先生也好，老板娘也好，都说这是一门好亲事，千万不可错过，整天缠着我。后来，他们提出来说，要是我答应了，我在枥木的双亲和弟弟妹妹都可以由科长先生和木村先生共同负担照料一切。这么一来，我也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那就拜托了。'这都怪我糊涂。打那以后，木村先生就成了我的未婚夫，在假日里，一起去看个电影啦，喝杯茶啦，可我一丁点儿也不开心。对木村先生怎么也不喜欢，可是木村先生却几乎发疯了似地急着想办婚事。

在哪里举行婚礼啦，乘飞机去哪儿新婚旅行啦，净扯这些。我感到有些无聊，更对结婚这件事拿不定主意了。所以，木村先生越是着急，我越是千方百计地找各种借口，一次又一次地把婚期拖延。这么一来，木村先生就……"

志乃顿时闭口不言语了，边走边低着头看着脚边。

"木村先生怎么啦？"

"就想要我。"

我的脸刷地发烫了，心慌得厉害。

"那末，要你！跟他好了？"

"怎么能呢！"志乃若无其事地笑了。"不过，因为老缠着不好办，就回枥木去跟父亲商量。结果，父亲火冒三丈，大发了脾气。对方也去直接找父亲谈过，只因为我写去的信总是不那么上劲，也就拖着一直没有答复他。父亲说：他们这是想把我弄得不能再嫁别人了，再强行成亲，太恶劣了。父亲虽说是任性生活过来的人，不过，他说：这种带有条件的婚姻就拉倒，犯不着为眼前的利益去断送一生。结婚这种事，如果找到了一个能至死相爱的对象就快一点结婚最好。"

我停住了脚步，志乃也在我面前站住了。

"你就和他废弃婚约吧。"我说。

"嗯。"

"就象不曾有过这桩事似的，把它忘了吧。"

"嗯。"

"并且请你对爸爸说已经找到了你所喜欢的对象啦。"

志乃睁大了眼睛，盯住我的脸看个没完。好象在我们俩之间升腾起一团热气，瞬息之间，它越旋转越快，使人发晕，几乎要把我和志乃互相吸引到一起了。志乃缓缓地抬起手来，抱住了自己的胸口。我咽着口水，好容易才抑制住了自己，说道："太急躁了吗？"

"不。"志乃也勉强地笑了。

秋末，志乃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了。

志乃的父亲由于年轻时饮酒过度，搬到枥木以后就患肝脏病。母亲死后，病情越发严重，仅靠志乃汇回去的和弟弟挣到的一点钱，是无法好好疗养的。再加上素来自暴自弃，也就任凭自己糟蹋自己。每当接到弟弟叙述父亲病情的来信时，志乃脸上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痛苦来，说道："虽然想为父亲做一点什么，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再怎么拚命，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然后凄然地笑了。有一天早晨，她突然接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

派来送信的女人把我叫醒。当我急忙赶到忍川的时候，志乃已经做好了回家的准备，面色苍白地等着我。

"父亲看样子是不行了，我想回去一趟。"

志乃以比较镇静的动作打开了折叠好的电报，交给了我。

我立刻觉得嗓子里就象冒火一样。

"我送你一段路吧。"我急促地说了。

"那敢情太感谢你啦。"

"那末,就走吧。"

"就穿这身,行吗?"

我穿着日常穿的久留米① 碎白点花纹棉布和服,围着一条兵儿带②。腮上的胡须也没刮。

"替我难为情吗?"

"不,你不在意就行啊。"

"喏,就马上走。越快越好。"

我们一起连续倒了几趟市内电车,到北千住。志乃从这里换乘东武线电车,到她生病的父亲住的镇上还要两个小时。

在站台上等车的时候,志乃脸上带着已经没有指望的样子说:"父亲的病,听说是什么肝脏萎缩症。是一种肝脏逐渐萎缩,最后缩小到象块小石头似的病症。反正是已经不行啦,不过……"

我却鼓励她道:"这就灰心丧气可不对啊。要振作起来,出什么事都不能慌乱啊。"

我就这样说了些不着边际的话,一个劲儿给她打气。电车进站了。这时,志乃掏出一张掖在腰带里的叠得很小的纸条,塞到我手里。

"请你等电车开了以后再看吧。"

"需要我的时候,随时打电报来叫我好啦。"

---

① 久留米是九州北部的一个城市,以纺织闻名。

② 兵儿带是日本男子或小孩系的一种布腰带,最初是萨摩地方的士兵所系,故名。

“谢谢。”

她默默地紧握了一下我的手，跳上电车走了。

等电车走远不见了，我疲乏无力地坐在站台的长椅上，打开信来看。信笺上用淡淡的铅笔写着潦草的字，我迎着光线看下去。

匆忙之中，想求你一件事。希望你能和我父亲见一面。倘若双亲都没有能够见到你一面就让他们死去，实在太可怜了，我更是感到懊丧。至少想让父亲能够看一看你。这样，总可以让他为我的事情放心，死了也能瞑目。恕我没有和你商量，就请搭明天一点钟的电车来吧。我让最小的妹妹到车站来接你。她的名字叫多美。

还有一件实在不好意思向你说的事情：我们一家人住在庙堂里，是神社的庙堂。自从深川的房子被烧掉之后，我们回到枥木也没地方住，于是借了神社庙堂里的一个廊子住下来了。这未免太出乎你的意料了吧。请你不要生气吧。求求你，就请来一次吧。那末，明天见。希望能赶得上。即使赶不上，也希望你能看到一眼爸爸的遗容。志乃。

第二天下午一点，我从浅草乘电车，三点刚过就到了枥木镇。

走出小小的车站，就有一个剪短发的女孩子走过来，朝我天真地笑着。高高的鼻梁，眼梢略为向上翘，一眼看得出是志乃的妹妹。“是小多美吧，”我叫了她。她急忙点了点头，然后用如同老师对学生点名时的语调，大声叫了我的名字。

“爸爸怎么样啦?”我问了一句。

“医生早就说不行了,可还活着哩。”她说着方言,每一句话,语尾都提高了声调。

“是吗?那太好啦。”我想,这一下子,志乃该是如愿以偿了。

“姐姐说,爸爸在您到来以前怎么也不会死的。”

志乃说这些话,或许是为了给那被医生抛弃了的病人和弟弟妹妹们打气。即使是这样,想不到象我这样无能为力的人,竟能使一个即将从人间消逝的生命多维持一些时间,哪怕就是只有几小时。想到这些,不由自主地感到精神有点紧张了。

我和多美穿过一条沿着铁路旁延伸的小路,从排列在路旁的房屋后面、长着丛丛芒草的荒野小道上急匆匆地走去。在笼罩着厚厚的云层的天空里,红蜻蜓一群群地飞舞着。

“这是近道?”一边走着,我问道。

“不,是远道。”多美回答道。

“为什么走远道啊?”

“咦,不是说在您到来以前,爸爸是不会死的嘛。那末,您一到爸爸不就死了吗?”多美非常认真地这样说。

我禁不住放慢了脚步,多美倒象飞跑似地大步流星地往前赶去。

在前面的道旁,有一小片杉树林。在树林上空,一群乌鸦如同撒开的芝麻一般,成群结队地飞翔着。

"哎呀，又来啦，这群乌鸦！"多美厌恶地叫喊起来。

走近一看，却不是树林。从前曾经是树林，但是被一点一点地从里面往外砍伐，弄得如今仅剩下外面稀稀拉拉的树木了。走进枯朽歪斜的牌坊，穿过树林，在树林深处只剩下一些树墩的地方，有个虽说是庙堂，其实是个古老的但并不太小的神殿，背着枯黄的荒野，孤零零地立在那里。那就是志乃的家。

多美朝那边跑去的同时，身穿藏青底碎白点花纹棉布束腿裤的志乃从神殿高高的廊子① 底下出来了，她从多美旁边擦身而过，向我奔来。

"我来啦。"我说道。

"请……我正等着哩。"

志乃取下罩在头上的毛巾，紧紧攥在手里。一夜之间，她两眼窝已经深陷，嘴唇也干燥得泛白了。

"赶上了吧，幸好。"

"嗯，象是硬挺着，总算熬到现在啦。"

志乃说到这里，咬着嘴唇，显出一筹莫展的样子。我抢在她前头，跨着大步向神殿走去。这神殿看来已经被废弃多年了，一点也看不到神社应有的装饰。只剩下一条在神龛前吊着铃儿的旧布条，褪了色宁静地悬挂在那里。我强打起精神，刚要向志乃出来的那个高高的廊子底下走去，志乃从后面叫住了我。

---

① 日本式房子，走廊和屋里的地板下面留有空档。

“不，那是弟弟的工作间，请这边走。”

我低着头上了神殿的石阶。

推开神殿的板门，幽暗的屋子里，亮着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那灯泡活象一只熟透了的柿子。约莫有十铺席大小的屋子，被隔成两半。里边那一半是比地板高出一些的木台，那里杂乱地堆放着大小不一的各种木箱和镜框，看来都是神社的遗物；在前面这一半，铺着几张毛毛糙糙的铺席，靠里头放着一只熏黑了的旧式衣柜，在它的脚边是志乃父亲躺着的地方。在他的枕边，规规矩矩地跪坐着以做扫帚为业的弟弟，中学三年级的妹妹，还有多美。

“爸爸，爸爸。他来啦，他已经到啦。”

志乃赶到枕边，摇晃了几下盖着一条薄被的父亲。父亲脸上干瘪，只剩下一把骨头，脸也小得不象是个大人，就象一具木乃伊的脸，他只是闭着眼睛，无力地任凭它左右摇摆。志乃继续摇晃着父亲的身子，说着我的名字。但父亲，只能“啊、啊”地发出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似乎已经没有睁开双眼的力气了。

“好不容易赶来了，爸爸听不见了吗……唉。”

志乃哭丧着脸，仿佛求助似地回头望了望弟弟妹妹们。多美马上把嘴贴到父亲的耳边，大声喊道：“是志乃姐姐的未婚夫啊，志乃姐姐的未婚夫来啦！”

这一次，多美的话音未落，父亲的眼睛微微睁开了。多美伺机赶紧又唤道：“爸爸，是志乃姐姐的未婚夫呢。瞧，喏，就坐在爸爸的身边哟。”这时，父亲的眼睛在发红的电

灯光的照射下，微微地闪动着，那眼珠仿佛就要融化而从眼角跌落出来似的，悠悠忽忽地朝我这边转了过来。我把双手按到铺席上，在他的眼前俯下身子，叫了一声："爸爸。"

"喔，我是志乃的父亲。"

他的舌头已经不听使唤，但声音倒是意外的有力。他伸直了脖子，好象要抬起身来似的。

"不成，不成。请躺着吧。"我按着他那象木板似的肩膀，劝说着。

他却说："我这个不中用的人，连孩子都抚养不好……志乃的事情，就请你多多关照吧……拜托啦。"

父亲说完，又剧烈地喘息了起来。

"看见吗？喏，爸爸您看见了吗？"

志乃似乎一定要让父亲看一看我，她几乎贴到父亲的胸口，一个劲儿地问着。

"喔，喔。看见啦。"父亲用变得有力但又要咽气似的声音回答。

志乃焦急地揉着父亲的身子，说："哎呀，只是看见啦。您看怎样？您说啊，他这个人怎样？爸爸！"

父亲那憔悴的脸颊微微地颤动着。

"是个好青年啊。"

只说了这么一句，沉重的眼皮又紧紧闭起，随后只见他的嘴还在掀动，仿佛在说着什么，可是听不见半点声音了。

“他说看见啦，又说是个好青年……”

志乃仰起头来看了看我，随即又把头低下去，扑簌簌地落下了眼泪，滴到父亲那尖尖突起的喉核那儿。

第二天，志乃的父亲死了。

父亲死后，志乃一家人就失去了栖身之所。庙堂还给了旧主人，兄弟姐妹只得离散过日子了。志乃的弟弟住到扫帚公司去当工人，两个妹妹到远房亲戚家去居住，而志乃就决定跟我走了。

我和志乃准备等她父亲五七的日子一过，就立刻实现她父亲生前爱说的那句找到了“相爱的对象就快一点结婚”的话。

这一年的除夕，我带着志乃，搭乘夜车离开了上野。

故乡，沙沙地细雪纷飞。下了火车，在没有遮棚的站台上向前走去。雪花落在志乃那油光光的头发上，顿时象是撒了一层银粉。

母亲看到我们就“噢噢”地直唤。她那满脸的皱纹舒展了，仿佛从远处就想要拥抱我们似地，伸出双臂，“噢噢，噢噢”地唤着。志乃落落大方地一直走到母亲身边，行礼问安。母亲弯腰比志乃弯得还要深，用悦耳动听的乡下话问寒问暖。

“喔唷唷，好不容易到了雪这样深的乡下啊。”

她一面说，一面用手给志乃拂去外套肩上的雪花。志乃双颊泛起红晕，老老实实地任凭母亲这样做。

“下这么大的雪，您就不用来接啦。”

听我这么说，母亲显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耸了耸肩膀：“怎么，怎么。儿子的新媳妇来了，不来接哪成啊？连车子也给你们准备好啦。”

汽车在铺上新雪的道路上疾驰，防滑链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渡过结冻的河，立刻向右拐弯就上了河边的坡路，是一条刚够走一辆车子的小道。

“哎哟，这么大的雪，过得去吗？”

司机歪了歪脑袋。母亲向前探探身子，说：“车上坐的是新媳妇啊，千万请您想个法子开过去吧。”

“真的。大年初一，车上坐的又是新娘子，真是喜事啊。在半路上抛锚出了毛病可不太好。开过去，一定开过去。”司机说。

在家门口的路边，父亲和姐姐挤在一把漆布伞底下并肩站着。司机特意地揿了揿喇叭，父亲就把拿在手里的排雪用的大木锹挥动起来，说：“来得好，来得好啊。”姐姐象要抱起志乃似地把她拉到雨伞里，引进家门。

“打昨天晚上起又下起来了，刚铲出一条道儿，又被雪盖住啦。”父亲说道。

“可是，您还这么干，行吗？”

我情不自禁地望了望疾病缠身而从去年开始好象驼起背来的父亲。他却笑着说：“没有什么。”

“哎，爸爸他这个人啊，几次叫他别干了，可他总不听嘛。”母亲这么说。

那天，天黑得早，家里五口人把腿伸进吃饭间里的被炉，吃着带来的点心。因为父亲总是翻来覆去地问一些同样的事，所以，还没谈多少话，就到点灯的时刻了。

母亲和姐姐站起来准备去做晚饭，志乃也跟着站了起来，从旅行包里取出烹调时穿的罩衣。母亲慌忙按住了志乃的手。

“这还象话呀，志乃，你是新娘子，就坐着不要动啦。”

“嗯，不过，还是让我帮着随便做些什么吧。”志乃说。

“不用啦，我和香代两个人就行啦。你，就坐着吧，啊。”

看着两个人在抢着那件罩衣，我和父亲都笑了。

“妈。既然志乃这么说，您就让她做点什么吧。”我这么一说，母亲怔住了。

“哪有你这样的新郎！刚到家的新媳妇就让她下厨房洗这洗那的，还认为没什么关系。要是给别人看见了，会怎么说？”

“没关系。她呀，和别人家的新媳妇可不一样呢。她早就说过，新媳妇干点活儿有什么不好啊。别人看见了，爱说什么就让他说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总顾什么世道、世道的，这一辈子也够辛苦的啦。现在有了志乃，也该重新安排生活啦。哦，就这样吧。您带着志乃去做做看，和刚过门的新媳妇一块儿洗洗弄弄的，一定会使您高兴。”

“这倒也是，真说不过你啊。”

希望结婚了。兄弟姐妹六个，如今仅剩下我们俩，我有义务保护她。尤其是她心中那动辄就晃悠的小小的火焰，更是绝对不能让它灭掉。然而，我的结婚对她可能还是个大的冲击。我想到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经不住孤独的性格，因而从心里惧怕由于我的结婚，会不会使仅有的姐姐陷入到更加孤独的深渊。

当晚，我和姐姐在楼上，志乃在楼下和母亲并枕而眠。

我刚刚准备上楼去，忽而看到厨房里，姐姐在水龙头边哗啦哗啦洗着脸。晚上入寝前用冷水洗脸已是姐姐的老习惯，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然而，这时我却突然疑心姐姐会不会是一直在那里哭泣着。不管志乃好还是不好，敏感的姐姐心里肯定是有所波动的。

我想：如果我是死去的哥哥姐姐当中的任何一个的话，这时候肯定就只顾自己上楼去了吧。于是，我故意啪哒啪哒地踩重脚步向水池子那儿走去，在姐姐背后“喂”地唤了一声。姐姐转过头来，那湿淋淋的脸泛红着。我把脸凑得近近的，几乎能碰着她的脸，故意粗声粗气地问：“我的新娘子怎么样？”

姐姐眨巴着还在滴着水珠子的眼睛，笑着说：“人，很好。”

“是您的弟媳妇呢，能处得好吗？”

姐姐默默地笑着，举起拳头象是母猫扑打小猫似的，充满着一种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有的感情，在我的胸脯上猛地捶了一下。

希望结婚了。兄弟姐妹六个，如今仅剩下我们俩，我有义务保护她。尤其是她心中那动辄就晃悠的小小的火焰，更是绝对不能让它灭掉。然而，我的结婚对她可能还是个大的冲击。我想到我们兄弟姐妹都是经不住孤独的性格，因而从心里惧怕由于我的结婚，会不会使仅有的姐姐陷入到更加孤独的深渊。

当晚，我和姐姐在楼上，志乃在楼下和母亲并枕而眠。

我刚刚准备上楼去，忽而看到厨房里，姐姐在水龙头边哗啦哗啦洗着脸。晚上入寝前用冷水洗脸已是姐姐的老习惯，这一点我从小就知道。然而，这时我却突然疑心姐姐会不会是一直在那里哭泣着。不管志乃好还是不好，敏感的姐姐心里肯定是有所波动的。

我想：如果我是死去的哥哥姐姐当中的任何一个的话，这时候肯定就只顾自己上楼去了吧。于是，我故意啪哒啪哒地踩重脚步向水池子那儿走去，在姐姐背后“喂”地唤了一声。姐姐转过头来，那湿淋淋的脸泛红着。我把脸凑得近近的，几乎能碰着她的脸，故意粗声粗气地问：“我的新娘子怎么样？”

姐姐眨巴着还在滴着水珠子的眼睛，笑着说：“人，很好。”

“是您的弟媳妇呢，能处得好吗？”

姐姐默默地笑着，举起拳头象是母猫扑打小猫似的，充满着一种只有自己的亲人才有的感情，在我的胸脯上猛地捶了一下。

“谢谢。”

我想，和志乃的婚事是成功了。

第二天，雪完全停了。夜空升起了阴历十三的明月。

我穿着大岛绸和服和外褂，下面是裙裤。父亲和母亲都穿着绘有家徽的礼服。不爱出门又有病的父亲，在这十几年里从未穿过这件礼服了。所以，他自己把它从箱底翻出来以后，连忙叫人把外褂领子上深深的绉折用熨斗烫平。志乃没有长袖礼服，穿的是她唯一的出门服装。姐姐为了和她相配，也穿了一件出门服装，扎了一根白底有金丝绣花的带子。就在透过玻璃拉门可以望见茫茫雪原的屋子里，我和志乃坐在正当中，两侧是父亲和母亲，母亲旁边坐着姐姐。五个人坐成了马蹄型，每人面前一个小案，菜肴有盐烤的大鲷鱼。

既没有媒人，也没有傧相，更没有来祝贺的客人，是一次过于简朴的婚礼。在这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这规模再小的婚礼了吧。而且，世界上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为心心相印、更加温暖得几乎要渗出汗珠来的婚礼了吧。并且对于我和志乃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为相称的新的开端了。我们虽然寒微，但是要坚强地、精神饱满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我们的信念。

行了三三九度杯① 礼。我家里，有着昔日奢华的痕迹，

① 三三九度杯是日本人举行婚礼时的干杯仪式。由新郎新娘先饮合欢酒，共用三种酒杯同饮三次，合计各饮九杯酒。九是象征大吉的数字。

现在还留下了许多与现实生活不相称的华丽的餐具，一般的宴会是够用的。但是，对于办婚礼却从来没有经验，婚礼用具一无所有。因而，行三三九度杯礼时，只得用普通的酒杯换来换去反复几次。姐姐自告奋勇地斟酒，给大家都倒了一遍。可是，她因为眼睛分不清酒的颜色，而把酒都斟得溢出来了，就不好意思地叫着："啊呀，啊呀。"大家自始至终都嘻嘻地笑着。

仪式刚告一段落，杯酒下肚已经是满脸通红的父亲，忽然开口说道："我来唱一曲《高砂》① 吧，怎么样？"

我们都大吃一惊，因为从未听到过父亲唱半个曲子。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都笑着望望他。父亲却一本正经地坐坐正，大声地咳了一下，清清嗓子。他那捏成拳头放在膝盖上的右手，颤颤抖抖一个劲儿地在敲着小案的边沿。这是父亲的老毛病要发作的征兆。他自从患病以后，要是过分兴奋了，那只不自由的右手的手腕总是先颤抖起来。

高……砂……呀……

父亲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了。其实，也不象是唱曲子，舌头结结巴巴的，嗓子里仿佛卡着什么东西，只听得那呼啊呼啊喘息的声音，一股股地从稀疏的牙缝里漏了出来。

"孩子他爹，他爹，别唱啦！"

---

① 《高砂》是日本能乐中的曲子，一般在庆贺的场合，特别是喜筵上演唱。

母亲含着眼泪哀求了，父亲却唱个不停。

"爸爸，爸爸！"姐姐用双手按住父亲那颤抖的右手腕，但父亲还是唱他的曲子，反而把小案的边沿敲得更响了。

我只是默默地望着他们三个人小小的喧闹。父母对于孩子们接二连三的背信弃义行为虽然能够一直不声不响地忍受过来，如今遇到这样小小的快乐，却竟然如此失去了理智。我想到这三个乱作一团的人首次这般地享受到欢乐的滋味，不禁激动得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志乃眼眶泛红，只顾天真地笑着。

——那天晚上，我就和志乃睡在楼上的房间。

我把并排铺好的两床被子迅速叠起一条，只留下一个枕头，说："在雪乡，睡觉是一丝不挂的，就象生下来的时候那样光着身子睡。这样比穿睡衣暖和得多。"

说完，很快脱下上衣和内衣，赤条条地钻进了被窝。

志乃花了很长时间叠好脱下的衣服，然后咔嚓一下熄了灯，蹲在我的枕边怯生生地问道："我也不可以穿睡衣吗？"

"嗯，当然不行。因为你也是雪乡的人啦。"

志乃再也没讲什么，从黑暗中传来了窸窸窣窣脱衣声。一会儿，说了一声"对不起"，泛白的身影一溜烟儿滑进了我的身旁。

我第一次拥抱了志乃。

志乃的身体比想象的要丰满。因为平常净穿和服，看上去身材显得瘦一点。一握她那乳房，满满一个巴掌还有

余。肌肉是结结实实的，然而我一按却感到了一种不安，柔软得不知要沉到多深的地方去。皮肤细腻，胸脯贴到一起时，可以清楚地感触到志乃身上的血在沸腾。而志乃的身上，从里到外处处都火烤似地发烫，很快地，我们俩浑身都渗出汗来了。

那一夜，志乃如同一个精制的木偶。我则好比是一个初登舞台不能自制而又不熟练的耍木偶的人。

我们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却怎么也不能入眠。因为睡不着，我说："怎样，暖和吧。"

"嗯，很暖。以后，即使是住到东京了，也每天都这么睡吧。"

志乃把头贴在我的胸口，这样说道。然后，又把这一天的婚礼从头到尾回顾了一遍，用朴实的语言赞扬了我一家人。

"不过，我什么也不会做，真惭愧。以后一定很好地练一练。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完全体会到过去的二十年实在是白白度过啦。抛掉了自己，只是为了别人，为了周围的人，喜欢的也罢，不喜欢的也罢，都得忍受着，忍受着……"

"是忍川的志乃① 嘛。"

"不，要把什么忍川不忍川的干干净净地全忘掉。打明天起，变成另外一个志乃，从今以后，就只想到我和你，好好地过吧。"

① 在日语里，志乃与忍字同音，都读作shino。

谈话一中断，雪乡的夜晚如同在大地深处一样宁静。就在这样的宁静中，传来了清脆的铃响声。铃声慢慢由远而近了。

“这是什么铃声？”志乃问道。

“马橇上的铃。”我回答说。

“马橇？马橇是什么？”

“就是马拉的雪橇。大概是有些农民到镇上喝多了烧酒，这时候才回村去的吧。”

“我想看看呢。”志乃说。

两个人用一件棉袍裹起赤裸的身子，钻出了房间。把廊子里的防雨板拉开一道细缝，剑一般凉飕飕的月光，几乎是白糊糊地照射在志乃裸露着的身上。

在象白昼一样明亮的雪路上，马橇拖着阴影，叮叮当当地过去了。马橇上面，驾车的人裹着毛毯，抱着双肘熟睡了。那马是自己在归路上疾驰的吧，马蹄铁在月光下闪闪跃动。正看得入迷，志乃微微发抖了。

“好啦，该睡了。明天还得坐火车哪，睡一会儿吧。”

“嗯，在还听得见那铃声的时候就入睡吧。”

一钻进被窝，志乃就把她那冻凉了的身子挨到我的胸前，把咔嗒咔嗒打颤的牙齿轻轻地贴到了我肩上。

铃声远去。骤然间听不见了，只觉得余音缭绕。

“还听得见吗？”

志乃没有吱声。我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唇上。志乃却已酣然入眠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出发去新婚旅行。

我和志乃本来不想搞什么象样的新婚旅行，可是母亲无论如何也要我们去。这不光是为了我们，也是因为家里的人为今后的生活，必须做好许多安排，母亲主张，即使是一个晚上也应该去一下。无可奈何，我们只好从镇里的车站乘火车向北去两站，到K温泉去住一夜。K温泉是个山沟里的村庄。当我因为中途退学而失意时，曾经在那儿度过失业流浪的岁月。我之所以想起带志乃去那里，是要在那曾经冲刷过我的忧虑的汗水的浑浊得发白的温泉里，让在忧患之中萍水相逢的志乃也来冲刷她的身子。

早班火车因为出门做生意的商人多，而相当拥挤。但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找到了能对着面就坐的两个座位。志乃眯缝着因睡眠不足而浮肿的眼睛，眺望窗外沐浴着朝曦的野景。

火车从镇上的车站刚刚开出去，志乃就“啊！”地叫了一声，睁大了眼睛。

“看见啦，看见啦！”志乃一下子双手抓住我的膝盖，摇晃着说，“你看，看见啦，看见啦。”

在窗外她手指的方向，是一片低低的集镇，房顶上都积了一层白雪。冰冻的河流、桥梁、消防瞭望哨、寺庙的屋顶，在那后面蜿蜒的是北上山脉低矮的山峦。

“什么啊，看见了什么啦？”

“家！ 我的家呀！”

一眼看去，在冰冻着的河岸边，在雪地里浮现出我家

小小的、映着朝曦的白墙。

“唔，看见啦，看见啦。”

“喏，看见了吧！我的家！”

志乃仍然用力地继续摇晃着我的膝盖。她有生以来二十年从未在象样的家里住过，如今好容易才找到了“自己的家”。她从新婚旅行的车窗远远望到这个家时所感到的喜悦，我也绝不是不理解的。可是我忽然注意到那些新年首次出门做生意的商人，以及打扮得漂漂亮亮要去出门拜年的人们，都鸦雀无声地向我和志乃投以好奇的眼光，我一边“嗯、嗯”地对志乃点头应着，却不知为什么腼腆起来，飞红了脸。

（1960年10月）

李克世译

三个老太婆

有吉佐和子

深嵌在大门柱上的一块名牌，上面镌刻着的“武市浩藏”几个草体金字，因年久剥蚀，已经陈旧不堪了。浩藏这一辈子依靠经营金融发迹起家，挥金如土。他去世已经十多年了，可是那块名牌至今还没有摘掉。过往的人们也许会觉得有些蹊跷吧！自从浩藏死后，大门一次也没打开过，恐怕里面的门锁早已锈住了。这家人进进出出都得走门柱旁边的小门。这扇小门非常狭窄，只能算是扇栅栏门，而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腐朽了，一直那么敞开着。

人们几乎要把身子弯得咯咯作响，才能钻进这扇栅栏门。本以为一进门，眼前就会展现一座雄伟的建筑，可是见到的却不是占地几千坪的大公馆。占地确实有几千坪，但映入眼帘的，既不是华屋，也不是馆舍，一句话，是一座园林。

晚年忽然醉心茶道的浩藏，对来访的茶道先生，不分高低贵贱，都广为结识，还采纳他们提出的各种方案，修建茶室和庭院。这就是上面谈到的那座园林。这里既有模仿

相阿弥[1]意境的枯山水[2]，也有波光潋滟的水池子。有的庭院舖沙置石，敷以枯松叶，颇有寒村茅舍的田园风光；有的则种植常青树，并加精心修剪，带有人工的匠意。还有青苔斑驳的岩林园、花木园和红叶园。这些不净是茶道先生提出的，就是身边的人提出个什么方案，浩藏也都要兴建。他本人只顾一味赚钱，别无其他嗜好。加上没有嗣子继承家业，又过了嫖女人的岁数，所以他才找了这么个门道来随意挥霍钱财。

这些庭院虽是不惜工本修建起来的，但远远称不上是座驰名的园林。因为那些获得承建权的园艺师和设计师们，只顾挖空心思地在自己担负设计的庭院上显露一手，而没有考虑整个布局的协调。况且大家都是一齐动工，彼此又互不通气，对别人采用什么材料，在哪里兴建，建成什么样子，也漠不关心。所以无法把庭院安排协调。大家虽都熟悉修学院[3]借用岚山[4]之景的巧妙而大胆的造园法，但却无法在这里施展。岂止不能运用借景法[5]，甚至各自都在想方设法使毗邻的庭院不妨碍自己设计的。于是，只好互相用树木、假山来阻隔。结果，到处胡乱垒山、植树、栽竹。就连兴建茶室也不是为了点缀庭院，而是为了同另一个庭

---

① 相阿弥（？—1525），日本室町末期的画家、造园家。

② 枯山水是一种造园法。

③ 修学院即京都府修学院离宫，创建于承应年间（1652—1655）。

④ 岚山是京都府名胜之一。

⑤ 借景法是一种造园法，借取园外之景，以陪衬、扩大、丰富园内景致，使园内外景色联成一片。

院相隔。

浩藏象站在起跑线上鸣枪，而后在终点线上交臂观望的体育教员一样，始终以傲然的姿态注视着工程的进展。他这个人生来就喜欢欣赏别人那种象蝼蚁般匍匐在地上干活儿的动作。造园工人的劳动情景，比他想象的要有趣得多。他亲眼看到挖土运石的工人弄得满身泥巴，固然感到愉快；但是最能满足他那种残忍欲望的，莫过于他在工地散步时看见那些为他介绍园艺师的人，或者那些冒充园艺师主动为他设计的"半行家"向他胁肩谄笑的姿态。毫无例外，这些人都想通过造园，从浩藏身上捞取一把。尤其是那些压根儿就不是造园师，但在昔日富有之时也曾讲究茶道、如今家道中落、就靠当年习得的一点技艺餬口度日、郁郁不得志的冒名园艺师在向他殷勤献媚的那副样子，最能使浩藏得到满足。这些人本来就游手好闲。有的人走投无路，把为浩藏造园当作绝处逢生的唯一出路，从早到晚在庭院里卖力地指点造园工人。有的人则错以为自己在这里卖力气，似乎会博得浩藏的赏识。因而，他们觉得能在浩藏面前显露一手，就是平生最得意的时刻。这些人一看见浩藏，便争先恐后地簇拥上去，一边领他巡视即将完工的一座座庭院和茶室，一边向他介绍自己设计的奥妙之处和所花费的心血。这是一种变相的阿谀奉承。浩藏神采飞扬地点着头，尽让他们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他一边默默地听着介绍，一边用大厚舌头卷动着嘴里粘乎乎的唾液。

他毫无道理地催促限期完工。他放了一辈子高利贷，

本来是很有耐性的，可是到了晚年，脾气却变得暴躁起来。想干什么马上就干，干起来就要一口气干完。他在下谷的上根岸地方原有一座公馆，象其他放高利贷的人家一样带有库房，因此浩藏并不特别想住在这里。的确，他压根儿不想住在这里，却又偏要催促赶快完工。尽管这样，完成全部工程还是花了两年的时间。园林里，木未成材，池水犹新，泥土的颜色也还不调和，然而浩藏已心满意足了。他抡着手杖，领着至亲好友参观了这些庭院。一条条迂迴曲折的道路，一个个幽深的庭院，使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在拐弯抹角处，客人们又会发现另一幅不同的景色，真象看西洋景似的。庭院馆舍，忽而出现在篱笆那边，忽而隐没在假山背后，的确别具匠心。

“怎么样？”浩藏洋洋得意地掉过头向客人们问道。

“真是了不起的工程啊！唔，我算佩服了。”客人赞叹地回答。

“这简直是水神的八百松①嘛！”一个尖酸刻薄的人在旁挖苦说。

因为这些馆舍带有两三间窄小的房间，并各兼附洗茶具间而独立于庭院之中，这种布局使人觉得就象向岛专供挟妓作乐的酒馆。

“这样一来，就毋需再挖防空洞喽！”也有的客人这么说道。

---

① 八百松是东京都墨田区向岛地区水神附近的一家酒馆的名字。

浩藏听了好不痛快。这大概是说，假山很大，足以抵挡冲击波吧。从时势来说，已不是财主们可以任意放荡不羁的时候了。浩藏早已在上根岸的公馆里赶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室，把值钱的东西都从库房搬到那里。即使在遭空袭的时候，他仍可以躲在这间豪华的洋房里盘点他的金银珠宝。因此可以说，目黑[①]的这座园林，是这位富豪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里，无视当时的时局修建起来的。在这么一个叫嚷"一亿人总决战"的非常时期，即使在军部的统制之下，仍能这样为所欲为地纠集这么多造园工人，足见其财雄势大。建筑这些庭院，既不是为了居住，也不是为了战争；不是为了他自己，更不是为了别人，只不过是为了大肆挥霍。然而，它比起必须化费巨款才能弄到手的美术珍品，又相距甚远。

一年春天，上根岸的公馆遭到空袭，一夜之间全部化为灰烬。炸弹恰恰命中地下室。在空袭的前几天，武市浩藏带着姨太太到箱根去了，才得以幸免于难。正妻早被浩藏以疏散为名，送到强罗别墅区分开居住。浩藏除了这位正妻之外，唯一的亲人就是妹妹多喜。多喜在涩谷神山町有一所住宅，她独身居住在那里。后来由于空袭越来越猛烈，她胆小害怕，曾再三向浩藏请求住到一块儿。她的这个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浩藏和姨太太驹代从箱根回来，就径直搬到多喜家里去。

---

① 目黑是东京都西南部的地区。

"哥哥已经不是需要女人的岁数喽，还……"

多喜嫉妒驹代。而驹代呢？看着年纪与自己不相上下的多喜，性情乖僻，年近六旬还是个老处女，打心眼里感到厌恶。驹代原是个艺妓，自从被浩藏赎身之后，已跟浩藏生活了三十多年。虽说是姨太太，却比正室有权有势。可是，她唯独对多喜不敢逞强。更坏的是，这所房子本来是浩藏买的，如今看起来自己反倒好象成了房客似的。每当多喜故意跟她为难的时候，驹代就不由得感到窝心。浩藏自从把她收作姨太太以后，迄今这些岁月，不知变过多少次心，玩弄过多少个年轻的女人，有时就全然把她抛在脑后。即使在这种时候，她似乎也没有象对多喜那样感到恼怒。有一回，多喜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问她："驹代，你觉得我嫂子怎么样？"

"这个，这个嘛……"

"什么叫'这个嘛'？"

这件事，恐怕驹代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浩藏的正妻跟多喜之间的关系，如同所有姑嫂关系一样，紧张得彼此寸步不让。可是，多喜用这种形式来进逼驹代，与其说多喜心地坏，不如说她和浩藏有着来自同一血缘的残忍性格。甚至连浩藏也得让她三分。因此，不管驹代怎样埋怨，他也从不说多喜一句。身为姨太太的驹代，也因为出身艺妓，一向养成了女人应该顺从男人的观念，也就只好横下一条心，象对待浩藏那样顺从了多喜。要是还年轻，又当别论，驹代如今离开浩藏，也难以再找别的男人，到了这种地步，作为姨太

太也就一心想跟丈夫白头偕老。早在战前，驹代就这么打算：反正将来浩藏一死，大伙儿把财产一分，加上自己过去的积蓄，那就够过舒适的日子了。

战争结束前后，兵荒马乱，人们都疲于奔命。就是武市浩藏也不例外。军队一垮下来，他再也吃不开了。外国势力伸进来，不仅往日放高利贷的武市本人没料到会落到这般地步，就是了解他家世的人，也无不觉得惊讶。当时粮食紧张，一下子不能肆意挥霍。在这种情况下，驹代和多喜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导致了悲惨的结局。多喜把浩藏的正室松子找了来。浩藏被妻、妾和妹子这三个已不年轻的女人包围住，弄得无所适从。就在接到占领军通令要没收多喜的房子、家人慌乱一团的当儿，好端端的武市浩藏突然中风，一命呜呼了。在这之前，他还很健康，当三个女人围着他诉说各自的不满并迫他表态时，他还好象劝勉似地回答说："嗳，不管怎么想，你们彼此也要和睦相处才好啊！"

不料，这竟成了他的遗言。

随后，涩谷神山町多喜家的墙壁、柱子被人涂上厚厚的一层白漆，弄得面目全非，变成了东西合璧，不伦不类了。这时，三个失去当家人的女人，决定迁到目黑这座集茶室和庭院之大成的宅邸里来。当初，她们谁也没料到会搬进这座园林，如今却各自怀着不同的打算，相继搬了进来。对正室松子说来，这座公馆是浩藏最大的遗产。她想，反正早晚要在别处另盖新房，而在这之前暂住这里过过茶室的生活

倒也不错。于是，她就带着一个女用人搬进了这座园林，住在位于园林中央的建在一个大池子上的茶室里。这间茶室是仿金阁寺① 样式建造的。她不跟姨太太和小姑子住在一起而单独过日子，心情比谁都来得舒畅。她一直这样单独生活了好几年，这次被多喜找去，正好赶上浩藏去世，她打心里感到腻烦。不过，浩藏一死，她又恢复了正室的稳固地位。法律首先赋予她有优先继承权。就是在葬仪上安排丧主的座次时，她也是被排在姨太太和小姑子之上。松子被丈夫冷落了半辈子，如今骤然恢复自己的地位，开始过着富裕而安逸的生活，这比住在冷飕飕的强罗别墅强多了。松子毫不吝啬地立即差人添置眼前在茶室里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现在，她同被丈夫打入冷宫时的清苦生活大不相同，可以任意花钱了。这也是她的一件愉快的事。松子在"金阁寺"旁边赶建了一间宽大的浴室。就是在家境贫苦，埋头搞家庭手工副业的日子里，她唯一的嗜好——洗澡——连一个晚上也没有间断。但是，在丈夫离开人世以前，她却不曾有过这样舒坦地伸展四肢泡在水里。有一次，松子向年轻的女用人说了心里话："年轻的时候，我何尝不想哪怕是一次，象现在这样舒坦一下，可是……唉，现在不提这些事啦！"

她已经打定主意，再过些日子，看情况把这座宅邸卖掉，然后在田园调布或成城附近另盖一所带讲究的浴室的

---

① 金阁寺是座落在京都府上京区的鹿苑寺的别称，建于一三九七年，一九五〇年焚毁后重建。

住宅。她当了寡妇以后，反而产生了一种无忧无虑的安逸感。她相信自己的财产是足够安享晚年的。

多喜同松子差不多同一个时期出现在这座园林里。多喜相信自己既是浩藏的胞妹，就和嫂子有同等的、甚或更多的继承权。既然自己在澁谷的房子被没收了，那末当然要搬到这座园林里来，可她作梦也没有想到这竟会遭到阻挠。

“这座园林我早晚要卖掉的，要是住了人，那就不好办啦。”

当松子这么直截了当地说过以后，多喜一时惊呆了，过了半晌才张口说：“岂有此理！这座园林是我哥哥的，我作妹妹的……”

“这座园林是在我的名下！”松子冷冷地回敬了一句。

她跟浩藏结婚以来，这是头一回对小姑子采取这样强硬的态度。

“我管你什么名下不名下，浩藏是我哥哥，我作妹妹的承受一两间小小的茶室，谁也不能说三道四！”

“如今这是我的了，就是不能让你住！该给你的房子，不早就给你盖了吗？”

“算了，算了。要不是澁谷的房子出了事，谁稀罕跟你住呀！战争失败了，我才落得这个样子。就象对待遭火灾的人一样，有房子的人把房子借给他人住，这难道不是幸免于难的人应尽的义务吗！”

“我不懂这套大道理，反正我就是不借给你住！”

“那么，好吧，你不借就不借。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前头，我可不承认你是我的嫂子！你说说，你跟我哥哥究竟过过几天夫妻生活啊？”

这几句话象把刀子似地扎进松子的心窝。多喜说完，掉头就走开了。当天，她把行李搬了进来，在靠大门的一间茶室住下。松子虽然嘴硬，可毕竟是个女人，不知该怎样做才能把多喜撵走。而且她还杞人忧天地为多喜操起心来。她心里想：这间小小的茶室，无论如何也摆不下多喜在涩谷家的那些家具和什物，那么帮她存放到哪儿去呢？

驹代快半年没有信息，一天突然出现了。她手里抱着一盒在那个时期很难买到的带馅点心，身上穿着一件新染的厚实的绉绸和服，打扮得比浩藏在世时还要显得年轻。

“好久没来向您请安了，实在对不起。您好吧？”

驹代的心情比谁都快活。她悠然地坐在松子面前，滔滔不绝地夸赞松子的衣着、腰带和带扣。这无非是想让松子也夸赞自己的衣着、腰带和带扣罢了。

“没能早点来看望太太，我自己也觉得有负老爷的遗愿。我是想在陪您到高野山①去之前，至少就近先到郊区的寺庙去烧烧香。可这阵子上庙烧香真花时间，所以来晚了。老爷嘱咐过咱们凑合着一起过，如果不听从的话，未免太忘恩负义，太对不住老爷了！”

驹代向松子打听了供牌位的地方之后，就装模作样地

---

① 高野山是日本佛教圣地，位于和歌山县，山下有著名的金刚峰寺。

去敲响铜钟，合十膜拜起来。松子茫茫然的，连怀疑驹代提到的所谓武市浩藏的遗愿是什么意思也都给忘记了。浩藏的死，虽然给松子带来某种解放感，可她万没有想到一个做姨太太的也竟敢这样抛头露面。她曾听说关西的艺妓有个习惯，逢年过节就到本家去给正室请安。可是说到驹代过去对待松子的态度，也不过是松子所到之处她决不露面罢了。同一家绸缎庄的人周旋于她们双方之间，但松子却一无所知。

“长期得到您的照顾，我自己也想做点买卖，现在总算有点眉目，太太听了也会高兴的吧。”

驹代说出了这个意外的消息。她已经找好了股东，准备最近在新桥开一家饭馆。在这以前，她想在东京找间房子独自过一段宁静的生活。因此，她希望松子借给她一间茶室。这就是驹代的来意。松子实在佩服这位艺妓出身的女人的生活本领。她觉得自己余生的乐趣，充其量不过是要盖一间带浴室的房子，所以对驹代的话，也就句句都相信了。

“你真了不起。象我这样的人，丈夫一死，自己就好象什么都完了似的。可是你，生活从此才算开始吧？”

“不，哪儿的话。我只想从现在开始报答老爷的恩典。如果赚了钱，我同太太一起去游山玩水，这回花费全包在我身上啦。”

“唉，现时物价高涨，事情哪会象你说得那样轻巧。”

松子本以为浩藏死后自己总算得到了解放，但实际上

同驹代相比，自己显著见老，不如人家了。过去虽觉得驹代可恨，但现在没有什么可争风吃醋的了。既然对方对自己这么亲热，自己也应该拿出作正室的宽宏大量来。

“别说暂住了，你就长住下去吧，我也挺寂寞的。”

松子说着，同驹代走到庭院里。她边走边问驹代哪间茶室合她的意。驹代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装作难过似的，皱了皱眉头说：

“啊，多可惜呀！这么好的园林都荒废掉了，啧啧啧……”

驹代的粉颈白得令人吃惊。暮春的傍晚，园内一片深绿，把浓妆艳抹的驹代衬托得格外耀眼。松子虽不象驹代那样梳妆打扮，但早在前几年就已开始染发，涂上发油，绾着发髻，又光亮又整齐。这同驹代那头白花花的烫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松子忽然暗自叨咕起来：这个女人虽然打扮得这么花哨，可就是有些懒洋洋的样子，兴许就是这些地方使男人着迷的吧。

“就让我住在这儿吧。”驹代指着离大门最远的一间茶室说道。

这庭院铺满了白沙子，四周都是嶙峋的大黑岩石，构成枯山水的景致。周围没有树木。看来在日久失修的许多庭院中，这里算是最干净俐落的了。

“不太偏僻吗？从大门进来要走这么一大段路。”

“是啊，不过在这里也就可以了。”

“是吗？我那里已经盖了浴室，这里没有，多不方便

呀。”

“可不是，也让我在这里盖上一个吧。”驹代马上趁机说道。

“不过，驹代！这座园林，我早晚要卖掉的，你要是盖浴室，可划不来呀！”松子着慌起来。

“啊，这打哪儿说起呀。”驹代装作吃惊的样子说，“太太打算卖掉这座园林？那还不如把强罗的……”

“那所房子，当家的早就卖掉了呀！你还不知道吗？”

“唷，什么时候卖掉的？”

“他生前卖掉的。我还想问你那些钱都哪儿去了？”

“问我？我可不知道。老爷怎么会把别墅……”驹代紧抿着嘴，显然是受到相当大的冲击，马上又换了一副表情说，“要是这样，太太就更不应该将这座园林卖掉了。我决不同意把它卖掉！您等着吧，我想法子雇个人把它修整修整，好让老爷在九泉之下也能安息。”

“可是总不能在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长久住下去啊！”松子一下子被唬住，胆怯地道出了不同的意见。

“正因为这样，所以才要修整，好住得舒坦些嘛。”驹代若无其事似地下了结论。

驹代刚在岩林园安顿下来，马上被住在大门附近的多喜发觉了。她脸色一变，闯进“金阁寺”，说：“嫂子！你打算跟那个小老婆住在一起怎么着？”

在澁谷的时候，正是多喜规劝松子跟驹代住在一起的，如今她却又气冲冲地前来质问。她头上结着垂髻，没有染

发也依然象从前那样乌黑。身上穿着拖到地的绸子和服，系着腰带，罩上外褂，显得俗里俗气的。她就是穿上新衣裳，给人的印象总也是邋里邋遢的。松子一向就嫌小姑子龌龊。

“哪里是跟她住在一起，只不过让她暂住几天罢了。人家打算住不久就要搬走的。”

松子还把驹代关于打算开饭馆的事扼要地告诉了多喜。多喜一听，眼睛深处闪耀着亮光，只“啊”了一声，什么也没说，很不高兴地转身就走。

这样大岁数的人了，还跟从前一个样！松子长叹了一声。

叹声未息，她又觉得自己现在比小姑子处于优势的地位，可以舒心地坐山观虎斗了。想起浩藏在世的时候，驹代也好，多喜也好，都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那日子简直令人闷得透不过气来，倒霉极了。可是，打浩藏去世以后，松子就无所顾忌，连小姑子的那种性格，也不再成为自己的沉重包袱了。所谓寡妇，这是多么好的身分啊。松子定睛望着混浊的池水，心情恬适地回味着驹代说过的大话，难道这池子水她也给换成新的？

一天早晨，女用人急匆匆地跑来对松子说：“不得了啦，太太！”

松子慌忙走出去，看见三个男人拿着铁锹镐头，也不管什么树木啦，岩石啦，在那周围挖掘开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安装煤气呗!"一个身穿蓝衣服的工人停下手,不耐烦地回答说。

由于过分讲究,以致连走路也得七折八绕的庭院,若要从"金阁寺"到岩林园安装一条笔直的煤气管道,那一路上的树木、岩石、假山就很难保住了。曾说过不能让园林荒芜的驹代,如今却这样干,简直叫松子难以理解。她正感到茫然若失的时候,突然传来了响亮的声音:"您早。"

驹代穿着一身外出的装束,出现在松子面前。她装出一副笑脸,显得很不自然。

"嗳,驹代!你这么搞,不就把园林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吗!"

"真对不起。一完工就马上恢复原来的样子,事后一切修整全包在我身上。没有煤气,连饭也烧不成啊,您说是不是,太太?"

的确,这座园林里只有"金阁寺"一处有煤气。松子从没有留意这一点。现在,她忽地担心起多喜不知用什么烧饭来了。

"那末,我走了,以后再去看您。"

驹代说罢,趁势低下头,飞快地走过去了。

既然是暂住,烧木炭炉子或煤油炉子不也凑合了吗,何必闹得这样天翻地覆呢?松子一想到艺妓出身的女人办事好铺张,心里也就觉得厌恶;可是另一方面,对于驹代能花钱如流水,又不由得肃然起敬。物价高涨,使松子感到惶惶不安。存款冻结了,能提取的金额很有限。松子虽然还不

用担心将来的生活，但眼前却已感到不宽裕了。纵然在这样的世道，驹代还能为所欲为，确实令人羡慕。目前，大米和砂糖，即使在黑市上也很难买到，而她却要开设需用大量大米和砂糖的饭馆，这不能不使松子感到是件了不起的事情。驹代周围大概有不少男人为她出谋献策吧？想到这里，松子不禁联想自己失宠以后，原先在自己周围的人也不照面了，又感到委曲了。

“我也不能就长此下去呀！”

不久，松子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她手头越来越拮据，女用人又要求增加工钱，改善主仆关系什么的，使得她那寡妇的安宁生活，开始受到种种的干扰。然而，如今她已经失去了在浩藏一无所有时支撑着自己的那种青春的活力。自从浩藏发迹以后，她就习惯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寄生生活，甚至连到熟人家里串门也懒得动弹。尽管如此，现在无论如何也得想办法弄到现钱。她忽然想起：“出租房子！”这座园林里不是还有好几间空房子吗？过去只知道当茶室用，太失算了。眼前自己和多喜，以及驹代住的，不就是茶室吗？还有三间茶室空着，应该想办法利用它！还没有找到房客，松子就打起如意算盘，计算着能有多少租金收入。她把女用人唤来，说出了这个绝妙的主意。女用人有女用人的打算，假如主人有了现钱收入，自己自然也会过得宽裕一些。所以女用人很认真地给松子出起点子来：红叶园那间茶室适合年轻夫妇居住，假山下那间太偏僻，可以租给学生；还说，可惜离得太远，不然可以让他们搭伙，这么一来就

有了双重收入。

正谈论着的时候，松子忽然想起一桩大事，暗地埋怨自己太傻了。

“我真糊涂！”她恍然大悟地对女用人说，“我怎么没向多喜和驹代要房租呢？”

“原来是您忘了呀？我还以为是太太大方，不收他们的呢。”

其实，女用人也是听松子这么一说才想到的，可松子听后马上产生了贪得无厌的想法，张扬说哪有不收房租的道理。

松子连忙给想得起来的熟人写信，拜托他们代介绍房客。她焦急万分，顿时感到家里没有安装电话，多么不方便啊。她还打发女用人立即去驹代那里传话，要驹代从本月起缴纳房租。

不一会儿，女用人气呼呼地跑了回来，说驹代撒盐① 把她撵了出来。女用人十分气愤，当事人的松子反倒完全忘记了生气。她沉思着：这么一来，对多喜该怎么办？

“近来，那边好象只有她一个人了，恐怕是够困难的。”

女用人变得胆怯，对执行松子的差使有点踌躇。性情阴郁而暴躁的多喜，用不住女仆，也并不是自今日始。松子压根儿没有考虑过这件事。但是，总还是有点放心不下。一次，她装作出门，顺道走到多喜的住处转转。座落在竹丛中

① 日本人的一种迷信，认为撒盐可以驱邪。

的那间好似乡村茅舍的房子，看起来同那个心术不正的住房人很相称。她不禁又把脚缩了回来，不想敲门了。

“也许是没法子，多喜是个病号哩！”

“她有病？”

“可不是，据说打年轻的时候，她就有心脏病，所以才没有出嫁。”

“别看她身体不好，可命倒很长啊！”

这个女用人也受过多喜的气，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可是不知为什么，松子却不想跟着女用人一起嘲笑她。“命倒很长”这句话含有侮辱之意，松子听了有些难以忍受，因为这使她猛地联想起自己的年纪，也跟多喜不相上下。

几天以后，撒盐把女用人撵走的、披散着白发的驹代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到松子这里串门来了。

“您好。这些日子天气真不错啊！”

这天，驹代身裹红格短外褂。她打开手里鲜艳的包袱，拿出一大盒洋羹推到松子面前：“唉，太太，我是抱怨来的。”她说着，仰脸高声大笑起来，“怎么提起房租来了，这不是见外了吗？您给我的恩惠也不是一两天了，我正打算重重地报答您呢，这点点房租就不在话下了。”

“是吗？你撒盐把阿花撵回来，这未免太过分了吧？”

“那是阿花误会了。我打决定开饭馆以后，就在门口摆着盐哪。再说，即使要房租，那间小房子又能收几文钱呢？太太，您就听我驹代的吧。到现在了，还论什么房东房客的，会叫老爷在九泉之下笑话的。您太见外了，太见外了。”

接着，驹代哇哩哇啦喋喋不休地谈了一通筹备开饭馆的事，然后就走了。

松子被他的气势压倒，一时怔住了。

"撒谎！她确实用盐撒了我，太太！当时她那副样子跟方才简直象两个人似的，真是个狐狸精。"女用人愤愤不平地说。

松子深有同感，方才自己仿佛完全被这只狐狸精迷住了。当她想到浩藏不就是被驹代这样花言巧语地诓骗了几十年的吗，不由得骤然觉得死去的丈夫太可怜了。

"唉，艺妓出身的女人就是这种货色！"松子好似看开了。

说罢，她自己也更加确信：一点也不假，驹代就是那种货色。往后房租的事就算一笔勾销了。想着，心里也并不感到特别不痛快。松子确是被驹代迷住了。

总之，往后肯定不可能从已经搬进来的房客手里收到租钱了。于是，松子越发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房客身上。她望眼欲穿地盼着上次寄出的那几封信的回音。然而，回信偏偏不肯轻易到来。另外，煤气有时很微弱，有时干脆没有，从经济上考虑，再不能每天早晚烧水洗澡了。松子这种寡妇的幸福生活，越来越没有保障了。

驹代几乎每天都到市中心区去。她好似回到水里的金鱼，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年轻了。她一边哼唱，一边有节奏地扭摆着腰身，沿着沙石路，踩着一块块踏石，从岩林园经过水池，走向大门口，自然也经过那间座落在小竹丛中的房

子。每当她打这间房子前面走过时，她总要用手整整衣领。是不是意识到多喜在注意自己呢？多喜心想，穷捯饰什么劲儿，有那么多东西可炫耀吗？谁信你穿的都是新衣裳。不过话又说回来，多喜还是觉得每天都更换外褂和和服的驹代，她同自己和嫂子自浩藏去世以后一直沉闷、毫无生气的情形完全不同，是另一种人似的。生性孤僻的多喜，变得越来越冷漠无情，宛若冰霜顽石。她和松子的冷战还在继续着。每逢松子偶尔进出大门的时候，多喜即使察觉她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这边，也不愿意露面同她打个招呼。不仅如此，多喜还想，要是松子跟她搭话，她就立刻狠狠地顶回去。松子从来没有受过丈夫的宠爱，也没有当太太的威严，当了寡妇以后却很快地恢复了正室的地位，并把有水池的最豪华的房子据为己有。相反地，自己跟浩藏是同胞兄妹，而且从未失和过，现在却被塞到这样一间简陋得象门房似的小房子里。这间小房子是按茶室的式样修建的，坐南朝北，终日不见阳光，又窄又黑。多喜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显得比谁都衰老得快。也没有用人，一向来她就很难用得住用人。如今住在这间小房子里，只有两间相连着的房间，一间四铺席，一间两铺席，连女主人出口气都能听见。一般娘姨就更难待下去了。多喜自己慢吞吞地淘好米，升着炭炉子，坐上锅，然后拿起团扇啪嗒啪嗒地扇开来。除了有自来水设备以外，生活条件很差。这间茶室唯一值得夸耀的地方，就是有一间讲究茶道的人所喜好的用青竹铺地的厕所。

“对不起，里面有人吗？”

外边有人喊道，听来似乎是年轻人的声音。多喜探头一看，只见一个身穿藏青西服的青年，空着两手站在门前。

“这是武市先生的家吗？”

“是的。”

“我是田中先生介绍来的，我想看看房子，可以吗？”

“看什么房子？”多喜惊愕地反问了一句。

“听说这里有空房出租。”青年感到奇怪，这么解释道。

多喜体弱多病，唯独脑子转得特别快。她马上明白：是嫂子要把空着的房子租出去。可是嫂子为什么不同自己这个作妹妹的打个招呼呢？多喜想到这里，不由得火冒三丈。

于是，她趁势同这位青年攀谈起来：“是的，是的。我领你去看看吧。你说的田中先生是哪位田中先生？”

“田中秀松。”

“哦，是啊。他们都挺好吧？”

“嗯，好象都挺好。我们也是才相识的。”

多喜一边用足尖拨开杂草走着，一边考虑怎样让这个青年了解自己的身份。

“你过去认识武市浩藏吗？”

“不认识。只是刚刚听田中先生说过。好象是关西地方人吧？”

“是的。他去世已经三年了。”

“唔。”

对方对于这些似乎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所以多喜始终没找到机会说明自己与浩藏的关系。说话间来到了杜鹃早已绽开的那间茶室面前。她避开上了锁的门厅，猛然地取下防雨板。

“可以穿着鞋子上去吗?”

“可以。上面净是土呀。”

青年轻轻地跳上廊子，拉开防雨板，打开窗户，打量了一下洗茶具间说:“有厨房，还兼带厕所，完全是一套独立的房子。要多少租金呢?”

多喜从没想过这个问题。“这个……”她歪着脑袋沉思起来。

“虽然我们夫妇俩都将参加工作，可是早晚是要有孩子的，将来还得搬到公寓里去住，所以得积蓄点钱。现在只能出最低的房租，也就是这个数字啦。”

那青年开始讲起价钱来。他喋喋不休地摆了一通道理，说个没完。多喜听得不耐烦，乖僻又发作，绷着脸儿一声不响。后来，她再也按捺不住，开口说:“那就这样吧。不过，要先交半年租钱。”

“马上交半年太多了，先交三个月吧。”

青年又唠叨开了。多喜沉默下来，不理对方。最后，青年还是让了步。

“那末，明天我们就搬来，请多关照。我们的婚礼以后再举行。”青年说到这儿，顿时露出一副天真的样子，说罢就走了。

“太太，真是怪事。前边那间房子住上人啦！”女用人手里提着篮子，急忙跑进来，压低嗓门告诉松子。

“什么，前边的房子？”戴着老花镜正在整理褪了色的照片的松子，听了大吃一惊。

“就是竹丛对面的那间。”

“你是说花木园？”

松子双眼从镜框边上瞧着女用人。虽然没有露出惊慌的神色，但已经有些沉不住气了。居然有人事先不同房东打招呼就搬进来，这怎么行呢！她马上拖着木屐跑了去，只见茶室前面的杂草被踩踏得东倒西歪的，防雨板也推开了，廊子虽不光亮，却擦得干干净净。在茶室特有的那扇小门的前面，堆着几个桔子箱，里面装满了书籍。显然是有人搬了进来。

这时候，一个头上系着三角头巾的姑娘从洗茶具间的小门钻了出来，于是松子绷着脸责问道：“喂，你在这儿干什么？”

“您问我吗？是刚搬进来的呀。”被问的人觉得莫名其妙，随便应付了一句。

“你搬进来，事先跟谁打过招呼？”

“跟谁？是跟武市先生呀！”

“我就是武市！”

姑娘愕然，两眼盯着松子，突然害怕起来，尖着嗓门叫喊：“吾郎，吾郎，快来！”

茶室后门的响声突然停住。一个身穿布衬衫、坦露胸

怀的年轻人走了出来。

“出了什么事啦?”

“这位太太说,她叫武市。”

青年锁紧双眉,把脸转向松子:“我是山田吾郎,您有什么事吗?”

青年虽已弄清了事情的原委,但无动于衷。倒是松子气得浑身发抖。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松子托人招来的房客被多喜拦腰截走了。房租还不到松子预计的一半,而且六个月的租钱全部落到了多喜的手里。

“您的话我都明白了。事情果真是这样,那实在令人吃惊。不过,我们已经交了押金,不能再搬回原住处了。这个问题是武市家的内政,请您们自己商量解决吧。我手里有六个月租金的收据,钱既然已经付了,那我们至少有权在这儿住六个月。”青年不慌不忙地说道。

松子慌了手脚,飞快地向那间座落在竹丛中的茶室跑去。她一见多喜,就气冲冲地说:

“你,你干的什么好事,你干的什么好事!”

松子气得嘴唇颤抖,再也说不出话来。多喜毫无表情地望着松子,一声不响。她那黝黑而细长的脸拉得更长了。

“这房子全是我的!我让你住在这儿,是我可怜你。几十年来,我受够了你这个小姑子的气,如今你还来这一套,我再也忍受不了啦,你马上给我搬走!”

多喜缄口不言,只是用舌头舔了舔嘴唇,观察着嫂子那

种半疯的样子。这跟浩藏的作法太相似了，浩藏生前对好嫉妒的松子就是采取这种比打入冷宫更为残忍的不即不离的态度。这是一对多么残忍的兄妹啊！松子越气越觉得心里冒凉气，全身上下都好象发麻了似的。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她扯开嗓子叫喊起来："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呀！你擅自把房客引进来，还把六个月的租钱私吞了。你这个贼，强盗！你等着瞧吧，我非把你送交警察不可。"

松子光穿着布袜子，顾不上登鞋，就越过竹丛飞跑出去。刚一弯腰要穿过那扇小门，身体一下子失去重心，猛然趴在地上了。

这当儿，一个过路的人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仰起脸来的松子。她清醒过来，拍拍手掌心，撣撣膝盖上的土，心里觉得人世间再没有人象自己这样凄凉的了。松子本来也不是有教养的女子，比如说，她从来就没有什么修身养性的嗜好或兴趣，她在武市浩藏这样一个可恨的男人的摧残下，在不寻常的前半生，受尽了痛苦和折磨，也许这就成为她的所谓修养了吧。虽然没有必要这样做，但如果硬要把她同多喜和驹代相比，松子倒是她们当中最有修养的人。不管怎样，她是完全想开了。关于山田吾郎家的房租一事，只要把情况讲清楚，从这个月起让她收六个月以后的租钱也就成了。对于住在那间阴暗房间的、象猛兽似地瞪大发光的双眼而一言不发的多喜，松子觉得自己犯不着同她呕气。那个任性的女人，连用人也没有，一个人又要用炭炉子烧饭，又要上市场买菜，还得到外边的澡堂去洗澡。想到这些，松

子又产生一种近乎怜悯的同情。她用右手抚摩着左腕，走回家去了。更使松子得到安慰的是，多喜虽则晒不到太阳，可是皮肤却干瘪蜡黄；而自己的肌肤则光润洁白。象这种女人把她养起来算了。嗨，早这样想就好了，为什么早些时候也没想到这事呢。

所幸的是，社会上的屋荒比松子所想象的要严重得多。红叶园的房子，假山园的房子，不久都有人来租用了。松子提出的条件，房客们统统都接受，当天就把家具搬来住下。这些房客经过座落在小竹丛里的那间房子时都没有进去；经过花木园时却很自然地同年轻的山田夫妇互相招呼，起劲地攀谈起房租的事来。事后，他们立即找到松子，要求降低房租，说什么都是一样的茶室，而且山田夫妇那间最适合住人，可是他们付的租钱却比山田夫妇的还多，这是不恰当的，不合理的。松子感到震惊，脑袋也发胀了。她认定世上的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于是连谈交易最起码的冷静态度都丧失了。

当她说嫌租钱贵那就搬走吧，人家就反问她，你出搬家费吗？当她说明山田家的情况不同，人家早已知道了原委，并流露出同情多喜的口吻，这使松子慌了神。当人家谈到你是说驹代太太吗？那是位很爽快的老太婆；松子就想：连驹代也加入他们一伙了，自己好象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她心乱如麻。

虽然法律对正室最有利，可是除此之外，一切全都使正室处于不幸的地位。生前那样折磨妻子的浩藏，死后不仅

一点儿也不保祐妻子，反而还让她同他的妹妹和姨太太同住，从明里暗里来威胁自己的生活。兴许由于正室的地位本来就脆弱，所以才需要制定法律来加以保护的吧。

松子原以为招来了房客就可以收到房钱，可是这个如意算盘打错了，而且不久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她意想不到的麻烦事。细想起来，象驹代这样的房客，自己肯掏钱安装煤气，多省心啊。当时燃料不足，包括山田夫妇在内的所有房客，都是使用现垒的土灶，搂些落叶烧火做饭的。这么一来，庭院多少也得到打扫，这使松子感到高兴。可没过多久，她每每发现园中的竹篱和树木，一大早就被人攀折得不成样子。松子让女用人给房客提出意见，但女用人却被人家用一碗白薯粥就给收买过去，回来向松子报告说没有那么回事。松子觉得托别人靠不住，就自己一大清早起来，走遍整座园林，暗地里监视着。她初搬到这儿来的那种舒畅的心情，逐渐消失了。她的目光里渐渐包含着一种无论见到谁都认为是小偷的猜疑神情。当然，这就使房客们更加不愉快。住在花木园和红叶园，都是成双成对。他们搬来不久，就在房前屋后撒下青菜种子，自种自吃。有时他们发现不是小南瓜被人揪走，就是青菜悄悄地少了，于是怀疑是拂晓在庭院里转悠的松子干的。实际上，这位老太婆一起床连脸也不洗，就摇摇晃晃地在凹凸不平的庭院里来回游荡。那副样子十分凄惨可怖。如果人们再不怀疑她是来偷东西的话，那恐怕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了。

阿松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房客们背地里这样称呼

松子。有一次，四五天不见阿松婆的影子，有人就向女用人打听，女用人回答说："嗐，她神经痛得厉害啦！"大伙听了，都觉得可不是吗，住在水池上又冷又潮，对老人的身体当然不合适。可就是谁也不去探望她。大伙儿觉得她可怜，更觉得她可怕。

一天晚上，住在假山后边的单身汉夜游归来，刚一弯腰钻进小门，就看见眼前一个白花花的影子，以为是鬼，几乎给吓坏了。这个白影子晃晃悠悠地移动着，到了竹丛园就消失了。这个影子双手象是搂抱着什么东西似的。那副模样，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了这个故事，房客们马上断定是来偷青菜的。

"那么大年纪了，听说还是个老处女呢！"

一天傍晚，家里都是双职工的两个女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当中的一个这么说。说完，两人都惊讶地缩了缩脖子。

"连恋爱也没恋爱过吗？"

"听说她心脏不好，人家告诉她结婚就要死的，要是恋爱不就有生命危险了吗！"

"还不如年轻的时候，受点刺激，一下子死了倒好。"

"她的眼神真叫人受不了，象是早就死了的人似的。"

"听说你跟她说过话？"

"哪里哟。要是跟她说话长了，怕魂儿都被她勾走啦。"

"她那间房子可不好，在竹丛里面。"

"可不是，出门来回都得经过那片黑魆魆的竹丛，真叫人害怕呀。"

“我每次走过竹丛，都是闭上眼睛快步跑过去的，真可怕。”

和阿松婆一样，竹丛婆很快就变成了令人生畏的人物。唯独驹代仍旧精神抖擞，每天上午出门，深夜归来。她的脚步简直跟年轻人一样轻快。

“那位太太显得很年轻啊！”

“听说她跟那两个老太婆只相差两三岁呢。”

“真看不出来呀。”

一个女人不管结婚不结婚，到老来总是不幸的；可是如果能够象驹代这样生活，岂不也是最自由幸福的吗？两位房客太太作出了这样不安于妇道的结论。但她们的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那位太太的样子，看了真叫人感到恶心。”“打扮嘛也要打扮得跟年龄相称才好。我发现她脖子上尽管搽白粉，也并不显得干净。”而大伙儿一致捉摸不透的是，驹代的饭馆究竟什么时候开张。

松子打从驹代的嘴里听说她要开饭馆以后，转眼间已经三年了。由于杂事繁多，日子过得比过去更快。松子想起也觉得奇怪，但每次遇见驹代，问起她开饭馆的事，她照例回答说一切都顺利进行啦，诸如此类的话。

“无论做什么买卖，基础都很重要。首先必须有好厨师，好女招待，还要有好房子。另外，也许还得考虑顾客对象。光托人顺当地办好这些，就得花一年的工夫。如今要跟那些茶壶、茶碗都不成套，咳，这么说吧，如今要跟那些居然用饭碗、碗盖都不配套的食具端饭的临时饭馆进行竞争，

准备工作更是比什么都重要。唉！如今的新桥也跟以前不同罗，一些不懂老规矩的家伙，还神气活现地摆架势，真叫人看了生气。连原先摆饭摊的女人也出来招呼顾客，充起老板来了。”

驹代一诉起她的苦衷，就说个没完。从她嘴里说出的数额，就是浩藏在黄金时代听了也会吃惊的。松子不善于根据通货膨胀情况来折合计算，每次听了都只是一味地惊讶。她也不是没有想到这是说大话，只是觉得驹代只要盘算着这件事，即使开不成饭馆，生活也会过得很有意思。这至少可以使驹代保持她的青春。有时松子却忘了妻妾之间的关系，听驹代的饶舌竟听得入神了。

“太太，正是因为这样，最近我才觉得应该下定从清水的舞台上跳下来①那样的决心，把一切都豁出来经营饭馆。老爷常言女人和男人不同，没有理财的本事，与其存钱不如存点宝石来得聪明。多亏老爷的指点，我也长了点见识，把几颗小钻石当作命根子似的珍藏起来。前几年闹什么捐献，谁会去干那种蠢事把它捐出来。嗳，现在我觉得是把它全部拿出来变卖的时候了。您知道，要是赚着了，不仅可以捞回本钱，还可以买到比原先更大颗的呢。太太，您看怎么样？也拿出来入一份股吧！有珠宝店肯出大价钱哩。”

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这方面来。松子猛然从梦幻里回

---

① 日本京都府东山清水寺正殿前面的高坡上筑有舞台，从清水的舞台上跳下来，喻作需要下极大的决心。

到现实中来，颤抖着说："当家的从来没给我出过这样的主意。我过去的享受，充其量也不过是洗洗温泉罢了。什么钻石，我连一颗也没有！"

松子表明了无意投资以后，只觉得精疲力尽，就匆匆地回"金阁寺"去了。一想到浩藏给这个女人买了那么多钻石，她心中的愤怒和怨恨就油然而生，久久不能平静。水池里落满了枯叶，池水都变黑了。她呆呆地凝视着池水，想着丈夫留给自己的只有这么一丁点东西，而驹代手中却不知道有多少晶莹闪烁的钻石。想到这里，松子心烦意乱，直勾勾地望着自己那只就是戴上钻石也掩饰不住的皱巴巴的手指。也许由于神经受到过份的刺激，从这天起她就觉得右半身关节疼痛，一直卧床不起。

驹代的事业终于进入最后阶段，这在房客之间已是尽人皆知。因为她逢人都用劝说松子的那种口吻说："怎么样，不入一股试试看？"

"那个老太婆可真能干啊！"住在花木园的山田夫妇目送着星期天也忙着出门办事的驹代，感叹地说。

"不过……"年轻的太太最近变得谨慎起来，"象这样整天生活在花木丛中，做做发财的美梦虽说也不错，不过我并不羡慕。听说不是已经快六十岁了吗？"

"可是比起别的老太婆来，她还算年轻呢。"

"话虽这么说，可是毕竟是六十岁的人啦。"

迎接了婚后第三个年头的山田夫人，正蹲在灌木丛中专心致志地除草。过去这个庭院虽叫花木园，只是虚有其

名，如今才名副其实，庭院里繁花似锦，一年四季百花盛开。从早春的腊梅，然后是木瓜、黄瑞香、蓬莱紫、珍珠花、连翘、麻叶绣球、栀子、八仙花、木槿、山茶，直到冬天的茶花，花历轮回，周而复始。刚搬进时，还没留意，迎接了三个寒暑之后，这对夫妇才不知不觉地变成了花的俘虏。这些花不象养草花那么费事，这对双职工来说是最适当不过的消遣。他们在爱上了这个庭院之后，终于忘掉了那两个令人可怕的老太婆了。其他两家房客早已更换了两三回，只有山田夫妇一直没打算搬走。

当卫予叶子红了的时候，驹代似乎变得不大爱饶舌了。每逢她从花木园走过以后，紫绿色的果实都要摇晃半晌。一天，驹代正要弯腰走出小门，偏巧同手里提着菜篮子从外边回来的多喜差点儿撞个满怀，结果两个人闹了场风波。当时驹代"哼！"了一声，转身飞快地跑回岩林园去。过去她见到人，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仇人，也能装出一副笑脸，但如今她已经没有这种闲情逸致了。

驹代一边嘟囔着"晦气、晦气"，一边觉得今天碰到这个不祥之兆，实在倒霉。她急忙跑进屋里，气喘喘地跪在她从当艺妓时就供奉的欢喜佛前面，合十膜拜起来。据说，谁要是打开供着男女作猥亵状的大圣欢喜天的佛龛，谁的眼睛马上就会变瞎，所以驹代从来也没打开看过。可是今天一出门就碰上了多喜这个未开花就老朽的老处女，真倒霉。她觉得要祛除这种晦气，求大圣欢喜天比什么都灵。"南无大圣欢喜天！南无大圣欢喜天！"这是饭馆和妓院的守护神。

然而，多喜仍旧站在门口等着。她死也忘不了驹代那副一见她就好象见了什么污秽的东西似的神情。她不顾菜篮子里散发出来的鱼腥味，耐心地等着驹代。驹代换上短褂，披上披肩，急匆匆地走出来，猛然发觉多喜还站在那里，不禁倒抽了一口气，惊得呆若木鸡。她已经不能折回去了。多喜背靠小门站着，显得又高又瘦。驹代抿紧嘴唇。若不是松子的女用人走过来，恐怕两人会这样对峙一辈子。

“阿花，是有事去吗？”

“是的，到那边去一趟。”

“嗳，我正想跟你谈谈呢，你到我的饭馆来帮忙好吗？”

驹代显得十分亲热的样子，一只手搂着女用人的肩膀对她说。正为松子的神经痛而发愁的女用人，听了驹代的话好象遽然带来了一片光明似的。新桥，饭馆、女侍领班这一个个的影子，在她的脑海里掠过。

“到那儿喝杯茶去，我请客。”

“谢谢，谢谢您。”

驹代本想借女用人作挡箭牌，冲出门去。可是多喜依旧一动不动。于是驹代把眼睛一瞪，喊叫起来。女用人吓了一跳。

“你要干么？还不让开！”

驹代抓住多喜的肩膀，使劲地把她推到一边。多喜默默地抵抗着。两个老太婆，一个象枯枝，一个虽象枯叶却打扮得象红叶似的，你推我搡，扭成一团，持续了很长时间。女用人自始至终一声不吭地袖手旁观。多喜的菜篮子飞了，

从篮子里掉出来的一只乌贼，落在地上，已经身首异处。

“驹代是爬着逃跑的吗？”松子躺在床上，用被头捂着嘴，边笑边重复问着同样的话。女用人也不厌其烦地反复学说了好几遍。

“准是伤了腰啦，她是一瘸一拐地走回去的。那副样子可滑稽啦。”

从那以后，驹代把拉女用人到饭馆的事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使女用人很恼火，说话也就更加尖酸刻薄了。

俗话说：“庸人自扰”，松子自从听了女用人这话以后，神经痛也好多了。尽管天气正在转冷，一直卧床不起的松子，却能起来走动。她忽然要到竹丛园去，想亲眼看看连一只乌贼也要亲自去买的小姑子的那副样子，该会多痛快啊。她小心翼翼地在铺满落叶的小路上缓慢地移动着脚步，似乎觉得生活开始又有意义了。可遗憾的是，她连喊了几声，屋子里却没有回应。她在门前等了片刻，也不见多喜回来，就摇摇晃晃地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仿佛听女用人说过，驹代这两三天都没出门。在战争结束之前，这座园林就没有园艺师来修整过，已经荒芜得难以收拾。挂满红叶的树枝向外横伸着，佝背的松子好不容易才走了过去，不知别人又是怎样走过去的？踏石不是披满藓苔，就是差点被杂草盖上，看不见了。昔日整洁的岩林园，如今隐花植物却从岩石缝里钻了出来。铺满庭园的白沙，不仅看不到耙痕，而且由于好几年没有冲洗，同藓苔和泥土搅混在一起，变得黏糊糊的。简直是旷野的一角，看上去就象长不了高大植物的贫

瘠的土地。茶室的小门，被一块象门板似的东西从里面堵住。松子好容易走到这里，身子贴着小门，仿佛在倾听里边有什么动静似的，半天一动不动。她今天走的路比在园林里走个斜对角线还多，所以疲乏不堪了。

松子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再进去看望驹代，谁知驹代的女用人却慢腾腾地探出头来先发现了她。这个中年女人不知是从那里雇来的，是个同白痴一样的怪物，从来没跟松子的女用人或哪位房客说过一句话。

“听说驹代太太在家，是吗？”松子尽量用温和的口气对女用人说。

“是的。”女用人点了点头，张着嘴巴怔怔地立在那里。

松子大大咧咧地绕到院子里，竭力用轻快的声音说：“喂，有人吗？”

松子刚一听到嘶哑的奇怪的回音，刚从床上爬起来的驹代的凄惨形象已经映入她的老花眼里。她从额头到眼皮，肿得青一块紫一块，右眼抽搐，整个脸都歪扭了。瞬间给人的印象简直象《四谷怪谈》① 中的阿岩一样。松子吓得浑身瘫软，靠在外廊上，张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唉，太太。”驹代呼哧地喘着气，用破锣般的嗓音诉苦说，“别提有多惨了！”

---

① 《四谷怪谈》是日本歌舞伎剧本《东海道四谷怪谈》的简称，作者是四代鹤屋南北（1755—1829）。故事内容写一个名叫民谷伊右卫门的浪人，由于贪婪成性，致使他的妻子阿岩忧愤而死。后来民谷被阿岩的鬼魂缠住，自行毁灭。

"怎么啦?"

松子好不容易才爬上外廊,接过女用人拿来的坐垫,跪坐在上面。这时,松子才发现驹代的白发已经染黑了,而且不仅眼皮肿了,从耳后根到脖颈,甚至连喉咙也都肿了。

"哎呀,这么厉害,怎么搞的?"

"染发过敏。正在紧要关头,想多打扮打扮才弄成这个样子。我是在高级美容院染的,按说不会有这样的事。该死的,准是那个怪物,那个竹丛园的妖精作祟!"

驹代勉强地发出微弱的声音,诅咒多喜。说她肯定是中了那个老太婆的咒,才落得这个下场;又说连她开饭馆的事也被多喜诅咒,甚至一口咬定多喜想要把她咒死而后快。说到最后,简直快要发疯了似的。她外面罩上了一件绸棉袍,从领口露出里面的皱巴巴的旧麻纱睡衣。从她的睡姿可以判定,她老早就现出丑陋的老态了。

"落到这个地步,落到这个地步,一切全完了,全完了!"

驹代的喉咙咕噜咕噜地响着。她已经不是在向人诉苦,而是在绝望地嘟囔。她比谁都清楚:她的不幸,并不仅是多喜的诅咒和染发过敏。战后,以占领军为顾主的娼妓又迅速恢复。但是,一个过去没有任何实际成就的女人,就是开个小饭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驹代有钱的时候,人们尽讨好她,使她飘飘然;可一旦她把最珍爱的钱一拿出来,往后的事情就简单了。人们无需施展什么真正的欺诈手段,驹代就轻易地上了钩,把她的所谓全部钱财倾荡一空。当她发现受骗上当,想要挽回这种残局的时候,偏偏遇上了多

喜，随后又染发过敏，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但是，事情的因果连驹代本人也并不完全理解。她一切都推在多喜身上，连染发过敏也咬定是多喜诅咒的结果。驹代不禁又勾起战争刚结束时她和浩藏双双住在澁谷多喜家那段不愉快的回忆。

“那个老该死的，打我年轻的时候起就一直在欺侮我。我倒要瞧瞧她能把我欺侮到什么地步。我也要反过来诅咒她！”

松子冷静地听完了驹代的呓语，然后规劝她：“驹代，驹代，别这样啦。要是闹得发起高烧来，就不好了。好好地静养吧。”

松子扶驹代躺下，给她盖好被子，然后就悠然自得地回到“金阁寺”。她心中感到格外平静。似乎连水池里的水也从未这样平静过。为了保持这种宁静，松子希望驹代跟多喜永远这样互相仇视、争吵下去，再来几次把乌贼打得满地躺才好呢。她忽而停住脚步，心想：驹代的脸色那样可怕，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阿松婆生病的时候，房客们谁都没去探望她。现在他们发现医生前前后后一再钻进小门到岩林园去探望驹代，这也许是驹代的人缘好。他们与阿松婆不同，动机单纯，因此当他们看到病人的一刹那，所受到的震动是很大的。驹代有气无力地一遍又遍地诅咒多喜，使年轻的房客听后感到好象把对方咒死才罢休似的。他们觉得毛骨悚然，浑身战栗，匆匆地溜出了岩林园。当天晚上，山田夫妇俩便

商量：在这里一晃就过了三年多，也该从长计议，采取行动了。这就是搬出这座园林。

若说是染发过敏，这也未免太厉害了。驹代长期卧床不起，待能够爬起来以后，已经失去了从前那样的活力。每天都要更换一件短褂出门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她也没有必要天天出门了。她从未象多喜和松子那样消瘦，所以骤然衰老，就格外显眼，以致使房客们也觉得吃惊。她从中年一直保持的丰润的肌肤，如今象枯萎了似地消失了。最明显的莫过于容貌的变化。过去她高鼻子大眼睛，标致得很，不然也迷不住好色的浩藏。可是现在骤然衰老，这些反而成了缺陷：两眼无神，口鼻松弛。日子久了，染发渐渐褪色，只剩下污黄的白发，而且蓬乱得再三梳理也理不开。无论怎样掩饰，她的丑态还是不时从身上各处显露出来。

山田吾郎夫妇在婚后的第十二个春天，曾应邀到住在黑目这座园林附近的一位朋友家去作客，归途中丈夫说："咱们去探望一下那几位老太婆吧。"

"好的。不知她们现在怎么样了？"

他俩的孩子已经长大了，让他们在家里多等一会儿也不用担心。安定的生活，使这对三十来岁的夫妻养成了温厚的感情。

"已经相隔几年了？"

"恐怕有十年了吧。"

“不，不至于这么长吧。”她根据孩子们的年龄推算说，“是八年了。”

说着，两人不约而同地想：这八年来世上的变化多么大啊！比起当年用园林里的树枝树叶煮粥和疙瘩汤吃的日子，现在虽说不上富裕，但总算能一日三餐都吃得上白米饭。衣著也比过去充裕多了，那时要穿件新衣裳，真是连作梦也不敢想啊。平日生活忙碌，没工夫去回忆过去十年间的往事。现在在前往武市公馆的路上，山田夫妇不由得深深感到自己生活的变化。社会上的变化确实也很大。随着这种变化，小市民的生活也几乎都发生同样的变化。山田家已从那极其偏僻的茶室，搬到了虽然窄一点儿但比较实用的都营公寓去。山田夫妇也就这样发现了生活同社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镌刻着武市浩藏几个金字的名牌象八年前一样陈旧不堪。石砌的门柱和过去那样没有变化。两扇大门也同昔日没有两样，仍旧紧紧地关闭着。小门的门框蹭得又黑又亮，钻进去时手脚经常碰到的地方，已经磨得凹了下去。从他们住进去，这小门就没有门扇了。

他俩把身子弯得几乎可以听见骨节作响才钻进了小门。一进门，眼前就是又高又密的灌木丛，好象夏天的野草一样。细看起来，虽没有什么变化，可是当场给人的印象是：这园林全都荒芜了，虽然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荒芜。

他们向竹丛园窥探时，心扑通扑通地在跳动。竹丛里

的那间小茅屋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从里边传来哗啦啦的水声，好象有人在猛洗衣服。这不会是多喜吧？如果她还活着，该有七十岁了。

“莫非那位老太婆已经不在人世了？”

“也许是吧。”

说也奇怪，房子会产生一种同主人相称的气氛。竹丛园已经不象过去那样阴森可怕。现在竹子长得青翠繁茂，房子也显得安适恬静，很有农家的风味。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象是那个老太婆住的。他们认为，用那种眼光诅咒人生的多喜，是不会住在这间明亮的房子里的。

再走过去，到了花木园。连翘的枝头开着稀疏的黄花。白色的麻叶绣球轻轻地摇曳。房子里寂静无声。往日令人依恋的茶室，如今不知何人居住？山田夫妇在十分熟悉的茶室小门旁边伫立了片刻，只是不好意思进去瞧瞧。他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心头涌起蜜月的回忆，那滋味不知是酸还是甜。当年贫苦的生活，如今却变成令人怀念的往事。

他们躲开头上四向乱伸的树枝，沿着小路绕过几座假山，景色豁然开朗，眼前就是水池。走近一看，水池已经干涸，池底宛如泥潭似的乌黑，片片落叶在淤泥里已经霉烂。“金阁寺”也因池水干涸而显得冷清孤零。莫非阿松婆也已故去？他俩泛起了这种预感，不觉有点害怕，彼此对视了一下。但他们决定还是去打听打听。

“有人吗？”他们站在门前问了一声。

没有立即听见反应，但里面好象有人在移动。他们正想要再探问的当儿，已听见有人懒洋洋地回答："谁呀？"

他俩从外面帮助把门拉开，松子已经站在面前。她几乎萎缩得象一个拳头大小了。松子又小心地问了一声："是谁呀？"说着抬起脸来，眯缝着眼睛，看了看他俩。

"我是山田。"

"噢。"

"好久没见了。我们是从前在花木园住过三年的山田呀！"

"哦……"她呆呆地回忆了半晌，脸上的皱纹突然抽动起来，"啊，原来是山田先生。"

紧挨大门的三铺席那块地方，仍做松子的居室。她把他们俩让进去以后，自己就去烧开水，看来早已没有女用人了。也许因为没有染发吧，她把稀疏的白发随便绾了个发髻。腰全弯了，脑袋总向前探伸，因此稀疏的白发更加显眼。

"老太太，身体还好吧？"

"啊？"

"您身体挺硬朗吧？"

"哦，还是神经痛啊。"

"痛得厉害吗？"

"是啊，很厉害啊。哦，两位请喝茶。"

松子把茶碗放在桌上，然后端起茶壶给他俩倒茶。手哆哆嗦嗦好象拿不住似的。他俩被再三邀劝，只好端起茶

碗来。虽然诚意感人，但是一想到茶碗是这个老太婆洗的，心里总觉得脏。加上茶也不太热，两人禁不住有点恶心。铺席也十分破旧，而且屋里潮气很重，席面黏糊糊的。

"住在竹丛园的那位老太太呢？……"他们把后边想问的是不是已经去世了的话，说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反复问了好几遍，松子才领会他们问的是多喜。

"她就住在隔壁呀。"老太婆指了指隔壁房间，"还有驹代，她们俩都有病，只有我还算硬朗。"

"啊，你们是打什么时候住在一起的？"

"唔，打什么时候呢？哦，是打多喜折断了腿以后。"

"啊，腿折断了？"

"走路摔的。上年纪了，才伤得那么重。唉，走慢点就好了。象我这样的人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所以事事都加倍小心。任性的人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道爱惜啊。唉，唉！"

松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走进隔壁那间屋子里去了。他们想，大概是去叫多喜吧，所以就等候着。果然不出所料，走出来两个老太婆。但另一个老太婆不是多喜，而是发白脸黄的驹代。她身上穿着一件衣领已经发亮的大岛绸大花和服。

"啊，是山田先生，好久没见了。"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可动作却比松子迟缓。"现在住在哪儿啊？"跟松子一样，语尾拖得很长。八年前，艺妓出身的驹代，说话还那样清脆利落，如今变得如此老态龙锺了。

"住在松井区。"

"啊，提起松井区嘛。"

驹代瞧着松子，跟她嘟囔起某人原来住在哪条街上，某人如今还可能住在哪条街上。松子想不起来某人是谁，驹代又给她作了种种解释。这简直是缓慢而冗长的对话。其实要弄清某人是谁，又有什么意义呢？可是这两个老太婆却不得要领地说个没完没了。山田夫妇不耐烦地打断她们的话头，说："驹代太太，您什么地方不舒服呀？"

"哎哟，是问我吗？"驹代虽然操着年轻人的语调回答，可她的舌头已经转动不灵了，就象在唱机上放上了不同密纹的唱片一样。"脑子不好使喽。"

"是脑子。"松子从旁插话，"驹代去松泽①看过一次，医生说她神经错乱了。可是，您看她哪象神经错乱的人呀。"

"是的，整个脑子都不听使唤了。打那以后，生活无着，才到这里和和睦睦地一块过的哟。老啦，可是太太没用女用人，也能把家务活儿料理得妥妥帖帖的。再忍耐些日子，等饭馆一开张就好了。那时候，就用不着让太太来烧饭了。唉……"

驹代晃晃悠悠地站立起来，走到里屋去拿烟。可是，出来时手里拿着的，是一个烟袋锅。

"山田先生，抽您一支吧。"

山田把和平牌香烟递过去，驹代慢吞吞地伸出手来，从

---

① 松泽指座落在东京都世田谷区松泽的都立精神病院。

盒里取了一支，折断一半插在烟袋锅里，剩下一半掖在腰带上。对于仍然幻想着开饭馆的驹代，松子既不嘲笑，也不责备，只是仿佛心不在焉地听着，有时还微微点头。

山田夫妇看到了她们俩住在一起，人情油然而生，自然而然地关心起另一个老太婆多喜来了。于是他俩再次向她们探听多喜的近况。这一回，驹代接过来说："是的，我们三个人和和睦睦地生活在一起啦。老爷去世以前嘱咐过我们，无论如何也要和睦相处，现在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武市浩藏这个名字，年轻人也许不大知道，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我呢，给他当了一辈子姨太太，没少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可我还是跟他生活过来了。我感到自豪。太太，老爷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不是？"

松子没有回答。她用无神的目光凝望着敞开着的廊子的外边。多喜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现的，她登着木屐小心翼翼、不声不响、脸背着这边，用缓慢的脚步走着。她的腿一瘸一拐的，大概是折腿还没有痊愈吧。

（1961年）

叶渭渠译

桑 孩 儿

水 上 勉

"你知道桑孩儿的故事吗？是一个从桑地里长出孩子来的故事。这种故事对作家您来说，也许不算什么稀奇事儿吧。在北陆① 一带的穷苦村子里，田地原来就有限，所以孩子一多，只好采取'间苗'的办法。第三子、第四子以下就得丢弃，这是无奈何的事。大约在明治三十年② 之前，这种'间苗'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有些母亲还认认真真地去派出所报告说：'养了个男孩，用湿毛巾捂住孩子的嘴，把他闷死了，请多包涵。'派出所的警察便视而不见似地欺上瞒下草草处置了过去。……我们住的村子也是个盛行'间苗'做法的地方哪……"

栎山太郎吉说了这段开场白后，便向作者讲了下面的故事。

在若狭③ 的大饭郡，每年一到阴历二月，就要举行一种

① 北陆是日本八个道中的一个。包括若狭、越前等七个地区。

② 明治三十年是一八九七年。

③ 若狭在今福井县西部。

叫"释迦释迦"的有趣例会。

若狭处于越前①和丹波②之间，是一块临海的弹丸之地。若狭和滋贺县③的交界处耸立着一座高山，山襞象一条条梳痕似地从高山向海边伸延。山襞的前端是岬角和半岛，所以海岸呈锯齿形。从敦贺④通向舞鹤⑤的道路常常要钻过一些短的隧道，道路的不少地方紧靠海岸，险峻得好象浪花都要溅到身上了。一个个村子座落在从海岸插入深山的溪谷里，由于村与村之间各有山陵相隔，所以村子与村子老死不相往来，各有自己的风俗和语言。

大饭郡是太郎吉的出生地，也是其中的一条溪谷，但出现在故事里的释迦释迦这一例行活动只残存在溪谷深处的冈田村里，其他村子里看不到这一奇俗。

太郎吉说，奇俗这一说法听来总使人觉得在故弄玄虚。如果要简单说明之，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每逢阴历的二月十五这天，全村六岁至十五岁的孩子，不论男女，一清早起就聚集在村后那座落在树林中间的观音堂前，他们在天开始蒙蒙发亮时便组成队列，然后悄悄地去敲全村六十户人家的大门。孩子们自愿结合，组成一个一个小组，每组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拂晓时分便挨家挨户

---

① 越前在今福井县东部。
② 丹波在今京都府，一部分属兵库县。
③ 滋贺县在近畿的东北部。
④ 敦贺是福井县南部的港口。
⑤ 舞鹤是京都府北部的城市。

地去敲门。其时，孩子们的口中还念念有词地连呼释迦释迦。

所谓释迦释迦是指释迦牟尼世尊吧，可以认为这种活动是出于对那一带佛寺庙宇的信仰，反正孩子们是边呼唤着“释迦释迦”，边去敲打每户人家大门的。而听到敲门声的人家便起来一个人，把门打开到手可以伸进来的程度。

“谁呀？”门内传来大人的声音。

孩子们便报出自己家的堂号和自己的姓名。大饭郡一带叫某某左卫门、某某右卫门的堂号很多，所以孩子们便大声嚷嚷着“太郎左卫门家的某某”之类。于是大人们把脸藏在门内，霍地一声光把手向外伸，嘴里说：“打开口袋！”

孩子们的脖子上都吊着个钱褡或者是和尚化缘用的布口袋，于是一个个松开口袋绳，打开口袋伸进门缝，这时门里的大人呼地伸出手来，把抓在手中的糕点啦炒豆啦放入口袋里。

在六十户人家兜了一圈下来，孩子们的腿都不听使唤了，布袋里却装着各种糕点和炒豆，显得胀鼓鼓的。

清早的活动大体如此。当天晚上，天一黑，观音堂里的灯火点上后，六十岁以上的老爷爷老奶奶便聚集到一起。观音堂中央已砌起了地炉，炉内焚着松树根和粗树枝，炉子周围铺满了席子，年纪越大就越靠近火旁坐。老爷爷老奶奶通宵达旦地念佛诵经，孩子们也置身其间。

在这些老爷爷老奶奶中间，也有虔诚地呼唤释迦释迦的，可见这种集会大概确与释迦牟尼有关吧。

太郎吉说，他一点不知道这二月十五日在佛教中算是个什么日子，他只能认为这一天恐怕是佛(释迦)坐化进入涅槃的日子，所以这种例行活动大概也是孩子和老人凭吊佛灵的活动。

就是说，每户人家为孩子们准备好了糕点和炒豆，然后给每个孩子抓一把，分别放到布口袋里，这可能含有“布施饿鬼”的意思。可以认为，孩子们象征着饿鬼，而唯有这一天，饿鬼蒙释迦恩典才获得了这些食物。老爷爷老奶奶聚集在观音堂烤着火念经颂佛，看来也是取悦于释迦、告慰佛灵的表现。在北国雪乡，烤火是最热情的款待，他们在火边侃侃而谈，沉湎于亡灵赴释迦脚下的故事。

太郎吉生在这冈田村的葛吉家。葛吉是堂号，它本来是太郎吉祖父的名字，后来太郎吉的父亲又继承了这一堂号，也取名为葛吉。那年二月十五日，太郎吉刚满六岁，可以说这是太郎吉第一次参加释迦释迦的例行活动。

太郎吉头天夜里便没法入睡，他一想到自己终于能作为孩子们中间的一员去兜圈子喊释迦释迦，心里非常快乐。孩子五岁时是不能参加的，到进入六岁的那一年，做父母的就对孩子说：“你现在总算能加入释迦释迦的行列了。”因此孩子们从一年前，不，大概从四岁时开始，就在快乐地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二月十五日这天，白雪霏霏。若狭的雪季大致上在二月份左右，一飘起雪花来，往往一个星期不停。因为家家房子都有一个茅草葺的人字型屋顶，所以飘落在屋顶上的积

雪不断向屋檐滑下来，每一所房子好象都围上了相当高的雪屏。朔风呼啸，家家户户都在房子的四周围堆起备置的茅草，屋里的光线更加暗了。

太郎吉隔夜起就盼着第二天的到来，一刻也不曾睡着。五点钟左右，葛吉家的房门前响起了释迦释迦的叫声，第一个孩子已来到。

“谁呀？”太郎吉的母亲问道。

“勘左卫门家的弥助。”门外答道。

“哦。”太郎吉的母亲说着将门稍稍打开。

白雪被风裹着撒进门里来。母亲穿着睡衣，膝盖被冷风所侵，她便在门内一边说着“好冷啊”，一边抓起一把放在升里的炒豆。

“喏，勘左卫门家的弥助。”母亲说着，便把炒豆递给孩子，孩子正站在风雪中张着口袋等待着。

勘左卫门家的弥助这年七岁，当时弥助将放入炒豆的圆底布口袋的绳子抽紧扎好，然后邀太郎吉：“太郎吉啊，你怎么啦，不去参加释迦释迦吗？”

太郎吉脸都没洗，早在伺机而动了，他将口袋的绳子绕过脖子、垂向胸前，然后结在束腿裤的带子上。

“勘左卫门家的弥助呀，你肯跟他作伴吗？”母亲问。

“嗯。”门外回答。

太郎吉一听这话便一溜烟地奔向门口，跑进风雪中去了。

“弥助，你带我去释迦释迦吧。”

"好。你跟着我来。我要是呼叫释迦释迦，你也一起叫。"

弥助是七岁，比太郎吉大一岁，他边在村里行走，边在雪中呼叫释迦释迦。白雪如撒盐，两个孩子在雪中顿时浑身都白了。

说起来很有趣，在进入孩子行列后最先遇到的例行活动中，两个一起奔走的孩子从此结成了朋友。按理说是太郎吉成了弥助的朋友，不过，要是弥助当时无论说什么、呼唤什么，太郎吉只是在门内缄口不言的话，弥助就非得独自一个人兜来兜去叫释迦释迦不可。可见弥助邀太郎吉，本来就在盘算把太郎吉列为自己将来的朋友；而太郎吉也正中下怀，所以应该说是互相作伴去从事释迦释迦的活动的。

太郎吉和弥助花了两个小时左右把白雪皑皑的村子转了一圈，布口袋也满满的了。释迦释迦的活动结束后，两人玩了一整天，并约定晚上再一起去观音堂。

观音堂虽是瓦顶，但它属于村里的公共房屋，因此造得非常粗糙，只能勉强避避雨露而已。墙壁剥落，柱子以及柱间的承尘都已开始倾斜，呈方型的大堂正面有一块天然的放鞋石。由此向前，是一间宽大的铺有地板的房间，大约有十铺席大小，正面设有佛坛，供奉着佛像，佛像放在佛龛里，佛龛的门唯有那一天是打开着的。在微暗的匣中，有一座满身尘埃、三尺上下的观音菩萨立像。

观音像与普通的佛像并无不同，但表面的金色已剥落，

显出了木头纹理。只见观音站在那里，一只手垂于脐处，另一只手弯着肘，拇指和食指圈成圆形。像前竖有蜡烛台，正点着一百支蜡烛，火光摇曳不停。那间有地板的房间铺着席子，由于炉子刚生上火，湿柴的烟气弥漫。六十户人家的六十岁以上的老爷爷老奶奶聚集在观音堂，这一年共有三十二人。只有腰腿都不听使唤的九十岁以上的老人碍于雪路难行而来不了，能拄杖行走的老人照例都要来的。太郎吉和弥助来到观音堂时为时过早，只有上村的庄左爷爷一个人在。

上村的庄左是庄左卫门家的堂号的简称。太郎吉和弥助一起看着庄左爷爷坐在炉边搬动冒烟的湿柴。

“爷爷，火燃着了吗？”两个人靠上前问道。

庄左爷爷很受村里孩子们的爱戴。虽说全村有不少老爷爷老奶奶，但其中有使孩子们感到亲热的，有使孩子们感到讨厌的。而庄左爷爷是其中最使孩子们抱有好感的一位老爷爷。庄左经常给孩子们讲一些奇妙的故事。

“谁呀？是葛吉家的太郎吉和勘左卫门家的弥助吗？”

庄左爷爷问道，一边揉揉蒙眬昏花的脏眼，向门口瞪着察看。他年过七十，耳朵已经开始背了。

“嗯，是太郎吉和弥助哪。”弥助答道。

两个孩子坐到炉边。庄左爷爷睁大眼睛对着两个孩子冒出了一句话：“是勘左卫门家的桑孩儿吗？”

弥助对自己被唤作桑孩儿似乎颇感吃惊。

“桑孩儿是什么呀？桑是什么呀？”弥助反问。

太郎吉觉得庄左爷爷要讲奇妙的故事了，便立即竖起耳朵注意地听着。

“弥助，太郎吉，你们不知道桑孩儿吗？你可是桑地里的孩子哪，是从桑地的洞穴里长出来的孩子哪。”

庄左爷爷张开大口呆呆地笑了，嘴里剩下的一两颗牙齿积着牙垢，颜色发黄，紫黑色的牙龈也露了出来，他用眍进去的眼睛直盯着弥助看。太郎吉此时不敢正视庄左爷爷的脸，心里觉得害怕，因为太郎吉茫然地感到，把自己新交的朋友叫作桑孩儿似乎是非常看不起弥助的表现。

“爷爷，我不是从桑地的洞穴里长出来的，我是妈妈养的噢！”弥助带着哭泣声叫起来。

于是庄左爷爷象是在说服弥助似地说道：“弥助，你是什么也不知道哪，你真是桑孩儿，长大了你一定会知道的，你是从桑地里长出来的呀。”

弥助哭得越发厉害，但接着又忍住不哭了。他也许是不愿意在年纪比自己小的太郎吉面前哭丧着脸吧。再者，弥助大概受不了干瞪着眼败给出言不逊的庄左爷爷，所以他咬紧牙关忍住哭。

这时，老爷爷和老奶奶络绎不绝地向观音堂走来。他们脱下木屐和靴子，砰砰嘭嘭一边卸下濡湿的毡子和毛毯，一边登堂入室。众老爷爷老奶奶看到庄左爷爷在往炉里添柴禾，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道：“您辛苦了，庄左爷爷，今年轮到您烧火啦，辛苦辛苦。”

众老爷爷老奶奶走到里面的佛龛前，把搁在和服长袖

里的线香取出来，借着蜡烛的火点燃，然后插进积满了香灰的香炉，一个个开始合掌念起经来——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众老爷爷老奶奶的合唱声乘着烟气紧贴观音堂低低的天花板缭绕萦回。没一会儿，老爷爷老奶奶身上的发油味和汗味冲鼻而来，把太郎吉和弥助熏得逃向屋外。

雪花飞落，念佛声从观音堂中央传过来。太郎吉稍居前一步，他听见弥助在身后没头没脑地冒了一句："桑孩儿。"

太郎吉回过头去一看，弥助正瞪着自己，脸色颇吓人。

太郎吉感到这位朋友的表情好象是在蔑视自己，所以十分生气，便一下子飞跑起来，一路上还狠命踢起地上的白雪。

为什么弥助被庄左爷爷唤作桑孩儿就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年幼的太郎吉在长大成人之前一直不理解。

太郎吉觉得奇怪，自己好容易在释迦释迦的活动中刚交了个朋友弥助，但从那天起，弥助就不到太郎吉这儿来玩了。

"弥助的脸色为什么又是沮丧又是生气呢？我只是到最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太郎吉继续往下说，"弥助是勘左卫门家的第三个男孩，他家里很穷苦……我这么一说，听起

来似乎我那葛吉家是富裕的喽？其实我们都是半斤八两的穷苦人家，但弥助家与我的家不同，他家孩子多。小孩多，各种零星开支便大，所以就越发贫穷。弥助的父亲勘左卫门，勘左卫门的妻子阿兼，两个人都非常勤俭。弥助是明治三十二年①暮秋时节养的。正赶上农活最最吃紧的当口儿，阿兼肚里的孩子也到日子了，傍晚，她在深谷的田垄里割小豆的时候开始感到阵痛。农家妇女总要操劳到产期才去生孩子。她们不可能象现今的产妇那样去住院，然后从从容容地在护士的护理下、或在产婆的帮助下生儿育女。阿兼一发现肚子阵痛的苗头便按住下腹部往冈田村的家中赶。那天，木匠勘左卫门大概出门去什么地方帮忙盖房子了。阿兼按着下腹部走回去，途中忽然遇见庄左卫门。庄左卫门见阿兼脸露青筋、汗涔涔地走来，便问道：'阿兼姐，是孩子吗？是孩子在蠕动吧？'

"'…………'

"阿兼紧按下腹部，这时肚子丝拉丝拉地痛得更厉害了，

"她就在路旁蹲了下来。

"于是庄左卫门说道：'阿兼姐，你这样生养下去怎么是好啊。你家里还有两个男孩，这一次再生下一个来就成三个了。你打算怎么养他们？哎，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让婴儿去当桑孩儿吧。你不愿意把婴儿作为桑孩儿葬送掉吗？'

---

① 明治三十二年是一八九九年。

“黄昏时分，山路上一个行人都没有。此时此刻，阿兼也许感到从后面紧紧支撑和帮助自己的庄左卫门就象佛一样慈悲。

“阿兼痛苦得边喘气边恳求：‘庄左哥，拜托你了，就请你那么办吧。’

“庄左卫门点了点头说：‘好吧。’

“于是庄左卫门立即让阿兼在路旁的草上仰面躺下，解开衣带按摩腹部。没一会儿，孩子生下来了。婴儿大声啼哭，阿兼紧捏路旁的车前草根，由于她拚命用劲，根上留下了印痕。阿兼昏迷了过去。等她醒过来时，已过了相当长的时间。庄左夫妇早把她安置在家中的堆房里了，周围找不见生下来的婴儿。看见阿兼睁开眼来，庄左开口说道：‘我让他当了桑孩儿，我把他丢弃在桑地里啦。明天，那孩子活不了的话，我就用土盖了。阿兼姐，你安心好了，一切我都会替你干得好好的……’

“把婴儿丢到桑地里的习惯，其源渊已相当久了。那时，若狭一带多以养蚕为副业，村边多半都辟为桑地。孩提时代的童心里都留有这样的记忆：每当桑叶茂密的季节，整个桑地就披上一层绿颜色，到桑树落叶的时节，遍地桑针如山起伏。勘左卫门家的阿兼生第三个男孩弥助的时候正逢暮秋时节，晚桑还摇曳着大大的叶子在海风中此起彼伏。我也好几次进入过这桑地，那也许是在五月里吧，桑椹发红，我吃得肚子都撑不下了。村里的孩子们为了找桑椹，从早到晚都在桑地里转。这种时候突然碰见个洞穴，真吓得心

里怦怦直跳。我记得那洞穴开在桑地的中心，离田塍相当远。洞穴呈壶状，周围用槌子夯实过，所以乍一看，仿佛埋着一只壶。洞穴的直径有一尺左右，不过相当深，如果不趴下张望洞底，真好象深不可测。定睛朝洞底看去，只见底部沉满了什么东西，好象是绳子和一些滑溜溜的发光体。可能是附近一带的黄鼠狼和老鼠死在里面了，估计是洞穴里积了雨水时，这些小动物来'壶'里饮水，谁知道洞口的边缘已被夯实，所以滑得爬不上来了。洞穴里发出一股恶臭，那气味呀，好比是什么地方的死狗死猫散发出来的腐臭。孩子们见了这种洞穴便会不寒而栗，他们嘴里嚷着'土傻子的洞穴啊'，拔脚就逃。所谓土傻子是指鼹鼠。可是当我看到桑地里的这个洞穴，去问爹妈'那究竟是放什么的'时候，爹妈就回答说：'那是土傻子的洞穴。土傻子把老鼠啦猫啦这一类动物的尸体弄到洞穴里贮藏起来，作为过冬的食物。靠近洞边是非常危险的，一旦掉下去就再也上不来，最后就当了土傻子的点心！'村里无论谁家的孩子都吃桑椹，所以无论谁家的孩子看见这洞都吓得去问爹妈。而所有的回答都是'土傻子的洞穴'。

"阿兼在庄左卫门的帮助下，让第三子作了桑孩儿，也就是说，把这个男婴丢弃在土傻子的洞穴里了，多么可怜啊！"

"不过，桑孩儿的故事并没到此结束。正如我开始时所说的，所谓桑孩儿，就是从桑地里长出来的孩子。可见即使

被丢弃在桑地的洞穴里，还是会有孩子从洞穴里爬出来。就是说，当带着脐带的婴儿被丢弃在洞穴里之后，第二天，家中的人就去核实婴儿是不是已经万事大吉地死去，据说其中也有长得很结实的婴儿会从壶状的洞穴里爬出来，并在沾有夜露的桑叶下哇哇哇地哭泣。这种婴儿有惊人的体力和得天独厚的生存能力。被丢弃的婴儿要是能活到第二天早上，就得把他郑重其事地带回家来哺育，这大概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把如此生气勃勃的婴儿留下来，将来准是个振兴家业的劳动力无疑。

“勘左卫门家的弥助从阿兼的肚里降落到路旁后，被庄左爷爷丢弃了，可是第二天早上庄左爷爷去桑地察看的时候，弥助正均匀地呼吸着，酣睡在桑叶上。这当然得算件希罕的事吧。弥助是村里的第一个桑孩儿，大人们都将弥助视为不平凡的孩子。

“我六岁那年的二月十五日在观音堂的炉边听见庄左爷爷把弥助唤作桑孩儿，那原不是一种蔑视人的称呼……

“庄左爷爷大概是想夸奖弥助‘你是全村最棒的孩子’而叫他桑孩儿的吧，我想是这么回事。我在那年二月十五日第一次加入释迦释迦的行列之后，大概过了十天，当时还不曾进入化雪时节，大风雪使整个村子显得一片洁白，那位庄左爷爷就在这期间的某一天早上突然死去了。

“庄左爷爷留下来的桑孩儿这个词至今尚残留在我耳际，然而桑孩儿弥助却在十三岁那年死于霍乱。童年时代的朋友是难以忘怀的，弥助的身影至今还浮现在我眼

前……他比我高大，长得很结实；塌鼻子，鼻下总拖着颜色发青的鼻涕；他在风雪交加中一边叫着释迦释迦，一边拉着我的手在村里讨糕点。”

（1963年）

吴树文译

骏 河[1] 夫 人

司马辽太郎

一

当最小的妹妹阿旭成亲的时候，长兄秀吉[2]不在她的近旁。

"你有个哥哥，比你大七岁。要是他如今在家里帮你干些地里的力气活，倒也能代替我们作父母的，助你一臂之力。可惜他……"

母亲阿仲咕哝着对阿旭这样说。对于阿仲来说，秀吉是她与亡夫弥右卫门所生之子。弥右卫门死后，阿仲改嫁，与竹阿弥结为夫妻。但她一直留意着竹阿弥对秀吉的态度，并为此而操碎了心。幸好(也许不该这么说)，这位秀吉不喜欢竹阿弥，早从少年时代起就离开家庭，远走他乡。出走之后，先是听说在别处靠贩卖针线度日；后来又听说给三河[3]地方某个相声艺人当捧哏的，到处游荡；也曾经卖身给

① 骏河在今静冈县东部。
② 即丰臣秀吉。他结束了十六世纪群雄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全国。
③ 三河在今爱知县东部。

一位经营陶瓷器的商人为奴，也曾加入过尾张① 地方江湖人一种结社的蜂须贺小六② 的帮会。总之，在下流社会辗转飘泊。

妹妹阿旭是在秀吉回到尾张当上织田家③ 的仆人之后不久结婚的。

"听说他近来住在清洲④ 织田老爷家的长工屋里哩。"

虽说中村寨里传来这样的消息，可是仆人这样的位置，对于妹妹阿旭来说，却并不能有所依仗。

"听人说秀吉近来改了名字，叫藤吉郎啦。"

这消息刚传来不久，又听说被提升为下士，改姓木下了。这其间，秀吉本人当然也来过中村。

他还到阿旭的婆家来了。"是这儿吗？这就是阿旭家啊！"藤吉郎自言自语地唠叨着走进门来。他先是礼貌周到地和阿旭的婆婆寒暄了一番，接着又几乎搂住了妹夫的肩膀，大声地说："你好啊，你好！"显出十分亲热的样子。

"真是个咋咋呼呼的人！"

阿旭对于这位与自己并不亲近的长兄，只能是这样看

---

① 尾张在今爱知县西部。

② 蜂须贺小六(1526—1586)，尾张的土豪出身，传说曾当过江湖上绿林好汉的首领。后来跟随丰臣秀吉曾屡建战功，为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武将。

③ 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武将。他原想以武力统一天下，后遭部下明智光秀袭击，自刎而死，统一大业未能完成。

④ 清洲在今爱知县清洲町。

待他的为人的。她是一个极其腼腆的人，即便是哥哥秀吉和她说话，她也会一下子羞得面红耳赤，要末默默地领首点头，要末立刻摇头，二者只居其一，从来也不曾讲过一句完整的话。

"俺还从来没有听见阿旭讲过话呢。"藤吉郎说。"你到底象谁啊？"

她同能说会道的哥哥未免不同得太过分了，在长相上也是如此。阿旭幸而同藤吉郎那副奇相无缘，在兄弟姐妹中间，阿旭的眉目长得最为端正，肤色虽然因为干庄稼活晒黑了些，但底子是白净的。

"从眼神看，不是和她的生父竹阿弥一个模样吗？"

藤吉郎似乎很厌烦前几年去世的这位后爹，虽然他有此感觉，但从未说过："你象竹阿弥啊。"然而，不管阿旭长相象谁，大概因为阿旭是他最小的妹妹的缘故吧，藤吉郎好象十分疼爱她。

"早点生个儿子啊！"

说着，藤吉郎用一种与其说是兄长，不如说是一般男子汉那种带着下流、贪婪的眼光打量着这位小个子妹妹的腰肢。阿旭虽然长得矮小，但全身体态匀称、丰满。腰部尤为妩媚，宛若饱含着果汁似的水灵娇嫩。

"把这么丰满、娇艳的肉体给了她丈夫，却不生孩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藤吉郎不禁暗暗这样想。

藤吉郎作为织田信长麾下的一员中级将领担任墨股城

寨首领的时候，不是二十八就是二十九。这时他才把住在中村的母亲阿仲和其他亲属接到城里，款待了几天。墨股是一座野战用的城寨，建筑都极简陋，房屋净是用那些带皮的全根圆木构筑的，即使如此，在一个中村的小老百姓家的媳妇阿旭眼里，却仿佛金楼玉殿一般。

中村来的这批客人走后，妻子宁宁笑着对藤吉郎说："瞧那旭姑的老实劲儿！"

这位比嫂子年长几岁的小姑，在墨股小住的几天里，万事都只是微微一笑，从没有讲过一言半语。

"说不定是个傻瓜吧！"

宁宁这么想着，便对丈夫说了。藤吉郎却说："哪里，她是因为腼腆啊！"由于她是自己的同胞骨肉，所以他这样地辩护。

不过藤吉郎对阿旭的男人比对她本人更为关注。大概叫源助或嘉助吧。

"提拔他当个武士吧。"

藤吉郎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他想，既然自己好歹也算个枪炮队的小头目，那末，也该把自己的家属和亲戚叫到跟前，让他们充当自己的家臣团的骨干。倘使他原本出身在武士或者这一带的地方武士家庭，那自然有一批祖祖辈辈为自己家效力的仆人，也有一批宗亲。那末，按照这个谱系，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组成一支坚强有力的家臣队伍。然而对于流浪者出身的藤吉郎来说，就不得不心急火燎地环顾自己的周围，从中挑选武士了。因此，他从妻子宁宁的

娘家那边，起用了她的表弟浅野长政（艺州[1]地方的豪门浅野家的家祖），和宁宁的叔父杉原七郎左卫门家次（后来的福知山城主），把他俩分别安插在墨股城寨的重要岗位上。另外，藤吉郎又从自己亲属中叫来了他的弟弟小一郎，正准备加以教育和培养。然而这还不够，"阿旭的男人怎么样，要能用，也想用啊。"藤吉郎满心期待着。

"可此人真是个废物！"

藤吉郎借这次在墨股接待他们的机会，仔细地观察了他，看来这个人是一点也派不了用场。他虽然也长着人的五官，可脑袋却与牛马无异，然而又没有牛马那样大的力气。他的眼神老是呆呆的，没有一点神气。武士最要紧的是才干。可这个人什么事也办不了。

"到底是个种地人哪！"藤吉郎心里这样想。

他对这位妹夫越失望就越怜悯阿旭。要是她男人哪怕能记个账呢，也好让他当个库房总管，管管出纳，或者当个货物驮运队的领班，如果连这些活都干不了，那阿旭也就只好一辈子跟着她男人在地里爬啦。

藤吉郎对阿旭的男人深感失望，但他天生就是一个助人为乐的人，于是他还是用了试探的口气对妹夫说："怎么样？改姓木下[2]吧！"

---

① 艺州是今广岛县，广岛县西部古时称安艺国。

② 丰臣秀吉为尾张国中村的木下弥右卫门之子，幼名日吉丸，初名木下藤吉郎。后改名羽柴秀吉。统一天下后于一五八六年奏请天皇蒙赐姓丰臣，故后世人称之为丰臣秀吉。

这话的意思是：我想把你算作我的同族哩。同时也想问问他想不想当个武士。不料阿旭他男人却面带冷笑，不，也许生就了这么一副长相，摇了摇头，冷冰冰地说："我这就很好。"

藤吉郎又问他："是不是不喜欢当武士啊？"这回他回答道："说不上喜欢不喜欢。我家里还有祖父母和父母亲在，也有祖宗牌位。"这意思大概是说，他虽是穷苦的庄稼汉，可也有自己独立的家庭，不能轻易地随老婆的娘家改姓。如果真是这意思的话，那末这位看来一无可取之处的汉子，倒也有他自己的自尊心呢！

"随你的便吧。"藤吉郎心里这样想。

他很生气，便把这件事扔下不管了，从那以后的十多年里，秀吉一直驰骋沙场。这期间，织田家的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秀吉的地位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了。织田信长灭了近江① 的浅井氏、越后的朝仓氏之后，他第一次分封给自己军一级部队司令官们以领地。他把越前赐给了柴田胜家，南近江给了明智光秀，北近江给了秀吉。秀吉在琵琶湖畔的长滨② 建造了作为自己根据地的居城③，从此他开始成了拥有一座城池的身分。他的封地为二十万石④ 应该说，他已

---

① 近江在今滋贺县。

② 长滨在今滋县琵琶湖东岸长滨市。

③ 居城是日本封建时代诸侯、武将居住的城堡。

④ 本文的石数指诸侯所拥有的领地所能收获的谷米的总数。石数的多少，标志着该诸侯所有领地的大小和它的势力的强弱。

经是一个新兴贵族了。

"总不能老让阿旭过那样的日子而不管她呀!"藤吉郎心里想。

这也是出自对阿旭的怜悯。目下不仅弟弟小一郎，就连母亲和姐姐也都已经接来与自己一起生活了。再说还有一个面子的问题。一个拥有二十万石领地的大名，难道能让他的妹妹一辈子在尾张国中村寨当贫苦农家的媳妇吗?

"伯耆公①,你给想个办法!"秀吉命令道。

这位被秀吉夸张地称作伯耆公的人，就是他的妻子宁宁的叔父杉原七郎左卫门家次。由于此人缺少当武士的才干,秀吉就让他当了个羽柴家(秀吉自从就封长滨以来已改姓羽柴)的家宰。于是,这位伯耆公便立即从长滨起程，奔赴尾张国,见到了阿旭的男人,对他说道:"感恩戴德吧，我家老爷要提拔你当武士啦。"

可是出乎意料,阿旭的男人听了这话,竟然脸色阴沉地一声也不吭。当伯耆提高了嗓门又问他"怎么样?"时,他摇了摇头回答说:"我不想当。"

"为什么?"伯耆公差不多是半吼着说。

可这位庄稼人讲不出什么理由。反正他不愿意搬家。变换环境对他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

伯耆公连劝带哄,好说歹说,最后总算使他同意迁到长

---

① 伯耆为日本的古地名，今鸟取县西半部。杉原大概在伯耆有领地或与该地有某种关系。秀吉称杉原为伯耆公,是带点揶揄的语气的。

滨去住。伯耆公早就在长滨城里为阿旭夫妇准备了一幢公馆，让他们到长滨后尽可过悠闲的生活。不过，既然当了武士，就少不得要用一个象样的姓。这姓，伯耆公也早为他们准备好了，叫作佐治。

早先这佐治家，原也是镰仓时代① 以来这尾张国盛极一时的名门望族，至今在尾张国的苅地村里，还残留有这佐治氏的城址。如今，佐治氏虽早已没有了势力，然而在织田信长的家臣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取用这个姓。这些人里面有当神官的，杉原伯耆特别恳请颁赐给这个姓，然后才到中村来的。

家徽是一把军扇②。伯耆也早为他准备了一身有这军扇家徽的武士服装。总之，阿旭的男人终于当了武士。

他就叫佐治日向。

然而，在长滨城里的这种悠闲舒适的公馆生活，对他大概是很不适应吧。佐治日向在迁来之后，虽也曾一度发胖，但是不久就消瘦下去，而且瘦得比来时还厉害，最后竟象在烈日烤晒下变黄了的一片青菜叶子那样，终于枯萎而死了。从中村一起迁居来的他的父母，也在他的前后相继去世。于是，好容易上升为武士的佐治家，终于断了香火。阿旭也回

---

① 镰仓时代(1192—1333)，指源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起至北条高时灭亡为止的约一百五十年间。现在的镰仓市在神奈川县的东南部，北与横滨市接邻，是日本有名的游览胜地之一。

② 军扇是古代日本武将临阵指挥时所用之纸扇。起初用的是夏天的一般纸扇，后来改用铁做扇骨，糊上漆纸，大多在正面画一轮红日，背面画一个月亮。

到了她自己的娘家——羽柴家来。

二

羽柴家的家臣和长滨城里的百姓都把孀居的阿旭称作旭小姐。

虽然人称小姐，长年累月风吹日晒的皱纹已经无法用脂粉掩盖，年纪也三十出头，早已失去了与小姐这一称呼相应的风采了。况且丈夫的死大概对她是一个颇大的打击，她的脸色总是阴沉沉的，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更老些。

“她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就连秀吉这样一眼就能看透别人心底的人，竟也摸不透这位沉默寡言的妹妹，现在想什么。最后决定还是帮她找一个新的丈夫，他从家臣中物色了一下，知道有一个名叫副田甚兵卫的死了妻子，现在是个鳏夫。

伯耆公体察秀吉的意思，这回又是他出面谈这门亲事。

副田甚兵卫原本不是羽柴家的臣仆，从前他是织田信长手下的一名亲兵，被派在秀吉手下工作。自从秀吉就封长滨以来，他成了羽柴家的亲信。

“此人并无多大能耐。”

秀吉对他这一点并不满意。作为武士来说他是极其平庸之辈，他毕竟没有将来能当一城之主的才干。唯一吸引人的一点是，说起尾张国的副田家，那是爱知郡的一家名门望族。秀吉要求于他的就在于血统的高贵。要说副田氏这

样的品级就算高贵，那也未免可笑。不过从秀吉此时的地位来说，有这样的品级可以说满够高贵的了。

只是这位副田甚兵卫本人对这桩婚事反应冷淡。

“这件事叫我为难。”副田甚兵卫断然地对伯耆公说。

他的理由是，自己没有能耐，别人也都知道这一点，倘使自己将来多少得以建功立业，别人会认为这不是我副田甚兵卫立了功劳所致，而是靠了老婆才得以荣升。这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所无法忍受的耻辱。为此，这桩婚事，就当我没有听说过吧。

“出乎意外，这倒是一个颇有骨气的人嘛。”

听了伯耆公的报告，秀吉思想上改变了对甚兵卫的看法。他想，真不愧爱知郡的名门之后，很有堂堂男子汉应有的那股子倔强劲儿，不过就此放弃这门亲事不免有点可惜，便对伯耆公说道：“怎么样，你再去劝他一下吧！”

这么一来就成了上峰的意思了。伯耆公原原本本对副田甚兵卫传达了秀吉的话。到这个地步，甚兵卫也就不好不答应了。

娶过来之后，甚兵卫发现再没有象她这样奇妙的女人。由于她不是武士家庭出身，不懂那套烦琐的规矩。举例来说，武士家庭，一年四季要举行许多仪式，例如每逢八朔日① 和嘉祥日②，家里应举行什么仪式，自己应该怎么打

① 八朔日是阴历八月初一。当时有在这一天互相馈赠、祝福的习俗。

② 嘉祥日是阴历六月十六日。日本室町时代后期起开始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祭奠神灵，以求驱除疫病。

扮，使丈夫有一副什么仪容，这些她都不懂。她不单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甚至没有能力监管副田家的一大群仆人。不过，这些武家主妇的份内事，已由她出嫁时带来的一位老年女仆代管。具体的事务则由这位女仆差使下面的那些侍女去做。为了这事，羽柴家特地给了阿旭一笔称之为梳妆费的俸禄。

阿旭整天只是呆呆地坐在内客厅里，就如木头人一般。大概是秀吉的指令吧，她身边跟随着两位师傅，一位负责教她和歌，一位指导书法。但是阿旭对于这些，看来也都没有兴趣。这个女人，似乎不单单在肉体上，而且连精神上也失去了活泼劲儿。

"她简直一点也不懂按哪里，怎么按，就出什么声音！"

开头，副田甚兵卫觉得这个女人仿佛象一个妖怪似的。但是既然从今以后要一起生活到老，那末一些该对她说的话也就不能不说。结婚之后大约过了一个月光景，甚兵卫打定主意对她说道："能不能再活泼一点啊！"

甚兵卫告诉她：心里难过就哭，高兴了就笑，举止动作尽可以更活跃一点嘛。可是阿旭却一声不吭地低着头。当晚，在卧室里，甚兵卫又讲了一遍，并且和颜悦色地再次问道："怎么样啊？"

在那个时代的武士里，象甚兵卫这样能对女人的心情体贴入微的男人，真可谓凤毛麟角，为数极少。看来他的这种亲切的态度顿时解开了阿旭心灵深处的疙瘩。她突然象喊叫似的说道："我觉得很难受！"

她的声音之大，几乎让甚兵卫吓了一跳。她象在抽搐着身子。仔细一瞧，甚兵卫发现她正紧紧地咬着牙关，似乎在哭泣。甚兵卫低声细气地问她道："难受什么呀？"

谁知这么一问，竟象决堤的河水似的，阿旭开始号啕大哭起来。

"原来这个女人竟是这样子哭的啊！"

这是一种无所顾忌的哭声，她象重回到孩童时代一般。甚兵卫把手搭在阿旭的肩上，妻子的哭声仿佛使他听得入了迷似的。他想，这才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活生生女人的声音啊。他对妻子说："到天亮还有足够的时间，你想哭就哭吧，想说什么就说吧，可不要把我当外人哪！"

于是，阿旭以细微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开始说话了。令人吃惊的是，她竟说来到夫家以后，精神过于紧张，这使她感到难受。

"噢，是这样！"

甚兵卫觉得很意外。阿旭的娘家乃是从五位下筑前①守，一个有二十万石领地的大名。副田家当初充织田将军部下时只有一百石的封地，如今也只有二百石。从二十万石的大名家来到二百石的臣仆家里，竟然会神经紧张，弄得几乎要精神失常，这可真是件新鲜事儿啊。

不过，这倒也不是不可理解的。阿旭原来出生在尾张的一家最低层的贫苦农民家里。她的最初的婆家也是如此。

---

① 筑前在今福冈县西北部。

如果让她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阿旭也会过得舒舒服服的。

谁知，她的异父同母的哥哥秀吉，在一个与阿旭毫无关系的天地里，奇迹般地飞黄腾达，出人头地，如今已是织田将军麾下的一名诸侯，一个天底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的人物。于是，阿旭的命运和境遇，也一下子完全变了。自从她搬到长滨来住以后，她已是诸侯宝眷的身分了。前夫死后，阿旭与亲生母亲一起，在长滨城里住了一年，身边有一大群侍女服侍着。这一切，对她来说，犹如做梦一般。侍女们都出生在尾张和近江地方的武士家庭，她们从小所受的教养也好，经历也好，全都和阿旭不同。阿旭不会象她们使用的室町[①]习尚的武家用话，她本来不爱说话，因此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她和甚兵卫的婚事，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说是她必须改嫁到家臣副田家去。也不管阿旭愿意不愿意，哥哥秀吉一手包办了这门婚事。他对阿旭说："副田家大小也是个名门望族，得赶紧学一点礼仪和武家的规矩。"

他派了一位从前曾经在近江的一家大户人家——京极家当过侍女的老女仆去教她。然而，这些礼节、规矩是何等烦琐啊！比方说，当妻子与丈夫同在一个房间里时，她哪怕是要擤一下鼻涕，也必须跪着倒退到隔壁的房里去擤，而且规定得分三个阶段：从怀里掏出白纸按着鼻子之后，始而轻

---

① 室町时代(1392—1573)是日本的足利氏掌握政权在京都室町开设幕府的时代。

轻一擤，继则稍用力气，再则如第一次那样轻轻一擤。每件事都有种种规矩。当初她在尾张乡下种地的时候，农民家里哪来什么白纸，擤鼻涕都是用手捏着一甩完事。想想过去，看看现在，阿旭的境遇该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

她说，自从来到副田家以后，这种精神上的紧张变得更加厉害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周身血液的运行停止了还是怎么的，舌根也不听使唤，举止动作也不能按老女仆教她的那一套规矩做到。为此，她只好从早到晚默默地枯坐着捱日子。

“这是一个好女人！”

听了阿旭的诉说，甚兵卫恍然大悟，重新打量着身子略微有点胖的妻子。她这一个多月来一直如此拘谨，就象完全不知道自己是从五位下筑前守之妹似的。

“我全明白了。不过也没有办法。”

甚兵卫没有笑，他用更加轻柔而又尽可能严肃的语调对妻子这样说。并且告诉她，所谓礼貌和规矩，如果总是担心着怕出丑，那就没有比这更折磨人的了。不怕出丑，不怕差错，行动自然，举止大方，有什么不合适的就改正。这才是关键所在。我以后也你给指点指点。你可以跟我当一个蹩脚弟子，不必想当一名高足。

“我来培养你。”甚兵卫对妻子这么说。

他的这番话，并不是为了宽慰阿旭，而是有股子热情，真心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在礼仪和教养方面都符合武家妻室身分的人。

从那以后，每当甚兵卫留在家里的时候，总是留意这件事，指点阿旭。然而阿旭毕竟不年轻了，加上过去的生涯中有三十多个寒暑是作为一个农家妇女而度过的。事到如今，还想把她改造成别样的女人，这是比将野生动物驯育成家畜更为困难的事。然而甚兵卫却对此怀有一股热情。

另一方面，奉职公门的甚兵卫也没有立下什么功勋，除了婚后不久增俸到五百石之外，别的就无可谈论的了。

既然羽柴家还只是指挥着一个军团，那末也就只能如此了。举例来说，拥有一千石封地的人，就要能够率领一批家臣和军团拨给他的一批步兵，担任一个作战单位的队长，不单打仗勇敢，而且会用计谋。倘若没有这样的才干，把甚兵卫的封地扩大到一千石，那就不仅关系到家臣的士气，而且会影响整个军团在战场上的活动。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秀吉也不能看私人情面给自己的妹夫以特殊的待遇。

“等战乱平定之后，也给他一座城池。”

秀吉曾对阿旭作过如此的允诺。这大概是因为，等时世太平以后，即使给无能的人以高官厚禄，那也是无关大局的。

在这以后，又过了五年，秀吉奉织田信长之命，任征讨中国地方① 的司令。当他从近江发兵到达播州（现在的兵库县）的时候，秀吉把甚兵卫从战斗队伍中抽了出来，让他留守长滨，负责自己领地的民政工作。也许对于甚兵卫这倒

① 中国地方指日本本州西部的冈山、广岛、山口、岛根、鸟取五县。

是比较合适的任命。那时秀吉把他的封地增加到了七百石。

虽说俸额只有这么多，然而副田家生活的富裕程度，却远远超过俸禄收入的水平。因为阿旭自己还有一份从国库领得的禄米。靠了这份禄米，阿旭足以过小诸侯一般的生活。不用说，甚兵卫也沾了她的光。

近来，甚兵卫多病，已经不能再上战场与敌人厮杀了。他常常发烧。一发烧就得卧床十天半月。可这种时候，阿旭就如回到了水中的鱼儿一样非常活泼，尽心竭力地服侍丈夫。

甚兵卫暗暗地想："生了病叫她看护起来，恐怕没有比她更周到的女人啦。"

阿旭至今没有脱掉土气，作为一个武士的妻室，很不够格。然而在护理病人时，由于可以不受室町习尚那套繁文缛礼的束缚，所以她反倒觉得自己获得了解放，可以尽情地贡献自己的力量了。

可是，没有孩子。

这件事也叫甚兵卫很为难。既然大体上可以确定阿旭不能生育，那末，照通常的规矩，他必须找个合适的女人来侍候，用这办法产生嗣子，使副田家不至于断了香火。这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这甚至是一件比实际的必要更美的事。可是甚兵卫娶的不是别人，而是秀吉的妹妹。为此，他不得不谨慎行事。

"你觉得怎么办好？"

甚兵卫利用教阿旭武家规矩的机会，曾经委婉地问过

她的看法。甚兵卫说，一个真正的武门之家，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持家名和祭祀不绝。如果没有嗣息，按照惯例，正室应该挑选一名自己中意的侍女，叫她去侍候丈夫。大概阿旭早就担心着这件事的缘故吧，当甚兵卫讲到这里时，她一句话也不说就哭倒在地了。和过去一样，她尽管没有明白地讲出自己的想法，但她的这种童女般的失声痛哭，表明她是坚决反对这样做的。

“还是不行吗？”

在这件事上，似乎连甚兵卫都没法开导她。甚兵卫心想，看她总不肯答应，不是因为女人固有的嫉妒心理，仍然是由于她不是武家出身之故。倘使她是武士人家出身的女人，那末她从小就受到了要克制嫉妒心的家庭教育，自然懂得传宗接代的重要性。

“到底是个农家姑娘啊！”

到这种时候，甚兵卫是不能不这样想的，还有一点，她比普通的农家姑娘难办的是她的哥哥是甚兵卫的主人，身居筑前守的高位，因此他不能随心所欲地蛮干。

“俺哥哥也没有孩子。”

阿旭哭得象个泪人似的，只说了这么一句。甚兵卫心里想：你说什么呀，情况可不同啊。所谓羽柴家，不过是从织田信长家的世袭重臣丹羽长秀的姓名中取了一个“羽”字，又从柴田胜的姓名取了个“柴”字，把它们缀合而成的姓。你们是既非世家又无门第的贫寒人家嘛。可我副田家虽小但毕竟是个名门，远在镰仓时代就已经有了，家谱要比

信长将军的织田家还显赫得多呢。按你娘家羽柴家的那一套来考虑，那怎么行呢？

然而，这一番话即使对她讲了也没用。甚兵卫因此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四年以后，发生了一桩重大的事件。

天正十年六月一日，织田信长因遭到家臣明智光秀的袭击在京都的本能寺自杀。

事变之后，光秀企图占领织田家的根据地近江，于同月五日派其部将明智光春率一支人马攻打安土城。安土城里担任留守的将领是织田信长的部下蒲生贤秀，由于兵力不足，在明智的军队攻城之前就丢下城池，护送着信长的侧室二十人，侍女数百人，退到自己的根据地——同属近江国的蒲生郡日野地方。安土城的北邻是织田家的重臣丹羽长秀的居住城池佐和山，但这里也只有少数人马留守，因而也弃城而逃。再向北是秀吉的长滨城。羽柴家的兵马当时全在山阳道①，不在长滨。

城里只留有少数守城的士兵和秀吉的家族。但是，这里有早已担任文官职务的副田甚兵卫。

"打一场长滨城保卫战吧！"

一开始甚兵卫就这么嚷嚷起来。秀吉的妻子宁宁对于这个人如此惊慌失措，十分不满。就说打一场保卫战吧，可

---

① 东起大坂西至下关沿濑户内海的道路，为古时日本八道之一，路经播磨、美作、备前、备中、备后、安艺、周防、长门八国。

是城里勉强算得上武士的还不到十人。就连这么几个人也早已对织田家的前途不抱希望，更无心思在甚兵卫的指挥下作战，都偷偷地携带着妻子儿女逃往美浓、尾张地方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又用什么和怎样打这场保卫战呢？

第二天，甚兵卫又改变了先前的主张，提出要逃到尾张去，可他又讲不出一个具体的目的地，只是吵吵嚷嚷地骂人，毫无作为。

“在打仗上到底是个无用之人！”

宁宁早对甚兵卫感到不满，便对他说：“由我来下命令，你不要多嘴。”

长滨城的东方，遗留着一座野战用的城堡，是从前秀吉攻打小谷时构筑的。这是一座山城，用来防御敌人的进攻，远比长滨城叫人放心。宁宁决定退守该城，便守护着婆婆和小姑转移。撤退的时候，甚兵卫也是一点不起作用。他既没有去主持押运财物的工作，更没有将此事对城内和近乡的百姓布告周知。这件事，日后显著地损害了秀吉对他的感情。如果甚兵卫是个聪明人，哪怕是派一飞骑向山阳道的秀吉帐中禀报一声：“合家平安无事。”只要如此一报，那末秀吉就会大为放心，可以无所挂牵地专心致志于对明智光秀的讨伐战争。

“甚兵卫这个人凭什么吃俸禄呢？”

这个问题，当秀吉从备中① 掉转兵马，从姬路向尼崎前

① 备中在今冈山县西部。

进，马不停蹄地翻过重重大山的时候，他在马上不知曾经想过多少次。秀吉虽不是信长那种对于部下的无能毫不宽容的人，但是，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心里十分焦急。他甚至想，甚兵卫的这种失措是不可宽恕的。

三

南山城郊的一仗剿灭了明智光秀的秀吉继续向北进兵。在北陆地方又打败了柴田胜，从而奠定了织田政权继承人的地位。

但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却认为这不是继承而是篡夺。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在尾张国举兵抗战，同时呼吁东海国的德川家康① 支援，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天正十二年，双方在小牧②、长久手③ 进行会战。

当时秀吉已拿下京城，以大坂④ 为根据地，其势力范围已达二十四国，领地的面积已超过六百二十万石，版图比原来的织田政权还大，

与此相比较，织田信雄只有一百零七万石，德川家康是

① 德川家康（1542—1616），日本战国、安土桃山时代武将。丰臣秀吉死后，他逐步取代并最后消灭了丰臣氏的势力，于一六〇三年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开设幕府，是明治维新前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江户幕府（又称德川幕府）的奠基人。

② 小牧在今爱知县西北部，现仍有小牧市。

③ 长久手在今爱知县爱知郡，现仍有长久手村。

④ 大坂即现在的大阪市。

一百三十八万石，双方势力相差悬殊。但是秀吉对于家康的才干以及他部下将领的勇猛善战，评价很高。他认为在这场大会战中必须谨慎行事。

甚至可以说秀吉是过于谨慎了。他从能够动员的十五万人中，把可以抽调的兵力全都抽出来投入了美浓、尾张平原的大会战中。但是秀吉告诫全军，不让他们首先出击，而是要他们到处构筑野战用的城堡，建立了一条占地广大的要塞线，采用以阵地对峙的作战方式。家康也一样。由于双方都凭借精心构筑的阵地据守不出，在这种情况下，谁先动手谁就要吃亏。两军于三月开战。四月，秀吉的一支部队轻率地采取了行动。他们想长驱直入，一举奔袭家康的根据地三河。在秘密行军途中被家康发觉，受到他的主力部队的攻击而溃逃。

家康在这一局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自那以后，他据守在阵地里按兵不动。不管秀吉如何挑战，他都不出来应战。他想尽力让天下人都知道他在一场局部战争中打败了秀吉。秀吉着急起来了。他希望和家康决一死战，通过决战而一举歼灭家康。然而家康却如蝾螺闭上了盖子似的不应战。他只想保持这一次胜利的记录，在继续保持这记录的过程中等待事态的好转。

秀吉看到家康不肯应战，便决定以他最拿手的本领——外交手腕来打破这一僵局。他先是引诱了家康的盟友织田信雄，对他进行笼络。信雄为利益所诱，瞒着盟友家康单独与秀吉讲和。于是，家康也为了保全实力而撤离了

战场，回到了自己的国土。

秀吉接着派使者到家康那里，提议讲和。家康也看到天下归秀吉所有已是大势所趋，便接受提议。尽管他是局部战争的胜利者，然而在形式上却不得不居于失败者的立场，给秀吉送去人质。

当然，秀吉照顾家康的处境，表面上不说是人质："鄙人愿收足下一位公子为养子。"

不管实质上如何，把这说成收为养子，对家康可以说大够面子的了。

家康答应了秀吉的要求，决定将次子于义丸给他，便派家臣石川数正护送到大坂。秀吉在大坂城接见于义丸之后，举行了收认他为养子的仪式，并立即为他举行了戴冠礼①。秀吉赐了他一个"秀"字，取名羽柴秀康，从此成了羽柴家的一个成员。此人便是日后的结城秀康。

然而家康却始终不肯从胜利者的宝座上下来，他足不出他的根据地东海地方一步。按照常理，家康应该走出城去，上京都、大坂会见秀吉。可是这么一来，他就俨然是一个臣服的人了，然而家康没有这样做。这是他的政治策略。只要他据守东海，那他与秀吉就是对等的，虽然把次子于义丸送给秀吉，只不过是德川家与羽柴家结成了亲戚而已。

对于家康的这种态度，秀吉感到十分棘手。

---

① 日本古时男子年过十二岁后举行的一种仪式，改换服装并开始戴冠，表示已经成年。

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只要家康据守东海五国（三河、远江①、骏河、甲斐②、信浓③），那末四国、九州、关东、东北各路的豪强就会与家康联系，继续抵抗秀吉的政权，况且从眼前来说，秀吉即或想派兵征讨四国，只要背后有家康在，就无法动用大军。

诚然，如果秀吉动用手下的十五万人马的大军团对东海地方发动一场讨伐战争，那迟早会消灭家康，但那要花费很长的岁月。这期间，要是天下大乱，刚建立不久的秀吉政权就会垮台。他必须在短期内实现统一天下的伟业。因此，他认为与其发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莫如选择能够迅速取得进展的外交途径。他要用外交手腕设法把家康弄到手中。也就是说，要让家康成为自己的仆从。具体地说就是叫家康上京一次。只要家康上京谒见秀吉，只要以这种形式两人见上一面，那末两人之间就成了主从关系了。

"不能想个法子叫他上京来一次吗？"

秀吉早就认为，当今天下英雄中，除了信长之外，唯有家康是可畏的。这次与他打了交道才明白，这是一个比预料更加令人生畏的人物。家康这人非同一般，他既不上当受骗，也不怕威胁恐吓。诚然，秀吉已经得到了人质，可是从家康政治上一贯果断来说，他早已把于义丸弃之不顾了。如果他对为质的次子有所眷恋，他可能会来京朝见的，然而

① 远江在今静冈县西部。

② 甲斐在今山梨县。

③ 信浓在今长野县。

至今却不见动静。人质之计，未能奏效。

形势的需要迫使秀吉作出决断。在形势的需要面前不惜采取任何飞跃性的行动，这就是政治。秀吉甚至觉得，要家康答应当他的仆从，就是自已跪在他面前吻一下他的脚，也是未尝不可的。

出自这种需要，秀吉想到了旭小姐的问题。

"小一郎，请你帮一下忙！"

在这个关头，秀吉对他的弟弟秀长用一种恳求的语气这样说。现在，他不得不让他的家人作出牺牲了。

"要是你说个不字，那末统一天下的大业就无望了，刚建立起来的羽柴家的天下就会土崩瓦解，羽柴家的势力会灰飞烟灭，咱们全家人都要死去。这么关系重大的事情可全看你能不能答应啦。你说你能答应吗？"

他要托弟弟办的事是：让旭小姐与丈夫离婚，再把他嫁给家康，使秀吉和家康成为妻兄与妹夫的关系，借此把家康纳入秀吉政权的属下。除此之外已别无他法。可是母亲阿仲——现在的大政所① 会答应吗？恐怕她不会允许让女儿遭此不幸的吧。那就说服她。要说服母亲，与其秀吉亲自出马，不如叫弟弟小一郎——秀长充当说客为好，因为比起秀吉来母亲更喜欢秀长。再说，阿旭是秀吉的异父同母妹妹。他这个哥哥一半是情理上的，与其由他出面，不如让与阿旭同父同母的秀长去讲，事情会顺利些。于是，秀吉对弟

① 政所原为处理政务的场所。后指亲王及公卿的家政机关。再后来，贵族的妻子尊称为北政所或政所，其母亲则尊称为大政所。

弟说道："对阿旭的说服工作，也顺便托你啦。"

秀长听完哥哥的话，茫然不知所措。他想，自古到今，哪有这等怪事呢？阿旭明明有她的丈夫，夫妻关系也说得过去，他们正平平稳稳、无风无浪地过着日子。现在却突如其来地要去拆散他们的夫妇关系，拆散之后还要让阿旭马上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在这个国家的夫妻关系史上，恐怕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吧。秀长几乎是惊叫着说："这件事我难于从命。"

"我知道！我早就料到你会这么回答我的。"

说完，秀吉突然号淘大哭起来。秀吉是一个经常笑的人，可是当他感情激动时，却随时都会哭。这时他一边大声哭着，一边连珠炮似地数说着不得不如此做的必要性和原因；一边数说一边大声地哭着。看到哥哥哭成这个样子，秀长不作声了。最后他只好答应了哥哥的要求。

"可是，你打算对副田甚兵卫怎么安排呢？"

"我将尽我的可能帮助他。我打算提升他为诸侯，赐给他五万石封地。"

让人家出卖老婆去当诸侯吗？当时秀长还没有意识到这点。在这方面，秀长是过于老实了。此刻，他只是想，既然上边如此安排，甚兵卫这一头总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再也没有往深处想。他想的是比起甚兵卫来，更难办的是他的母亲阿仲和妹妹阿旭。"是不是能说服她们呢？"

秀长先找母亲讲了。果然不出所料，阿仲气得差点发疯，他对秀长说："小一郎，你给我好好听着！那猴崽子从小

时候起就净叫我吃苦受罪。我才不愿意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哩。那猴崽子当上了武士，才叫我不能不住在这公馆里啊。要是现在还住在尾张中村那月光都能从屋顶漏进来的家里，就不会有这等倒楣事儿。”

秀长连劝带哄，最后好歹总算让母亲答应了。下一步是要说服妹妹。

秀长把阿旭叫到了大坂城，和阿旭的大姐一起劝说她，并对阿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甚兵卫也早已答应啦。”

这一句话，使阿旭的手脚都凉了。她当场倒了下去，有好一阵子断了气的一般。医生使她苏醒了过来。被甚兵卫遗弃了这件事，看来远比要她重新结婚的打击大。醒来以后，阿旭仍是一句话也不说。当秀长最后反复问她去不去滨松时，她才茫然地点了一下头。

副田甚兵卫当时担任着近江中部羽柴家直辖领地的地方长官。当秀长找阿旭谈话的时候，甚兵卫也被大坂的杉原伯耆叫到他的公馆里。两人相对坐定之后，伯耆开门见山地讲了要他和阿旭离婚的事情，最后说：“这是上峰的旨意。”

甚兵卫听了火冒三丈，伸手握住了短剑。

“甚兵卫，你要干什么？”

大概伯耆早就料到的吧。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伯耆用脚一蹬铺座，就势迅速地抽身躲到了一边。于是，他和甚兵卫之间就有了一段间隔。刚才伫立在两旁的杉原家的十来名家丁立即插到两人中间，一下子把他们两人隔开了。

"你、你们想杀我?"

甚兵卫好象异常惊慌。这时,他并没有觉察到是自己把手放在剑上的无意识动作,引起了这场轩然大波,这时他只是害怕别人要杀害他。

"哈哈,误会,这是误会!"

杉原家的一名老仆,故意用一种十分轻松愉快的声音,满脸堆笑地出来打圆场。接着他又说道:"您的手做了个危险动作,因此我们这才插了进来。先请你把手……"说着他敏捷地举手,指了指甚兵卫的右手,直到这时,甚兵卫才发现自己的右手正握在短剑的剑柄上呢。

"……我,不做什么……"

甚兵卫无力地垂下了右手。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手握剑柄的呢,是想抽剑切腹自尽呢,还是想一刀斩了伯耆?

然而,恐怕两者都不是的。看来仅仅是由于感到奇耻大辱以及命运对自己的无情捉弄,使他无法再控制自己的身心。就在一刹间,他失去了理智,无意识地把右手放到了短剑上。他并没有杀死伯耆的勇气。纵然杀了伯耆,恐怕也于事无补。

"我,不做什么。"

甚兵卫又重复了一次。他想,即使要杀,也得杀秀吉,可是一个统率二百几十个大名,拥有六十余州的人,如何杀得了呢?

"我拒绝!"

过了一阵子，甚兵卫贼叫着说。除了拒绝之外，他无法保全作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面子。

话虽如此，他并不是说拒绝自己的妻子阿旭被人抢去。这件事是不可抗拒的，就如洪水和地震不可抗拒一样。他是说：他可以拒绝答应的代价，即当一个有五万石封地的诸侯，这是他甚兵卫的自由，他拒绝这样做。

“我拒绝。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浑蛋，靠出卖自己的老婆，去当五万石的诸侯呢？”甚兵卫叫贼着说。

“不用代价。请你们无偿地拿去好了。请如实禀报老爷，就说这是我甚兵卫说的。千万可别忘了！”甚兵卫说着便站起身来向门口奔去，在门口又转过身来，向着昏暗的屋里重复地贼着：“不用代价。我给他就是。伯耆公，请如实转告老爷。这句话，务请转告，否则，我甚兵卫无脸见人，无地自容，连弥陀佛和弥勒佛也难以救我。请务必将这句话转告老爷。”说完，他跳下台阶。当他要走出大门的时候，他再一次回过头来，张口又要喊什么。人们不由得觉得此人大概有点神经错乱了吧。

“他说不定会羞得切腹自杀吧。”门里边的人都这样想。

连正在路上奔跑的甚兵卫也曾想到过自杀。但回到住处之后，他才明白自杀是愚蠢的。再没有比这种时候切腹更无聊的事了。这只会使世人议论纷纷，我是因为受了屈辱之后而死的。切腹一向是用来夸耀自己的最高手段，应该激昂慷慨，但是如果在这种场合偷偷地自杀了，可能只博得旁人微末的同情而已。他想，与其切腹自杀，倒不如活下

来辞官回乡的好。对，应该不辞而别。采用抛弃主人一走了事的形式。这样，世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对主家的无声抗议和批判。按惯例，不辞而别乃是对主家的一种反叛，主家要派出打手，前去问罪的，但是对手既然是朝廷，那就值得同它周旋到底。到那时候，可就凭着一垛住宅的高墙坚决抵抗，直到战死为止。除此之外，无法洗刷这样的奇耻大辱。

第二天天色未明，甚兵卫就离开了住所，逃出了大坂城。路上，顺便去近江的公馆收拾了一下，便径直返回故乡尾张，在爱知郡乌森他的领地内的一所寺院里，落发为僧，取号隐斋，就此隐居了下来。

当然，按理上面是要派人前去讨伐的。但是杉原伯耆把这件事办理得十分妥贴。第二天一早，当他确实弄清甚兵卫已经出走之后，便进入大坂的宫城内拜谒秀吉，禀报了结果，并且说，甚兵卫回尾张不是私逃而是因病隐退，他曾向我表白过这一心愿。如此这般地一番掩饰之后，才神秘地请示道："不知能否恩准。"

不用说，秀吉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杉原所说这番话背后隐藏的事实。但是，这种时候，如果兴师动众，派人前去问罪，那只会对朝廷不利。

"好吧！"

秀吉照准了杉原的请求。他还有更加重大的事情要谋划：必须立即遣使去滨松，说服家康，让他答应娶阿旭。

"此事该如何办好？"

尽管秀吉一向多谋善断，可这次却连他也并非胸有成竹。诚然，家康虽现有侧室多人，但自从正室筑山夫人五年前因一件不吉之事死于非命之后，他至今没有续弦。这一方面也是因为，昔日与筑山夫人之间的纠纷使家康吃够了苦头，他大概觉得目前这种没有正室夫人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更为理想吧。不过，总之一句话，他如今算是独身。

论年龄，家康今年四十四岁。预定嫁过去的新娘子阿旭已经四十三岁了，不仅根本就说不上是什么天姿玉色的美人儿，而且年轻时因常在田间劳作，皮肤很粗糙，脸上风吹日晒的皱纹很深，靠涂脂抹粉已经难于掩盖。加上出身卑微，不久前还是一个没有官位的武士的老婆。家康究竟肯不肯娶这样一个女人为妻呢？秀吉最后想着："不管成功还是失败，现在的问题是要派人去搭搭桥看。"

结果决定让织田信雄当介绍人，派土方勘兵卫和富田左近等人为使者，前往滨松。他们先前是信雄家的重臣，如今是羽柴家亲信幕僚。土方勘兵卫是个善长辞令的人。他对家康说道，为了天下和两家的安宁，没有比这更可喜的事了。家康只是点点头，一直不作声。最后他开口道："请让我考虑一个晚上，不过我不会让各位失面子的。"他仅仅讲了这么一句话。

此后当他退到内厅，召集重臣们计议这件事的时候，家康已经拿定了主意。

不过，大部分重臣都表示反对，他们气得脸色发青，满脸鄙夷的神情。他们说，主君如此高贵的血统，不应该同农

民这样出身卑贱的人结成姻眷。他们根本不想承认秀吉是从三位权大纳言这样的高官。

“别说了。”家康不高兴地说。

这种感情用事的夸夸其谈，即使听一百个晚上，又有什么用呢？现在要和这位农民出身的四十三岁的老太婆同床共眈的是他家康本人。要说什么喜欢不喜欢，应该首先由他来说。家康完全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他要把这件事完全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他不能不这样做。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位未来的新郎是一个非常富于忍耐精神的人。年轻的时候，为了不失去邻国今川氏的欢心，他不得不从今川家族中娶了比他年长的女子为妻。过了二十几年之后，在织田信长的强迫下，他又杀死了这位妻子筑山夫人、连同他的亲生儿子信康。因为如果不服从织田信长的命令，作为他属下的德川家，一天也无法生存。如上所述，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出自政治方面的原因。现在要娶秀吉的妹妹这个年过四十，死了丈夫之后回到娘家的寡妇作妻子，也不能用人之常情来考虑，这一点，家康简直是太清楚了。不管出身如何，今日羽柴家的权势早已大大超过昔日的今川氏和织田氏了。局势既然如此，这桩婚事也就不能不答应下来。

“请想一想看。”

家康必须从另一角度使他的家臣们保持作为德川家家臣的自尊心。他说：旭小姐是一个很好的人质！

家康对他的家臣们说，秀吉已经囊括大半个天下，可是却主动地、卑躬屈膝地打算把自己的妹妹送给东海的我当

人质。甚至不惜把早已嫁给了自己家臣的妹妹讨回来再给我。秀吉的难言之隐不是洞若观火吗？家康接着说，观今日大势，天下迟早将归羽柴家所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那末总有一天我们将不得不臣服于他。既然已经看清了将来的结局，那就尽可能以体面的方式臣服于他才对我们有利。他说，在这类事情上希望不要和他争论。他所说的“这类事情”，是指他与旭小姐结婚的事。

家康答应了。他把这一意思告诉了秀吉派来的使者，同时让家臣本多忠胜带着彩礼，赶快前往京城去了。

“大喜呀，事情总算顺利解决了。”

秀吉拍了一下巴掌，做了一个表示极为欣喜的动作，可是他的内心深处却对这么轻易地答应了这桩婚事的家康这个人，产生了一种比以往更大的畏惧。他心里想，这样的感觉敏锐、处事利落，会不会又是这个胖大汉的战略啊！

事情进展顺利，婚事举办得极为隆重。旭小姐只是听任事态的发展，任人摆布。她除了任人摆布之外，别无他法。她的身子被人从大坂城内的公馆里装上了花轿。不久又在天满改乘船只。不用说，她后来被载送到了京都，安置在聚乐第里。这座历史上最最富丽堂皇的殿堂被用作旭小姐出嫁前打扮整容的场所。她除了要自己张口吃饭，起身解手之外，只需要呼吸就行了。余下的一切事情都有别人侍候。订婚之后过了三个月，正值初夏时节，她坐在花轿里，从京城出发上路了。这支送亲的队伍是由秀吉的亲戚官居弹正少弼的浅野长政，和织田家同族的官居隼人正的

津田信胜，以及仪大夫泷川等人带领的。他们率领了千余骑兵，在队伍前后担任侍卫。光旭小姐身边的亲信侍女和随从武士就有一百五十多人，妇女用的轿子十一台，钧轿①十五台。一支如画卷般华丽多采的送亲队伍朝东海道而去。

五月十四日，送亲的行列进入了滨松城，当天就在城内举行了婚礼。事后，德川家的老臣榊原康政从滨松动身，为的是上京向秀吉报告婚礼在喜气洋溢中顺利完成的经过。不用说，当天夜里家康与旭小姐同床共衾。顺便提一下，家康有爱妾多人。西郡局、阿万、阿爱、都摩、茶阿、阿龟、阿梶等等。他的后宫真是花团锦簇、绚丽多采。在这种情况下，他哪里会有这般好奇心，想与这老太婆似的女人同床共衾，小题大作地去尝尝男女之间的那种情趣呢？

然而这个人物的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尽管是表面上的，但却能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地与新娘子度过了初夜。对待新娘子的态度也十分温柔。为了安抚她的看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神经，他恰如其分地对新娘子讲了一些必要的体己话。

阿旭听了，只是不时地微微点头，依然显得反应迟钝，然而内心却充满了一种清新而又惊奇的感觉。说起德川家康，那早就听说是东海地方首屈一指的武将。就连织田老爷也要让三分的，可谁知却有如此的脉脉柔情。就连自己

① 日本古代的轿子有两种，一是轿箱搁在杠棒之上的，一是轿箱钓在杠棒之下的。在日语里，前者称为舆，后者称为钓舆。前者华贵些，后者稍次。

第一个丈夫——一个贫苦的庄稼汉，和后来的丈夫——尾张的地方武士家庭出身的甚兵卫，也都不曾以这样的柔情对待过她。

当阿旭的眼神里流露出她内心的感动之情时，家康一眼就看到了。这时候，他知道这一多少有点困难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感到稍稍松了一口气。就家康来说，他必须温柔地对待阿旭。他知道这洞房花烛之夜切不可漫不经心、敷衍了事，不如说必须拿出比对待爱妾们更为认真的态度来才行。他想，跟随阿旭来的那位老年女仆明天准向阿旭打听家康对她的态度，而且可能立即写一封长信，寄给秀吉身边的老年女仆。秀吉也一定想了解家康对待旭姑娘的态度，或许现在正在焦急地等待这样一封报告消息的来信呢。对于家康来说，这洞房花烛之夜就是政治，而抚摸阿旭的失去了光泽的身体——尽管多少要有一些忍耐精神——就是一项重要的任务了。

然而后来，秀吉却不能不大失所望。

秀吉原来抱着莫大的希望，以为结成这门亲事，家康大概就会来京。谁知家康娶了阿旭之后，仍然动也不动，热中于经营东海。对于秀吉根本未加理睬。至少可以说，他一直装出一副对秀吉不感兴趣的样子。

秀吉变得越发焦躁不安了。这么一来，如果他不付出比这件婚事更大的牺牲，那恐怕家康是不会动身来京的啦。秀吉的这种想法，促使他下了一个重大的决心：他打算把阿旭的母亲作为人质送到滨松去。以此要求家康作出母亲到

后他也来京的保证。这就是说，你家康尽管上京来好了，我决不杀害你，现在把我的母亲送到你处。你家康来京期间有个万一，可以杀我的母亲。

"小一郎，你去跟母亲大人说说。"秀吉命令他的弟弟说。

小一郎秀长吃了一惊。要说关白秀吉，那已是主宰天下的人物了。家康充其量不过是经营东海数国的地方诸侯，为了要他上京来一次，不仅把自己的妹妹白白送给他，还要赔上母亲，让她去当抵押品，这成何体统？秀长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是武门的耻辱。

"依我看，对那位滨松①老爷（家康），可不必退让到如此地步。如他不肯听从劝告来京谒见，唯有派兵讨伐，一举把他消灭。"秀长这样说。

这话可能是对的。如果是已故的织田信长大概早就这样做了。秀吉如今已位居关白，版图已在原有的基础上增添了纪州②和四国，要征服家康，以实力而论，早已是绰绰有余了。

"是那么回事。"秀吉说道。

他对弟弟说，在他看来，正因为如此，所以这样做不算武门的耻辱。中央的强大势力向偏僻的弱小势力屈膝，这叫作谦让而不是耻辱，世人自然也会这么看的。毋宁说人们会把这样行动看作美举的吧。我们统一的方针，以彻底

① 滨松在今静冈县西南部。

② 纪州在今和歌山县。

消化为着重点要尽可能爱惜时间避免动用武力，争取不留下后患。目的在这里。为此，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当时秀吉已给军团下了征讨九州的命令，并准备亲自率领大军远征。他希望这个时期消除东方的威胁，保持天下的稳定。秀吉接着对弟弟说，滨松的那位是已故的织田老爷的盟友，其威望举世皆知。倘若他走出滨松城，成了我们的属下，那末天下人心顷刻之间就会安定。世人会认为我丰臣秀吉的天下已经坚不可摧了。目的就在这里。所得到的好处远比派兵讨伐家康来得大。

去年秀吉就任关白。与此同时，宫廷内和社会上一般人都把他的母亲阿仲称作大政所。

"行啊！"

这一次出人意外，大政所满口答应了。因为秀长心想，即便给老母亲讲述政治形势，也只会给她带来思想上的混乱。因此，他只对母亲说："怎么样，阿旭出嫁已有好些日子了，您想不想去看看她啊？"对于这样的提议阿仲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把这件事公之于世的时候，也用了这样的理由："大政所为慰藉旭小姐之寂寞，将下访东海。"

家康也屈服于秀吉的要求，差人送来书信，说他打算上京谒见，并为此而作了准备。

不久，大政所从大坂起程东下。家康原计划从滨松远道去冈崎迎接，并亲自迎进滨松城。这时有一个幕僚，宛如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似的，向家康进了一言。他说

道："说不定是个假的。"

理由完全是臆测的。据他说，这么大年纪的老妇人，在京城内廷的女官之中有的是。秀吉为了骗主上，有可能把不知从什么地方物色来的一个老太婆打扮成大政所呢。

"这话有道理！"

家康听了也连连点头。那时候他已经来到冈崎。听幕僚这么一说，立即心生一计，改变了原定计划，连忙派人去滨松把旭小姐接来。目的是观察一下旭小姐与大政所见面时的情景，以判断真假。家康和幕僚们全都把这一企图秘而不宣。

"不过，这位夫人向来不大敏感，究竟会怎么样？"

也有人这样担心。因为旭小姐向来反应迟钝，表情麻木，难于猜透她的心事。

由于原定计划的变更，旭小姐匆匆从滨松动身了的那天是十月十七日。从滨松到冈崎是为期两天的行程。第二天是十八日。黄昏时分，旭小姐的一行人马进入冈崎城内。

这时候，简直就象事前安排妥贴的一般，大政所的仪仗从西面进入冈崎城来。两人的仪仗在通往城的正门的十字路口相遇了。

"那不是大政所的仪仗吗？"旭小姐掀开轿帘，对她的侍女们说道。

对于一向感觉迟钝的她来说，这真可以说是罕见的敏感了。

大政所也感觉到了。双方都靠人的本能的感觉发现了

对方，并且立即作出了反应。大政所也命令轿夫停下轿。她拉开了轿帘，只见从轿帘里面伸出一个灰白色头发的脑袋来。

“啊哟！”旭小姐首先发出了一声近似悲鸣的尖叫。

她赶紧跌跌撞撞地从轿里滚爬着出来，这是因为踩着了衣服的下摆而摔了一跤。当她从地上爬起来时，正好大政所也急匆匆从轿子里跌跌撞撞地下来了。母女两人就势在路上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旭小姐不顾衣服沾满尘埃，竟然象一个小女孩似的痛哭。

“没有错！”家康的幕僚本多重次站在一旁看到这般情景，以实验者的冷彻目光颔首点头这么说。

这是一次高明的实验。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反映了德川冷酷无情的态度。而这大概可以说是日后一直保持下去的德川家特有的家风吧。

看到这番情景，家康放下了心。第三天，他就动身上京去了。家康在京城逗留的二十五天里，大政所和旭小姐一起住在冈崎城的公馆里。这期间，德川家属下的将领井伊直政、大久保忠世和上面提到的本多重次，率领手下亲兵对公馆严加监视。本多重次还特意在大政所下榻的楼殿四周堆满了干柴，并派兵日夜看守。准备一旦听到家康在京城被害的消息，就立即点火将母女两人活活烧死。

“啊哟，你原来是嫁到了这样的人家当正室夫人哪！”大政所对女儿说。

她也很惊讶，她觉得，这个小女儿的不幸遭遇，就如那

色彩斑斓的地狱图所描绘的那样。在这二十五天里，母女两人的脸颊上从早到晚没有断过泪水。离这冈崎城向西行八里，就是她们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家乡——尾张中村。作为贫农在那里度过的日日夜夜是何等的快乐啊，这一切如今成了她们母女俩不厌其烦地交谈的话题。

家康平安地从京城回来以后，大政所离开冈崎回去了。家康紧接着就把他的首府从滨松迁到了骏府（现在的静冈市），阿旭也跟着迁居，自那以后一直住在骏府城里。因此，被人称为骏河夫人。

不过，她在这里所住的时间并不长久。

三年后的天正十七年七月，得到大政所在京染病的消息，她立即赶往京城看护母亲，幸好大政所的病痊愈了，但旭小姐却从此病倒，于是便留在京城里休养。不愿意回骏府，心情郁郁不欢，恐怕是导致她生病的真正原因吧。自那以后，她的身体日见衰弱，终于在第二年的正月十四日，在聚乐第死去。时年四十八岁。

秀吉没有把旭小姐的遗骨送还给德川家，因为她生前始终不愿意回去，甚至为此而忧郁得病倒了。秀吉把她葬在京都郊外鸟羽街道旁边的东福寺内，赠给她一个南明院殿光室总旭姊的谥号，随后立即率大军讨伐关东的北条去了。在这次东征途中，当他路过骏府的时候，听到了关于旭姑娘生前经常到安倍郡瑞龙寺降香参拜的逸事。秀吉可怜她那薄命的一生，为了超度来世，特地在寺内为她建造了一座供奉塔。

奇怪的是，关于她的事迹，在她死后连一首和歌都未留下来。当然，不光是没有留下和歌。

在这一时代，在丰臣家和德川家的内外，有过不少记事的人。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各种记载。可是任何一份记载里都没有留下她的片言只语。也不知是因为她实在寡言少语，还是由于她不喜欢和人交往。

不管出于哪个原因，在历史中她是保持着永恒的沉默。

（1966年）

陈生保译

三　只　蟹

大庭美奈子

乳白色的雾笼罩下，海还在酣睡，平匀地呼吸着。在状似马兰的高高水草之间，水鸟却已经醒了，扑打着翅膀，发出象划玻璃似的吱吱的啼叫声。象污雪那样的灰色海鸥，一对玻璃球般的橙黄色眼睛盯着这边，傲慢地用爪子挠挠沙子，忽然又向旁边望去。

一路走着，只觉得雾仿佛飘过来了。由梨边走边弓起脚底板把破袜子里的粗砂子往一边磕打。大海呈现一片暗紫色。公共汽车站的黄色站牌下，有个年轻的男人在等车，他戴着鸭舌帽，提着帆布手提包。

“看来雾一散，天就会放晴了。”这位年轻人点了点头说。这话也说不上是对由梨讲的呢，还是自言自语。

由梨没有改变姿势，依然凝视着不断飘动的乳白色浓雾的底层依稀发光的海，钩起小趾尖，把脚底板的沙子不断地往旁边划拉。过一会儿，她低头一看，只见两只螃蟹双双爬到距由梨的脚尖仅仅二三十厘米的地方。螃蟹的壳就是壳，不是脸，可是不知怎地，由梨总觉得椭圆形的蟹壳象是脸。两只蟹的脚就象纠缠在一起似的爬行着。壳两端尖尖

的，是和海洋完全一样的暗紫色。

“公共汽车来啦。”戴鸭舌帽的人说。

郊外的头班车上只有五六个乘客。

“雾怎么这样浓呢。”

雾就象擦着脖颈和肩膀似的飘拂流过来。

“到L市。”由梨边打开手提包的拉锁边说。

“八毛五。”司机兼售票员说。

由梨心想，怎么走了那么远，就掏钱，可是零钱不够。她记得还有一张二十美元的票子，于是打开钱夹子看了看，可是没有。戴鸭舌帽的人在后面等着呢。

“请等一下，我坐下来再找。”由梨坐到最前面的空位子上，在钱包里摸索，却没有。昨晚临出门时肯定放进去的二十美元钞票不见了。她总是把大面额的票子放在钱夹子里，零钱放在碰扣式的小钱包里。小钱包里只有六毛五。

戴鸭舌帽的人一屁股坐在她旁边，问道：“怎么啦，钱丢了吗？”

“好象丢了。”

由梨还在手提包底儿上掏，看看是否掉在那儿了。手指尖儿触到了两三个分币。她把这些凑在一起，付给了司机。

“在游乐场停车吗？”由梨问道。

“哪个入口？”

“歌剧院的那个入口。”

“是北面的入口吗？”

“我想是。”由梨说。她一边在手提包里摸索，一边想道：车钥匙倒还在。

“马上就在那附近停车了。”司机和戴鸭舌帽的人同时说。

她再次检查了钱包。钱夹子里的二十美元纸币没有找到，可是在放零碎东西的夹层里找到了揉皱的一美元纸币。皱皱巴巴的纸币上沾着口红。

“雾真大呀。”戴鸭舌帽的人也说不上是自言自语，还是对由梨，再次这么说道。

由梨忽而望望淹没在雾里的深紫色的海，忽而又望望随着阳光加强，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的“三只蟹”的霓虹灯。

由梨在糅制蛋糕的粉面时，感到胃里隐隐作痛。她照例打了鸡蛋，掺进黄油，撒上发酵粉和盐，只觉得象是怀孕期间有反应那样，唾液一直涌到喉头。

梨惠在搅和生奶油。她巴望着随后舔那粘在搅拌器上的生奶油。

“哪些人要来呢？”梨惠边用手指蘸生奶油，边说。

“谁来也无所谓。大人的朋友都有哪些人来，还没有告诉苏珊呢。”由梨忍着胃痛说。

“哼。”梨惠翻着白眼说。

“妈妈对谁都不能讲真话，所以偶尔想对梨惠讲讲真话。比方说，非常讨厌萨莎啦。对蛋糕讨厌到要吐的程度，可是又非做不可啦。不过，这类事都不告诉别人。妈妈如

果讲怪话，你就想妈妈真蠢啊，默默地听着就是了。妈妈也许愚蠢，不过，妈妈很可怜，所以有时候你也得照顾照顾妈妈。”

由梨一边糅面粉，一边横下一条心：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打桥牌。

武把酒瓶取下来，撇着嘴说：“别对孩子讲这样的话。亏得你还是个大人呢，可不懂得要忍耐。知道吗，梨惠，不管是谁，都得有耐性啊。”

“哼。”梨惠说，把白眼翻得更厉害了。

“喏，对不起，我的胃痛得不得了，你再邀一个人吧。这么办吧。如果说我病了，大伙儿就会客气，不来啦。就说我有急事出门了。而且，我在场一点意思也没有，牌打的又蹩脚。”

“哪里有女主人不参加的桥牌晚会！”

“就说我姐姐从旧金山顺路来看我，我们预定今晚相会。没关系，我来说吧。”

“你那么愿意惹人不痛快吗？”

“惹人不痛快？我的口气多么心平气和呀。与其勉强容忍，所答非所问，把碟子噼哩啪啦摔个粉碎，还不如开蹓有礼貌多啦。”

“你怎么会有容忍这样的想法呢？总之，你很傲慢。只因为你觉得自己优越，才会有对别人容忍这样的想法。”

“哼。”由梨硬憋着眼泪，继续说下去，“对别人的情绪，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做出反应。从这一点来说，也许是由于

过分自信而变得傲慢了。有一种人不了解对方的情绪，还有一种人即使了解也漠然置之。我这个人容易动感情，我讨厌那种只来无往的人。与其对人热诚反而惹一肚子气，还是不热诚的好。”

“随便吧。”武品尝着威士忌，狠狠地瞪由梨一眼。

“啊，对啦，邀请松浦小姐才好呢。她是才女，有性感，爱吹牛，最喜欢应邀到人家去作客。松浦小姐才合适呢。只要是女主人不在家，她哪儿都喜欢去。”

梨惠觉得讲这种话的母亲非常讨厌，不知不觉地同情父亲了。她才十岁，比同年龄的孩子聪明，颇能听懂大人讲的话。

“喂，是松浦小姐吗？恕我唐突，你来打桥牌不？我姐姐突然来了，说什么我也想去见见她。不影响明天的功课吗？啊，那真谢谢啦，实在感谢。敢情，象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光临，我们可真是蓬荜生辉啦。唉，太好啦，一言为定……嗯，是那样。我请横田先生到你那里弯一下，用车子把你捎来。对，我去托他。对，是两桌。”

由梨打完电话就有点轻松了，觉得向武讨讨好也未尝不可以。

“我真感到不舒服。说不定是得了癌症，或许有了孩子。”

武把刚触到玻璃杯的嘴唇撇了撇，含笑说道：“那要祝贺你。天下太平。那末，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呢？”

“大约十二个月以后。”

“改为九个月以后吧。”

“你也让步啦。我是不论什么事都满打满算的。”

“你听我说。当着孩子的面可不要撒谎。例如，说什么姐姐从旧金山来啦。梨惠早就知道她不会来的。”

“梨惠心细，聪明，她完全懂得，为了不伤人家的感情，说句无害的假话不是罪过。嗒啦啦啦啦……”

“别唱了，都走调啦。我的耳朵可好呢。”

“在孩子面前，既不能说谎，也不能说实话。嗒啦啦啦啦。什么松浦小姐有性的魅力啦，萨莎是巴拉诺夫神父的太太，是爸爸的女朋友啦，妈妈一边咒骂那样的客人，一边做点心啦。唉，要是从点心里忽地飞出十只黑老鸹多好，哈哈。嗒啦啦啦啦。”

“当然。总不能因为妈妈跟斯坦因先生睡过觉，就有责任撮合伦达和斯坦因先生啊。你说对吗！世上总有个必须遵守的礼节。也就是说，人人心里都明白的事，决不要讲出口来。”

“在孩子面前要讲优美动听的童话。漂亮的公主跟英俊的王子恋爱，住在玻璃造的城堡里，吃梦幻的棉花糖，嗒啦啦啦啦。”

“求求你啦，别再嗒啦啦啦行不行？你大概是以卡门①自居的心情唱的，可是我听起来你只是在练习《岳得尔

---

① 卡门是根据法国小说家梅里美(1803—1870)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歌剧中的女主角。

调》① 呢。"

"呀，太好了。我是瑞士山间小屋的牧羊姑娘。"由梨把烤炉的盖子啪的一声打开了。"你看，这是根据世界上唯一的配料法做的美味无比的高级蛋糕，如果我在银座开业，甚至能马上发一大笔财。我寄托在蛋糕上的梦想只有一个：让萨莎和松浦小姐变得象猪那样胖，并且患上心脏病。"

"要想让她们胖到患心脏病，非但发不了财，还得破产呢。"

"你怎么那么固执地坚持现实主义呢？"

"袜子破了一个洞，在膝盖上面一点儿。"

"你不是说过袜子破了洞挺肉感吗？"

"那要看是什么女人，分什么场合。什么事情都不能生搬硬套。"

由于决定不打桥牌了，由梨的气也消了一大半，有心情去化妆了。

她对着盥洗间的镜子涂眼睑膏的时候，梨惠进来了。梨惠倒背着手，以女校长的口吻说："啊，妈妈，您愿意显得年轻吧。"

"对呀。女人都愿意显得年轻。"

"可是，妈妈，大家都知道您有个梨惠，所以会认为您怎么也三十开外了。"

---

① 《岳得尔调》是流行于瑞士山民中的一种轮流用真嗓和假嗓子反复唱的调子。

"有的女人约莫十六岁就生孩子。"

"哼，那样的是流氓少女。"

"怎么样，你看妈妈象二十六岁吗？"

"梨惠知道您的岁数了，和不知道的可不一样。"

"干嘛老站在那儿。净对人评头论足可不好。特别是女孩子，会招人讨厌的。"

"我要解手，所以等着呢。"

"妈妈又不是男孩子，不看你就是了。"

"算了，等一会儿吧。"

梨惠把辫子一甩就出去了。由梨看到女儿梨惠看自己的眼神，使她条件反射似地想起自己的母亲的眼睛。由梨想起自己曾以跟梨惠看她一样的眼神来看过自己的母亲。

她穿上最喜欢的浅领口的绿色连衣裙，戴上熏银长项链。那是奇妙的抽象型工艺，把碎银片用铆钉连接成的，是她至今还念念不忘的男朋友在三年前她过生日时送的。碎银片仿佛是从珊瑚枝上剪下来的。它们都没有棱角，看来是用火力强的喷灯精心烧熔，铸成各种形状的。用硫黄熏了以后，把一部分磨光，让磨面发出闪闪银光。

在摆好桥牌桌的客厅里，武躺在沙发上看日本留学生拿来的周刊杂志。

"咖啡、茶和蛋糕都准备好了，老爷。鸡尾酒嘛，您自己会调吧。准备了三种杯子：马丁尼酒①的，老式酒②的，软

① 马丁尼酒是一种由杜松子酒、苦艾酒等混合成的鸡尾酒。

② 老式酒指用威士忌酒做成的鸡尾酒。

饮料①的。餐巾在平时的盒子里。”

“你有时候好漂亮啊。”武瞥了由梨一眼，高高举起彩色裸体照片，说道，“你跟客人聊一会儿再走吧。好容易打扮好的呢。而且，我不象你那样会撒谎。你好好取得大伙儿的谅解再走吧。”

“橄榄也许缺一点儿，如果不够，不用橄榄也行吧？要是杜松子酒没有了，就用伏特加吧。”

电铃响了。

“嘿，来啦。”

“把裸体像的周刊什么的收起来吧。日本的杂志新鲜，马上就都来乱翻一气。”

“用不着装腔作势。哪个国家都有。大家都想看。”

“光是男人参加的宴会上再拿出来吧。”

“女的也想看呢。”

由梨开了门。

来人是弗兰克·斯坦因。他穿着茶色灯芯绒上衣和鞣皮高腰靴。

“按您的吩咐，穿了这么一身来了。由梨可打扮得很漂亮啊。”

“是啊，我有点事儿。姐姐突然打来了电话，今晚她路过这里，有两三个钟头空闲时间，所以我们约定在外边会面。我不奉陪了，可以吗？”

---

① 软饮料是不含酒精的饮料，尤指果汁。

"那太不巧了。其实你是想把她邀到这里来的吧?"

"不,因为还有别的伴儿。在机场等候换乘的时间只有两三个钟头。所以……"

"武同意吗?"

"我宁愿打桥牌。而且不知怎地,越是老婆不在,打得越上手。"

"就是这样。喏,请坐吧。我不忙,跟大伙儿聊聊再走。"

弗兰克以挑逗般的眼神看了看由梨:"伦达要来呢,多遗憾呀!"

"嗯,武也感到遗憾。萨莎还要来呢。"由梨冷淡地回答说。

"可是,神父跟着来呢……"弗兰克说。

"那里不是流行把越共的身体的一部分割下来当战利品带回来吗?"武说道,他好象完全没有听到大伙儿刚刚讲的话。

"是吗,有这样的事啊。不管什么时代,战争都是那样的。杀人啦,强奸啦,这类男人的梦想都能够达到,而又不至于被送上电椅。可是,武啊,在大伙儿来到以前先讲清楚,在宴会上即使提起越南的事,也没有人肯说实话。咱们不要再互相看着别人的脸色讲话了。日本人会向美国人啐唾沫,扭过头去不理睬。美国人在本国人面前就象牡蛎那样缩在壳里。恐怕正中下怀的只有巴拉诺夫神父,于是堂堂发表演说。因为不管他心里怎么想,有天主在啊。对神

父来说，有天主实在便利呢。即使他滔滔不绝地议论说杀人违反天主的旨意，也不会有人提出异议。真不错啊。其他理由可不容许。他得意地耸耸鼻子，发表一通演说。萨莎的脑子里浮现了神父在床上的可怜的丑态，带着轻蔑的神色听他讲。'我什么时候都厌恶战争'。——她只不过是乘机运用一下女子所拥有的不讲逻辑的特权，表示几分礼节性的意向而已。"

"连大学职员都有半数是对参加战争持合作态度的，其余三分之二装作没看见，只有其余三分之一的人声色俱厉地高喊反战论，就象乖僻的丑姑娘故意对男人吹毛求疵。一般人对那样的事早就无所谓了。被征去当兵就当呗，只有选择子弹打不到的地方走，没有别的办法。"

"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你们美国人老是来回念叨着：'直到漂亮而体面地从越南战争脱身。'你们嘲笑老朽的英国人的矜持，可是临到自己，西部剧中男主角的那种装腔作势就是丢不掉。"

"美国人当中，南部的农村绅士固执，西部不守法的家伙装腔作势，北部的人好嫉妒，东部的人自私自利。不过我是世界主义者。你们这些日本人不也是流浪者和浮萍吗?"

"所以我们会唱美妙的歌呢。不论是萨莎，还是横田先生，在这里聚集的人们多多少少都会唱。"由梨说。

"反正不要相信别人为好。"弗兰克用锐利的目光盯着由梨的眼睛，告诫她道。

"连我们外国人都有应征的义务呢，多惊人呀。据说称

作C 4类。"

"嘿,那是第一次听说。我是A 5类。"

"你这个人呀，干什么都要作个A 5类才甘心。"由梨说。

"因为已经被征召过一次了,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你又没结婚,列为A 5类,不是太便宜了吗?"

"有两个孩子呢。"

"归你抚养吗?"武嘲笑道。

"当然喽,我这个人呀,父爱还算强的呢。"

"据说,一旦扯到总统选举和越南问题，宴会就该收场啦。"

"要是净说趣闻春话,宴会可以延续到早晨。"武说。

"你悄悄地翘起一个手指头作为收场的暗号,我就提出越南问题。"弗兰克说。

武又恢复了东道主的礼节说:"伦达怎么样? 明显地漂亮啦。"

"我呢? 显出性的魅力了吗?"弗兰克拽拽灯芯绒上衣的领子。

"本来就有,所以我不知道。"由梨非常冷漠地回答说。

"嘿,是吗? 我可不记得受过那样的对待呀。"

"你的记性多坏。我的记忆力比较准确……"

"内人最近也颇善于社交了呢。"武笑着说。

由梨觉察出丈夫的笑声中含有一种漠然的揶揄。

"由梨,你说你的记忆力比较准确,要真是那样可好啦。

我大体上是个喜欢幻想、善于抒情的人吧？所以……”

由梨想回忆起同弗兰克睡觉时的事情，可是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她觉得弗兰克既不喜欢幻想，又不善于抒情。

武说：“你是个善于抒情的人？别见笑啦。你倒是个善于叙事的人，保持着为当权的帝王服务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

“不论是谁，都能表达自己的愿望。我常常巴不得自己善于抒情。”

“唔，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怎么样，女士，你原来不也是个出色的抒情诗人吗？”武边回头看看妻子边点了她一句，然后就自己下厨房取酒去了。

“你还是爱着武，武也爱着你呢。”弗兰克说。

“你要那样看的话，一定是那样吧。因为你有为帝王服务的历史学家的客观性……”

“这、这可不好。夫妻应当各自拥有自己的领域，自己的谈话，不然就太空虚啦。拿我来说吧，总是被迫讲一些共同的、毫无意义的对话，弄得都快无话可说了，所以就赶快分手了。”

武回来把马丁尼酒递给了弗兰克。

“怎么样，对于献殷勤来说，时间太短了吧？”

“不，很充分。”

“还是短了点。”由梨表示惋惜似的说。

“武，今年的学会在A市举行。我畅畅快快地去一趟，

顺便看看孩子。”弗兰克又把话题扯到孩子身上。

“哪个孩子？”

“老大。已经九岁了，说话可刁啦。”

“可想而知。我家的女儿比我老婆还厉害呢。老婆让丈夫听自己的，她却又得听女儿的，这叫一物降一物。”

“可想而知。梨惠聪明，而且越来越有魅力了。你有些放心不下吧。”

“对你这样的男人尤其放心不下。”

“不，我近来品行可端正啦。”

“由梨最近不断说胃不大好，我想是不是怀孕了。”

弗兰克瞅了一下由梨的下腹部。

“在二十世纪，怀孕不是结果实的象征，而是不毛和破灭的象征。美国文学中从福克纳①起也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不，也许是从霍桑②起。”

“对。在文明国家一般都可以这么说。但是在我家好象就是和平的象征。”

由梨对弗兰克使了使眼色。

“不，你们家已经生活在下一个世纪了，非但不是不毛的象征，也许还是革命的先驱呢。”

“目前还没有那样动荡的气氛。”

弗兰克朝着由梨说：“喏，由梨，你该不是要去幽会吧？”

---

① 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评论家，著有《士兵的报酬》、《圣地》、《村舍》等。一九四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霍桑(1804—1864)，美国小说家，著有《红字》等。

“倒也未尝不可以。”由梨说。

“你不要做这样莫名其妙的暗示吧。”武说。

“你有时候会担心吗?”弗兰克说。

“我会有所觉察的。谁都有喜不自禁的时候。而且偶尔还得对老婆讲讲恭维话。尤其是有今天晚上这样的蛋糕的时候——这可是鼓起毒死全部客人的劲头做的啊。”

“弗兰克,你不想安慰我——安慰遭到丈夫这样对待的女人吗?”

“想呀。”

“请不要客气。不过今天晚上人数不够,可不能让你们俩一块儿走开。改日再说吧。”

“伦达说是要迟到十来分钟。”弗兰克转变了话题。

“上周你跟她见了几次面?”

“一次。伦达是独占欲很强的女人,一会儿也不让对方消停。”弗兰克这话是说给由梨听的。

由梨边用拇指把项链撩到嘴唇边,边看着武。

“伦达上星期还跟来自芝加哥的公路技师一道吃晚饭来着呢。她把技师请到家里。可惜没有人看见他是什么时候从伦达的公寓住所回去的。”武说。

“哼。”弗兰克望着由梨的首饰说,“那我也应跟萨莎或庆子约会啊。”

“就是这个道理。庆子这个女人个性很强,所以同她玩也许没什么意思,可是萨莎会使人愉快的。”武望着由梨说。

“请你们不要忘记这是有妇女参加的宴会呢。”

弗兰克咧嘴笑了："这是体己话。由梨是武的老婆呢。"

"好象是这么回事儿。"武说。

电铃响了。

由梨和武匆匆迎出去。

来的是横田夫妇。后面站着松浦小姐。

"噢，请进，请进，好容易凉快了。噢，太太，您穿的这个颜色太好了，这叫向日葵色，鲜艳极了。庆子，今天晚上你可真漂亮啊。"

"这种称赞的话应当由男的讲。女人受女人赞扬，并不觉得高兴。"武说。

"由梨跟你不一样，是个对丈夫有礼节、好吃醋的人呢。她想尽量遮掩丈夫的魅力。"弗兰克说。

"诸位晚上好，天气真热啊。"横田说。

横田那稀疏的头发经风一吹，贴在脑门上了，秃的部分从前面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你把头发梳梳吧。"妩媚的横田夫人说。横田夫人觉得自己是与丈夫不相配的有魅力的女人，可是看来还是愿意在外人面前掩饰丈夫的秃头。

松浦小姐走到弗兰克旁边坐下了。她是从来不挨着女人坐的。

"学术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弗兰克问松浦小姐。

"只剩下打字了。可是自己打的话，随打随想修改文章。"

横田夫人恶狠狠地看着松浦小姐。横田夫人擅长于打

扮得漂漂亮亮，可是通过谈话讨男人欢心的本事可没有。

"斯坦因先生，我拜读了T杂志上刊登的您那篇关于福克纳的论文。我早就听这儿的太太说过，您是一位杰出的讽刺家，真是好文章啊。"松浦小姐说。

横田夫人的眼睛又闪了一下。横田夫人对自己那双睫毛翻起的大眼睛充满自信，而对有点儿龅牙的嘴就没有信心了，所以不得不随时惦记着让两片嘴唇勉强盖住牙齿。至于松浦小姐呢，是个兜齿子，舌头有点儿过长，讲起话来字咬得不大清楚，可是男人们反而喜欢，所以越来越健谈了。

"斯坦因先生，您的三十年代美国文学在学生当中评价可高啦。"松浦小姐说。

电铃响了。武和由梨到大门口去。来的是巴拉诺夫神父和萨莎。

萨莎穿着网眼长统黑袜，黑缎子中国旗袍，上面绣着令人瞠目的艳丽的牡丹花。

"这真是非常华丽的盛装，使人觉得象是坐在歌剧院的包厢里。"身穿灯芯绒上衣的弗兰克说。

"哪里，这不过是睡衣。"萨莎象是开始唱咏叹调那样长叹一声道。

"那就越发……"弗兰克含笑道。

横田先生已经把头发整整齐齐地拢到后面去了，他昂了昂头，清清嗓子。他对色情的事一向是敏感的。

"萨莎，对不起，请你把卡门骂何塞那段嗒啦啦啦啦的

正确音节教给由梨吧。我总觉得她唱的时候有些走调，差了四分之一音。”

由梨郑重地说：“武，在公众面前侮辱妻子，要影响离婚时的抚养费数额呢。”

“如果本人没有侮辱的意思，那可怎么办呢？为了后学的缘故想打听一下。”横田先生说。

“自古以来，无知被列为一项罪恶。”弗兰克说。

“要是无意离婚呢？”武说。

“即使无意离婚也可成为被离婚的理由。”

“但是，我们上法院打离婚的事儿——这是假定——反正也不打算在美国进行。在日本，还是对男方方便。”

“不，在美国也是对男方方便。”萨莎说。

“要是这样还可以忍耐一下嘛。”横田夫人做出含蓄的媚态说。

巴拉诺夫神父两眼闪出好色的光辉。萨莎用傲慢的眼神俯视横田夫人。萨莎的皮肤粗糙，油光光的，还有点儿小疙瘩，令人想起橘子皮。

“你离婚的时候经过法庭裁判吗？”松浦小姐问弗兰克。

“我没钱聘请律师，所以没有经过裁判。”

“可是你有足够的钱付给离婚的夫人喽？”横田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说。

“不，我是戴了绿头巾的丈夫。”

“这么一来倒合适啦。”横田殷勤地说。

“你看，马丁尼酒要洒啦。”横田夫人温柔地提醒他。

随后她微微一笑，以致鼻端两侧纵起几道皱纹。她身穿向日葵色的华丽服装，象小鸽子那样的咕咕的窃笑声中，这几道皱纹只不过有助于令人想起女人的恭谨态度。可是由梨想，再过四十年，她一定会象猴子那样嘻嘻地笑。由梨只因为是个女人，她对其他女人的媚态，对她们的胸无大志，缺乏热情，以及对小小享乐的向往，简直再清楚不过了。她一感觉到这些，就恶心得头晕。由于引起恶心的病灶就在由梨的身体内部，除非把她的肝或是其他内脏切除，是无可奈何的。

“你怎么这样无精打采，就象坐在云彩上似的。”弗兰克对由梨说。

“哪里，我是浮在云彩上呢。”

电铃响了。

“是伦达。”武说着就出屋了。

伦达穿着黑色服装，拿着花束。伦达搂抱由梨，跟她脸儿贴着脸儿。

“美极了，真象夜晚森林里的精灵。”武说。

“谢谢。你也还是那样有魅力……”

伦达也亲了武的脸。

“还有，弗兰克，你依然带着一副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那样的神情。”

伦达向弗兰克飞了一个吻。

“天才的孤独这个病，多半是不治之症吧，神父？”横田问巴拉诺夫神父。

“是这么回事吧。”

巴拉诺夫神父在喝纯伏特加酒，鼻子尖儿红得象颗樱桃。

“可是，对催眠术没有反应的人，在医学上或物理学上是怎样解释呢?”弗兰克忽而看看武，忽而看看横田，说道。

“这个……我是专门研究妇产科的。”武说。

“所以跟催眠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吧。对于催眠术没有反应的女人，怎么治疗呢?”

“凡是医生，对于想白白弄到处方笺的熟人是非常敏感的。”武说。

“那就没办法了。物理学家是不是也只在举行学会时才发表那样的资料呢?”弗兰克朝着横田说。

“唉，为了跟自己无关的事情伤脑筋，那就会用脑过度呢。”横田用忧郁的声调说。

萨莎在神父身旁哈哈大笑。

弗兰克看着萨莎，心想：即使是公共厕所，也有比自己家用的厕所清洁的时候呢。

武依次打量着萨莎和伦达、横田夫人和松浦小姐，想道：然而有时候人们会觉得性欲已经完全消失了。

由梨目不转睛地望着松浦小姐的笑容，纳闷着：为什么要那么挺着肚子笑呢?

由梨看见武在望着她，就立即挨近横田，向横田夫人诚挚而和蔼地笑了笑，用日语小声对横田说：“横田先生，您真是诗人，弗兰克虽然研究福克纳，再也没有象他那样不象诗

人的人啦。”

由梨讲这番无聊的话时，感到没有打出来的哈欠象气泡似的从胃里冒出来。

“我觉得，要是我对男人的魅力能够麻木不仁，就松快多了。”

横田没有回答她的话，却说道：“萨莎的独唱会定于下星期六举行。”

由梨望着萨莎的厚嘴唇和象青蛙那样颤动得令人害怕的喉头说：“我丈夫大概会去的。”

“这次随便多了，收入了许多俄罗斯民谣。”神父以经理人般的口吻说。

“不过，要唱《卡门》吧？”武说道，他紧紧挨着萨莎。

“那当然，这是她的拿手好戏嘛。”神父说，他的声音象踩上了撒了气的皮球。

武和弗兰克露出同样奇妙的笑容，从两旁斜睨着神父。横田那宛如泥里的田螺般的眼睛盯着天花板，默默地呷着酒，可是他一句不漏地听着人们讲的话。

“听说横田先生是吹尺八的名手呢。”武说。

“哦，你说什么？”横田以高得出奇的声音反问道。其实，越是这样的时候他听得才真切呢。

“真想洗耳恭听一次。”弗兰克说。

“搞错了吧。”横田冷冷淡淡地说。

“夫人是弹筝的名手。”从来不赞扬女人的松浦小姐难得地发了言。

“这样的中国服装，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呢？”武问萨莎。

“我在中国呆过。住过十年呢。在上海啦，北京啦。”

“在中国的时候也登台歌唱吗？”

“嗯，还在教会里呆过。”

“哪个教会都有象巴拉诺夫神父这样富于魅力的神父吗？”

“对女人来说，一般的男子各有各的魅力。”萨莎扭着粗粗的腰肢，哈哈大笑，“对女人来说，你们可真有魅力呢。庆子，是不是？还有，武，对你们来说，我们依然是神秘的吧？可不是嘛，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对男人感到的错综复杂的心情竟神秘到无法控制的地步。”

“要是有了你这样富于魅力的女人，教会这个地方倒也不赖呀。你真是一首艳丽的圣歌。”

武对萨莎悄悄讲了些什么话，然后从从容容地向由梨瞥了一眼。

“伦达，请你不要模仿近来时兴的什么流行艺术[①]啦。你有资格在大学开课，所以得更认真地干些工作才行。”

“唉，弗兰克，你要我更认真地干。我只好认为自己已经落到底了。”

“你是充满自信的，可是自信过分，就显得固执了。”

“由于你这个人很自信，才会这么想的，弗兰克。”正和

① 原文作 pop art，六十年代初期流行于美国的一种颓废派艺术，以罐头、路牌等杂物为题材，并常把实物嵌入画面或雕塑品。

萨莎谈着话的武，回过头来快嘴快舌地搭了一句腔儿。

“我要是静悄悄地画优美的画儿，人们又该说什么象是‘少女小说的卷头插图’啦。”伦达叹息道。

由梨凑到横田耳朵边说：“横田先生，你怎么那么安静呢？”同时对横田夫人报以充满母爱的微笑。横田夫人用仙女般水灵的眼睛凝视她，冲着神父的肩膀咕咕地发出小鸽子似的笑声。

“嗒啦啦啦啦。”萨莎唱了《卡门》的吉普赛舞的一节，作为对武的回答。

“啊，我得走啦。”由梨絮絮叨叨地表示道歉。横田夫人听了，显得挺高兴，松浦小姐漠不关心，弗兰克和横田则表示同情。只有伦达把她送到大门口。

“真遗憾，我来准备咖啡吧。问姐姐好。”伦达陪着由梨走到汽车旁，低声对她说。

“我明天去芝加哥。也许住在公路技师的家里。”

“随你便吧。你也不是使男人堕入情网的年纪了，已经什么都安安稳稳，有着轻易不会被人破坏的自己的生活。你就随心所欲地寻寻开心好了。不过，伦达，恋爱是麻烦事儿，光是对方体贴入微、心眼好还不过瘾。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要是被一个麻烦的主儿缠上了，怎样也摆不脱，那可吃不消呀。”

“男女之间的交往，有时出于很偶然的机会，就会弄得很尴尬。要是突然闹个别扭，那就从此拉倒。所以事情就很难说了，要么是一个星期以后，象个痴情可怜的小姑娘那

样垂头丧气地回来，要么就穿上一身新定做的时髦衣裙，带着满足和忧愁交错的表情回来。哈哈，由梨，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是这样的吧？逢场作戏嘛，弗兰克准合适。”

“我问你，伦达，离婚以后就会喜欢上跟以前的丈夫性格不同的男人吧？”

“那很难说。也不一定吧。男女之间，一旦受了创伤，就象刺到深处的棘刺那样越弄越深，留在嘴里的只是苦涩味儿，这种情况很多。”

“听你的口气，对以前的丈夫好象还依恋不舍似的。”

“即使依恋不舍，也不一定就不会对其他男人倾心。”

“伦达，男人都是小心谨慎，能掐会算的呢。跟咱们差不多。你挺自负，以为了解男人的心理，男人却也同样了解你的心情哩。”

“我明知道是这样，还要去芝加哥。而且那里有人肯买我的画。”

“这种事儿你何必特地告诉我呢。你不是有你自己的正规生活吗？即使从芝加哥飞到巴黎玩上一个星期，你的生活也和原来一样，一切都照旧存在。你的两个孩子，你的教师工作，还有弗兰克的关心——”

由梨启动了车子。

“由梨，寂寞啊，是不是？寂寞啊。真糟糕。”

“没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那末，再见吧。伦达，祝你愉快。”

由梨开动了车子。

由梨以时速十五哩左右的速度慢慢行进。她发觉后面已有五六辆汽车跟着，慌忙加速到三十哩。行到交叉路口的信号处，正好是红灯，但是她漫无目标，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到哪儿去。由梨看到下一个拐角有单轨铁路的入口，就决定前往游乐场。到哪儿去都行，总比看电影强。由梨打定主意后就轻松了，专心致志地找地方停车。她把车停到北口的歌剧院侧面的停车场。

她站在歌剧院前面，望望玛戈特·方丹主演的《天鹅湖》的海报。旁边张贴的是阿拉斯加印第安人民间工艺品展览会的招贴画。由梨漫无目标地信步走向展览厅，边走边打个大哈欠。她没把哈欠咽回去，却尽情张大了嘴，象吸新鲜空气似的痛痛快快打了哈欠。

已经过了九点，游乐场里几乎没有孩子的影儿了。手牵手的情人们用幸福的眼神望着装有霓虹灯的乘坐装置。由梨在赛摩托艇的池子旁边停下脚步，看着一对对情人怎样幸福地倚着摩托艇把手，出神地望着飞溅的水沫。

由梨在阿拉斯加印第安人民间工艺品展览会入口处伫立了一会儿，呆呆地望着在塔的周围旋转而上的飞机。她对阿拉斯加的民间工艺品并不格外感兴趣。

展览厅里空荡荡的。在没有人迹、光线不足的场内，奇形怪状的假面具啦，仿照动物的脸或头制作的风帽啦（也说不上那是假面具还是帽子），就象目光炯炯的妖怪似的凝视着由梨。一个乌鸦形面具有着一双大大的人眼睛，眼角吊起，富于表情，额前象帽沿那样伸出长长的喙，略张开的上

下喙之间露出一截活生生的红舌头，仿佛带热气儿似的。相当于后脑勺的部位粘着一束可能是黑种女人的头发。这个乌鸦帽是一种木雕，浮雕着几种深浅不同的简洁线条构成几乎是抽象的图案。使用的色彩净是红、黄、绿、黑等原色，也许是经年累月的自然染料的缘故，显得雅致调和。奇怪的是，这个乌鸦帽，从嘴啦，眼睛啦，眼皮、前额、后脑勺等部位分别来看，和实际的乌鸦迥然不同。尤其是眼睛，尽管抽象化了，明明是人的眼睛，而且是睁得大大的男人的眼睛。可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是个奇妙的、人鸦浑然成为一体的、生气勃勃的面具。对未开化的种族来说，自然界的山谷、草木和动物，都有着与人类共同的生活感情，他们几乎是凭着信仰来交流相互间的意志。还有蛙帽、鹫帽，以及用漂到岸上来的淡茶色木材刻成的面具(它线条简单，眼睛和嘴都堆着笑)；也有状似魔术师用的拨啷鼓的东西(将各种动物图案重重迭迭刻上去的拨啷鼓，看来是把类似图腾柱①的、一个氏族的宗谱或传说形象化了)；雕刻着同样的动物图形的器皿或船；把动物毛捻在一起织成的、象是披肩的毯子。在微暗的展览厅里，由梨听到人的祈祷声、念咒声和嘟囔声。

展览厅的入口处，有个穿桃红色衬衫的男子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

---

① 图腾是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原始人相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物、植物有着亲属或其他关系，此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保护者和标志(如熊、狼、鹿、鹰等)。图腾柱是雕刻有图腾的柱子。

"展览厅快要关门啦。"这个男子说。

他好象是在等待由梨参观完。

由梨转过身来的时候脚跟没有站稳，差点儿摔个屁股蹲儿。

多亏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跑过来抱住了由梨，她才免于出洋相。

"真谢谢你。"由梨飞红了脸说，"我没有运动神经，所以容易摔跤。因此，丈夫就不高兴。也就是说，老婆在人前差点儿摔倒，他就不高兴。你正好帮了一把，没让我丢人。真谢谢你。那末，再见吧。"她说完就要走。

"喂，你的鞋后跟粘着什么奇怪的东西。最好摘下来。不然又会滑倒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由梨当心着别摔倒，一只手扶着旁边的沙发，把鞋后跟抬起来看。

"不是那一只，是左面的。"

左侧的鞋后跟，皮蹭破了，蹭掉的皮象带子似的拖下来。

"没有粘着什么，是鞋上的东西，蹭掉的皮。"

那块皮子约有五厘米长。一揪，皮子就嗞啦破下去，连木头后跟都露出来了。

"真没法儿，因为是旧鞋，一揪，后跟的皮子全都破了。"由梨生气地说。

"我有小刀。"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着，从兜里掏出小刀。他把破皮子在适当的地方切下来。

“非常感谢，你真是个好心人啊。”由梨用讽刺的口吻说。

“没什么。”穿桃红色衬衫的人露出了暧昧的笑容。

由梨走出了展览厅，由于没有目标，就倚门而立，眺望着在霓虹灯下亮晶晶的前面的喷泉。喷水池旁边的草坪上长着一棵大榆树，树下有石凳。由梨正打算到那里去坐一坐，刚好被一对情人占据了。

展览厅的电灯熄灭了，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走了出来。凳子既然被人占了，由梨只好死了这条心，低着头掉过身去，于是差点儿和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撞个满怀。

“怎么，你还在这儿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抱住由梨说。

“你把手提包忘在沙发上了吧？”他手里拿着由梨的手提包。

“这个皮制工艺品，多有意思，是贵国出产的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把那染有深色海草和鱼的花样的皮制手提包捧着似的说。

“我本来想把它作为遗忘物品交到办公室去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边把手提包递给由梨边说。

“麻烦你啦。”由梨这才意识到自己两手空空，惊讶地说。

她差点儿滑倒之后，把鞋上蹭下来的皮子切断的时候，大概就把手提包落在沙发上了。

“我真是发呆啊。”由梨说。

展览厅的侧面有个打靶场。靶子是形形色色的玩具：表情滑稽的娃娃啦，虎皮色的猫啦，大象什么的。它们凭着弹簧装置忽而跳到台上，忽而缩回去，射中哪个就奖给哪个。旁边设有饮食亭，大玻璃瓶里喷着橘汁和葡萄汁。咖啡香气扑鼻。

"喝杯咖啡去吧。"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哗啦啦地抓着裤兜里的零钱，催促着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的由梨，自己先走过去。他用胳膊肘儿扶着饮食亭的窗口，举起热气腾腾的咖啡纸杯，招呼由梨道："你有点发呆，喝杯咖啡就清醒了。"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把纸杯递给由梨。他的头发又黑又硬，夹杂着不少银白的。眼睛是发绿的碧眼。

"我有四分之一的爱斯基摩血统，四分之一的特里尼达血统，四分之一的瑞典血统，四分之一的波兰血统。"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介绍了自己的血统。他的银白色头发很多，可是面容是年轻的。由梨想，这就是所谓少白头啊。

"抽烟吗？"

"我患了咽喉癌。"由梨摇摇头说。

"那可糟啦。要是活得长一些，会有好药发明出来的……"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我身上，日本人以外的血液还不到十六分之一，可是从前，很久很久以前，说不定有爱斯基摩人的血液呢。"

"对，一定是这样的。很久很久以前，原是能够从阿拉斯加的尽头沿着冰走到西伯利亚去的。日本的北方大概也

是完全相连的。”

“说不定是这么回事。”

他把桃红色衬衫最上面的钮扣松开，苦于闷热似的摇摇头。

“你喜欢桃红色的衬衫啊？”由梨说。

“也并不喜欢，是老婆给买的。”他说。

“颜色很漂亮。”由梨看着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戴的结婚戒指说。

“作内当家挺不容易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怎么说呢，跟男当家的差不多吧。”

“都不是怎么轻松的事。”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可不是嘛。”由梨附和着说。

“我得走啦。”由梨看看表，准备走。

“回到丈夫那里去吗？”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大概是的。”

由梨开始走了。她一边走，一边觉察到男人就跟在她背后。虽然有所觉察，却也懒得把他甩掉。

星期五晚上的游乐场里还有许多人。十几岁的男女少年一对对地坐在叫作疯狂茶会的兜着圈子的杯状转盘里，咭咭呱呱喊叫着互相拥抱。由梨呆呆地望着他们。少女的超短裙卷了起来，亚麻色的头发缠在少年的手脖子上。马戏团的音乐在响，汉堡包①的香味飘来了。于是由梨向轨道

---

① 汉堡包是一种夹肉面包。

滑车①走去。由梨想起了从前在东京的后乐园同武约会时，她曾排在长长行列里等着上轨道滑车，后来等得不耐烦了，同武一起到后乐园的庭院里去。单轨车的入口处紧挨着轨道滑车。她向单轨车那面瞅了一眼。单轨车里是柔和明亮的紫色灯光。由梨凝视着在轨道滑车里尖声喊叫的男男女女。由于天色已晚，车里没有小孩。由梨想着买张票吧。

“乘轨道滑车怎么样？”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由梨点点头。她跟这种尾随左右，稍加留意就会发现的男人没有打惯交道。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好象搂着由梨的肩膀似的把票递给她。

“我害怕。也许忍受不了呢。”由梨说。

“你坐过吗？”他问。他在桃红色衬衫外面穿上了粗花呢上衣。

“没有。”由梨摇摇头。

“不要紧。你把住我就没事儿。”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由梨想起了在后乐园排长队等了半天却没有乘轨道滑车的事。

那一次由梨曾说：“别坐啦，一定还要等一小时呢。”于是看到武的眼睛露出感到遗憾的阴郁神色。她又说：“也许我会觉得不舒服哩。”随即注意到武的眼神暗淡下来。她接

① 轨道滑车是一种在波浪式轨道上滑行的游戏设备。

着说:“我害怕。”同时发觉武的眼神变得柔和了。由梨对男人眼睛里的一点一滴的变化都会敏感地发生反应，结果弄得很疲倦。她根本无心看这个穿桃红色衬衫的人的脸，她只是默默地、漫不经心地听他唠叨。

“有趣极了。想着下一步会遇到什么情况,就是那个劲儿有意思。”他把搭在由梨肩上的手搓了搓。

鸣笛后，轨道滑车开动了。起初倒没什么。后来上了陡坡，刚觉得在以可怕的势头向深谷突进，一下子又象正面相撞般地冲上了坡。接着又急转弯，简直感到要给甩出去似的。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搂住了由梨的腰，牢牢抱住似的,手指头尖使着劲儿。由梨倚着他的肩膀。忽而向前栽，忽而向后仰，象被抡来抡去的猫一样身不由主。黑夜呈暗蓝色,不停地旋转,路灯象闪闪发光的繁星般流去。她不时小声地哎呀一下,可是并没有高兴或是害怕到尖叫的程度。她孤独得有如一只被抡着转的猫。穿桃红色衬衫的人紧紧抱住由梨。轨道滑车停下来的时候，由梨的脸伏在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身上。他把由梨扶抱起来，又搂着一般挨得很近地看她的脸。

“不要紧吧?”

由梨深深点了头,走起来。

夜晚的空气凉爽而清新。他停下脚步点烟。

“你简直象一只死了的小鸟似的蜷缩着。”他说。

“咱们再乘一下别的什么车吧?”他俯视着由梨说。他是高个子,有点驼背。由梨摇摇头。

“咱们吃点什么吧？”他说。

由梨摇摇头。

“喝点什么？”他说。

由梨摇摇头。

“抽烟吗？”他说。

由梨摇摇头。

“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喝，也不吸烟，那末干什么好呢？跳舞去吧？”他说。

“跳什么舞？”由梨说。

“戈戈舞[①] 呗。”

“可是我不会跳呀。我是跟不上时髦的女人，年龄也大了，不会跳那样的新式舞。”

“跳慢步的舞吗？慢步的，我倒也会跳一点儿。只是跟着旋律迈步就是了。去跳舞吧。”

“是啊。”

由梨想了一下。她一边想一边走。两个人手拉着手，走到喷水池那里。在蓝色的照明灯下，喷泉象焰火一样喷起水花。在大榆树下的石凳上，有人遗忘了一块白手帕。是男人用的手帕。

“怎样，跳舞去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是啊。”

由梨说着，坐在手帕上了。传来了德彪西[②] 或什么人

---

① 戈戈舞是流行于美国的一种按摇摆舞的节奏跳的狂热舞蹈。

② 德彪西(1862—1918)，法国作曲家。

的乐曲。喷水池周围的什么地方大概有扩音器。

“那是贝多芬的曲子吗?”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唔。”由梨望着喷泉的水珠说,“可能是吧。”

从歌剧院走出了十来个衣冠楚楚的观众。时间还早,还不到散场的时候,大概是中间休息的时间。穿黑色夜礼服的男人,象伏在女人那裸露的肩膀上似的弯着身,窃窃私语。

“大概是有音乐会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一定是的。”由梨说。

“音乐嘛,我只懂爵士乐。最不喜欢的是歌剧。一听歌剧,喉咙就发痒,要打哈欠。”

“有时候头脑还觉得累呢。”由梨说。

“去跳舞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他把她拽起来了。不知怎地,她向停车场那个方向退去。

“不愿意去吗?”

“倒也不是。舞厅离得近吗? 因为车子停在这儿呢。”

“回头我还送你到车子这儿来。”

两人走起来。

“要是能走着去就去吧。”由梨说。

“怎么办呢? 近处也有,到别处去也行。”

“就到这里的舞厅去吧,怪麻烦的。”

“一点儿也不麻烦,你只要跟着走不就成了吗?”

由梨站住了。

“算啦,就到这里的舞厅去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两个人向传来摇摆舞曲的那个方向走去。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要了啤酒。由梨嘴触杯子，隔着玻璃望着人们跳走走舞。她想那非常容易跳，似乎谁都会跳，只要按着旋律随随便便摆动身体就行。

“跳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由梨放下啤酒杯，站起来，在那个人的胳膊中适当地移动着身体。后来两个人离开，随意动着。虽然象是随意地动，看来一对对舞伴都留意着让自己的步子与对方合拍。不管怎么说，她觉得这种舞总比旧的慢步交际舞要有创造性。一曲即将结束的时候，由梨的心情松快多了。

一曲终了的时候，穿桃红色衬衫的人不想回到座位上去，却对由梨说：“继续跳吧。”他俩连续跳了三个曲子。有一曲是夹杂吉特巴舞① 的，由梨感到一个人跳的舞反而自在。她保持距离，装作随着对方的动作而动的样子，怡然自得地跳着。

回到座位时，穿桃红色衬衫的人问道：“你为什么不穿超短裙呀？”

“因为腿长得不好看。”由梨带理不理地说。

“没那回事。”他弯下身去瞧瞧她的腿说。

“傻瓜。”由梨揪了一下穿桃红色衬衫的人的耳朵。

他笑着抱住由梨，吻了她的耳侧。两个人默默地喝了

---

① 吉特巴舞是四十年代初期开始流行的一种随爵士音乐节拍跳的快速舞。

一会儿啤酒。由梨就象喝白兰地似的，一点一点地呷着啤酒。

奏慢步舞曲的时候，穿桃红色衬衫的人仿佛邀由梨那样站起来，紧贴着她的身体迈步。由梨累了，不时地把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推开似的，轻轻地停住脚步。她忽然想起过去自己曾努力要跟武跳得好些，战战兢兢地注意别走错步子，浑身绷得紧紧的情景。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朝她温和地笑着，她也报以温和的笑容。两个人犹如轻飘飘地驾在行云上，只是随着音乐迈着步子。

“你简直轻得就象不按住就会飘然飞去的羽毛似的。”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随后两人又坐下来，喝剩下的啤酒。由梨还是一点一点地呷啤酒。她想到如果一下子喝完了，对方又劝她喝时还得谢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喝。

“咱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兜兜风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好吧。”由梨凝视着放在自己手上的那个人的手背说。

穿桃红色衬衫的人站起来了。两人缓缓走向游乐场的出口。在疯狂茶会的杯状转盘里，男男女女相互搂抱着哇哇乱叫。她看了一下手表。十一点了。家里桥牌还没打完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有一辆雪佛兰牌旧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就象在山路上行走的运货车。停车时发出蒸汽机车那样的啵啵声。

“到哪儿去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他边说边开车拐了弯。从写着“火烈鸟”的霓虹灯招牌的俱乐部里走出了一对紧紧搂在一起的男女。一个把手插在衣兜里的黑人倚着柱子望着他们。

“怎么不说话呢?”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怎么不说，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由梨肩靠着车门说。

“你倚着我不好吗？你真是个古怪的人儿。”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女的还是絮絮叨叨爱聊的好。”

“那你就去找那样的女人呗，让我下车吧。”由梨说。

“不是那个意思。别生气啊。”

“我没生气。不过我没有什么可聊的。”

街上的灯变得相当暗淡了，看来已走到郊外了。

“到海边去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随后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你喜欢海吗?”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

“有时喜欢，有时害怕。”

一打开车窗，嗅到了海潮的气味。

“听得见波涛声吗?”

由梨点了点头。透过黑暗一看，车子开到了长着状似马兰的长草的海滨。静静的海宛如浓抹云烟、微微发光的湖。

“这是水陆交错的内海。”他把下巴颏压在方向盘上说。

由梨忽然想起了曾经在夜晚的海边同嘴唇红得象熟透的草莓的女友在一起的情景。那个女友叫A子，嘴唇任何

时候都有两三道裂纹，渗出殷红的血。而且皮肤老是起着疙瘩。

“我的面容看起来不干净吧?”A子两眼露着绝望透顶的忧郁神色说。

可是A子的手指非常美，又细又长，清洁无比。A子喜欢叉着手指，象遮住面颊上的疙瘩般地托着腮。

“咱们干脆到远处去吧。”穿桃红色衬衫的人说。他抱住由梨的腰搂过来，吻她的嘴唇。他的另一只手就象任何男人都做的那样，开始抚弄她的大腿里侧。

立夏前十八天的丑日拂晓前，由梨同A子曾在漆黑的海里游过泳。那是日本海的有沙丘的海边，丑日这一天，农民都牵着牛到海边去。当时还有一些农家用牛耕田。沙丘上长着一片片茱萸，有一首民歌道：

大海惊浪涛，对面佐渡岛，
拨开茱萸① 丛，返家路迢迢。

这就是那个茱萸丛生的沙丘。她俩钻过红松和假洋槐的树丛，光着脚在遍布珊瑚菜和茱萸的原野上走去。随后两个人一起在黑咕隆咚的海里游泳。漆黑的波浪令人毛骨悚然，它张着宛如怪物的嘴，不知道有多深，犹如巨大的舌头一般温吞吞地裹住了身体。那是微温的、仿佛要把人吸住、使人窒息的巨浪。在东方欲晓的时刻，她俩觉得自己象

---

① 茱萸是一种植物，有浓烈香味，可入药。

人鱼那样美。真的，她们适值美如人鱼的妙龄。

牛在岸边让人给洗背，它那小小的红眼睛望着她俩。她俩在大学宿舍里同室，有几分同性爱的劲头。所以由梨才会在初恋失败时到座落在日本海海边的A子家去找她。她俩在女子大学宿舍时的感情与其说是阴郁的，不如说是滑稽可悲的。她俩归根结蒂是正常的人，只是神经过于脆弱，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要向对方寻求的。所以两个人都结婚了。

她现在还会对我以朋友相待吗？这就很难说了。也许两人之间没有什么可聊的了。由梨想：即使回到日本，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彼此伤过感情的男朋友什么的就更糟了。每想起这些往事，隔阂必定更加深了。按说是由于怀念一些人才会想回日本，可是左思右想，却没有一个可以与之叙情的人。从前要好的几个朋友还会以过去那样的眼光看待她吗？这是个疑问。大多数日本人都讨厌从美国回去的人。由梨从前也讨厌这样的人。现在一定也讨厌的。由梨想，总之，这是自己讨厌起自己来了。隔着马兰草，"三只蟹"的红色霓虹灯忽明忽灭。这个男人并不渴望女人，他只是解闷而已。他心里的空虚和悲哀感染了由梨，形成了一种脉脉温情。

"为什么默不作声呢？"这个男子说。

"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由梨说。

"咱们到那边去吧。"男的用下巴颏指了一下"三只蟹"。汽车又发出运货车般的声响开动了，那就象是老太婆的叹

息声。

“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想回去。”男的说，“想就这样再呆一会儿。”

由梨那看来是纤弱的身体使男的感到舒心。由梨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眺望着海。她想起了弗兰克·斯坦因的扁薄鼻孔，萨莎·拉普辛斯卡娅的厚嘴唇，横田夫人咕咕咕地笑起来时鼻端两侧纵起的几道皱纹。还想起武的破锣嗓子，梨惠说“哼，那样的是流氓少女”时的铿然响亮的声音。这父女俩，确实是有着带金属性的嗓音。

“三只蟹”不愧为海滨旅馆，是用圆木搭成的小房，还点着绿色的灯。

（1968年6月）

文学朴译

断　崖

曾野绫子

三好铁郎把白色灯芯绒帽子尽量拉得低低的，边挽衬衫袖子，边向车站走去。这是今年入夏以来第一个骄阳直晒的天气，路上灰尘很大，每走一步就尘土飞扬。他的胳膊渗出了汗水，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他在学生时代曾觉得发亮的汗珠挺好看。如今汗珠跟生活、劳动这些概念直接联系起来了。车站上还冷冷清清。虽然是国营铁路线，S站却在北陆干线以北，得乘慢慢腾腾的乡间列车走上一个来钟头。S是终点站。候车室里，身穿连衣裙、脚登木屐的姑娘正在打盹，还有跑单帮的妇女，背着散发鱼腥气的大篓子，慵懒地坐着。只有狗和小孩的声音给周围带来一点生气。

三好看了看表。离列车进站还有二十分钟。他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坐下来，拿手帕揩去胳膊上的汗水和灰尘。手臂被阳光晒得比以前黑多了。他从东京的总社被派到本地的分社以来已将近两年半了。报社照例是把年轻记者打发到农村了事，他也是有精神准备的。但是说实在的，他逐渐地想回去了。三好不喝酒，却想吃东京的可口的洋点心。日本全国，文化普及，可是小地方却没有上等洋点心。其实，呆在

东京倒也不是净吃洋点心。人大概是越没有什么，越一个劲儿地想什么。

不久就开始剪票了。一片嘈杂声中，象是用油烟涂得黑黑的列车进站了。一群乡下人模样的乘客下车以后，三好一眼就认出了他来迎接的人。那个人还年轻，岁数跟三好不相上下，穿着整齐的灰色服装，走起路来带有大城市的紧张劲儿。这忽而勾起了三好对那里的怀念。

他一看到三好正望着自己，就敏捷地走过来了。

“你是O报社的三好先生吧？”

“是的。”

“我是关东电铁的久留米。”

他递给三好的名片上印着“久留米义作”。他是瓜子儿脸，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可以说是又清澈又美丽，然而三好感到这个人好象有架子。他穿着外衣，却连汗都没有出。

“您今天辛苦啦。”

“哪儿的话，没什么。”三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说。

“您也是乘这趟火车来的吗？”久留米问道，口气之间似乎表示，要是那样的话，理应在车里相互注意到的。

“不，我今天请了假，所以昨晚就到这里来了。”

“原来这样。”

两个人并肩走起来。他的身量比瘦削的三好高多了。

“怎么样，能够马上去对方的家吗？”

走到阳光下，三好回头看看对方，久留米已经戴上了太阳镜。

“是想这么办呢。我也挺忙的，如果可能，想乘今晚的夜车立即返回东京。”

“那末，我带路吧。”

三好给阳光晃得眯起眼睛，他们沿着车站前的马路走去。为了冬天遮雪，镇上家家户户都把屋檐建造得很深，这就使人觉得整个镇子都是死气沉沉的。

“怎么样？我在信里写的那档子事，不知对方是怎么个打算。”

“唔，我也不清楚。我只告诉他今天咱们俩同去。总之，对方是乡下人，究竟怎么个打算，并没有明确的表示。”

“问题是有没有表演的价值。就公司来说，也想尽力而为。您是亲眼看到过他实际跳下去的情景的喽？”

“是啊。”

“怎么样，姿势好吗？”

三好内心里略感到不愉快。

“这个小伙子没有正式学过跳水。使人感到动作笨拙，完全没有技巧。他只是留神不让自己受伤，选取合适的角度跳下去。”

“不会翻觔斗或旋转吗？”

“要做，大概也做得了，但不是那样的跳水姿势。”

“这么说，还是得从相当高的地方跳才成，不然就不会引人注目。”久留米不体谅三好的心情，一半沉湎在自己的思路里说道。

走到大街上向左拐了个弯后，三好转了话题：“修建了

海豚的池子了吗？”

“嗯，已经在镰仓的海岸建成了。可是这种事其他公司也早想到了，并且着手干了。必须有令人瞠目吃惊的特点才行。所以才考虑到这个高台跳水。根据需要，把海豚池的一部分挖深。在池边修建一座高塔。观众从近处瞧，在视觉上就会感到高得不得了。不过在这种场合，要是有人出来说：‘我还能跳呢。’那就糟了。非得掌握从别人不敢跟着跳的高度跳水的技术才行。”

“海豚和跳水的人不至于撞上吧。撞上了大概就会把命送了。”三好脱口而出地说。

“不要紧的。要是有那样的危险，就搞个装置，把海豚推到池子的一侧去。”

三好在乡村小镇的一座小小豆腐坊跟前停下了步子。店前洒了水，跟大街上干燥的地面形成鲜明的对照，显得挺凉爽，弥漫着刺鼻子的豆腐气味。

店前有个小孩在看破旧的漫画书。三好对他说：“我领来了一位东京客人，你去告诉家里的人吧。”

小孩毫无表情地默默走进里屋。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运动衫和短裤的小个子青年出现在席沿上。

“你是菊川文四郎兄吧？”

“是啊，请进。”

三好和久留米随即走进旁边的房间，那里已经替他们摆好了薄薄的座垫。刚刚坐下来，从里屋走出了两个人，看光景是文四郎的父母。父亲是红脸膛，身体显得蛮魁梧。

母亲被阳光晒得黝黑，五官却相当端正。

“我是他爹，这是我内人。她不是丈四郎的亲娘，不过是从小带大的。”

久留米拿出名片的当儿，三好悄悄地端详着菊川丈四郎。丈四郎低头坐在屋角里。他那副样子给人以阴郁的感觉，丝毫没有擅长从绝壁上跳水的运动员的开朗豪爽劲儿。

“信倒是收到了，不过，真有丈四郎能够干的事情吗？”父亲开口说。

“在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你的报道。说你是跳水的名手呢。”久留米从西服内兜里掏出了一份报纸，冲着丈四郎讨好地微微一笑。

“啥名手不名手的。对您说吧，他上学时一向不用功，又讨厌做买卖，也不管哄孩子，啥都不干，一个人净到海里去，跳水再不长进可就奇怪啦。”父亲挖苦说。

久留米拿的是三好写的报道。三好是漫不经心地写的。标题是《乡村的人猿泰山① ——向冬天的日本海挑战》。消息旁边刊登了位于S镇郊的著名的绝壁的照片，上面有青年菊川朝着严寒的大海跳水的小小身影。三好是把这条地方消息作为备用的报屁股文章来写的。关于菊川丈四郎的这个报道竟以三栏版面见报，完全是事出偶然：二月的北方

① 人猿泰山是美国作家巴勒斯(1875—1950)所写的一系列冒险故事中的主人公，后来成了体格健壮、动作灵活的男子的代名词。

没有什么可报道的事件；没有出现疯狗，也没有发生情死事件，火警也没等酿成灾就扑灭了，不成其为新闻。

这篇报道的内容大致如下：

本县S镇上坡豆腐坊老板菊川太郎吉之长子丈四郎（二十岁）素喜跳水，不顾寒冷，每日必抽暇从S镇名胜屏风岩跃入海中。跳水乃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之一，人或谓其跳水高度在日本首屈一指云。

事情的来龙去脉，三好老早就听久留米讲过了。从北陆寄来的海胆酱正好是用这张报纸包装的。过了好久，关东电铁的某个人物收到海胆酱时看到了这条消息。

“那末，从小就跳水吗？”

“是啊，打上小学以前。”丈四郎这才稍微抬起头来回答说。奇怪的是，他说话不大带乡音。

“说实在的，是想问问关于这张照片的事。你是从这座悬崖的什么地方跳下去的呢？”

久留米把这张剪报摊过去时，留神让三好也看得到。即使不那么说，那张照片也完全令人难以捉摸。丈四郎的小小身姿挨着海面，以屏风岩为背景。说是屏风岩，倒也并不是象屏风那样光滑。它是形成直角的火成岩，到处都有小小的梯级。总之，不论从悬崖的哪个位置上跳下去，照片都会给观众以丈四郎是从崖顶跳下去的错觉。

久留米一把照片摊过去，丈四郎就露出不安的神情。他象求助似地回头看了看三好，说道：“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可是，平常大体上是从哪儿跳下去的呢？”久留米毫不迟疑地问道。

“从这一带。”丈四郎探过身来，指着悬崖的半截腰。

“这一带有多高呢？”久留米问三好。

“绝不止十米吧。十五米，不，二十米，也许更高一些。”

“这么说，到崖顶总有三四十米的高度呢。”久留米自言自语似地说着，又转向丈四郎问道：“你能从崖顶往下跳吗？”

“不知道。没有从那么高的地方跳过。”丈四郎吞吞吐吐地说。

“丈四郎，你只有跳水这么一种本事，练习练习，加强自信心不好吗？”

“孩子他爹，这种事儿可勉强不得，还是让他自己选择吧。他净说不愿意象爹那样开豆腐坊，这可是个好机会啊。”

三好听着这对夫妇的言谈，怎样也按捺不住越来越觉得不愉快的心情。

“可是从这最高处跳下去，不是很难吗？”三好一边仔细看着自己所拍的照片，一边坚持说。“峰岩的边儿上缺了一块，变成圆的了，这样就不好跳了。倒不一定跳不了，可是跳下去的一瞬间胫部就有可能碰在峰岩上。而且看不到水面，不知道有多高，从心理上来说就不可能跳下去了吧？”

丈四郎只顾听着三好讲，自己却什么话也不说。

“那末就修个站脚的地方就行了呗，修个跳台嘛。修得

突出去一些，以便从峰岩上安全地看到水面。费用由我们这边负担。当然，只要这位答应干就行。"

久留米交替着望了望丈四郎和三好，然后边略微打量一下丈四郎和他的父母，边说："其实在信上也提了一下，只要这位先生有把握，什么时候都能够从某个高度安全地跳下去，我们公司就想聘请他到东京去。一旦这样，不但管住宿，每月至少还发两万圆报酬。据我个人考虑，另外在签订合同的同时，还能付给十万来圆的服装费。当然，也没什么好准备的，买套西服什么的就成了。随后要进行实地测量，如果证实能够从峰岩上跳下去的话，当天立即订合同。公司这方面是难以对实验的结果负责的，但是为了防止危险，可以给修个跳台。"

丈四郎脸上毫无表情，菊川夫妇似乎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不语。

"如今的孩子谈不上修身养性，被捧作英雄的净是些有力气的人。"久留米接着说。"还有电视和电台的影响。人们就是喜欢刺激性的东西。力气大呀，赛跑的冠军啦，就是向往那样的东西。也就是由于这种原因，公司才想到高台跳水的。"

丈四郎当时把眼睛稍微一抬，想要说什么似的，结果什么也没有讲。

"今天不马上下决心也行。"久留米从容不迫地说。"你们三位好好商量商量吧。首先商定是否打算试验一次。我们这方面决不勉强。不过，拿定主意以后就立即通知我们

吧。那时，我们再详细商谈。”

三好的跳水记录仅仅是三米。那是上初中的时候，可以说是不幸的记录。三好由于皮肤太白而感到自卑。由于不得不在人们面前袒露雪白的肉体，他最讨厌游泳了。

三好每当站到三米跳板的边沿上时，总感到距水面高得不得了。从下面望上去，三米跳台显得非常低。离地面一米五左右的高度就齐眼睛了，所以使人感到一伸手就几乎够得到跳台。

可是一旦站在跳台上，情况就相反了，眼睛到水面的距离实际上是四米半左右。

跳台的正下面是深水，可是从台上望去，映入眼帘的净是浅滩。他总感到会一头扎进那个浅滩，把颈骨折断。三好一直走到跳板的尽头，踮起脚尖做准备姿势，可是感到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就跳不下去。单凭金钱食物作诱饵，是不能使他下决心的。说实在的，除非精神上受到更大的压力，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他是决不会想跳下去的。促使他跳下去的是这样一些心理上的压力：不是从背后被人推搡着，就是觉得在后面依次等候的高年级学生一定在嘲笑自己裹足不前。

在落到水面上的一瞬间，他看见了形形色色的东西：跳台后面高大的榉树啦，游泳池的混凝土地面上略微凹陷的地方积着的污水啦。这当儿，三好感到脸上挨了一巴掌，就钻进水里了。

如果角度稍偏一点儿，水面就会给人以猛烈的拍击。他记得有一次好象一碰就碰在眼球上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三好从游泳池里出来的时候，胸部和胳膊都通红了。因为皮肤白皙，特别显眼。三好曾寻思过，说不定水对人也怀有恶意。

约莫半个月以后，三好收到了久留米的信。信里说，菊川丈四郎答应了。这是出人意料的。三好离开菊川家的时候，丈四郎的父母曾殷勤地送行，可是丈四郎甚至没有好好打招呼。与其说是由于他过分拘谨，不如说是他对三好和久留米的来访感到为难所致。在这种情况下，三好本来认为，丈四郎性情乖僻、倔强，看光景多半会拒绝的，所以一旦知道他同意了，就不由得感到愤然。这是性命攸关的事，他怎么如此愚蠢呢。当初根本就应该拒绝陪着久留米到菊川家去拜访。三好如今对自己生起气来。

久留米在信上说，他在七月二十日左右做好准备工作，让丈四郎去跳水。久留米看来是个说到做到的人，既然这样讲了，准会办到。

三好想到三米的高度都使他感到恐怖，简直不能相信人的神经能够经受得住从三四十米的高度跳到海里。三好认为，倘若丈四郎本人没有这种打算，而是父母竭力怂恿儿子答应干的，那末这样的父母真是如同鬼畜，是不可饶恕的.

在不至于危害生命的情况下，人究竟能够从多高的位置跳下去呢？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三好对菊川丈四郎这档子事都

没有理由负直接的责任。三好想起了东京总社的体育运动部有个记者对有关体育的事情知识非常广。当年此人是跟三好从同一个大学来报社工作的，并不是素不相识。这个身材矮小的人作风轻浮，不爱动脑筋，一有空就去看电影，可是他有个奇怪的特长，那就是一旦记住了记录数字，就绝对不会忘。

三好给他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高台跳水的记录。此外就再也没有查询的办法了。三好央求他说，他见多识广，请务必给予答复。看来这一招很灵，十来天后三好就得到了回信。寄来的是一张揉皱了的明信片，用潦草的笔迹写着下面的话：

> 你算是提出了个无聊的问题。乡下人闲得厉害，真令人羡慕。碰巧我知道，感谢吧。
>
> 斯泰夫·布洛狄曾从布鲁克林桥上跳下，高度一三三呎。一九一八年，所罗门群岛出生的澳大利亚人亚历克斯·韦科姆从墨尔本郊外的断崖跳入塔斯马尼亚海，高度是二〇五呎数吋，打破了前一项记录。

二〇五呎合六十一米半，一三三呎约合四十米。三好一方面觉得这是多管闲事，一方面又知道了从这样的高度跳下来，对人来说并非不可能，因而多少放了心。

可是，三好并没有因此就感到心情爽朗。白天工作的时候总觉得忐忑不安，仔细思索，原因还是丈四郎的事情。

丈四郎心里大概是不愿象他爹那样经营豆腐坊度过一

生吧。可是只要不去打扰他，他原是会平安无事地生活下去的，都是由于自己给开的头，迫使那个青年孤注一掷，自己不免寝食不安。

七月初，三好决定再到S镇去一次，与其说是为了丈四郎，毋宁说是为了消除内疚。三好打算直接会见丈四郎，明确地要他打消跳水的念头。

说实在的，正面劝他不要干了，如果他还说要跳，三好也就死了这条心。其实丈四郎跳不跳，对三好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也许会死掉，也许没事儿。总而言之，三好只是想搞清楚：从各方面来看，丈四郎的行为及其结果都跟自己风马牛不相及。

三好边觉得自己的心地无比冷酷丑恶，边从车站沿了弥漫着海洋的咸腥气味的大路走向菊川家。他是下班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到达S镇的。

菊川夫妇说，丈四郎不知到哪儿去了，不在家。三好在菊川夫妇的劝让下在店头坐下来。他仍怀疑丈四郎是在父母的劝告下勉强答应下来的。

丈四郎的父亲亲切地对三好说："这会给S镇带来荣誉，镇上的人们也说，无论如何要使他安安全全地给日本创个记录，所以我近来每晚都在佛坛上点灯，祈求祖先保佑。"

"峥岩的高度测出来了吗？"三好想起来就问道。

"据说是三十四米半。"

三好盼着丈四郎回来，在那里呆了一个来钟头，然后起身告辞。当然，那时已经没有回去的火车了。但是有个可以

随随便便地留宿的人家，三好打算当晚去那里。他告诉菊川夫妇，他想在第二天早上见见丈四郎。

S 镇沿着海岸细长地延伸着。那是个晴朗的夜晚，海滨的清香与夜气浑然融为一体。临近满月的月光映照着拉到海滩上的渔船，海洋静静地均匀地喘着气。

三好悄然走起夜路来。他觉得即使到了友人家里，一时半会儿也睡不着，于是就沿着滨海路，信步走去。不知怎的，他想到屏风岩一带看看。

栉比鳞次的房屋很快就到了尽头，不再有灯光的大路开始静悄悄地浮现在月光下。大路两侧狭窄的空地上种着长势不好的西红柿和黄瓜。由于山丘直抵海岸，S 镇没有多少象样的田地。总是缺蔬菜，家家户户净吃容易保存的土豆或葱头什么的。西红柿和黄瓜在岩石缝隙之间薄薄的积土里扎下根，吮吸着受海风影响的苦涩的地下水，苟延残喘。到了挂着走私监视站牌子的空空小屋附近，道路就伸展到怪石嶙峋的海滩旁。

屏风岩黑魆魆的轮廓出现在眼前。三好在望得见这座峥岩的地方停下脚步，吸起烟来。在夜晚望去，悬崖比白天显得既高又险峻。

倘若丈四郎死在这里，那就太愚蠢了。三好寻思，人不该为任何事情送命。他想起菊川夫妇把祖宗都抬出来，说什么"这会给 S 镇带来荣誉"啦等等无知的话，就不禁义愤填膺。这个世界上按说是没有多少事值得一个人去牺牲生命的。

三好用鞋踩熄烟头时，听见了迎面传来轻微的脚步声。看起来象是个身穿白糊糊的和服单衣的十四五岁的少年，待双方挨近得能看清眉眼时，三好才认出那是丈四郎。

"不是菊川君吗？"

"唔。"丈四郎似乎吓了一跳，站住了。

"我是去看你，没见到才回来的。"

"是吗？"

"你去屏风岩了吗？"

丈四郎迟疑了一下，点了点头。

"决不会是夜里去练习吧？"

"我想，必须使自己适应站在高处的感觉。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又不愿在白天引人注目的时候去。"丈四郎的嗓音虽低，却略带着悲壮的声调。三好让对方也在自己刚才坐过的那块岩石上坐下来。

"有信心吗？"三好尽量安详地问道。拍在岩石上溅碎的波浪声比他说话的声音还高。

"唉，我也不知道啊。"丈四郎低下了头。

"是家里的人强迫的吗？"

"没那事儿。"丈四郎有点慌了。

"我担心的是，其实你怕得不得了，可是硬打起精神抑制那种心情。"

"我打哆嗦，一想到要跳水就确实打哆嗦。不过，你不必担心。"

"那又何苦来呢。要打退堂鼓，就得趁现在提出来。现

在很容易就能罢手。”

“不罢手也行。我这个人不行，不爱读书，身体也不好，从来没有人夸奖过我。”

“没有喜欢的女孩子吗？”

“还谈不上呢。”在月光照耀下，可以清晰地看到丈四郎脸上浮现出寂寞的微笑。“从小，人们就说我没出息。在我的事见报以前，谁也没有把我当人看待过。那样倒也轻松。”

“抽烟吗？”

“嗯，会抽，虽然家里不给抽。”丈四郎用笨拙的动作点燃了烟，随着叹息，喷出一口烟来。“我在家里就象个用具，好比是一年用不上几次的臼或是坏了的自行车。”

三好自己也点燃了纸烟。

“死了也没啥，想作人嘛。”

“不该说蠢话。”三好回答着，忽而感到无比倦怠。过去他曾盼望到外国去。可是在乡下一连住了几年，这样的雄心壮志似乎就逐渐消失了。如今感到，即使没有身临其境，也能想象得出大致的状况。隔着大海有同样的陆地，那里又有同样的人，怀着同样苦恼的心情生活着。三好想到这儿就厌烦了。“怎么也不罢休吗？”

丈四郎摇摇头。

“那就没办法了。我把你的事情忘了吧。”

三好明知道是忘不了的，可是他想对丈四郎弃之不顾。两个人并肩沿着原来的路折回去。

他们听见田地里的虫鸣。黄瓜叶子在月光下被风吹拂

着，柔弱的影子在土地上颤悠着。

发行四万份的地方报纸报道了菊川丈四郎从屏风岩高达三十四米的绝壁跳水的消息。三好已经写过这样的一篇报道，他也不愿意去写东京游艺演出业那种人物，所以就保持沉默。只有到了当天才会出现新闻。倘若丈四郎因跳崖而丧命，这条新闻就将放在版面上最显著的位置。他取得了成功的话，就成为居于其次的新闻。如果丈四郎避开危险没有跳，那就不成其为新闻了。三好过记者生活已经三年，可是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依然使他动心。

七月二十日是星期日。三好搭乘下午第一班列车，挤在前去海水浴的旅客当中，前往S镇。已经到了下午，列车里还是满员。三好被夹在三个体态丰满的年轻姑娘之间，眼睛不知往哪里看好，途中始终闭着眼睛装睡。当他得知她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观看菊川丈四郎跳水时，大为惊讶。

到站下车后，只觉得来来往往的人很多。菊川豆腐坊今天临时歇业，上了门板。便门却敞着，不断有人出出进进，几个孩子聚拢在那里向里面窥视。

“呀，辛苦啦，很吸引人啊。”

三好的眼睛对昏暗的豆腐坊还没有适应，久留米的声音就迎了过来。久留米站在装豆腐的水槽旁，以优雅的姿势吸着烟。他今天仍然穿着西服上衣，打着白色蝴蝶结领带。

“那么多人都是来观看的吗？”

"大概都是。当然也有只是为了海水浴而来的，平时星期日也没有这样的现象。"听久留米的口气，仿佛他倒熟悉本地情况似的。

"跳台已经准备好了吗？"

"昨晚准备好了，这下子安全了。看得见水面。为了捞人，还准备了三只船。"

三好对呆在里屋的丈四郎打招呼说："怎么样？"

丈四郎回答说："行。"可是三好发觉他的面容憔悴了。

"我在跳台那里等着。"

丈四郎跳水的时间定在下午四点钟。三好想起自己从早上还没有吃过东西，就到面馆里去要了凉面。可是看见端来的凉面，却没有什么食欲，他勉强吃了一半，付了钱走出店来。太阳晒得炙人，三好想乘着人还不太挤的时候就去屏风岩。

S镇的警察署临时派出十几名警察来疏导拥挤的人群，在通往屏风岩的路上维持交通秩序。洗海水浴的客人们也都穿上了衣服，做好回去的准备，光景是等着看这场罕见的表演。

人们的胳膊被盐分弄得发粘，散发着一股汗臭味儿。三好从中挤过去，好不容易走到绝壁下。前面的路被警察和镇上的几个青年阻断了。三好报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那里刚巧有个久留米手下的人，在他的向导下，三好开始攀登已经晒得象煎锅那么热的峥岩，爬到绝壁上面。

三好呆呆地紧紧攥着挂在肩上的照像机的皮带，在悬

崖顶上伫立片刻。久留米修造的跳台象愚弄人似的，若无其事地突出在空中。三好感到剧烈的恐怖，横跨过岩床，缓缓地走到跳台中间。那是使人头晕目眩的高度，眼下是涂着死亡色彩的湛蓝的海洋。三好以几乎直立不动的姿势观察这一切。因为他感到稍微一动就两眼发花，要被拉下去似的。即使不动，他还是觉得有点恶心。

三好决定坐在崖上等着。他几次看表，想到自己并没有期待什么，觉得莫名其妙。他心神不定地看看自己的胳膊。胳膊晒得通红，出现了淡淡的斑点。脸要是也晒红了，表情就会显得怪可怜的，仿佛受了折磨似的。三好边擦汗边想，今天自己一定是这样的状况。

不久，从对面传来的喧嚣声越发大起来了。

三好听到关东电铁的一个人说："来啦，来啦。"他就从从容容地站了起来。人群的一部分好象挤在一起了，待这簇人疏散开来，三好就看见身穿笔挺的白西服的久留米和穿着很显眼的黄裤叉的丈四郎由几个人陪着向这面踱来。警察走在前面开路。

"穿黄裤叉是为了救起来的时候醒目。"电铁的那个人解释说。

三好把灯芯绒帽拉得低低的，等候着。过一会儿，只有丈四郎和久留米两个人登上了绝壁。

"唉，这些人真够戗。"

久留米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想把被人踩过的白皮鞋上的土擦一擦。三好就象他本人跳水似的，神经质地看

看手表。当时已将近四点四十分了，比预定的时间迟了很多。

丈四郎绷着脸，瞪着海。然后象想起来似的做了两三下准备运动。但是他越用力，他的动作就越显得虚张声势。

三好紧张得默不作声，递了一支烟给丈四郎。丈四郎大概忽然忆起了那天晚上见到三好的情况，咧着嘴勉强笑了笑。然后蹲下来想就着三好伸出的打火机点火。可是他的手颤抖得厉害，怎么也不能把纸烟对准火焰。

看见了这种情况，久留米说道："听说你昨天没睡觉，那怎么能成！"

三好没有作声。世上再也没有比责备睡不着的人更愚蠢的事了。

夕阳渐渐西下。"快跳呀！""痛快地干哪！"的喊叫声和孩子尖声喊"菊川！"的声音不绝于耳。可是三好觉得万籁俱寂，他只感觉到了夕阳的存在。他被斜阳照得流汗不已，可是并不觉得热。他只感到有光——无限丰富地豪华地照射着站在峰岩上的丈四郎、久留米和他本人。

丈四郎扔掉纸烟，脚步蹒跚地走到跳台前端站住了。只有在近处守望的三好和久留米才知道他是摇摇晃晃的。从远处看上去，一定以为他是毫无惧色快步走到跳台前端的。丈四郎面向夕阳立着，那微微颤动的身体保持同一姿势不变，稍微耷拉着脖颈。岩上的寂静迅速扩展到周围。数千人的目光象被吸住一般凝聚在悬崖上的丈四郎身上。喧嚣声

平息了，在自行车后架上载个箱子叫卖冰棍的吵吵闹闹的铃声逐渐消失，不久最后一个人也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再摇铃了。这当儿，海潮的噪音仿佛逼到三好的脚下似的高起来。

丈四郎忽而仰起脸来。他稍微歪过头去看夕阳照射的海。就在这一瞬间，三好突然跑到绝壁的边缘上，叉开两腿喊道："等一下，菊川君！别干了！不罢手你就得死！"

三好的话音未落，久留米猛烈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你说什么！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三好怀着憎恨瞪着久留米。这一切都是在几千观众的眼前发生的。峭壁下的人们当然不可能听见这两个人的声音。这个过程犹如小小木偶的哑剧那样映入人们的眼帘，而且谁也不知道他俩打算干什么。

丈四郎好象没有听见背后发生的骚动。他在人们充满疑惧的视线的跟踪下慢慢地从跳台前端退回来了，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脸上闪烁着。

"三好先生，我很满意。有这么多的人看着我。这还是头一遭呢。"

他激动得语音发颤。三好不知道顺着他的面颊淌下来的是欢喜的眼泪呢，还是恐怖和痛苦参半的腻汗。他只感到，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由于久留米抓住了他的胳膊，身体反而被支撑住了。丈四郎摆好姿势，缓缓跑去。到了跳台前端，他骤然站住，把头一垂，也有点象是精疲力竭的样子。刹那间，他的黄裤叉在阳光辉映下鲜艳地腾空而起，

就那样划破光天似的直落下去了。

夏末，三好突然奉命返回东京总社。他没有什么行李。两年半当中只有书增加了。三好办完了托运手续，临出发的那天早上，他最后一次到分社去，收到了菊川丈四郎的信。字很蹩脚，是在粗糙的信纸上这么写的：

> 我无以报答您。我还是老样子，只不过是活着就是了。爹妈也还象过去那样对待我。我一想起跳进水后到浮起来那个过程的痛苦，现在还冒粘汗。游泳裤都碎成一条条的了，水一定锋利得象把菜刀。医生说只受了这个程度的瘀伤，真够侥幸的。直到最近才不再做梦了。在这以前，睡眠中总感觉什么都在落下去。坠落多深都不见水。心想快落到水上了吧，于是又苦闷不堪，想到这儿就醒了。
>
> 我苦苦想了好几个月，勉强跳了这么一次。可是要我每天都跳，那怎么也不成。我干不了这一行，于是打定主意卖一辈子豆腐了。
>
> 三好先生，您曾劝过我不要跳，我每天都在心里暗暗感谢您。祝您健康地工作。

窗外是宁静蔚蓝的秋空。三好的眼前浮现了白色尘土飞扬的干燥的大路，以及S镇车站前的风光。他还想起静静地沐浴在夕阳下面的菊川豆腐坊跟前的情景：豆腐槽里流出的水在混凝土地面上画出形形色色的花样。

三好当初那么力劝菊川丈四郎停止冒险，而今天丈四郎在信里写道打定主意在S镇的那个家过一辈子，三好又

不免感到一点内疚。他觉得使丈四郎一辈子拴在那里的正是自己。三好简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情能够有益于人。

三好感到茫然，越想越捉摸不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不幸。他只知道为了感受什么是幸与不幸，还是活着为好。

三好从从容容地把丈四郎的信撕碎，扔进脚边的字纸篓里。然后急忙开始整理自己抽屉里的废纸。

（1971年）

文洁若译

奶奶的罪行

森村诚一

一

给阿为奶奶辞灵的那一天，说是三月末，却象个五月艳阳天。参加下午一点开始的辞灵仪式的人们，沐浴着初夏般的骄阳，额角上无不渗出汗珠来。

就在昨天，入春以来的第三号还是第四号寒潮，从日本海面上席卷而来。因此，整天价风狂雨暴，令人担心辞灵的这一天会不会还要闹天气。不料想夜去天明，几乎难以置信，代替昨日的风风雨雨，竟是一个阳光柔媚的朗朗晴空。

也许因此，人们丝毫觉不出殡葬仪式上常有的那种愁云惨雾。久别重逢的遗属门，脸上与其说在哀悼亡灵，莫如说洋溢着亲友重逢的喜悦与亲切之情。

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生计奔忙。若是没有个婚丧嫁娶，族宗人等就不可能欢聚一堂。本来也想尽可能表现出辞灵仪式上应有的那般泪眼汪汪，可是，在这么强烈的日光下，连一丝半缕的阴影都被驱散，久别的亲友们一见面，也就不期而然地笑逐颜开了。

少小离别的姨表兄妹、远方落户的弟兄以及嫁出门的姐妹们，还有骨肉至亲、知心朋友等等，莫不流露出怀念之意，用记忆中的面影和别来久经风霜的容颜两相对照，各叙离情；话语此起彼落，越唠越多。幼小的重孙子们，乐得嗷嗷地乱蹦乱跳，在参加葬仪的人们中间窜来窜去。假如没有点燃的线香，烟雾缭绕，几乎叫人误以为是庆祝节日哩！

这么一个大家族欢聚一堂，这本身就说明了死者是多么高寿。

福原为，生于明治七年[①]五月二十六日，九十八岁时离开了人世。否则，再过两个月，就要庆祝九十九岁大寿了。她并非病死，而是由于极度衰老，象枯木一般地倒下了。

遗属代表致悼词说："老人家经历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活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于两天前的三月二十九日午后四时二十八分寿终正寝了，享年九十八岁。老人家活的年月越长，遗属们的回忆也越多。我们希望他老人家更多地活些年。但，这也是天命所限。一个人能够全寿以终，是非常不容易的。如能实现了这一点，无论是故去的老人还是遗属，都可以说心中无憾了。"

事实上正是这样，遗属们的脸上看不出有半点遗憾的影子。就连治丧的主人、阿为奶奶的二儿子福原为治，也以为是寿命嘛，没办法。他只有宿命之念，却无悲叹之情。

也许万里无云的天气把遗属们忧伤的神情扫光了。

---

① 明治七年是一八七四年。

但是，其中唯有一个人，在辞灵仪式上偷偷地啜泣。

“多好的天气，真有福气啊！”

“这是老太太在什么地方显灵啦。”

“老太太处人处事性情开朗嘛！大概是她老人家认为与其哭哭啼啼，莫如叫大家都高高兴兴。”

遗属们如此纷纷交谈。

惟有他一个人在一旁沉浸于悲痛之中。他好象做了什么错事似的，觉得很不好意思。他也曾拚命地要把这悲痛掩盖起来，但是，感伤的激情，终于无法抵御了。

遗属代表的悼词所说——活的岁月越长，遗属们的回忆也越多——这番话倒是准确地道破了他的心情。

他和寿终正寝的故人告别是很悲痛的。尽管对死去的阿为奶奶来说，他不过是聚在这里的一大群孙男当中的一名，然而在他来说，奶奶等于母亲，也代替了父亲，又是教会他人生不可缺少的知识与技术的老师。

就是这么一位老奶奶逝世了。她晚年由二儿子为治接去赡养。近一年来，腰腿瘫痪，耳目也都不中用了，几乎是植物般地活着。尽管如此，只要奶奶活着，对他便是最大的精神支持。

这位阿为奶奶如今不在人世了。当他接到叔叔的通知立刻赶来时，奶奶已经只是一具遗体了。他向叔叔家打听奶奶临终的情景。据说：这十来天，脉搏骤然变弱，虽然通知过亲友。但因过去她也曾多次出现过这样的症状，致使家人产生了盲目的乐观情绪。

接到通知的人们全都有生活拖累，做不到每逢垂危便纷纷地赶来探望。何况阿为奶奶心脏特别好，几次气息奄奄，以后又转危为安了。

即使想在老人家生前见见她，但是她太衰老了，对人几乎分辨不清了，已经是只能呼吸的“植物人”了。

那一天，脉象多少好转了些，家人们放下心来，刚在茶间里喝了一口茶，突然，走进病房的为治的孙女喊道：“奶奶没气啦！”

为治介绍时，语声有些哽咽：“因此，全家没有一个人给她老人家送终。”

他想：任何人都没觉察就咽了气，这和奶奶享尽天年的寿终正寝，是多么相称啊！

二

福原健介从懂事以来就是在阿为奶奶家长大的，他朦朦胧胧地留有关于爹妈的一点记忆，早已被阿为奶奶的强烈印象所吞没。对奶奶的回忆，竟是那么深深地铭刻在健介的心中。

健介的父母仿佛是在他出生后不久就相继病故。幼小的健介就由祖母收留，抚养长大。

通常，爷爷奶奶都拿孙子当个掌上珠。反正自己也没有教育的责任，就娇惯点儿，由着孙子的性儿，尽量别去惹恼他。

然而，阿为奶奶管教健介却极其严格。稍微不听话或是淘点气，就用敲打被子的那根竹棍子，毫不留情地叭叭地一顿暴打。有时还用手拧，几乎令人感觉她对健介毫不疼爱，简直是厌恶。想起她骑在后背上，连掐带拧，火辣辣地疼痛，至今还心有余悸。在留下的印象里，没有多少祖母爱孙的慈祥，只有母亲教子的严峻。这印象大约就是由于连掐带拧火辣辣地疼痛所造成。因此，他把奶奶和妈妈的印象重叠在一起了。每当阿为奶奶毒打之后，必定又激动地把他搂在怀里，抹着眼泪说："别生气，别生气，嗯？"

奶奶挨着健介睡的时候，给他念了那么多的书。开始是念《桃太郎》啦，《一寸法师》啦等等日本著名的童话。他上了小学以后，就读《基度山伯爵》、《铁假面》① 等等西方的小说。

若是淘气，阿为奶奶就不给他念书。对健介来说，这比任何毒打都更可怕。

有时健介也打听过爹妈的情况。这时，奶奶总是满面忧伤，抱着他说："我就是你的爸爸和妈妈呀！所以，你不该问那些。"

健介虽然幼小，可也懂得了，奶奶是忌讳他问起爹妈的。

对于爷爷，健介完全不记得，因为他还没有出生，爷爷就去世了。尽管如此，他总觉得曾经参加过爷爷的葬礼。

① 《铁假面》(1845)原名《二十年后》，是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长篇小说《三剑客》(1844)的续集。

记得那是在火葬场。由于年幼，当时并不知道那里是火葬场。是长大以后才猜测出来的。

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在火葬场连个伴儿也没有，他和奶奶用长长的筷子捡过爷爷的遗骨。

后来察看户口簿才知道，爷爷福原吉太郎在健介出生的十几年前就已逝世了。那末，那遗骨不应该是爷爷的。然而，他还记得，阿为奶奶捡遗骨的时候曾对他说："喂，这是你爷爷的遗骨啊！你也来捡！"

后来，他为这件事问过奶奶，奶奶却矢口否认道："我哪里会这么说呢！"并且一口咬定是他听错了。

他又追问："那末，你那一次捡的遗骨到底是谁的呀？"

奶奶说："不知是你爸爸的，还是你妈妈的，是你记错啦。"

总之，这都是些远在孩童时期的模糊记忆。奶奶既然这样说，也就无法反驳了。

也许如同阿为奶奶所说，是健介记错了吧？不过，孩童时期的记忆是难于改变的。经年累月，已经固定下来，不易更改了。

不过，模糊的记忆中，却有一件事印象非常清晰，这可绝不是他的记忆错乱。

当他们用竹制或木制筷子捡起遗骨，装进骨灰盒时，只见阿为奶奶背着别人眼目，把一块遗骨悄悄地藏在她的和服袖兜里了。

这是做什么？他当时不解其意。幼小心灵中以为那是

为了死者要这样做。无论如何，这段记忆是很深的。其后遇到死了人、在火葬场捡遗骨的时候，他向奶奶提议过：别把遗骨都埋掉，留下一点拿回家去。奶奶听了，绷着脸说："干那样的事，死人的魂灵就不能升天啦。"

传说若是分走了遗骨，就等于拆散了魂灵，所以干不得。可是说这话的阿为奶奶本人，就曾经偷走了别人的遗骨，这是健介清清楚楚看到的。

奶奶偷去的遗骨大概是爷爷的。而后来又捡的遗骨可能是妈妈或爸爸的。阿为奶奶确实是说过："这是你爷爷的遗骨啊！"奶奶也许是无意之中说出的，而这番话和分骨、"盗骨"等情节，却都深深地印在他那幼小的心灵上了。

然而，健介根本没有可能捡过远在自己出生以前就死去了的爷爷的遗骨。

奶奶是老脑筋的人，肯定十分迷信吉凶祸福。那末他宁肯触犯告诫健介的分骨之忌而偷了回来的那块遗骨，必定是一位特别难忘的人物的。

"到底那块遗骨是谁的呀？"

这个问号，随着他年龄的增长而越来越大了。

三

关于健介的爹妈去世的情景，无论是向谁打听，以叔父为治为首，全家人都不肯讲。

本来，这是无需隐瞒的事。论道理，毋宁说是应该把爹

妈夭亡的情形告诉给健介这个独生子才对。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此地讳莫如深，这就不难设想爹妈的死是异乎寻常的。

健介的父亲为吉，是爷爷福原吉太郎和奶奶阿为所生；弟兄三人中他是老大。福原家是个旧商人家，座落在毗邻东京的S县北部的一座田园城市G市。奶奶阿为和妈妈阿鹤也都是从近村老户嫁过来的。

健介是为吉和阿鹤的独生子，当时并不提倡节制生育，阿为也好，阿鹤也好，所以子女稀少，都是因为婚后不久就死去了丈夫。孀居之后，阿为一直没有改嫁；而阿鹤在丈夫死去不久就也追随着离开了人间。据说两个人都是病死的，可是不论阿为还是两位叔叔都不肯说一说他们是怎么死的。

越是不肯说，就越想知道，这乃是人情之常。

健介弄不清是记忆中确有其事，还是小时候的恶梦残留在心中，他常常幻觉到一个朦胧的景象。至今，一旦感冒或发高烧，这景象也还常常出现。那景象就是：他站在悬崖之巅，突然有人从背后一推，他奇妙地感到身体被垂直地坠入空际。落下时，他似乎摔在一块柔软的草地上。这时出现了一张脸，把侥幸得救的健介疯狂地搂抱起来。这张脸，就是奶奶的慈颜。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这张脸的背后还有个陌生女人的脸叠印在一起。

说是陌生女人，实际上健介总是打不消一个判断：她就是母亲。

健介从未见过爹妈的照片。也许是由于什么原因毁掉

了，或许是一向没有拍过照，因此眼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他提供双亲的遗容。而他却直感地认定那张女人的脸，就是自己的母亲。

那朦胧景象之所以令人恐惧，并不在于他被猛然一推，摔了下去，而在于推他的那个人是谁。健介觉得那是他的父亲。正如他没见过母亲的面，他也不知道父亲长得什么样。可是毫无疑问，那是他父亲的面容。

他正想凝神细看那推他坠崖的父亲的狰狞面貌时，那人犹如水面上的泡影，一闪即逝了。

发高烧的时候，这个影象不止一次地出现，而且它的轮廓一次比一次清晰。

同样的梦境多次重现的事是有的。但是，惟有在患病的时候才出现如此意境，莫非说有什么寓意吗？

假如说这也算是记忆，那末围绕着爹妈，他就只有这么一点点记忆了。他怀念自己小时就死去了的爹妈，然而关于他俩却只有如此的记忆，这是多么凄楚而又可怕啊！

除了患病的时候而外，他从来不曾忆起，而且也不愿意忆起这些。

健介多次地想：阿为可能不是奶奶，而是真正的妈妈。由于老来生子，怕别人耻笑，才在报户口的时候硬说是大儿子的孩子。这样的事倒也是屡见不鲜的。

在健介出生的很早之前，爷爷就已去世了，祖父不可能是他爸爸。那末就可以设想，阿为一定是在丈夫死后又和

另一个男人有了关系，这才生下了健介。

由于不好意思把私生子当成亲儿子添进户口，就把他立为没有儿女的为吉夫妻所生了。这样推测，也不能说没有道理。那末，阿为象亲妈般地严加管教，也就不难理解了。

假如阿为是健介的亲妈，那末生他的时候，她应当是将近五十岁。从年龄上说，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不过，健介注意到，每次作那种恶梦时，在阿为的背后就突然出现一个年轻女人的面影，待要仔细端详一下容颜时，立刻又形销影灭，恢复为阿为的那张脸了。

就是那一张脸，总是在阿为的背后频频呼唤：我是健介的妈妈呀！……

四

两年前的春天，也就是阿为虚数九十七岁的时候，健介请假回到了久别的G市。当时阿为委托他一件蹊跷的事。现在回忆起来，老人家当时是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想要悄悄地留下遗言。

继承福原家业的为治一家人照料着阿为。由于她腰腿都不灵了，就安排她在朝阳的一间屋。她几乎成天卧床不起。

但是两年前她脑子还很清醒。健介在东京安了家，并且和妻子已经有了两个不小的孩子。

健介听为治说：阿为奶奶日渐衰老，他想趁早见上一

面，这才偕妻率子，归来省亲，这是阔别五六年后的一次晤面。为了老人，虽然理应勤来看望，但为生活奔忙脱不开身，连回忆往事的余暇也没有了。

健介的归来，使阿为格外高兴。

“健介你来得正好。噢，噢……小娃娃们都长高啦！”

阿为眼看健介的儿子——她的重孙子们出落得伶伶俐俐，她那满布皱纹的眼里扑簌簌地流下泪来。

健介看到刚强一世的阿为奶奶竟流起泪来，知道她生命不会太久了。她身体已经极度衰竭，连大小便也都要家人照料了。

“阿健，有件事，托靠你呀！”她似乎压低了声音说。

说实在的，即使她不压低，也发不出更大的声音了。

“托靠我？什么事？奶奶！”

看样子，奶奶有什么心事，他就把脸挨进枕头。别看他本人已经是鬓发渐白，在阿为面前，说起话来还是当小孙孙时的调调。

“听清了吗？不要弄错了哟！这儿有两个纸包：红纸里包的是你妈妈的遗骨啊！”

“我妈的？”

“对，要把这包遗骨埋在大沼村久山寺鸣濑家的坟墓里。”

“鸣濑家的坟墓？”

“是呀！你也许吃惊吧？鸣濑家第×辈的当家人叫鸣濑德松的，是你真正的父亲哟！”

阿为突然说出这意外的话，使健介非常震惊。可是阿为接着又说出了另一件更为惊人的事。

据阿为奶奶说：健介的母亲阿鹤是市郊大沼村一个旧式家庭的女儿，她和本村另一个旧式家庭的儿子鸣濑德松偷偷地发生了爱情。

当时认为恋爱是一种丑事，好人家的儿女是不允许搞的。再说鸣濑和阿鹤两家辈辈有仇怨，而且两个人都已经有了家里给包办的婚姻。

这一对相爱的人儿，竟象一棵大树硬被劈开，阿鹤被迫嫁给了福原为吉。当时阿鹤已经怀上了德松的孩子。起初为吉还以为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后来渐渐看出健介越大越和自己长相不同，是另一个男人的模样。为吉知道阿鹤对他不贞，在盛怒之下，他要杀死健介。

"为吉乘着阿鹤不备，把你领到村外那个悬崖上去，把你一把推下了山涧。不料阿鹤察觉了，从后面追上来，她拿着一把菜刀，对着为吉的后背就砍。为吉就因为这次受伤，死啦。你呢，落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一点儿也没伤着。阿鹤进了监牢，得病死啦。"

阿为的话完全是料想不到的。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情节和健介的记忆很相符。

——啊！原来不是什么恶梦！是幼年时的可怕经历潜存在他那小小的心灵深处，每当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就形成恶梦闪现出来。

这回他才算抓住了发高烧时不断出现的那种可怕梦境

的实质。阿为继续说："你妈妈临死之前，监狱传唤家里去个人，没有办法，我就去见她。阿鹤拉住我的手说：'我知道，对婆母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很不合情理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我死之后，你能把我的一点骨头碴扔到鸣濑的坟墓旁。'阿鹤杀了我的儿子，她是个可恨的媳妇。我打算拗着她的最终愿望，把她那骨头扔到最坏的地方去。所以，在捡遗骨的时候，我把阿鹤的遗骨留下了一点点。这就是她的遗骨啊！她一定是临死还想念着你爸爸的事，所以她希望那个男的死了以后，把自己的遗骨埋在他的墓旁。

"德松很长寿，不久前才去世的。阿鹤杀了为吉，是个可恨的女人。不过天长日久，就使人淡漠了人间的仇怨。我逐渐地同意遂她这份心愿，打算把她的遗骨埋在德松的墓旁。可是如今，腰腿都不听话了。所以，才托靠你。你的爹妈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吧：因为两个人相亲相爱，死后几十年，到底由亲生儿子的手把遗骨埋葬在一起啦。"

阿为说着，把红纸包交给了健介。那红纸以前一定是十分鲜艳的，但由于和里面包的东西一样经年累月，以致现在完全褪色了。

"还有，这个纸包也是一个人的遗骨哇。我死后，把这点骨头扔进我的骨盒里。记住了吗？不要弄错了，把红纸包埋在鸣濑的坟墓里；白纸包呢，扔进我的骨灰盒。"阿为是用非常严肃的神情说的。

"这遗骨是谁的呢？"

健介一问，阿为说："这件事跟你没关系，是很多年前的

事情啦，连我本人都有点记不太清喽！”

阿为说时眼望着远方，似乎在回顾将近百年的漫长岁月。也许在她的视野里，犹如跋涉过无边旷野的旅人在远眺，而有一片苍茫之感吧。

“好吧！这番话，对谁也别透露，就藏在你一个人的心里。这样嘛，我才能放下心。你来的实在是时候。这么一来，能叫我卸掉背了多少年的包袱了。”

说罢，阿为闭上了眼睛。她破例地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好象疲乏极了，一闭上眼睛，她那衰老的脸，看来如同尸体一般。

健介还想问一些事情，可是这时家人进屋来了，其后再也没有过单独和阿为两个人在一起的机会。看样子，阿为好象还故意避免只和健介两个人在一起。每当健介进屋，她都十分高兴。可是她转眼间，就托故有事，招呼家里来人。

健介终于没能弄明白，那白纸包里的遗骨，其人身世如何。

五

两年后的今天，阿为奶奶逝世了。从前嘱咐的话，竟成了给健介留下的遗言。他一直还没有把母亲的遗骨埋进鸣濑家的墓里。

想去埋葬，鸣濑家也不会容许把外姓的遗骨埋进祖茔。因此他想：只好把妈妈的遗骨埋在尽可能离鸣濑的坟墓近

些的地方。

不过，在这样做之前，有件事情健介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楚。

首先是白纸包里的遗骨究竟是什么人的。这肯定是阿为奶奶在健介面前偷到手的那块遗骨。她之所以要拿母亲的那块遗骨，与其说是为了照母亲所托付的去办，毋宁说是为了报复（她本来是打算违背母亲的意愿去处置它的），所以也就用不着忌讳什么。

但是，白纸包的分骨，对当时的信仰可是触犯大忌的。拿当时的人来说，要想冲破这个戒律，非有巨大的勇气不可。

使阿为奶奶鼓起这么大勇气的，到底是什么力量呢？

再说，阿为奶奶为什么肯于代替母亲抚养健介呢？在阿为奶奶看来，阿鹤是对夫不贞并且杀了自己儿子的坏媳妇，而健介又是这个可恨的女人私通别人所生的孽子啊！

对于那个杀了自己的儿子，死在狱里的阿鹤，阿为一定也想过冤冤相报而杀害健介的。

想到这里，他回顾过去，阿为的责管，确实也有过超越慈教界限因而挫伤感情的地方。

健介记得他挨竹棍痛打时，曾不只一次地害怕过，是否要被活活地打死。

然而，阿为奶奶随后一定要抱起他来，一面哭着，一面道歉。

对于一个杀子仇人所留下的孽子根本没有必要表示歉

意。尽管这当中健介没有什么责任，在阿为来说，也不应该付出祖母之爱，或对失去父母的孤儿承担什么抚养义务。

虽然阿为也常常感情用事，给过健介一些苦头吃，但她又以妈妈那样的慈爱来抚育他。

从这方面看，奶奶应该是稀有的宽宏大量了。但是健介清楚：她又完全不是有那样容人之量的人。

阿为奶奶性情暴躁。她不忘别人的好处，也决不忘别人的欺辱。她讨厌拐弯抹角，却又正直得有点偏激。健介曾经在附近点心铺偷了一个糖球，遭到她可怕的鞭笞，似乎至今还疼在身上。

不仅连掐带拧，还把他关在仓房里，一天不给饭吃。

阿为绝不是个肯宽恕不正派的媳妇的婆婆。然而就是她，以胜过母亲的怜爱与责任感抚养了他。这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心理呢？

当健介知道他和阿为奶奶并没有血缘关系时，觉得她比以前对他更加可亲了。在她的心里，一定藏有别人无法了解的谜。而这个谜，又好象是和白纸包的遗骨有点关系。

在没有解开这个谜之前，就把母亲的遗骨埋葬到亲爹的坟墓里，对这事，他有些犹豫。

但是，关于阿为心中之谜，想再去问问阿为本人已经是不可能了。不仅是她不肯道破此事，而且她衰老到极点，意志已经昏沉了。健介认为要想了解白纸包里遗骨的生前身世，只有到阿为的故乡去询问年长的老人，这是最好的办法。阿为虽然度过了这么漫长的一生，她生前的活动范围

却非常狭窄。从场所来说，差不多也只局限于嫁过来的福原家和她出嫁前的住址这两个地方。

阿为嫁到福原家以后的生活情况大体是清楚的。然而她出嫁前的情况，几乎没有人知道。因为再也没有人活到比阿为更大的岁数。阿为出嫁前的生活，已经随着岁月而化作了茫茫烟雾。不过，如果到她的出生地去，也许还会有些老年人(比阿为年轻得多的)能够透露一些阿为的生前事迹。

然而，由于整天地奔忙，健介虽然心里惦记着这件事，却至今也没有动身作一次探索往事的旅行。

这时，阿为逝世了——眼看着就要庆祝九十九岁寿辰，她竟结束了一个世纪的生活。

不论是抚养健介的谜，还是白纸包遗骨的生前身世，全都秘藏在她心中，象枯木折倒一般静悄悄地死去了。

健介非常懊悔，心想：在她意识还清醒时见上一面就好了。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

随着奶奶的逝世，健介觉得好象同时失去了妈和爹。尽管她已经成了个植物似的人，只要她活着，他就仿佛在人世间还有个可以依靠的人守在身边。她既然能活到九十八岁，怎么就不能活到九十九岁呢？不，为什么不活到一百岁、一百五十多呢？……

健介低声啜泣，唯恐别人察觉。在他的眼里，阿为是不朽的。他认为她无论怎样地形容枯槁，也象不朽的枯木一样巍然屹立。即使她是枯木，她的枝干也能够为他遮风挡寒。

健介愿意永远生活在她的庇护之下。

健介意识到已经濒临实践阿为所托的时刻了。当他从奶奶手里收下白纸包的时候，就预感到老人家的死期不远了。但是那毕竟是一种概念。实际上，真正把遗骨装进阿为骨盒的日子，在实感上一点也不是那么紧迫的。

然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想只有这一天，才是把阿为心中的谜一举澄清的大好时机。

殡葬仪式上，福原家的人自然不用说，阿为娘家堀切家的人也赶来了。两家的结亲，还是远在明治年代呢。象阿为与吉木郎成婚的悠久历史一样，这两家老亲也久已疏淡了。当此早年嫁出的老姑奶奶寿终时，两家才又重聚一堂；哀期一过，又将成为不相识的人告别而去。为了安葬阿为奶奶，阿为娘家来的人都是换了几辈的后生，都是些不直接了解阿为的人们。无情的岁月，把人们的血统关系都给磨薄了。

六

出殡的时辰到了。送殡的客人大体都焚过了香，遗属们也都各把一朵小花放在棺材里。棺材钉罢了钉，墓碑、禅杖、供品、遗影、灵牌等等，都由遗属们分头捧着。

棺材用灵车运送。后边跟着近亲排成的行列。去到火葬场祭奠的人，只剩骨肉至亲了。

火葬场在市郊。从前座落于远隔居民区的旷野中。当烟囱冒出青烟时，以萧条的原野为背景，是一派火葬场所独

有的荒凉、静寂的气氛。

健介当年走读的中学就在火葬场附近。上学的途中，每当看到阴郁的天空中大烟囱冒出烟来，便想："啊！今儿个又炼人啦！"连自己也感伤起来。

久别重来一看，城市的波涛已经把一排排的房舍推进到旷野中心的火葬场边。原野仿佛被挤在房屋之间的空隙里勉强地残喘着。

然而，这里毕竟还是异于城市的野外风光。菜花和黄色的连翘，把一片碧绿点缀得更加鲜艳。樱花已经大半开放了。

平时守在城里的孩子们，久不外出，这回被带到辽阔的野外，不禁欢蹦乱跳起来。虫儿在花间飞鸣，鸟儿在声声啼啭，风儿在轻轻拂动，天气显得豁然开朗了。

到处都是春意盎然。丝毫没有火葬场的荒凉之感。

一名遗属道："真是个快活的葬礼呀！"

另一位笑着说："简直象一大家子全体出动作郊外旅行哩！"

谁也不认为这些话有失检点，气氛始终是明快的。

只有健介一个人觉得这是十分残酷的。火葬场毕竟是宜于在阴暗的天空下把炼人的青烟静悄悄地喷吐出去。向那生气勃勃的朗朗晴空，把结束一生的死者烧成一缕青烟而喷出，这也未免太无情了！

"喂！那就是炼老太太的烟哪！"

不知是谁指着烟囱喊。只见蔚蓝的天空中喷出一股滚

滚浓烟。天上似乎也没有风，白烟就直向高空袅袅升腾。

“这真是俗语所说的升天啦！”

“据说炼年轻人是冒黑烟呢！”

“大概是眷恋生活，藕断丝连。没有活够的人脂肪才变成黑烟冒出来。”

“终老一生的人，似乎连冒出来的烟都干枯喽！”

就在如此议论的遗属们眼前，突然，烟柱变成了黑色，那变化的样子，宛如泾渭分流，非常鲜明。一瞬间，人们都哑然无声，只是凝望着苍空。

烟色越来越浓了。看起来，恰如一道墨线，把青空划为两半。这时健介心想：这是奶奶向亲属们抗议，她并没有枯萎。

过了一个多小时，阿为的遗体烧完了。大概由于高寿，才比一般人烧得快些，骨灰的数量也比较少，捡遗骨时，健介很怕引起别人的注意，把阿为交给他的白纸包里的骨灰碴，悄悄扔进了阿为的骨灰盒。那时，也许是神经作怪，只见那骨灰盒还动了一动。

健介完成了昔日祖母的委托，感到甚是满意。

捡罢遗骨，全体遗属都暂且回到福原家，举行了“斋戒素宴”，这个仪式和守夜不同，是围着死者的遗骨，共同回忆故人的往事；并且答谢亲属们的辛劳。

实际上，这个仪式才是健介注意的目标。阿为的故乡也一定会来一些人的，他想趁“斋戒素宴”的席上接触他们，可以打听清楚阿为出嫁前的生活情况。

为治站在仪式上致词，把亲人们逐个地介绍过了。所谓亲人，无非是跟阿为有关系的一些人，很多人今天才头一次见面。

不出健介所料，堀切家的人也来了几位。从为治介绍的情况来判断，阿为的娘家已经绝户了，今天来参加葬礼的，大约都是分支的人们。

健介瞅准了传杯敬酒、满座欢快的好时机，挪到了分支中最年长的老人身旁的座位上。据介绍，他叫堀切真三郎。

老人家有七十来岁，长得有些象阿为。

健介斟上了酒，显得很随便地开始搭腔了："我是奶奶长子的儿子，叫作健介。"

本来为治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他怕别人记不清，又自我介绍了一番。

"啊，你就是为吉的儿子啊！嗯，经常听阿为讲起你！"

老人投以和善的目光。

"老实说，平常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很想趁这个机会打听一下。关于奶奶出嫁前的事情，什么都行，希望您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一些才好。福原家几乎已经没有人知道了。我想，要不是现在了解一下奶奶的事，今后实在是没有人能够知道了。"

"这是好的。祖先的事情，儿孙们顶好是能够详细地记录下来留传后世。凡是我知道的，我都愿意说出来。可惜，我也不太清楚阿为出嫁前的情形。这位老太太寿数太长

啦！”

“究竟她是由于怎样的因缘，嫁到福原家的呢？”

“不外乎是老一辈儿有交情。听说你爷爷吉太郎是老人包办订的亲。”

“请恕我失礼！您家和我奶奶是什么关系？”

“听说我父亲是阿为的干兄弟！”

“是干亲？”

“因为堀切家没有后人。阿为大概是被当作养女收养去了。我爹和我爹的哥哥，唉，这么说吧，本家的叔叔大爷们一出世，堀切家就有了后代，所以把阿为嫁到福原家来了。”

为了传宗接代就收个养女，等到后继有人，就又以出嫁形式把阿为赶到福原家来了。这番话充分反映了以宗族为中心的当时的社会风气。

“那末，我奶奶作养女以前的家中情景，您不清楚吗？”

“啊，那可没人知道了。不外乎是出入堀切家的佃户吧！阿为自己也很不愿意讲哟！”

连堀切家都断了后人的今天，阿为的真正娘家恐怕不会有人知道了。阿为和吉太郎结婚，据记载当年是十九岁。因此，到堀切家，就该是更早些的时候。

健介尽力想象着这样一个场面：一个梳辫子的明眸少女，从贫农之家走向收养的家门。她满怀希望，孤身前往。

轻风吹过田野，拂着她的全身。将近九十年前的少女，该是怎样地描绘自己的生活远景呢？他觉得时过境迁，这

些情形难于猜想。

这时，健介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奶奶是被当作养女接去的，到堀切家以后，若不是他家生了男孩，就该由她来接续香烟吧？那末，也就不会把奶奶另许配人家了吧？”

“是啊是啊！”老人好象想起了什么，“听说还闹出了一场风波。反正阿为已经去世，说说也不要紧了。”

“什么？一场风波？”

健介觉得谈话渐渐有点入港了，身子不由得往前蹭了蹭。

“请你当作过时的闲话来听吧。这还是我出生以前的事情哩，我也是听人讲的。自从阿为去作养女，到我父亲的出生，这中间有好几年呢。好象堀切家给阿为找过一个养老女婿。大概是许给了本家雇工当中一名性情非常温和的男人。阿为也很喜欢他，一心一意要和那个人一道过日子。可是，我父亲们一出生，他们家有人继承了，就把阿为嫁到福原家来了。那个男人后来听说自杀啦，引起了好大一场风波哟！”

“自杀啦？”

“结果当时没有死成，可是在村子里也呆不住了，就走啦。我听说好多年以后，他死在荒郊野外了……”

如果真是这样，说不定从前那个恋人临终时阿为也许照看过，大概是那个人知道自己不行了，偷偷地通知了阿为的。至于阿为为什么把健介也带去了？这倒不大清楚，也

许她是想让爱人看一眼自己心爱的孙子吧。在健介模糊的记忆里，爷爷比爹妈死得还早，当时，阿为一定是把健介当成了自己的骨血，当成了亲孙子。

“似乎他对阿为爱得很深。可是，当时父母之命是不可违背的。不象现在这样，断绝骨肉关系也不算啥，不好就各干各的。当时的阿为，对于养父家给找的人家，是不能反抗的呀！”

老人谈着谈着，好象对健介亲近起来。话语也不象对外人那么客套了。

“阿为被硬逼着嫁给的对象，就是我爷爷吉太郎呗！”

“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说是过了时的闲话嘛！哈哈哈……”

老人家张开没牙的嘴大笑起来。

“请允许我再问一件事，本应是奶奶的女婿的那个人，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这个嘛，很早以前的事啦！叫什么呢？啾，记得和你爷爷的名重了一个字，叫吉、吉什么呢？……”

坐在老人身旁的一位比他小几岁的堀切家分支的人插了嘴：“是不是叫吉藏？”

“对，叫吉藏，想起来啦！是叫吉藏，没有错。”

“叫吉藏？”

健介一怔，不禁脱口而出。原来他以为爸爸为吉的名字，是把爷爷的“吉”字和奶奶的“为”字合起来而起的，实际恐怕并不是这样。说不定是采取了硬被拆开的恋人的一个

字啊。

“如果真的是这样……”他马上联想到为吉不一定是吉太郎的儿子，很可能是吉藏的骨血，并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阿为洒泪离开了吉藏，嫁到吉太郎的家来。这时候，怕是已经怀上了吉藏的儿子。后来，把难忘的恋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合起来用在儿子身上，这才起了个为吉的名字。给吉藏捡遗骨的时候，原来健介并不是作为吉太郎的孙子，而是作为吉藏的孙子陪同前往的呀！

他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为吉就是阿为嫁给吉太郎的当年生的（奶奶嘱咐扔进她骨灰盒中的遗骨，一定是吉藏的）。

物换星移，痴情不变。对恋人如此的一往情深，强烈地感动了健介。这样的爱情，纵使女人的美丽容颜被岁月消磨得由老至衰，也依然在炽烈地燃烧不熄。

今生没能实现的爱情，在自己的肉体烧尽化为骨灰时，也要力争如愿以偿。如此真情，即使能够消融万物的无情岁月，在它面前也不得不退缩低头了！

奶奶度过了九十八年的寂寞生活，终于在骨灰盒中和心爱的人永远拥抱在一起了。

难道这是“轮回报应”吗？恋人的遗孤为吉，娶了个媳妇竟然和阿为自己的命运一模一样。当阿为知道这些时，她该是怎样地震惊啊！

“完全是一样嘛！……”

这种偶然发现的事情，给了健介一种新的启示。

他恭恭敬敬地向堀切家的老人道谢，又去采访另外的人。

为治突然被健介问了个古怪的问题，弄得有点惊慌失措，回问了一句："吉太郎爷爷是怎么死的吗？"

他给送葬人斟酒一巡后，受到很多人的回敬，饮了相当多的酒。自从长子为吉这个继承人去世之后，他就成了福原家的当家人。阿为老妈妈一死，他好象立刻显得衰老了。

算起来，为治也是高龄了。只因为一向排在阿为的高龄背后，才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阿为一死，为治真地感觉自己的年龄不小了，这忧思笼罩着他的全身。

他尽管给满座的人周旋斟酒，竭力打起精神来，但是，失去高寿老母的寂寞阴影，总是拂也拂不掉。

"你干嘛问这个事？"

为治用醉得通红的两眼盯着健介。

"不为什么，只是觉得比起奶奶来，爷爷死得太早啦！"

为治似乎并没有深疑。

"爹死的时候，我还小着哪，所以不太清楚。听说是在不远的地方投河死的呀！大该是喝醉了，掉到河里去了。听妈说，爹有时候耍酒疯。那些旧事，你就别刨根问底啦！来，你也喝一杯，一口喝下去！全家人这么齐全，不大容易哟！"

叔叔说着，举起了酒壶。

七

第二天，健介一个人奔市郊的大沼村去了。现在好象这里也划进了市区。

鸣濑家的菩提寺① 久山寺立刻映入了眼帘。这里有一个古老的湖沼，村子因而得名。那个几乎被遗忘了的寺庙就在湖边。

墓地倒是分外敞亮。墓地之中樱花很多，盛开的花朵密密层层。

是个连日晴朗的好天气，花朵显得更加浓密。菜花也不少，沿路好象到处铺着金黄色的地毯。

来访的季节和天气都很相宜。

假如是雨季阴郁的天气来访，这种日本的古墓，一定是一派荒凉景象。

很快就找到了鸣濑家的坟，好象是为了显示他家的气派，在墓地之中，他家的坟墓格外壮观。

他早早就把奶奶交给他的红纸包打开了。这历时已久的陈骨，差不多和他的年龄相等，好象稍稍一碰，就会纷纷散落。

他放在手心搓得粉碎，就撒在墓碑的周围了。以前相

① 日本风俗，祖祖辈辈死了人，均由一个固定的寺院来举行丧礼，办理佛事，这个寺院就叫菩提寺。

爱的爹妈，今朝才算结合到一起了。

然而，他的感慨不象将吉藏的遗骨装进阿为的骨灰盒时那样强烈。

这是因为健介的父母在他不大懂事以前就离开了人世，也是因为阿为的形象在他的心中太高大了，所以爹妈的模样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他今天才第一次站在生父的坟前。可是这件事丝毫没有给予他真实的感受。只是形式上在墓碑前合掌致哀，就急匆匆直奔停着汽车的寺院里去了。

“开车！”

当汽车开动后颠簸起来时，他想到已把奶奶的委托全部完成了，心中既觉得满足，又感到凉风透体般的空虚。

空虚感的产生，是由于再也没有什么可为奶奶效劳的了。在为奶奶效劳的当儿，他心头的悲哀还多少能够得到排遣。

车箱里很快就空了。汽车在菜花如油的田地中驰过。

健介任凭汽车颠荡着身体，一味沉湎在对阿为的回忆中。

——阿为怀着孕，嫁到不顺心的福原家来，不久生下为吉。为吉逐渐显出另一个男人的特征，终于被识破那不是吉太郎的儿子。

发现妻子和儿子都背叛了自己，吉太郎一定是怒不可遏。何况一向误认为孩子是用自己的名字而命名，原来采取的竟是妻子情夫的一个字。于是，暴怒的吉太郎决定要

杀死为吉。

为了保住孩子的命，阿为把吉太郎推进河里了。

吉太郎是不是不会游泳呢？还是引起了心脏麻痹？其后的经过怎么样了，这无从知晓。没有一个人见过阿为的这一行动。也许是怕玷污了福原家的名声，就悄悄地掩盖下来了。

不论怎样，阿为并没有进监牢。然而，同样的事情却又发生在为吉的身上了。阿为拚命救护的儿子——这个永世恋人的遗孤为吉，又被媳妇阿鹤杀掉了。

阿鹤的杀人动机，和阿为一样，是为了保护她和恋人所生的儿子——健介。

阿为当然是又惊诧，又痛苦，她把这可怕的循环报应当作命运接受了，这才把健介看成自己的孩子抚养下来。

所谓阿为杀害了吉太郎，这无非是健介的推测。不过只有这样来推测，阿为抚养健介的心理才能得到最好的解释。

阿为在抚养健介的同时，从健介身上一面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为吉的影子，一面也看到了背叛和杀害为吉的阿鹤那可恨的影子。

作为一个女人，阿鹤的万般无奈是可以理解的。和自己心爱的人硬被拆散，却被迫嫁给一个毫无感情的人，她心中的绝望，只有同病相怜的人最能理解。她眷恋情人的心没有被岁月所吞没；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儿，母亲才变成了魔鬼。这心情，也只有同出一辙的阿为最能痛切地理解。

可是，自己含酸忍泪好容易保住的亲儿子，竟被另一个

"母鬼"给杀害了！

阿为对健介流露的感情，就是置身在这二鬼之间，使她处于不知如何是好的矛盾之中。

如今，这一位魔鬼也升天了。她在骨灰盒当中与心爱的人紧紧相抱，安然长眠了。

她化成黑烟在向五月晴空袅袅升腾的那种对人生的眷恋，已经完全断绝了吧！

回想起来，自己的身体是亏了"两位妈妈"保护下来的。阿为和阿鹤，两位妈妈的慈颜，集中在阿为奶奶的一身了。

芸芸众生的性命，也都是如此地靠着先人们悲剧性的爱情灌溉，才在人世上扎了根的。

阿为奶奶化成烟云升天了，她犯下的难以判决的罪行，也随着缕缕青烟消失了。

"奶奶再也不在人世了。"

他只凭想象去追忆奶奶那茫茫百年的身世，于是心里充满了对死者的怀念。

"为什么没在她一息尚存时再见她一面呢？"

这真是得不到回答的反复自谴。今后也将不断地有很多人辞别人间。说不定会尝到更加悲痛的离别。

——生活的奔忙，大概会冲刷这些悲伤与感叹吧！

想着想着，汽车已经开进了市街。

（1972年6月）

于　雷译

自　行　车

阿部昭

我感到非常奇怪，镇上的自行车商店还一家也没关门，不但没关门，生意似乎十分兴隆。我一边侧过脸瞅着他们的橱窗里排列着的一长排带有五颜六色价目标签的最新式自行车，一边想到，我发现了一个办法，可以不买这种新车。按照这种办法，我的家里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可以不买一辆自行车。我这样说——别的地方的情况我不了解——是因为在我住的这个滨海的镇上，把完全能骑的自行车丢弃在路旁的现象流行起来了。

一走到这个地区所指定的“大件垃圾”集中站的附近空地上，要说自行车就丢着好多辆，从差不多报废的旧车到几乎全新的车子，从大人用的到儿童骑的，各种类型、尺寸的都有。同是当地的居民，我对那种毅然决然地丢弃情况感到吃惊，这种迅速地、集体地丢弃自行车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是因为买到了梦寐以求的私人小汽车而替换下来的呢？还是因为搬家嫌麻烦而处理了的呢？抑或是因为重新买了新自行车呢？即使是那样，为什么里边混杂着好象还没有怎么骑过的新车呢？莫非是偷来的赃物吗？而且这

个镇上骑自行车的人数年年只是增加，看来一点也没有减少。于是，我只能这样想，这一带仿佛住着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大财主，或是不爱惜东西的人都集中住在一起了。

不仅仅是自行车。凡是一般家庭里日常使用的家具什物，在垃圾站似乎都能数得上来。从锅到冰箱，煤气灶，厨房里用的水池子、澡盆、盥洗盆、洗衣机，餐室用的椅子和桌子，客厅的成套沙发，以及挂钟、电视机、穿衣镜、旅行皮箱等等，样样俱全。甚至还有吸尘器、假发套、佛龛、鳄鱼标本之类。也就是说，一句话，除了三角钢琴之外，在垃圾站，不论什么东西——要是想弄到的话，都能弄到手。诚然，这些物品原来一定是人们为了过人类应有的文化生活，迫切需要而煞费苦心发明出来的。可是，当你看到这么用过后一个个被无情地曝晒在太阳之下，就好象从自己肚子里把五脏掏出来让人家看似的，那种奇形怪状的样子意外地难看。唉呀呀，我们把多少脏东西如珍似宝地藏在自己的怀里呀！

但是，因为对这种情况一一感到吃惊，要说我是落后于时代的人，我也只好接受。再往前走到海边，不仅是物品，许多活物也被抛弃了。在沿海的防沙松林中，好几只马耳他狗和长毛垂耳狗在寒风中徘徊。我想，难道是手工缝制的玩具小狗吗？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真正的活狗。它又饿又冻，蹲在枯草皮上打颤，所以从远处看起来，就象是一只缝制得很精巧的玩具小狗。不过，抛弃他们的不会是当地人——因为要是当地人的话，就会丢到外县或箱根、伊豆那边去，而现在是从东京特地开车行驶了一个小时来到这里，

也不管小狗受冻挨饿，亲手把它丢在严冬的寒风里的。

狗为什么又会这么倒霉呢？说起来也是因为近来爱狗人士中见异思迁的人很多，一种狗养了一阵子，很快就玩腻了，又想养另外的品种。所以，花了几万圆买到手的狗，似乎就毫不惋惜地从车窗扔掉了。玩腻了的理由也是各式各样的。有的是赶时髦，养了才知道，每天照料起来分外麻烦；有的以为是不会长大的玩物，买了之后一天天肥大起来，事与愿违，成了累赘。还有，狗是一种随身携带的玩意儿，它的毛色和样子同住公寓的知识分子很不相称，由于这样一个简单明白的理由也会被处理掉。因此在这个滨海的镇上，要提到可怜的野狗，反倒都是带有血统说明书的高级洋狗，至于肮脏的杂种狗却被当作宝贝养起来。

用四条腿到处徘徊的一群“大件垃圾”！在这残酷无情的名称面前，有谁能不感到不寒而栗呢？岂止是还能骑的自行车，就连活生生的狗也被简单地当作“大件垃圾”扔掉，所以不久连人也不是不会被用某种方法划分成保存部分和“大件垃圾”部分，定期地扔到一个焚烧炉中给处理掉。而且仔细想起来，这个风气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弃老也好，溺婴也好，奥斯威辛集中营也好，广岛也好，不都是恶魔无法处理人类这种“大件垃圾”而发明的高效率的处理方法吗？

这且不说，这几天在那块空地角落上正在“集中”“大件垃圾”。每隔两三个月一次，由市政部门公布回收垃圾日期，而从那一星期之前开始，家具和日用器物的垃圾小山就一

天天堆积起来。经常看到也有人从远处特地用小型卡车来丢弃立体声收音机和西服衣柜，乍一看就觉得好象在开始办嫁妆似的。有趣的是，越是抛弃大件物品的人们越是洋洋得意，那种随随便便把东西丢进破烂中的情景几乎就象在说：请看我们扔得多么带劲！对他们的那种气魄，我虽然望而却步，但是散步时顺便走近一看，有时感到有些不痛快。因为那些“大件垃圾”有很多要比我们家里珍爱的可怜家具远为漂亮得多。

话虽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我当然连一个指头也不会去碰它。扔在我脚下的、银光闪闪的崭新的烤面包器，我就象瞧不起似地用鞋尖踢上一脚。那些沾满尘土，看来是最新式的缝纫机和半导体收音机，我也使劲地把它踢开。尽管如此，我脑子里始终有一种惋惜情绪：这样的东西不是还能使用吗？这种程度的东西稍稍修理一下不是还能用几年吗？我自己对于抛弃物品这种行为的小心翼翼的心理想来是难以揣度的。我本人平时并不是特别爱惜东西的人，而一旦亲眼看到别人过分大方地糟蹋东西，就不禁激起我意外的深思。这可能因为我是出生在可怜的昭和十年代①——战争中物资奇缺的年代，被灌输了厉行节约勤俭储蓄精神的人！何况我今天还带着一个小儿子，作父亲的在孩子面前拣起丢在路边的东西左看右瞧，也不太合适。

我虽然这么竭力掩饰自己的好奇心，若无其事地仰望

---

① 昭和十年代是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四年。

着五颜六色的“大件垃圾”山，但也不是没有想要悄悄寻找的东西。我想找的是——孩子骑的自行车。在我家里，两个大孩子每人各有一辆，过些时候小的也该跟着哥哥骑车了，所以平常总共要备有三辆小型自行车。

上小学的孩子们想要的是现在流行的、装有复杂的五种变速加快轴的旅行自行车，车把手前面装有吊篮，车座下面装有古怪的、象饭盒子似的盒子。把打棒球的手套装在那个吊篮里，骑着车子去练习棒球，这好象是附近一带的小学生最时髦的装扮。不过，我的妻子也不喜欢那种刺眼的车子。首先是价钱太贵。其次是明知孩子的个儿眼看着就要长大，车子的尺寸就不合适了，而那种象玩具一样的自行车不过是一种无用的奢侈品。第三不要因为大家都骑这种自行车，就学人家。总之，我根本没打算给孩子买那种高价自行车。

不过，我先花了五千圆在镇上的自行车铺给大孩子买了一辆半旧的儿童用自行车，让他暂时凑合骑。要是现在，由于见的多了就不会受骗了，但当时我认为买得挺合算。因为虽说是半旧的车子，但不论怎么说，整个自行车全是银白色，闪闪发光。——说穿了，那就是上述“大件垃圾”中的一种，涂上了银白色油漆，有些地方注上机油，摆弄得仅仅暂时能骑的样子货。证据就是那辆自行车有一天突然一声不响就坏掉了。也就是说，自行车前轮一下子就一动也不动了。但是这回我再也不想去找自行车商店去算账了——不如直接跑到空地上去白捡一辆倒简单得多。

四处一望，今天在空地的路边只有几辆生锈的成人骑的自行车。我绕到旁边，猫腰钻过铁丝网，走进了废品山的背面。孩子站在路边，担心地招呼我，喊着说不要往那边去。他以为冬天也会有蛇。因为夏天曾在这块草地上偶然看到过稀罕的蓝色大蜻蜓，我曾告诉他这里有蛇。而孩子这时好象还在时刻警惕着蛇会突然出现似的。我一边对他说，蛇现在在冬眠，所以不要紧，一边在附近物色着。于是，在那冬天枯萎的草丛中，我发现的不是蛇，而是一辆还相当新的孩子骑的——甚至装有白色吊篮的——自行车躺在地上。可是我并没有显得慌张，也没有嚷嚷。更不想伸手去碰它一下。大白天，在这来往行人很多的地方，为自己的孩子搞一辆自行车，要是让附近的长舌妇们看到了就不妙了——还是等太阳下山以后再来取为好。我再三估量躺在脚边、冷冷发光的这辆车子的价钱，终于断定它要比上次花五千圆买的那辆“大件垃圾”远为高级。我站在那里仅从远处看准了目标就不动声色地走了回来。

我一边拉着三岁孩子的手走上大街，一边近似辩解地想着，目前我要让这个孩子用那辆自行车练习骑车，会骑了以后再给他买辆新车。让自己的孩子骑也不知是何许人（说不定就是住在附近的人）的另外一个孩子扔掉的旧车，这对作父亲的来说心里很不好受。不过，不是偷来的脏物，所以无须难为情。尽管如此，我总觉得好象听到有人在说：偷自行车的人！要问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会产生这种感觉呢，那也有一个微不足道的理由。——因为二十多年

以前我曾看过一部名叫作《偷自行车的人》的难忘的意大利电影。

当然，那部电影里的自行车并不是现在孩子再三央求我买的那种儿童骑的自行车。那是在战后不久，自行车还没有变成“大件垃圾”的混乱年代，因为一辆旧自行车被偷走，父亲和儿子被迫度过了悲惨的一天的故事。在那个年代里，旧自行车不但不会扔掉，还完全可以典当。父亲长时期失业之后，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贴海报的差事，用妻子的床单做抵押从当铺里赎出了自行车。他带着年幼的儿子兴高采烈地出去贴海报——电影好象就是这样开始的。可是在主人公贴海报的当儿，那辆自行车被偷走了。报告了警察，可是警察不管。于是跑到旧自行车市场去找。在拚命寻找的时候，发现了骑自己那辆自行车的人，但又被逃掉了。父亲急得对孩子发脾气，但是孩子又累又饿，蹲下就不动弹了。(无情的是，我虽然那么受感动，但现在只记得零星片段的情节。说老实话，上面的情节我还是根据旧电影词典编写的。)父亲丢开闹别扭的孩子走了，不一会儿听到背后有人嚷着：“孩子掉到河里了!”他就赶忙跑回来。不过不是他的孩子。父亲疼爱孩子，就走进了饭馆，用仅有的钱让孩子吃了饭，自己也喝了一杯酒，心情好了一些。可是邻桌上是一个和自己的孩子年龄相仿的有钱人的孩子，正在父母亲的簇拥下高高兴兴地吃着奢侈的饭菜。空空的钱包，家中等着的妻子，还有今后的工作——想到这里，父亲立即从醉意中清醒过来。于是，父亲在辛苦了一天之后，终于跑到足

球比赛场偷了一辆自行车，在孩子的眼前被捉住了。记得最后的场面是，斟酌情节之后被释放了的父亲拉着孩子的手一边低声啜泣，一边消失在薄暮的人群中。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我不禁同病相怜地感到主人公身世的悲惨，看完之后我就象那位作父亲的主人公一样大哭一场。一切就好象我不久以前的身世一样。从战场上归来的我的父亲，虽然没有贴过海报，也没有偷过自行车，但是为了糊口而累得瘦弱下去这一点却有些类似。话说回来，今天的我——远远赶不上那部电影中落魄的父亲。说到无论怎么苦也拚死拚活地让孩子吃上饭的那种认真态度，我甚至赶不上自己死去的父亲。我充其量只不过是悄悄地穿过铁丝网到“大件垃圾”山上去为孩子弄一辆自行车。我的孩子们也是这样。他们并没有象那部电影中的少年那样，也不象我过去那样，穿着破烂衣服，饿着肚子。最小的孩子看到消防汽车从眼前驰过，就说长大以后要买那样的汽车。看到市政部门的粪罐车开过去，就央求“将来也给我买一辆那样的汽车”。真是一些吃饱了肚子还不知满足的孩子！

因为这个缘故，同样是对自行车的感受，我的心情也和孩子们不同，完全是一种沦肌浃髓的贫穷和孤独的气味。说到丢弃自行车，大约将近二十年以前，我也曾经有过唯一的一次把自己心爱的自行车扔掉的经验。那时，我还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事情发生在一个冬季的深夜，我从我担任家庭教师的那一家回来的途中。每天晚上我都很晚

回家，既没有钱，又没有什么乐趣，于是我不由得陷入了自暴自弃的心情。我在黑暗中故意闭上眼睛，两手撒开车把，为了让身上暖和一些，我就象疯了似的一个劲儿地蹬起脚蹬猛骑。这时噌的一声我觉得自己的身子脚不着地地飞出了五米多远。自行车正好撞进了施工中放在马路上的黑色油筒里。我被摔出去了，但奇怪的是一点儿也没有擦伤，而那辆旧自行车却完全撞扁了。在黑暗中也看得很清楚：本来是滚圆的车轮成了任意四边形。于是，我把自行车丢在那里，就步行回家了。我并不是没有好象把穿脏了的裤子扔在人家屋里那种讨厌的感觉，但是我已经不再想看它了。现在想起来，我那时的自行车的确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无法修复的"大件垃圾"的标本。

可是，白天我在空地上发现，并且以为一定能搞到手的那辆儿童骑的自行车结果怎么样呢？——关于这一点我必须交代一下。那天晚上我在晚饭桌上不慌不忙地一说出那个情况，妻子和孩子的反应当然都很热烈。特别是两个大孩子，因为一心想要一辆比他们现在骑的那辆稍微好一些的旧自行车，都争先恐后地要跑到现场去。但是等我们一家五口人一起走到"大件垃圾"的山下时，我看中了的那辆儿童自行车已经没有了。不仅如此，连白天看到的成人骑的旧车似乎也都不见了。

那样的车子谁也不会要，我这种瞧不起它的想法看来是轻率了。事后我才注意到，仿佛在回收自行车方面，有人是跑在我们前头的老手。这是多么令人手痒的情景啊！那

里已经有好几帮——象我一样——拖儿带女的人。还有带着小女孩的年轻母亲。他们也许一开始是空着手来的，或者是来扔什么废品，顺便在那里捡洋捞。在黑暗中扒拉着垃圾山，用手电到处照。虽说如此，但白天里一个人影也没有的空地上，到了晚上竟然热闹起来，这倒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那辆儿童骑的自行车也一定是他们捡走的。他们恐怕肯定是比我们还没有条件给孩子买新自行车的爹妈。我想象那样的一家子好象十分融洽，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我曾以为住在这一带的都是腰包阔绰的人，好象是错了。关于自行车这件事，社会上安排得满好。既有人大大方方地扔掉，也有人等着去捡。所不同的只是丢的人是大白天正大光明地来丢，而捡的人则是趁着天黑避人耳目悄悄地来捡。最后，镇上的旧自行车的数目并不是正负相抵等于零，而是显得相当不够似的，结果就还是对卖自行车的商人有利。而且就连他们也不会放过涂上点白色油漆、略微加加工就能卖几千圆的这堆“大件垃圾”。

由于在先到的一家人当中发现了年纪相仿的竞争者，我的孩子们看来受到了强烈的刺激，不肯服输地开始扒拉起垃圾山了。“喂！哥哥，快来看！有好东西！”“好，我就来，等一等！”——哥哥和弟弟在黑暗中你喊我嚷地相互吆喝的情景使人感到好象发现了百宝山似的。本来是打算来捡自行车的，但是如今当初的目标已经不见了，物质欲望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展开了捡破烂的场面。幸好是在黑暗里，但我

毕竟感到羞耻，脸红了起来，一再地申斥他们。“算了，脏死了！”可是谁也不听。连他们的母亲也不知究竟想找什么东西，把脚搭在层层迭迭的家具山上，唏哩哗啦地扒拉起来了。我还是冲着家里人不停地嚷着：“得了，算了吧！那样的破烂，尽管你贪得无厌，捡回去也不能用呀！正因为不能用了，人家才丢的嘛！别象要饭花子似的，算了吧！”我这样脱口而出的话，固然同我平时发表的见解、同今天晚上我们这样跑到这里来的行动显然是矛盾的，但我还是竭力让他们赶快走开。尽管如此，但我还在惦记着我们想弄到手的儿童自行车，觉得再过上两三天，也许还会有同样的车子在这里出现。

过了一会儿，一家五口人集中到路灯下一看，我才发现五个人中有三个人都抱着或大或小的怪模怪样的洋捞。没有加入可耻的捡破烂活动的，勉勉强强可以说只有三岁的孩子一个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其他物品放在眼里，只把扔在路旁的一颗椰子——那也是虫子咬过的、作装饰品用的陈椰子捡了起来，象橄榄球似地紧紧抱在胳肢窝下。

（1973年）

陈应年译

遥远的林海

城山三郎

作者的话

为了能亲眼看到美国疆土的辽阔，并尽情地、深深地沉浸在茫茫的大自然中，我喜欢一个人默默地乘着长途汽车旅行，投宿在不知名的乡间，信步闲游。

从人口过密的日本，一个人孤零零地被派到这样的地方来，总觉得好象成了流浪者。就我来说，是自己的爱好；而那些由商行或因别的工作派出来的人，才真的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浪者了。

派出来作为一个单位的基层组织，还必须孤独地生活在茫茫的大自然中，对于这样的生活，没有正规组织的印第安人说不定还很羡慕。有感于此，我才写了这篇作品。

一

会议开到快八点钟的时候就结束了。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会议，石崎一个人陷入了孤立。

他再也不想跟这些人见面了。

“哎，去喝一杯吧！”

听了北美总经理老旗的话，石崎摇了摇头说：“我不奉陪了，就搭今天夜里的长途汽车回去。”

老旗流露出担忧的脸色问：“什么，搭长途汽车回去？”

“搭长途汽车不行吗？”

“行倒也行。可是，那得花二十个钟点吧！”

石崎略微点了点头。他想说：即使要花二十个钟头，也用不着你管；反正不管谁，都要到了明天下午才上班工作呢。但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来开会的四个同事，都是乘飞机来的。在美国，这是很平常的事。就连比石崎住的西雅图还要近的塔科马啦、波特兰啦这些地方，也是乘飞机来的。

石崎也是坐飞机来的，本来打算第二天一清早就去机场，搭上合适的班机回去。

但是，一想起当天的会议上意见分歧，就再也不想同他们一起去喝一杯，也不愿意回到同一家旅馆去住宿了。

现在上机场去，不知还赶不赶得上末班飞机。石崎想，与其那样，还不如索性搭夜里的长途汽车，一下子就可以离开旧金山这座城市。

从那儿沿着市场大街经过几条街道，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灵猩① 汽车站了，这么一点点路，走也走得到。

① 灵猩是一种猎犬，躯干及四肢细长，视觉与嗅觉灵敏，跑的速度快。这里是长途汽车站的名称。

这时，老旗对正要动身的石崎说："近来，市场大街到了夜里也不太安宁呢，你就叫一辆车子走吧！"

听起来，还俨然是上司的忠告，可是石崎却把他的提醒当作耳边风。

石崎一走出办事处所在的那幢大楼，对川流不息的车辆，也不去顾上一眼，就沿着大街向汽车站走去。

以老旗为首的四个人，一定在四楼办事处的窗口上盯着他。石崎感到那视线盯在背脊上都有点儿火辣辣的，就耸起肩膀象要压倒对方似地走着。

石崎想：这公司说不定也就此完蛋了吧。

在起先服务过的木材公司里，石崎已经尝到过相似的滋味了。那家公司打错了算盘，去跟一家大公司——木和建筑材料公司搞资金协作。以后一点点地被侵吞，等到觉察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木和建筑材料公司并吞掉了。

打那时起到现在，大约十年以来，石崎他们是被并吞掉的公司的职员，晋升啦什么的都比不上人家，只好唯命是从、忍气吞声地干着。

可是，据说这家木和建筑材料公司，这一回又在考虑要和一家叫作F贸易公司的综合性商行进行业务合作。

那天的临时会议是根据总公司的指示召开的。指示要求派驻在国外的单位把对业务合作的意见，综合上报，以供参考。

以总经理老旗为首的其他几个人，几乎都没有提出积

极的意见来。他们说："总公司该有总公司的情况吧，我们不太了解。派在国外的单位，提不出什么意见。"

这也就是说，让总公司去决定好了，搞业务合作也是不得已嘛！唉，事到如今，还不是明摆着的趋势了吗？

"要是没有资金，那就毫无办法啦！"老旗反反复复地嘟囔着。这当儿，其他几个人也频频点头。

石崎也理解这种心情，在他们的影响下，差点儿也要点起头来，但终于克制住了。

确实，资金是一个大问题。就拿把木材运到日本去的船舶作例，也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在以往，经常能自由选择船舶。自从大型木材专用船通航以来，船主的态度就变得比货主强硬了。

首先，譬如早在造船的时候，就得签订为期五年的长期租船合同，说是："每年一定要托运这么多货物，请造船吧。"

其次，船驶到北美洲的西海岸进港装货时，近来因为码头不够用，那儿的争夺可厉害啦。遇到码头没有空，就得停泊在海面上等待。那末，转瞬间就会把几万块甚至是几十万块钱白白地丢掉。

为了在竞争中胜过对手，资金雄厚的公司已渐渐地拥有只供本公司使用的专用码头了。

另外，从最最重要的木材来看，也是那样。

从光买立木① 开始，到购买采伐权，再进一步，已经发

---

① 立木是林业用语，指生长在森林中尚未采伐的树木。

展到把整个一座座山都买下来的趋势了。

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都越发需要有空前未有的巨额资金了……

这些情况，石崎心里也很清楚。但是，他还是坚决反对搞合作。

“专业性质的木材商行也自有其长处，不能说只消有雄厚的资金就一切都好办了。”“本来，建筑用的木材，譬如在关东、中京①、关西这些地方，就好象尺寸的标准各不相同一样，规格和质量也是多种多样的。要想选择得好，供应得及时，全靠丰富的经验和周到的服务。”“够得上这些要求的专业性商行，靠了这些本领，生意就能够长期地做下去。”“如果做大商行里的一个附庸，营业额会大大增加，但以前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资金却会丢光。以后要是再被人家赶出去，就会连本带利统统化为乌有。”“还有，船舶也好，码头也好，虽说是越来越紧张，总还可以想点办法安排。再说，这种状况也不会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无论如何，一定要以深入细致的工作和长期坚持的精神奋斗下去。”

以上就是石崎的主要意见。

石崎还直率地叹起苦经来，他说：“搞业务合作，恐怕就会一步步地走向吸收合并②吧。当了一名被合并公司的职

---

① 中京即名古屋市。

② 日本企业的发展一般采用企业内部积累资金和企业之间合并这两种方式。后者是指两家以上的企业把各种经营资源结合在一起，又分为新开设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

员以后，到底还能不能跟现在一样，生活有奔头，工作有意义呢？”

听了这些话，老旗冷笑了一下说："你说什么？好象是说反话吧，话中有刺呢！”

“不，我现在已经是木和建筑材料公司的职员了，生活也很好，工作也有前途，就因为不愿意再失去这个位子才这么说的。”石崎认认真真地说着，老旗却不理他，净和别的人一起嗤笑。

讨论结果，尽管石崎反对，还是给总公司发出了这样一个答复："任凭总公司决定，无特别意见。”

最后，老旗象是安慰石崎似的说："不管怎样答复他们都一样。在这样大的问题面前，咱们这些人还能起多大作用哪！”

这是绝望的腔调，不过在石崎看来，绝望得太轻快了。老旗把无能为力说过了头，反而使人想到，他心中是否在偷偷地期待着合并呢？

二

市场大街上一直在刮着飕飕的冷风。

过往的行人很少，经常在这条大街上一堆堆地聚集在一起的人就特别显眼。

“给点钱吧！”酒精中毒患者伸着手说。站在黄色书店门口朝你打招呼的搞同性爱的人……

繁华的旧金山市，此时在这一带却呈现出一片荒僻的景象，好象是另一个世界。在这样的街上，即便遇到了强盗拦路抢劫，也不会有人挺身相助。

石崎依旧挺着胸膛，迈着大步走着。

遇到抢劫也无所谓。石崎的心情已很沮丧，他感到与其眼前就要当一名被合并公司的职员，为黯淡的生活而增添这样那样的烦恼，还不如干脆给打死算了。

虽说春天就要过去了，风刮在脸上还冷得象刀割一样。

这条街上的人都管它叫“阿拉斯加刮来的风”，在西雅图也有这种叫法。

确实，说不定这风就象条带子似的，从阿拉斯加的冰河地带，经过加拿大的西部，一直刮到美国这一带来。

就在那广阔的地带，蕴藏着资源富饶的美丽森林。

在阿拉斯加，自然倒下的树木比采伐的树木多得多。不管是加拿大还是美国，采伐一结束，马上就造林，广阔的森林地带看上去就好象永远都是连绵不断似的。

在这儿，石崎这个木材行的职员，工作是很多很多的。

他翕动了一下鼻子，迎着冷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风送来了造福人类的森林所特有的清香味儿。

石崎平安无事地到了汽车站。

车站上的人意外的多，还有揹着大袋子的水兵，因为这一天是星期五，是周末① 的缘故。

---

① 在每周工作五天的国家里，星期五就是周末。

晚上八点钟，驶往西雅图的长途汽车叫作“董事号”。

石崎苦笑着上了车。

这辆公共汽车只是车厢稍微新一点，并没有特别考究的设备。

勉强说来，因为“董事号”中途停靠的车站非常少，要是在日本的话，就叫作“特快公共汽车”，这也算是有点儿“董事”的气派吧！

美国人喜欢“V.I.P.”① 啦、“董事”啦这些字眼儿。一有机会，用上这些字眼儿就感到心情愉快。石崎这个人很喜欢他们那种天真烂漫的性格。

其实，那辆“董事号”的乘客，全是一些即便到了孙子那一辈，也和董事挂不上边儿的人。

那是些醉鬼、穿红裤子的老太婆、流浪汉模样的墨西哥人、男女老少的黑人……

蓦地里，石崎想起来重新打量了一下全车的人，系着领带的男人一个也没有。穿得衣冠楚楚的是司机，此人的身材也魁梧。就只有这么一个人，多少还象是个董事。

约莫上了七成乘客，汽车就准时出发了。

出来度周末的车子，红色的尾灯连成一串，“董事号”夹在其间驶过了海湾大桥。海面上的游艇啦、钓鱼船啦，数不尽的灯光闪闪烁烁，宛如繁星熠熠。

到了奥克兰，又有乘客拥上车来，“董事号”差不多已经

---

① “V.I.P.”是英语very important person 的缩写，意思是“要人”。

客满了。

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上了年纪的男人，挨着石崎坐下来。花衬衫上一般是不系领带的，他却系着一条领带。他把一个大纸包放在脚下，模样有点儿拘谨。

汽车出站了。

刚才还看到工厂等地方闪烁着灯光，一会儿变成了黑魆魆的一片。

黑人妇女们吃起东西来，车厢里充满着浓烈的食品气味。人一多就觉得闷热，看来，这一夜是睡不好了。

石崎忽然想到，老旗他们大概都上百老汇附近的夜总会去了。

在看着穿托普莱斯① 的裸女跳摇摆舞的时候，他们最好的酒肴，多半就是把石崎当话柄了。现在就是他们肆意讥笑、恶意诽谤的时刻。

石崎有点儿后悔。争论归争论，要是和他们一起去喝上一杯就好了。那是自己不好，虽然也没有别的用意，而在人家看起来，象是永远留下了解不开的疙瘩。

总经理老旗才三十九岁，而石崎已有四十岁了。虽说提升得很慢，但石崎对这一点倒并不介意。他早就想通了，能在木和建筑材料公司里当一名普通职员，也就心满意足。

把年迈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名古屋，第二次只

---

① 托普莱斯是英语topless的译音，一九六四年美国设计制作的一种裸露胸部的游泳衣。

身到美国来任职，已经两年半了。只是寂寞一点，别的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他也不指望有很大的变化，但愿能象现在这样，勤勤恳恳地长期干下去。

正是出于这样一些想法，他才反对业务合作的。

引擎嗡嗡地呻吟着，汽车在继续奔驰。

窗外依旧是黑魆魆的一片。偶尔能看到灯光闪烁，那象是汽车游客旅馆① 和汽车加油站。

"您是上哪儿？"旁边那个脸色黝黑的男人跟石崎攀谈起来。那个男人说，他自己要在塔科马换车，回到雷尼尔山的东面去。那儿是森林地带，到处都是森林。

在车厢昏暗的灯光下面，石崎重新打量了一下那个男人的脸。

——在那种地方，有适合黑人干的活吗？石崎没有说出口来，眼神里却充满了疑团。

那男人象是立刻懂了石崎的意思，就自我介绍说："我是吉洛尼莫人，是印第安的一个种族。"

石崎点了点头，表示懂了。

"您是日本人吗？"

石崎又点了点头。

那男人立即喜形于色，絮絮叨叨地说："我们是同一人

---

① 汽车游客旅馆是设在公路上专门供驾着汽车游览的旅客投宿的一种附设有停车场的旅馆。

种哪！”

石崎附和着他深深点了点头，实际上，在过了片刻之后方才懂得他的意思。

那男人的意思是说：一般都认为印第安原先是蒙古血统，广义地说来，是亚洲民族，也就是说，与日本人同种。这种见解本来并不新奇。但是，冷不防由一个吉洛尼莫族的男人嘴里说出来，这就使石崎不知说什么才好。

这男人名叫凯嘉姆，是雷尼尔山的东面，印第安保护区里温奈托村的村长。

凯嘉姆兼任村子里小学和中学的校长。他诉苦说，学校徒有虚名，连校舍也没有，所以没有很好地办学。

既没有教材，又没有学习用品；既没有医院，又没有药物；没有象样的道路，也没有令人满意的工作。真的是这也没有，那也没有。

石崎听着，不断地点头。

石崎常常去雷尼尔山北麓的州有森林地带。再往里的那座村子，大致上也估计得到，位于林海边缘上的边境地带。

凯嘉姆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地刚唠叨完，石崎就说：“那末，树木总该有很多吧！”

“树木？”凯嘉姆说着苦笑起来，“那有很多很多。”他摊开两手，缩起脖子，看那样子好象自己都要钻进去了。

“只要有了树木，不是什么都有了吗？”

“那为什么？”

看到凯嘉姆脸上流露出不满意的神色，石崎就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是这样，我是木材行的。"

"是吗？"凯嘉姆说着，笑得气都接不上来了。

接着，凯嘉姆又悲愁地说："要是换不成钱，树木再多也没有一点儿用处。"

"…………"

"有什么办法没有？你说是木材行的，买我们的行吗？"

"……总有一天，一定会去买的，还要用你们村子里的木料盖日本房子哩。同一个人种，远隔重洋，住在同一种木材盖的房子里，这种日子是会到来的。"为了含含糊糊地答复他，石崎故意讲了一通梦话。

其实，有价廉物美的木材，即使不去兜生意，也有人会上门来买。因为价钱太贵，条件太差，木材行才无意问津。

在印第安保护区，首先是交通很不方便。再说，好比耕地一样，同样是连绵不断的森林，而中间的上等地区早已经被白人占去了，剩下来的多是土质贫瘠、气候恶劣的地区。

还有，根据保护法的规定，想在印第安保护区开办实业，就有义务向那个地区的学校啦、道路啦这些公共事业投资，还得优先雇用印第安人，诸如此类的规定很多。

所以，不光是木和建筑材料公司，而是日本所有的木材行，在收购的时候，几乎都以白人的私有森林和州有森林为主要对象。对于印第安保护区嘛，那还停留在试探阶段。

汽车在前方停车站休息了一刻钟。

凯嘉姆从纸袋里取出了甜酒，请石崎到候车室里去喝

一杯。

两人把酒斟在纸杯里，一饮而尽。这是味道很浓的烈酒。

凯嘉姆笑呵呵地又说了起来："我们是同一人种哪！"

深陷的眼窝里目光炯炯，脸上布满了皱纹。这张脸与其说象村长，还不如说更象酋长。

没有在夜总会里和公司的同僚们一起饮酒，却在车站上接过了酋长的酒杯，使石崎不由得苦笑起来。有关会议的厌恶的回忆，也就淡薄了。

"董事号"又出发了。

在交错的车辆显著减少了的公路上，"董事号"朝着北方继续疾驰而去。

传来了警报器的声音。

在对面的车道上，黄灯急促地忽明忽暗，有几辆巡逻车和救护车停在那儿，好象是出了很大的车祸。

石崎刚想指给凯嘉姆看，却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凯嘉姆的脸显得和蔼可亲，他已经呼噜呼噜地睡着了。

象是受到了凯嘉姆的诱惑似的，石崎也立刻进入了梦乡。

三

"听说都把你当成吉洛尼莫人啦！"木和建筑材料公司的经理和歌本，在西雅图机场上一见到前来迎接他的石崎

时，劈头第一句就这么说。

“啊，吉洛尼莫。真的成了吉洛尼莫了？”和歌本觉得挺可笑，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重新打量着石崎。

石崎的身材矮敦敦的，很结实。还有，原来就显得粗犷的脸，因为常常在山林里走，就晒得更黧黑了。

说是看上去石崎象一位剽悍的印第安酋长，也是完全可以的。

打那天开会以来，约莫过去了两个月。石崎在电话中告诉在旧金山的老旗说，他在汽车上遇到了印第安人，“因为是同一人种”，印第安人请他喝了酒。但这话传到经理的耳朵里时，可能是传错了，也可能是经过了一番加油添醋……

石崎只是笑着，什么也没有说。

也用不着再去说明是传错了。不，事到如今没有必要再向这个人去说明什么了。就是这个人出卖了公司。

和歌本是木和建筑材料公司的第三代经理，身材颀长，风流倜傥，年龄和石崎他们差不多。而且，晒得比石崎还黑，因为他常常玩高尔夫球和游艇。他是一名社交活动家，又是一个好游玩的人。

先人在世的时候，他虽然也挂着一个常务理事的头衔，但几乎没有在公司里露过面。

先人去世后，他已经当了七年经理，干起事情来很花哨。虽然也不断地向海外派人、开店，公司倒反而越来越穷。有一阵子，职员曾经超过了四百人，到如今只剩下了

一半。

与其说和歌本经理很干脆爽快，还不如说他是一会儿一个主意。

两年前成立工会的时候，他感到讨厌，曾提出要解散公司。这一回，他看出在公司内外对于和F贸易公司搞业务合作，可能会出现不满，甚至反对，他又改变了主张，要求立即合并到F贸易公司中去。名义上是股份公司，其实，几乎全部股票都捏在他一家人手里，是独资公司，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和歌本换到手的是几亿现金和F贸易公司的股票，只要用利息和红利中的几分之一，他就可以悠闲地玩上一辈子了。

因此而被出卖的石崎他们，从这一年的秋天起，就要变成一名普通职员了，归F贸易公司营业总部属下的建筑材料营业部下面的外国木材科领导。而在过去呢，虽然没有部下，头衔倒还是"西雅图经理"。可是……

"怎么，你坐这种车子?"和歌本冲口说出来，一边坐进石崎驾驶的"光圈"①。

石崎握着驾驶盘，捺住性子，才没有把他撵下车去。

和歌本这一次来美国，名义上是为了说明并入F贸易公司的事儿，到现场来打个招呼。其实，不就是趁着经理的权柄还没有最后丢失的当儿，绞尽脑汁，用公司的钱来痛痛

---

① "光圈"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生产的一种汽车牌子的名称。

快快地玩一阵吗？

仅仅是不负责任吗？他的内心就肮脏……

从机场去商业区的途中，有石崎租的一套房间。

“顺便看一看去吧！”和歌本这么一说，石崎无奈只好把车子弯到那儿去。

这住宅属于中等以下，景致也不好。只有南面的斜坡和一个小小的院子，算是可取之处。

一间卧室，再加上一间客厅，一个人居住可能奢华了一点。但是，挂着经理的头衔，也不得不这样。再说，客厅里的沙发还可以当作床铺，招待客人哩。

石崎一直想着把妻子和孩子叫来，在这儿度一个夏天。

西雅图的夏天挺凉爽。海面上和湖面上，波光潋滟；雷尼尔火山就在附近；港口的街道，景色秀丽。在万国博览会的旧址，还有很大的游憩园地。

回忆起孩子们的欢笑声，心头就热呼呼的。但是老母亲有病缠身，经济又不宽裕，所以石崎还不曾接他们来过。一旦“经理”不当了，而成为F贸易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员”，那就更没有指望了。

和歌本凭依着窗栏，眺望着院子说：“隔壁的老太婆年纪很大了啊。”

住在西边的邻居老奶奶，大概今天又到后面院子里的小菜地来了。

“都九十二岁了，还能一个人过日子。”

“噢，九十二岁了，真是一个怪物。”和歌本并不钦佩，而

是惊讶地问，“那究竟靠什么吃哪？”

“靠每个月一百六十块钱的养老金。另外，还一直这样辛辛苦苦地种上点蔬菜。这倒好象成了健身的方法啦！”

和歌本没有理睬他，又指向东边的邻居说，“这儿是什么？是临时棚户，还是贫民窟？”

听到用那样鄙夷的口吻来谈论自己喜欢的邻居，石崎就不高兴，他口气生硬地说：“……是波音公司的工程师。虽说是住在棚户里，逢到休息天，夫妇俩就亲自动手盖房屋。现在正在砌底层的砖头哩。”

“你是说在盖正正式式的房屋吧？”

“是啊，听说下决心要干上十年哩！这也是一桩需要长期干的事哪。”

和歌本突然扭转身来，向着石崎，奚落他说：“你好象很喜欢长期干哪！”

“……啊！”

“那末，合并以后也就在这儿长期干下去吧！”

“可是，经理，这个和那个可不一样……”

石崎是希望木和建筑材料公司能长期办下去。

石崎他们即使有时候被美国人嗤笑为“公司小职员”，也依旧勤勤恳恳地干着，就是指望公司能够永远办下去。

即使什么时候自己要离开西雅图了，也要为前来接替的人巩固好地盘。这牵涉到木和建筑材料公司的繁荣昌盛，也关系到自己的生活能否有保障。

石崎想的和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木和建筑材料公司。

可是，那家公司不是马上就要被出卖……

和歌本喝了一口石崎煮的咖啡后，就又让他开车走了。

到了商业区的办事处以后，和歌本只是敷衍塞责，约莫花了半个钟头，浏览了一下文件账册。然后到一家搞大宗批发的森林公司那儿去寒暄了几句。

商务只办了这么一些。接着，和歌本提出要上高尔夫球场去，说是："飞机坐久了，得去消除一下疲劳。"

俯瞰着鳞次栉比的码头，车子过了斯波坎桥以后，就向着市里经营的西球场驰去。

男职员们、老年人、女伴们都打打闹闹地玩着高尔夫球。

向南面望去，可以看到顶峰上白雪皑皑的雷尼尔山。

还没有打进三只洞，和歌本就啧了一声说："全是些笨蛋！"

石崎感到在"全是"里面，把他也包括进去了，就说："打得好的人，在会员俱乐部里多着哪！"

"你没有参加俱乐部吗？"

"唉，既没有钱，也没有资格。"石崎也知道这么说了之后，和歌本会懂得是故意奚落他，但还是往下说："再说，也没有时间打球呢。"

果然，和歌本满脸气鼓鼓地说："就算是那样吧，要是事先替我安排好上一家会员俱乐部去打球就好了。"

石崎没有回答。他想，随便吧，我照顾得了那么多吗？

大概是放暑假的缘故，高尔夫球场里到处都是小孩儿，

有的卖可口可乐，有的卖丢失的球。①

“去！去！去！”和歌本厉声吆喝着，“别在这儿转来转去的！”象是对石崎发泄不了的气都要发在孩子们的头上似的。

这些小孩儿与石崎留在名古屋的孩子差不多岁数。

石崎追上了被和歌本厉声呵斥的小孩，买了他们的球。这样做，也就顶撞了和歌本。不过石崎想，对出卖公司的经理，惹他一下也没什么。

第二天，石崎陪同和歌本在游艇港玩了半天，然后又送他上飞机场。

半路上，从波音机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大型喷气式客机纷纷起飞，以后又冉冉下降。这是新制造的飞机在作试验飞行。

石崎看到和歌本瞠目惊视，想最后再奚落他一下，就说：“这家波音公司的经理，原先也是开木材行的。”

和歌本哼了一声说：“你的意思是……虽然同样是开木材行，可是……”

石崎没有睬他。和歌本这才转弯抹角地说：“啊，对不起。不过今后是综合性的商行了，飞机也好，别的生意也好，你都可以做做嘛！”

这是下场白。经理说出了下场白，一切也都要收场了。

① 指小孩把打球者打丢了的球捡来出卖。

四

可是，和歌本经理卖掉公司的预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来，也还是正确的。

事过不久，木材行业经受了一场大风大浪的冲击。

正当在美国掀起兴建住宅热潮的同时，日本受到银根松缓的刺激，也出现了空前的建筑高潮。

木材的需要量就急遽上升，买了再买，也追不上需要。

木和建筑材料公司要是继续营业，也赶得上这样的好景气。可是，当船舶、木材仓库和码头都跟不上的时候，也会进退两难呀！

多亏并到了F贸易公司，毕竟是大商行，可以调动有关的公司，还可以大量投资、调配专用船舶、扣用码头和仓库等等。

从这一点上说来，合并以后可以说是开门大吉。

但是，在这样的好景的背后，自己也还会绊自己的脚。

随着自然保护运动的高涨，在美国各地爆发了保护森林的声浪。这时，恰逢日本方面开始了来势迅猛的抢购。因此，自然保护运动进一步发展后，就禁止采伐要运到日本去的木材。

在美国，属于各州所有的州有森林占森林面积的极大部分。而州长在发出保护自然这一正义号召的实力团体面前，也无能为力。

只要有一个州提出禁止向日本输出州有森林的木材，这种禁令立刻就会蔓延到别的州去。

加利福尼亚州不行了，俄勒冈州也禁止了……连采伐私有森林都受到限制。只剩下华盛顿一个州算是例外。

于是，日本的木材商们一窝蜂似的拥到了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很早以来就因为向日本输出农林物资和水产品而繁荣昌盛，并和日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木材方面的限制也最松。怪不得这个州不但州有森林，连私有森林也成了日本各公司最好的购买市场。

F贸易公司为了应急，把曾经担任过旧金山总经理的老旗立即调到西雅图去，当一名普通职员使唤。

日本的木材商无法把州有森林的采伐权直接弄到手，一定得通过美国人办的替身公司①。现在就要老旗去和替身公司拉关系，也就是去和州有森林打交道。

以老旗来说，这样的门路，本来就有过交往，只消维持原有关系，或者稍微再扩大点就可以了，用不着从新下苦功夫。

石崎可不是那样，他埋头去开辟私有森林啦等等一些新的购买市场。

每天天朦朦亮，石崎就乘着吉普车上山去。

不光是沿着林道踏勘，为了调查立木的数量和质量，还

---

① 进行某种贸易时，因本公司不便出面而使用其他公司的名义，被使用的公司即为替身公司。

得套上长靴在林海中到处转。

石崎走的地方没有现成的道路，一会儿石头和泥土绊了脚，一会儿从山崖上滚了下来，一会儿还陷在沼泽地里。突然遇上了麋①，都叫人吓破胆，幸亏还不是熊哩！

有时候来不及回去，就只能回到山麓下，在睡袋中露宿。

仰望着一闪一闪地眨巴着眼睛的繁星，石崎不由得暗自思忖：都四十岁了，还遇到这样的事儿……

留在日本的妻子，想象不到我的处境吧！一想到这儿，石崎就惆怅起来。

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劝慰自己：忍受点儿苦楚，却能找好稳定地供应木材的资源，这不光是为了F贸易公司，也是为了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的日本人呢。

石崎想通过奋发努力地工作，来振作精神，恢复青春。

白人的林业主们往往兼做木材生意，在林道入口的地方大都设有锯木厂。因为林道本身也是私人所有，锯木厂就代替检查站。于是，日本的买主们都得上这儿来打个招呼。

林业主们对商业界的情况，本来就了如指掌，再加上不断接触日本的木材商人，就渐渐地把日本方面目下的情况也全摸透了。

于是，价格就贵了起来。

---

① 麋是一种哺乳动物，生长在北美洲、亚洲北部，以及挪威、瑞典、苏联等国。

有些林业主以高价把山林和锯木厂一起卖掉，自己再去采伐州有森林里的树木。

日本的主顾们就一步一步地跨进了林海的最深处。

到了雷尼尔山的前面就停留下来的主顾们，从侧面眺望了一下雷尼尔山，进一步就盘到后山去了。

这样一来，印第安保护区这个剩余下来的森林资源，就崭露头角。

五

"听说，印第安人问你：哎，是吉洛尼莫人吗？"F贸易公司建筑材料营业部的代部长小坂，一看到前来迎接他的石崎时，就这么说道。

只是说法不同，他这句开场白的意思，与和歌本经理曾经说过的一模一样。

可是这一回，石崎虽然苦笑着，还自愿把这个称呼接受下来了，他说："怪啦，倒出了名了！"

小坂笑着说："一点也不怪，能够和印第安人保持亲密的关系，那是最好的啦！"

石崎虽然搔了搔头，心里却想，但愿如此。

大商行里面人很多，一个人若是没有惹人注目的地方，就会被人家遗忘掉。从这一点来说，让人家叫"吉洛尼莫"，对于象石崎这样普普通通的人说来，不正是求之不得的好称呼吗？被错当成印第安人，正说明他已经深深地和土著

社会融合在一起了。

作为石崎来说，也宁愿以“吉洛尼莫”叫出名。当然，那就得把随之而来的所有事情都办好，做出与“印第安人的朋友”相称的实际成绩来。

通过了令人头晕目眩的林海之后，石崎进入了雷尼尔山东面的印第安保护区，找到了温奈托村，又见到了凯嘉姆村长。当然，目的不是来找凯嘉姆，而是寻找森林资源。凯嘉姆说过：“树木有许多许多。”这话可一点也不假。

日本的商业界称之为“美松”、“美栂”的美国松树和栂树[①]的森林，在这儿连绵不断。虽然优良的木材比不上在标准的州有森林和白人的私有森林里那样齐备，可是，只消选择得好，也会有很高的市场价值。

再说，就算是亲日的华盛顿州吧，也不能说没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禁止输出州有森林的木材。

为了预防这种时刻的到来，作为一种长期的战略，在印第安保护区里伸一只脚也是好的。

唯一成问题的是把木材运出来的道路。还有，根据保护法的规定，还得为印第安人开办学校啦、诊所什么的。

对于不是马上能赚得到钱的事情，F贸易公司肯照顾吗？

到了商业区的办事处以后，石崎先要向小坂报告并商

---

① 栂树是常绿乔木，高三四丈，叶细长，果实呈球形，木料可供建筑用。

量的，就是这件事。

本来，石崎是想探探小坂的口气，想不到小坂对这个问题却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没关系，放手干好了！"好象小坂本人就是F贸易公司的经理，用不着再请示就可以回答了。

F贸易公司是一家以权限下放而出了名的公司。就算是那样吧，眼前的事可得要论亿的资金呢，又不是三天两天就赚得回来。

看到石崎脸上流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小坂又接着往下说："开发投资是往后商业活动的一条命根子，不管什么手段，能采取的就采取吧，吉洛尼莫君！"

"啊……"

"再说，今后的日本，木材再多也还是不够的。即使要跑到天涯海角去搜罗，也得把木材拿回来呀！稍微贵一点倒不成问题。不管什么价钱，不管哪一种木料都行。只要能买到，就请接连不断地买下来吧。"

"石崎君，要象代部长吩咐的那样，接连不断地采购啊！"老旗在一旁打起边鼓来。虽然，现在的地位一样了，都是一名普通职员，可是还多少带点儿上司的口吻。

石崎不吱声。再说，石崎面对着小坂，一下子"代部长"三个字也叫不出口来。这称呼叫起来怪别扭的，他想尽量不用那种称呼。那样叫，总好象把眼前的这些人，用死板的上下级关系给框死了。

F贸易公司不愧是一家大公司，在一个部里除了部长

之外，有副部长，还有两名代部长。难道总公司的职员们平素都把“部长”、“代部长”这样一些拗口的称呼，动不动就挂在嘴边吗？

不过，小坂倒也不是光说一些大话就了事的，这也是F贸易公司的一个特点。他一五一十地举出数目字来说明日本的木材需要量在急遽上升，而供应的数量还远远跟不上的状况。

这种情况，石崎他们也多少知道一点；但一经过总公司的分析和归纳，就更有说服力了。

小坂还谈了资金问题，说是日本的银根从来没有这么缓和过，甚至已发展到银行强制你借款的地步；在F贸易公司里，日元和美金都剩余很多。

可见，关于向开发印第安保护区投资，小坂有权说：“Go！”① 这是有他的依据的。

从这个问题入手，小坂就跟石崎和老旗两个人商量起工作来了。

不管什么事情，数字最最重要，小坂接二连三地问到了数目字。

甭说各种决算表都要反复斟酌，对有关的帐册和传票一类的东西，也检查得很严格。

小坂一再指摘新事业的计划订得不够完备，弄得石崎他们不知怎么办好。

---

① 英语：“去吧！”这里的意思是：“去干吧！”

木和建筑材料公司的经理和歌本，也不管当时处在公司解散的前夕，只来了半个钟点光景，摆一摆样子，算是商量了一下，接着就走了。小坂和他迥然不同，讨论得非常彻底。简直不能想象他俩都是和木材打交道，是同行。

中饭就坐在办公桌的旁边吃，只吃点儿汉堡牛肉饼和咖啡。商量工作约莫花了六个钟头，谈得很透彻。

对于现场踏勘啦，跋山涉水啦，石崎都不觉得辛苦。倒是被小坂的一连串数目字追问得叫苦连天。就连起初一迭连声地叫着“代部长！”、“代部长！”的老旗，到头来毕竟也疲倦了。到了傍晚，也就不再吭声了。

五点过一会儿，讨论才告了个段落，三个人来到街上。这时，朦朦胧胧的淡紫色的暮霭已经笼罩着街道。

“我对搜集硬币很感兴趣，能不能陪我上哪一家铺子去瞧瞧？”小坂这时才和颜悦色地说。

“当然可以。”

“您这个吩咐很容易办到。”

石崎和老旗几乎同时回答他。

原以为小坂只是想打听一下行情，可是一走进铺子，小坂的精力又象商量工作时一样的旺盛，他向硬币店的老头儿打听了一连串硬币行情的数目字。

老头儿双眉紧蹙，凭着商人的眼力，他象是看出了小坂带着钱，而且存心要买，就连收藏在里间的硬币也拿到柜子上来了。

石崎和老旗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漫不经心地吸着烟，等

在那儿。

小坂在那家铺子里呆了有个把钟头，买了价值一千多美元的硬币。

“还是得碰碰看哪，这种纳粹钞票带到日本去，立刻就是三倍的价钱啦！”小坂喜笑颜开地说着，看这笑脸，和在办事处的时候相比判若两人。

“那末，上日本菜馆……”

“不，饭呆一会儿吃吧。一定还有便宜货，我想再找家铺子瞧瞧去。”

石崎他们当然不好说：“不行。”

在第二家铺子里，小坂又向老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叫他把没有陈列在橱窗里的硬币也拿出来，又买了价值六百美元的硬币。

“好厉害哪，过去也多次陪人上硬币商店去过，买一百美元的就算是最多的了。”石崎刚想说出来，又咽了下去。

小坂说有“兴趣”。看来，这已经超出了兴趣的范围，还不如说是为了赚钱更确切。

以行家的目力来鉴别，洞悉行情，杀价收购。可以说，那是一副职业硬币商的面孔呀。

要说是兴趣的话，那也是很新鲜的兴趣呢。

因职务的关系，小坂有机会在世界各地飞行。他出差去的所有地方，都成了他买进硬币的场所。

当然，见多识广，这一来，从日本的硬币市场看来是便宜货的机会也就多起来了。

这是稳赚钱的买卖。看他这股劲儿，大概小坂搜集在家里的硬币，开一家硬币商店也绰绰有余了。

这时，石崎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棍棒，狠狠地揍了一顿。

——长年累月地呆在美国，我究竟为自己做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呢？

——和歌本经理在玩了高尔夫球和游艇以后回去了；这个小坂嘛，搜罗到硬币后也是要回去的。

——他们俩对待事情的态度虽然不一样，可是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财产呀。

——和他们相比，我拥有……我所拥有的难道不仅仅是“吉洛尼莫”这么一个诨名吗？

石崎睨视了老旗一眼。

他以为一贯浪迹酒肆、寻花问柳的老旗，这一回多少也会有些类似的想法吧。想不到老旗竟一本正经地对小坂说：“您这兴趣非常好。”

小坂警觉地瞥了老旗一眼，看到老旗不是有意揶揄他，才说：“不，还谈不上……”

老旗更加认真地往下说：“我也来学一学，好为您搜集您需要的硬币。”

石崎听来觉得是很肉麻的话，老旗倒是出于真心实意才说的。

“您归国以后要是需要什么，请随时吩咐吧。只要是沉睡在这西雅图的东西，我们会尽力把它挖出来的。”

老旗并没有要石崎去附和他的话，这倒使石崎感到轻松一点儿，但又觉得好象孤零零地被撇在一旁了。

一走出铺子，看到有十来个年轻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围成了半个圈子。

这些人把上衣的领子高高地翻起，手插在口袋里，有的嘴里还叼着大麻叶烟卷。看样子，刚才透过玻璃橱窗在看小坂买硬币。

石崎感到这几个人形迹可疑。果然，还没有走出五步路，三个人就被这伙年轻人团团围住了。

其中一个头头模样的高个子黑人，他那结实的胸脯险些要撞到小坂的身上，并且说："生意不错啊，怎么样，不跟咱们一块儿玩玩去？"

小坂扭过头来，说着很快的日语："给点钱算了，给二十美元还是三十？"

"给三十吧！"老旗说着就掏衣袋，象是马上就要效忠的样子。

石崎认为给三十美元太可惜了。照以往的经验，五块美元或者十元美元就可以打发掉。就算是为了小坂，也用不着一花就是三十块。

这么一想，石崎仓卒间就趋前一步，和彪形大汉面对着面，拉开嗓门说："我叫吉洛尼莫。"

"是吉洛尼莫？"彪形大汉张开淡红色的嘴愣住了，他感到迷惘，不知石崎还要说些什么。

周围那几个年轻人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

石崎这话委实说得很冒失。其实用不着自我介绍，更不需要说出诨名来。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连石崎自己也闹不清楚。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只有"吉洛尼莫"这么个诨名的潜在意识，想不到竟那样地深的缘故。

紧张的气氛刹那间就烟消云散了。

向着那些惶惑不安、脸上堆着笑容的青年人，石崎滔滔不绝地说了下去："我们和印第安人是同一人种，也是你们的朋友，可不是吗？"

大家都笑呵呵，只有其中一个人说："是啊，所以才请你们一起玩哪！"

石崎点了点头说："可真不巧，今天晚上我们还有别的约会，很遗憾，不能奉陪了。"石崎说着就从上衣的胸口衣袋里，掏出备急用的十块钞票。"那末，请拿这个喝点啤酒吧！"盯着大个子黑人的眼睛，他把钱递了过去。然后，又回过身来说："好，走吧！"挽起小坂的胳膊，迈开大步就走了。

年轻人并没有追上来，但可以听到后面一片戏谑的叫笑声："咕吧伊①，吉洛尼莫！"

"有道理，吉洛尼莫啊！"小坂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包硬币，喃喃地说着。看样子象是自己在思忖，倒不是想夸奖石崎。

老旗目睹这一情景，脸一沉对石崎说："千万不能轻率

---

① 咕吧伊是英语good-bye的译音，意思是再见。

啊，小坂先生可是一位要人哪！”

“不过……”

“不过什么呢？吝啬点钱，万一出了岔子可怎么办？”

小坂走着，轻轻地点了点头。在他脑子里盘桓的是好不容易才买进了硬币。为了保住这些东西，三十块美金也好，五十块美金也好，他都满不在乎。

石崎又感到孤零零地被撇在一旁了，心头有点儿凄怆。

不用说，孤立也是预料得到的。不过，他原以为至少在迎接小坂的那个晚上，老旗的感情会跟他一个样。

连人带公司都被人家买了去，留下来的这两个人在F贸易公司的干部和职员面前，寒伧而又渺小。两人都是既没有财产，也没有自己的小天地。

石崎曾经设想过，至少在这天晚上，他们俩应该肩并着肩，说着“毕竟不一样哪”这一类话，来互相安慰。

虽说老旗是处境相同的日本人，可是，却好象连同一人种都不是呢。

黄昏中，吉洛尼莫人凯嘉姆的脸，又亲切地浮现在脑际。

六

石崎把精力全使到开发印第安保护区的温奈托村的工作中去了，这项开发事业使他感到生活有了意义。

他把食物和衣服满满地装了一吉普车，开进了林海。在现场用圆木盖了一间小屋子住，几乎不再回到西雅图去了。

村子里，照凯嘉姆的命令，先让过去散居在各处的印第安人都迁到村子中心的一个地方来。为了把住房啦、学校啦、诊所啦都盖起来，着手开林平地，并雇用这些印第安人作为工地上的劳动力。

沉睡在林海深处的村庄，生气盎然，可说自古以来还是头一遭。

不管是黎明还是傍晚，石崎总是远远地眺望着大自然，望着印第安人，好象他真的已经是吉洛尼莫的一分子了；不象过去住在白人社会里，总是格格不入，倒象是回到日本的古代社会中去了。

凯嘉姆简直把石崎当成了兄弟，张口闭口就用“我们是同一人种”这句话来打招呼。有时候，干脆用这句话来开玩笑。这样的玩笑恰好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男女老少不论谁，都和石崎搞得挺热呼，就象是生活在至亲好友中间。

石崎想：美国的木材行已经变成飞机制造公司了，而日本的木材行呢，却在遥远的林海深处，象是地方上的小官吏，正在开始建设新的村庄。工作并没有落在人家后面，干劲也不比人家差呀！

正因为这是规模宏大的综合商行长期计划中的一环，所以比石崎一生中经历过的任何工作都稳定。

他甚至想到，索性把妻子和孩子都接来，和吉洛尼莫人

过同样的生活，也是怪有趣的。

所需要的资金，如数由总公司寄来了。

总公司来催促，要尽量快一点，尽量多一点，把木材运出去，决不能悠闲地、慢条斯理地干。

村子中央的土地还没有平整好，石崎已经狠抓了搬出木材用的林道的工事。这时使用了机械设备，印第安人只作为辅助劳动力使用。

推土机和翻斗车开进来了。但是在莽莽的林海中，只好象是飞进来几只迷失了方向的新品种的昆虫。

白雪皑皑的雷尼尔山的顶峰，浮现在西边的空际，林海显得非常静谧。

好象放着一支尺似的笔直的林道，在林海中向前伸展。

开这么一条道路，对大自然来说连轻微擦伤的感觉也不会有。这道路并没有使大自然感到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只是使它有点儿不安。

吉普车一开动，银灰色的狐狸摇晃着大尾巴乱窜乱蹦。鹫一整天都停在高高的树梢上，偶尔还往下面张望。到了夜晚，还听得到远处狼嗥的回响。

不久，印第安人采伐下来的美松和美栂装满了拖车，源源不断地经过这条道路运出来了。

采伐以后，就督促耷拉着脑袋的印第安人施肥，栽植树苗。

对吉洛尼莫人石崎来说，这项长期工作，看来就这样走上了轨道。

七

热衷于把木材运出去的，当然不光是石崎一个人，老旗也全力以赴地在对州有森林和白人的私有森林做工作。他也有他的成绩。

而且，不光是这两个人所在的F贸易公司收购了大批木材，各商行也都为了空前未有的竞购，在到处钻营呢。

西雅图也好，塔科马也好，埃文斯顿也好，所有的港口都堆满了要运到日本去的木材。

但是，一天早晨美国突然宣布向日本输出的木材不准超过前一年实际输出量的八成。而F贸易公司在那时已经收购了接近前一年实际数字的一倍半了。

接到老旗的通知后，石崎匆匆赶回到西雅图。

总公司的代部长小坂严饬：订了合同的要撕毁合同，已经收购了的要倒手卖给当地的木材商。不管哪一项，都要尽量减少损失。

指示很简单，办起来可麻烦了。

要撕毁合同，就得支付违约罚款，听候起诉。再说日本的所有木材商，收购都远远超过了限额。若想倒手卖给当地的商人，就会被人家抓住辫子，大大杀价。

接着，又来了一道停止开发印第安保护区的指示：一切工事就地冻结。这是一道只要求保留采伐权，光为自己打算的指令。

据说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日本的金融业风云骤变，银根突然紧缩，资金已不再宽裕了。

“冻结工事将使迁往村子中心的印第安人生活无着落，那是不人道的。宜缩小规模，稍微再干一点。”石崎用电传机和国际电话请示。

“由你这个吉洛尼莫人去谈，总是谈得通的吧！”石崎被顶了回来。

“你是吉洛尼莫人吗？难道不是本公司的人？”石崎受到了呵斥。

象猫的眼睛一样变幻不定的政策。也许，那不光是F贸易公司的责任吧！

可是，象日本银根紧缩这一类事，怎么向凯嘉姆去说才能使他理解呢？

总之，事到如今已经是不合算了，不上算就只好放弃。撕毁合同就是叛变，如果真的是吉洛尼莫人，说不定还要枭首示众哩。

第三道指示是把老旗调往阿拉斯加去。

虽然石崎很想能替换老旗，逃到阿拉斯加去避风头，可是从旧金山调到西雅图，再调往阿拉斯加，这样转呀转的，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这样的调动也实在受不了啊。不是曾经在哪儿听到过一句牢骚吗，叫作：“去也是地狱，留也是地狱。”

老旗去安克雷奇的那一天，石崎上西雅图机场去送行。

在南边的天空中，这一天，雷尼尔山依旧若无其事地银

光辉映。

多么可爱的山啊！可是一想到今后要在这山麓下办交涉，石崎心里就闷得缓不过气来。

从旧金山召开临时会议到现在，已经整整两年了。虽然春天快要结束了，彻骨的寒风还在飕飕地刮着。

“这是从阿拉斯加刮来的风，寒风刺骨哪！”老旗随随便便地说了句口头禅就苦笑起来。“说起来，我这次要去的也就是那个阿拉斯加了。谁知道一到隆冬腊月，究竟会变得怎么样呢？”

石崎想不出该用什么话来回答他。

虽然两个人都默默无言，可是心却渐渐地贴近了。

他们俩都象砍倒以后运下山去、盲无目标地漂浮在港口冷水里的木材。今后，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到日本去呢。

在广播员的催促下，老旗朝着入口那儿走去。那就是和歌本和小坂他们轻轻松松地到来，高高兴兴地回去的时候所经过的地方。

老旗走着，就象想起一件事似的说："我也有兴趣搜集起硬币来了。"

石崎瞥了老旗一眼，他是要向小坂谄媚呢，还是真的有了兴趣？

“不过，到此也就结束了，在阿拉斯加是没有硬币商店的。”老旗留下淡淡的一笑，就阔步走了。

喷气式飞机隆隆地响着，从头顶掠过。那准是西雅图

原来的那家木材行制造的一架波音飞机。

在飞机声的下边，日本两位木材商人最后握着冰冷的手分袂。

（1974年）

万木春译

别了，幽灵

小松左京

走进公寓里自己的房间，刚打开电灯就停电了。

——唉！糟糕……怪呀，幸好在电梯里还没停电。——他这么想着。

不知从哪里射来一束微弱的亮光，把室内照得影影绰绰的。——他等眼睛习惯过来，就走到电话机旁，想给管理人员室打个电话。可是，电话也出了毛病，听不到接通的声音。不久，话筒里传来了一长串古怪而嘶哑的笑声，就象从地底下拖过来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

他看了看话筒，然后不满地啧啧舌头，把话筒使劲地扔回到电话机上。

闷热得很，脸上粘乎乎的，他走进洗脸间，想用水洗洗脸。——拧开水龙头，可是不出水。水管里发出阵阵象萨克斯管乐器那种沉闷的响声。

——怎么回事！——他皱起了眉头。

——他妈的，一切全停了。

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从水龙头里象烟雾似地冒出一个白

糊糊的东西。——一瞬间,他感到脊背上发凉。

回头一看,就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穿白色和服的幽灵。前额上照例扎着一块三角巾,面颊干瘦,神情沮丧(诚然,神情快活的幽灵是不会有的)的中年男幽灵。拖得长长的和服下摆很快地消失在地板上约二十厘米的阴影里。

“啊!原来是幽灵?”他嘟囔着。

“你不那么害怕吧!”幽灵用一种阴森的声音说。

“怕倒不怕,不过吃了一惊。”他紧盯着幽灵说道,“你要是出来的话,应该事先打个招呼嘛。按一下电铃——不,譬如说刮上一阵腥风呀,或者敲一阵大鼓① 呀……”

“对不起,说到近来的城市里,连夜间都嘈杂得很,即使刮一阵风,打一阵鼓,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而且,我们那边‘管效果的’,近来费用全都上涨了……”

“噢,那也是‘管效果的’干的?”他很钦佩地问,“那种费用,怎么付呢?”

“你为什么不害怕呢?”幽灵不满意似地噘起嘴,“你不怕我吗?老实说,你害怕吧?”

“我并不太怕,”他一边点着烟一边说,“因为你们这种形象似乎已经定型了。这种打扮不是保持了好几百年了?——连姿势都是千篇一律的。首先是现在的人对一般情况并不会大惊小怪,即使是裸体女郎或宇宙人大白天在银座街头漫步,谁也不会感到惊讶。”

---

① 日本歌舞伎中,幽灵在鼓声中登台。

“你说打扮陈旧了，可是我们不能那样随随便便地改变流行的式样。因为我们同古典艺术一样，只有保持传统的形式才有价值。”幽灵讲了些大道理，“不过，人们不怕倒也好。——可我也有点失望！”

“你是从哪里进来的？”他回头看看盥洗间，“莫非是……”

“是的，刚才水龙头开了，我是顺着水管子进来的。”幽灵点点头。“那个水管子埋在地下，正好经过通向阴间的路旁——恰巧又赶上停电，我就急忙进来了。而鬼火这家伙却比我早来了一步……”

到这时候，他才发觉电灯熄灭后，室内朦胧发亮的原因。——在环形荧光灯那边，粘着一团蓝色火球，在一闪一闪地发光。

“那个家伙是怎么进来的？”

“趁停电的时候，顺着电线进来的。”幽灵说。“其他的那些家伙，——你瞧，顺着煤气管道进来了。”

回头一看，厨房的煤气灶上燃着三四个火苗，比煤气火焰还大。

“用那个火——能做熟饭吗？能烧开水吗？”

“哎呀，鬼火这种东西热量虽低，不过，你要让它烧，它也不会烧不了。”幽灵一边说，一边环视室内，“您的房间相当不错呀，还没娶太太吗？”

“你少管闲事！”他生气了。

“太太可得千万慎重地挑选呀！我这个人就是被水性

杨花的老婆给毒死的。后来，我又把她杀了……"

"那末，你的冤仇已经报了吧？"他渐渐地有些不耐烦了，"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又到处乱窜？莫非跟我有什么冤仇？"

"不，哪里的话！"

幽灵吃惊似地抬起两只手，手腕子朝前耷拉着，一动不动，那种松弛的样子就象小狗坐在地上伸直身子在拜拜一样。

"那末，为什么呢？难道你死以前在这公寓下面埋藏着金钱吗？"

"不，不是。这里我是头一次来。"

"那末，你为什么要晃悠到这里来呢！"他终于大声喝道。

"请您不要对我这么凶！"幽灵一边赶忙往后退，一边抱怨似地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连个象样子的理由也没有就跑了出来，那怎么成呢！"

"说实在的……我是来观光的。"

"观光？"他瞪圆眼睛，"幽灵……出来观光？"

"是啊……这次我们那边和你们阳世两地之间的旅行自由化了……"

"自由化？——这是怎么一回事？"

"过去很长时期统治着阴间的独裁者——也就是阎罗王，遇上造反，给推翻了。这以前，从那边到这里来，限制和规定很严，官僚主义害苦了我们。现在制度变了，外出旅行

大幅度自由化了，所以……”

“所以——你就毫无目的地来观光，是吗？”他吃惊得张口结舌，“幽灵——究竟要观光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那边什么都很陈旧，相形之下这边有各式各样诱人的东西，有趣得很呀！夜里的霓虹灯美极了。”

“那末……除你以外还有……”

“是的，观光团要陆续前来。因为受压制的时间太长了。”

“你可不要开玩笑啊！说什么幽灵集体观光！”

“那——能让我打搅您几天吗？您这里地方很宽敞，反正就您一个人嘛！”

“别胡扯！”他刚一大声斥责，突然感到停电后的室内闷热得很，冷气也停了。

“让你住下也行，但不能白住。”他说道，“你知道吗？日本人现在被叫作经济动物。你要是有冤仇，那又另当别论，一个没有目的跑来的幽灵，让你白住，我可没有那么好说话。”

“我可没有钱……”幽灵不放心地说，“但是，如果我能替您干点什么……”

“你能让这房间凉快起来吗？”他又说，“因为每当你们出来的时候，总是吓得人家打寒颤！”

“一定照办！”幽灵说。

说话之间，也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凉风，他身上的汗一下子退了。

“这样的风怎么样？”

“这样就行，”他耸了耸肩膀，“不过，这风有股腥味呀！”

“这一点就请您多多包涵了——您留我住下，‘报答’您的办法是替您打扫打扫卫生，帮着干干活。”

冰箱的门一下子开了，啤酒和玻璃杯从里边蹦了出来。瓶盖噼啪一声脱落了，啤酒瓶自动地咕嘟咕嘟地往杯里倒啤酒。

“作为见面礼，请吧！”幽灵说。

“你呢？”他一边端起玻璃杯一边问道。

“我不喝。因为喝醉了，我就没有神通了。”幽灵说。

第二天晚上，他来到经常光顾的那家酒吧间时，想吓唬吓唬女招待，他尽量用可怕的口气说，“喂！我告诉你呀！我公寓的房间里闹鬼了。”

“啊！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女招待耸耸肩，“从前几天起，我住的公寓也来了好多呀！”

“你不害怕吗？”他恐惧地反问道。

“哪里哪里。”另一位女招待说道，“我住的那个胡同也跑来了两三个，完全是老样子，一点也不可怕，真让人失望。”

“他们那样到处乱跑吗？”他一边想起昨晚幽灵说的“自由化”的话，一边心不在焉地嘟囔着。

“从前两三天起，突然多起来了。”女招待说，“记得报上某个专栏里也刊登过这件事。”

——那末，昨晚幽灵说的可能是真的了，他想道。不过，

幽灵的入境者增加那么多，究竟会闹出什么情况来呢？

他往厕所走去，门自动地一下子就开了，有谁坐在里边。

“啊，对不起！”他脱口而出说道。

“请原谅。我喜欢呆在这里……”全身湿透的幽灵蜷缩着身子说。

“怎么，又是幽灵呀！”他气愤地嘟囔着，“快躲开！”

“是，这就走！”说着，幽灵哧溜一下缩进抽水马桶的水中，但还露出半截身子，双手搭在马桶边上。“让我白白地使用抽水马桶，也过意不去，所以我要为您做各种服务工作。您是大便，还是小便？要是大便，我替您擦屁股。如果是小便，我就给您抓住抖落抖落。”

“得了，躲开！要不快点躲开，我就往你头上撒尿！”他大声喝道，“啊，喂！不要抓住生拉硬拽！住手！”

随着从阴间到娑婆世界①的“旅行自由化”，幽灵们相继蜂拥而来。对方既无意让人们感到有什么可怕，接待方面虽然最初稍稍有点吃惊，但是很快就习以为常了，由于“城市里的相互漠不关心”，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不过，幽灵的数目不断增加，穿着白色装束到处晃悠的身影渐渐地在黑夜中随处可见。最初也是有点好奇，有两

---

① 娑婆世界是佛教术语。古印度传说中指包括三千大千世界的一个极大世界的名称。佛教以娑婆世界为释迦牟尼所教化的范围。这里泛指人世。

三家店铺，如“妖怪酒吧间”等雇用了幽灵，但很快就解雇了。因为幽灵总是哭丧着脸，同由人扮演的妖魔鬼怪一比，简直毫无吸引力。这一点大大地伤害了幽灵们的自尊心。

不久，幽灵集体乘坐阴间组织的观光大轿车开了进来。车头装着点燃磷火的白灯笼来照明，里面既无司机也没有什么乘客的大轿车，在护城河和东京铁塔① 一带转来转去。汽车一停，从里面飘出一幅长长的白布，接着后边就是一些白色影子在晃动。据说那是在一次农民起义中全村遭到杀害的那一帮人的幽灵，他们好象在阴间组织了“农民协会”。

由于“幽灵人口”这样增加起来，连最初漠不关心的人们也都开始感到焦急不安了。幽灵渐渐放肆起来，甚至大白天也开始在闹市露面了。于是“取缔幽灵”的呼声终于高涨起来。人们说，让幽灵身穿那套打扮在城市里东游西逛有碍城市的观瞻，对外宾来说，这有伤国家的体面。首先，这些家伙不是“非法”入境的吗？——话虽如此，对于幽灵能否沿用“外国人登记法”，在法律上是有疑问的。最主要的，对方不是外国“人”。

有人说，至少白天要禁止幽灵进来，于是，就请平素受人钦佩的大和尚画些镇压幽灵的护符，到处张贴。——不过，时代到底不同了，看来和尚的法力也不灵了，夜间好象并不灵验。

尽管如此，因为发现把护符拿到附近一贴，幽灵就讨

① 东京铁塔是座落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内，用于广播通讯的铁塔，高达三百三十三米。

厌，于是有的出版社就大量印刷护符出售。也让警官把护符贴在警棍上来取缔幽灵。

幽灵渐渐遭到大家的厌恶——在等候出租汽车的队列中，只要一有幽灵站在里边，司机就拒绝让他上车。

“让我坐车吧！我喜欢出租汽车，以前我常常坐，”有的幽灵哀求道，“请您把那张护符翻过去得了。”

“不行，”司机撇着嘴说，“要是你比规定的车费多付两倍的价钱，倒可以让你坐车！”

“那也太苛刻了！——幽灵怎么会有钱[①]呢！”

了解到有了护符就能“控制”幽灵，护符就在大家手中流传开了，出版社赚了大钱。——他也使用护符支使“住在居民家里”的幽灵干各种活儿。

“给我按摩按摩！”他对幽灵说。

“我不会，会按摩的幽灵多得很，不过都在各处给人使唤了……我倒能重重地压在胸上……”

“那末，给我叫个女幽灵来，不是美人儿可不成！”

“不过，对您有用处吗？”

不久，一位异常漂亮的美女幽灵被带来了。——他抓住羞答答的美女幽灵的冰冷的手，把她拉到身边，突然撩起她的和服下摆。幽灵哎呀一声，发出了可怜的叫声。

“怎么没有下半身呀？”他喊道，“赶快想个办法！否

---

① 此处原文おあし一词，语义双关，一作钱解，又作脚解。据日本民间传说，幽灵没有脚。

则……”

“那末，我去叫一个只有下半身的幽灵。”幽灵慌忙说道，“拿两个接合起来，请您将就一下吧！”

不久，有个东西从他和美女幽灵睡着的被窝脚下咕容咕容地钻了进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跳了起来，把那个毛茸茸的下半身幽灵踢了出去。

“啊呀，是个相公！”他惊慌地叫道。

在议会上有的家伙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借用护符的力量，支使幽灵们在夜间干重体力劳动。因为幽灵有挪动物体的“非凡神通”。在夜间体力劳动工资上涨的时候，哪有不使用幽灵的道理呢。人们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开始任意驱使幽灵在深夜里打扫卫生和收拾垃圾，并在夜间搬运工厂里的危险品等等。幽灵是很驯服的，但为了凑齐一定数量，就开始“捉拿幽灵”了。

还有，只是为了纯粹拿幽灵开心而虐待幽灵的恶作剧流行起来了。

最早拿幽灵作为虐待狂恶作剧对象来玩弄的就是他。那就是把护符硬按在讨厌它的幽灵身上，念起经咒，看着幽灵痛苦挣扎的样子取乐。——这个游戏马上就在社会上流行开了，连孩子们一看到幽灵也都拿着护符四处追赶它们。

“实在受不了啦！人们为什么干这样残酷的事？”有一天晚上幽灵终于喊叫起来了。

“别装腔作势！你是要让人们把幽灵当普通人一样看

待吗?”他冷笑道。

“我们诚然不是人，不过我们有人格。受到这样对待，我们怎能忍气吞声呢。”

“你们难道不是未经准许就随随便便地钻进我们的生活圈子里来的吗?我们当然很不高兴，也很讨厌。让你们干那么点活儿是完全应当的。”

“讨厌，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们想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一心想为你们效劳。不过，这始终是要站在相互尊重，平等互惠的立场才行。

“首先——你说我们挤进了你们的世界，可是本来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老住户呀，可以说现在是‘回老家’来了。

“而且，你们过去随随便便地把我们的打扮、容貌和因果报应故事画在画上，或是编成戏剧、小说、电影。这个画像权、著作权和构思权，这些账该怎么算呢?”

他被问得哑口无言。

“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已经让鬼火从电话线中跑去同其他伙伴商量好了。我们撤走。阴间和娑婆世界断绝外交关系。而且，过去和我们有关，而由你们擅自使用的东西全部撤走。将会出现怎么样的后果，咱们走着瞧吧!

“对我们的态度竟然这样蛮不讲理。真可恨……而且——反正，连你也总会有那么一天……到了那时，不报仇雪恨才怪呢!”

这时就象雇了“管效果的”一样，传来了大鼓声。他这才注意到好几只老鼠正在哨门上那张为了不让幽灵逃跑而

封锁大门的护符。他刚想到这里，只听嗖的一声刮来了一阵腥风，门啪嗒一声开了，幽灵嘻嘻嘻嘻地留下了瘆人的笑声从门口一下子消失了。

从那时起，幽灵的形影从街上一股脑儿消失了。不，不仅是幽灵本身，就连描写幽灵的戏剧脚本、大道具、电影、绘画、小说、研究、记录和魔术等等全都从人世间消失了。而且关于有过这些东西的记忆也全从人们的脑子里消失了。也就是说，号称“鬼怪文化”的东西全都没有了。

遭受损失最大的是文学艺术系统。能乐的大部分，歌舞伎的大部分，西欧文学中的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麦克白》，亨利·詹姆士① 的《螺丝在旋转》等也……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和《源氏物语》中的几帖——。人们再也看不到夏天《四谷怪谈》和《累渊》② 中那种骇人听闻的冤仇世界，也不会被“凶宅”吓破了胆。既不能偷看一眼能乐的鬼怪戏目中的幽玄世界，也不会为克拉夫特③ 的小说而战栗。

留下的是一种模糊的记忆：很久以前好象有过那种凶

---

① 亨利·詹姆士(1843—1916)，生在美国的英国小说家、批评家。

② 《累渊》是日本落语(类似于中国的相声)中的社会“人情故事”之一。原名《累渊后日怪谈》，后改名《真景(神经)累渊》。作者是三游亭圆朝(1839—1900)。累渊是个地名，内容写的是情节曲折复杂的因果报应的冤仇故事。后来曾改编成歌舞伎脚本上演。

③ 克拉夫特是当代英国小说家，以写恐怖小说著称。

残的东西，骇人听闻的东西，但那庞大的“畏惧超自然的东西的乐趣”的文化全部消失了，那曾经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想也想不起来了。

人类世界由于失掉了那些东西，似乎有点使人产生一种索寞不快之感，但人们并未注意到它。——只有他尽管还年轻，却一味地怕死。他变得神经质，成了胆小鬼，夜半一个人心悸亢进不能入睡。于是便胡乱求医吃药，以致症状发展到近乎神经官能症的地步。为什么突然那样怕起死来了呢？他自己也莫名其妙。

有时他在梦中听见“你也总会有那么一天……”那句阴森的话，和瘆人的尖笑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跳了起来。那话是谁说的呢？“总会有那么一天……”自己究竟会怎么样呢？而且，那句话所要说的，为什么这样可怕到极点，他完全摸不着头脑。

（1974年）

李宗惠译

时 间

佐多稻子

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奇怪。年轻的时候，尽管过来的时期很短促，可是总觉得已经过去很久了。时间已经消逝，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我总这么想，消逝的时间虽然象剪影画那样还能够重映在我的心上，然而它却和现实感觉毫无瓜葛，所以生活在过去的时间里的我这个人本身也消失了。我从二十五岁过渡到三十岁的时期，曾这样看待过去的一切。可是这时候我已经开始了文笔生活，把自己过去的时间也能再现于纸上，也就是说，过去的一切理所当然地已经在心灵深处全都留下了底稿。我在进行这项作业的过程中，就把自己过去的现实性抹掉，大概让它象印相纸上的风景一般封存在内心深处了。尽管年轻的时候毫无疑问也象现在这样被匆匆忙忙的形势所迫，但是，我对于过去彼时彼刻的绝缘感觉，甚至连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以为是理所当然的。虽然还不能说那是个美好的过去，也常常想到，年轻时的人生是苦涩良多，可从来也没有想把它抹掉过，而且也并不因为它的再现而感到痛楚。尽管生活仍在继续，我有写作的工作，但是我却和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有了直接联系，

这一事实倒可以说成了和我的过去联系起来的纽带。不过，回顾一下我自己当时的思想意识，我所以感到自己的过去是那么遥远，简直象完全消失了一般，大概还是因为自己有了新的视野而使自己有了新的变化，这些，在心理上发生了作用。我想，前途虽然谈不到如何广阔，但是我愿目不斜视地走现在的路，过去已经和我自己断绝了联系，围绕过去的一切也早已把我忘掉。

当我怀着这种心情的时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遇到过自己的过去。那时候我之所以那样狼狈，还是因为我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出现这种时刻。那是深秋的一个傍晚时候。街灯在薄暮的昏暗中特别耀眼地开始亮起来，有时一阵寒风吹过。市营电车终点的国营铁路车站前的大街上，正是人潮滚滚，熙来攘往的人们都不约而同默默地加快脚步的时刻。我穿着专为背婴儿用的肥大的棉套衣，背着我那男孩子，办完了某件事坐上市营电车来到这里，打算到换车的国营铁路的车站去。背上的男孩已经把他的身体紧紧地贴在我的背上，他在棉套衣里有时却也伸伸腰，我把这样的幼儿当作出门时有趣的旅伴一样背着，回到了这里。

“累了。你也肚子饿了？先喝杯茶吧。”

我看见了茶馆，向背上的孩子小声这么说着就进去了。我找了个靠角落的座位，把幼儿放在膝上给他牛奶喝，就便我也歇歇脚。这时候，一个男人推门进来，好象正在结结巴巴地说什么，我抬眼一看见他，一刹那之间赶紧扭过脸去，不由得紧紧地抱住膝上的孩子。那个穿着短斗篷戴着呢子

礼帽的男人，似乎是在换零钱，他一把接过零钱立刻走出茶馆。我匆匆忙忙地把孩子往背上绑的时候甚至有些颤抖，我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恐怖弄得颤抖的。因为方才这个男人就是五年前和我离婚的对象。他没有发觉我在这里，假如看见我，一定要夺我的孩子。浑身打颤是因为我没有任何理由地首先害怕这件事。我必须逃开。我往车站那方向跑着，一晃看到那个穿短斗篷的人在电话亭子里拨电话，他果然还在打电话呢。我还是怕他追上前来赶紧钻进车站，跑上通往站台的阶梯。我跑到这里突然再一次地浑身颤抖起来，好象要抖掉什么东西似的。我回头看了看背上的孩子，他仍旧是那么一副天真的面孔，我这才好不容易回到现实感觉中来。从看到他的时候起，片刻之间，我的神经就完全处于非现实的活动之中了。根本不存在孩子被夺走的可能，为此恐怖而逃跑，这就是我的神经不够健全的证据。我和现在的丈夫之间生的这个孩子，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可是刹那之间我甚至为这莫名其妙的恐怖而发抖。而且好不容易地进了车厢混在人群里以后，却仍然想赶快摆脱掉由于见到他而产生的莫可名状的恐怖感。虽然实际上他和我不过是偶然相遇，可是他仅仅是出现在我身旁，就使我发抖了。从未料到而且最沉痛的这段往事重现在眼前，就使我惊慌失措并且害怕了。对于我来说，这段往事在我后来的人生途程中是理应消失的。我的恐怖好象是遇见了幽灵一般的恐怖吧。但是，此时此刻我所说的也不过是约莫五年之前的往事而已。

我回到家之后，跟我丈夫说，我曾见到他了，紧接着我

就说:"不知为什么,我害怕得很呢。"

我话里多少带有娇声娇气，可是也夹杂着说到"怕得很"的时候显得控制着恐怖的余韵。

丈夫目光锐利地看了我一眼之后说:"怎么?你仍然有这种感情吗?"

他很不高兴，脱口而出地说了这么一句。丈夫说这话时浮现在鼻子周围的表情，引起了我的羞耻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那时我为什么非害怕不可呢?仿佛碰见幽灵似的那种阴森森的恐怖,并不是梦幻,毋宁说是在我的感情上活生生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感情，才引起了我的羞耻感。看到他的时候我那样发抖，一定是只有他和我才知道的往事反射在那一瞬间。

我所以想到他还在挂电话，也是因为我立刻把他五年之前的生活联系起来的缘故。我那时想，他现在仍然是为了他那资产上的纠纷问题整天给律师挂电话吧。当时并不是谁家都有电话,除非特别重要的事是没有人挂电话的。那时他还是个大学生呢,可是白天总穿着西装,有些日子他和我一起去拜访律师。只有他和我两人的夜晚,我被他那略带变态心理的迷惘情绪折磨到了可悲的程度。我不以为他曾经爱过我,我呢,也谈不上对他有什么爱情。我们双方都不想培育爱情。所以他只是执拗地折磨我。他为了要我证明我的确爱他,要求我和他一同死。我由于绝望,服了他给我的大量安眠药。这一阶段我们所作的也可以说是互相残杀的勾当。

后来不论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以及在意识上，已经把这种非同寻常的往事抹掉了。五年岁月，对于青年时期来说，是多么丰富的呀。这一天我按照丈夫的吩咐，在街头同一个男人接头，从他那里领取秘密文件。办这样的事，我倒没有任何恐惧。每天思想上都已准备好如何同便衣警察打交道，所以，我对五年之前与此毫不相关的那些事从来也没回忆过。这五年来的现实生活，在我的青年时期只能说是每天都处于大胆的蜕变和自我充实之中。然而今天，五年前的他突然出现在我身旁的时候，刹那之间，我的神经就莫名其妙地倒退到过去，这可能是因为我在性格上有软弱的地方吧。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必须这样，而是我的感情倒退了。这时的我才刚刚过了二十五岁。

尽管我回想起青年时期的那五年是那么充实，但也并不把现在同样的年月完全看作虚度过来的。只是觉得过去和现在对于时间的感觉上有质的不同，它的原因何在呢？年轻的时候，五年之前的事几乎成了忘得一干二净似地那么遥远的过去；而进入老境的今天，甚至觉得五年之前恍如昨日。延续到今天的漫长的岁月，尽管这样的延续是单调的，但是它过得是多么快呀。所以五年的时间近得好象前天、昨天一般。而且即使觉察到这一点也并不感到可怕。虽然理性非常贤明地指出这种速度的趋向，然而感性却只是装作了然于胸而已。

今天，过去的事又突然与现实联系起来。到了我这个

年纪，凡是突然出现的过去，都是很早以前有过的关系，但在我的记忆之中却很快地对准焦点，又活生生地动起来，似乎是由于记忆和意识不统一的缘故。不过也不至于一下子跳起来就跑出去，尽管如此，电话铃一响我就拿起听筒，照老习惯应答之后，当我知道对方竟然是我八岁上住在长崎时经常在一起玩耍的那位邻居的时候，我不由得提高了声调。

对方说，她是从福冈打的电话。

“喏，你还记得吧，我有个妹妹，我们常常在一起玩……”

从对方的口气听来，现在仍然把我看作朋友，我的回答也自然是这种语调了。

“对，对！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我早就想给你挂个电话。”

刹那之间把遥远的一条线联结起来了，简直就象这个电话所象征的一般。在长崎，和她毗邻而居还不足一年，我从十一岁离开长崎以来，和故乡的关系长期断绝。对方所以能找到我，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变成铅字的缘故。大概她是据此寻踪问迹而找到我的吧。据她说，她现在是位医生，一直在福冈开设医院，我立刻想起，一点不错，甚至她那比我年长一岁少女时期的爽朗性格也记得清清楚楚。

除了她的消息以外，通过这个电话，我还得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消息，这个人是当时比她小一岁的男孩子。所以我再一次地提高了嗓门同她说话。如果讲起怀念幼时，首先使我感到亲切的也许就是这个男孩子。那孩子和我同年，一年级男女生同班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班里，到了二年级分了班

之后，我父母因为某种关系，暂时和老人、孩子分开来住，在外面给我们租了房子，偏巧租的就是这孩子的家。那是盖在他家房后的一所房子，所以，我出来进去就得穿过他家那个细长的穿堂，有些早熟的我，把和他由同学而邻居看作奇遇一般，颇为动心。从同班的时候，我俩就常常在一起，因此，从一年级起我对这个男孩子似乎就有了特别的感情。

现在跟我在电话里谈话的这个女友的家和那男孩子的家，从外表来说，都是同样安着格子门、毗邻的房子。所以，他俩真是名副其实的邻居。直到我和父母住在一起而从这所房子迁出去之后，并且过了两三年我离开了长崎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大概仍继续来往。虽说如此，从那时以后过了多少年呢？有半个世纪了吧，甚至超过了半个世纪。

“他现在在新潟呢，当了兵去打仗，复员回来了。眼下在新潟市，继承岳父家业开菜馆呢。前不久我见到他，还谈论你来着。不久的将来我也要去趟东京，也请他从新潟来，我们来个久别重逢吧。”

当医生的这位，话说得非常干脆。我把她和刚才说到的新潟的这位同学的住址记下来，对于她想到要给我挂电话这事表示谢意之后，就结束了这次长途通话。

“多么难遇的事呀！”事后我还这样叨咕着，我念叨着记得一清二楚的那男子的名字，把方才听到的有关他的情况暂且抛开，打算想象出他现在是什么样的形象。可能是由于他小时候有些口吃，他不大爱说话，也不是个淘气鬼。成绩在班里数第一，不腼腆，可从来也不摆优秀生的架子。我这

样写，好象是在介绍一个大学生似的，但实际上，小学低年级的世界里照旧也有这种独立的意识。我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特别喜欢他不摆优秀生的架子和为人直爽这一点。他对我也是直爽的。总是我先拉起他手就跑。

当兵，去打仗，回来，如此看来，他的命运和这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幸而太平无事地活下来了。长崎生人，迁到新潟，继承岳父家业开着菜馆，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定有他自己走过来的道路吧。把他幼年时代的风貌放在目前的境遇里，以想象来描绘他的形象，那末，现在他也许已经是一位寡言少语然而正直认真的一家之主了。

那时候偏巧我那有几张长崎的插图照片的书出版了。我想让他们看看故乡的照片，就把这书寄给了福冈的女医生和新潟的那位菜馆老板。那书上也有我小时候结着发结的照片，这照片可能唤起对方对那时的小朋友的回忆吧。当然，我也写了信。结果是福冈来信说书收到了；但是新潟却没有反应。因此，我这个一直盼望回音的人不免常常叨咕两句。但是始终也没有回音，只好断了念头的时候，我想起那男孩子本来就寡言少语，也就不再介意了。

这一年的年底，我收到两个托运件，一件是装在木箱里的咸鲑鱼，另一件是年糕。发货者是新潟的那个菜馆。菜馆的名称是印刷的，"烹饪佳肴"的商标之下只印着很有大菜馆气魄的商号名称。从木箱里拿出来的鲑鱼很漂亮，在我家的厨房里显得威风凛凛的。越后地方名产的年糕呢，不消说，自然是光采照人的。这就很清楚，他已经接到我的书

了。对于他的如此厚赠，我也写了道谢的信。过新年的时候，邮局集中投递的贺年片里也有他家寄来的一张。考究的日本纸上印着墨书的他那菜馆的商号名，那墨笔字写得潇洒清秀，字体倒很符合菜馆名称。然而那贺年片上却连一行附笔也没有。

日子转瞬之间就过去了。其间那位福冈的女医生因为出席学会而来到东京，顺便光临舍下，来是来了，可忙得让车等在外边。尽管从她那丰盈的体态看得出医生那种沉着的气度，但是从面庞上看，我仍然认得出她那少女时代的某些痕迹。她当医生了，这颇使我感动。因为在我们那个时代，女人有志于医道，那是不容易的，要有勇气，也需要条件。她该是六十五岁了，为了出席学会而到东京来的。她说她丈夫也是医生。

这时候我们谈到新潟，她又一次提到，下一次也请新潟那位同学到东京来一趟，但是除此之外，关于她和他直到今天为止的交往，以及新潟那位同学的目前情况，却一字未提。可能是因为没时间，不过我也没问。因为，对于隔了漫长岁月之后重新聚首的朋友，自然要客气一些了。

这一年的年底，新潟又给寄来鲑鱼和年糕，次年年底还是照旧。我这方面回敬的礼物充其量不过是书。不过我每次一定要写一封信，而新潟除了印刷的贺年片之外，连一言半语的信也没有。对于这件事我甚至发生了兴趣，也写了一篇短文。于是我常常想象，如果照福冈那位朋友说的办，她来东京的同时新潟的那位也来，三个人聚首的时候他是不

是仍旧寡言少语呢？我这个想象是从他少年时代给我的印象引伸而来的，我觉得和一句话也不写给我的目前情况完全吻合。有时候我还揣摩着新瀉的街道；描绘出一家专供佳肴的菜馆。我料想等什么时候我造访这家菜馆，这时候他一定会手足无措，表情腼腆。我想也许有这么一天。我只是料想着，不久的将来我会创造这样一个场面。

今年年底还是一如既往，从新瀉寄来鲑鱼和年糕，特制的日本纸印刷的贺年片。这件事到现在已持续了五年，然而这五年一点也不觉得长。尽管鲑鱼和年糕已经寄来五次，但是我感到就象昨天和今天的延续一般，每寄来一次，好象我同他的距离就更近了一些。但我并没有看到现在的菜馆老板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在少女时代保留的印象老在身边转悠似的。年轻时期感觉到的同过去的距离，和现在感觉到的恰好相反。尽管这么说，可是我的日常生活也并不是让金鱼游泳的玻璃缸那样。大家每天东奔西走忙得团团转，我自己也是匆匆忙忙地到处跑。五年的光阴在我的感觉上还是短距离的。所以，我现在的远近感是奇妙地交错在一起的。

今年接到的贺年片里，发现过去跟我有另一种因缘的人寄来的一张。那是在一张普通的贺年片左上角用钢笔加写了笔划很细的字，我读了之后不由得啊的一声微笑起来。那贺年片是从和歌山寄来的，刹那间使我想起了年轻时在浅草的往事。那贺年片上写着：

还记得吗？我是在浅草的铺子里同你一起干过活的百合。前些日子我还在龟户车站见过你呢。请多保重，我也一向很好。

乍一看这样的附笔并没有使我吃惊。我倒觉得她问我"还记得吗？"这话可笑。有什么记得不记得，我还能忘？想起了从前她那带点儿乐观、快快活活的性格，不由得使我苦笑起来。

我记不得是哪天了，我在龟户车站的阶梯下面看见她从上面走下来。那也许是战后不久吧，我是应工厂的青年工人学习小组邀请而去龟户的。当天傍晚，我把事办完，正想从龟户车站候车室向站台走去，就碰见了她。她穿着一件黑绸面和服外褂，看样子是为了出门而打扮得整整齐齐，她给我的印象颇有些商家妇女的派头。矮个子，结实丰满的体态，加上那白皙的面庞，总是面向正前方似乎是襟怀恬淡的表情，和从前毫无二致。我停下脚等她下来，然后搭了腔。

"你是百合姐吧？"

我记得我的语调是亲切的。昭和初期①，她和我在浅草的咖啡馆里干活，白罩衫的带子系在背后，打个大蝴蝶结，一直站着干活。在这个铺子里干活的年轻妇女们，背负着表面上不为人所知的痛苦，过不多久，许多人就被这沉重的痛苦压垮。但是她却并没发生什么纠葛，所以这次久别重逢，我的心情才能这么轻松。

---

① 昭和元年是一九二六年。

她也看了看我的面孔，然后迟迟疑疑地问："你是谁呀？"

她称我为"你"，这就突然把我拖进往昔的日子去了。

"在浅草，喏……"

我用亲昵的语调说，可是看样子对方仍然没有想起来。

"啊，是吗？"

她说着，表示出急于要走的样子。于是我们就在这里糊里糊涂地分道扬镳了。

还记得吗？有什么记得不记得。我所以为此而苦笑，是因为我想起了当时的情况。似乎后来她从又记起了我。即使从龟户车站的不期而遇算起，也将近三十年了。如果从在浅草一起干活的时候算起，那该是多少年了呢？当时我二十三岁，正是开始急遽地转变的时候。令人想到这段岁月有多么长啊。可是贺年片上的附笔却把遥远的这段往事突然拉近了。她现在一定有了归宿。一定从什么地方打听到我的住处，因此她才在贺年片上写了这段话。我马上写了回信。"你是谁呀？"这句话虽然可笑，但即使如此仍然使我感到亲切，原因是现在把我和她重新联系起来了。

这年夏天我漫步在长崎的大街上。虽然算不上是阔别之后的重访，但距上次归来毕竟过了五六年。这次回来倒也不是有一定要办的事，因为这里是我的故乡，我对它总寄托着什么希望；另一个原因是也想再去看看新潟那位朋友从前的家。因为那里也是我曾经暂时住过的家，战争期间我回过一趟故乡，从门前走过，看了看它。那时，只想看看一如往昔的街景，没打算打听人们的消息。不知为什么，我自己就

下了个结论：那里已经谁都不在了。也许的确如此。从前的街名是上筑后町，离长崎车站不远，走着就能到。后面是叫作立山的山冈，当时在市郊，这里有寺庙和住宅，是一条很安静的街。尽管战后我曾到长崎来过多次，却连一趟也没有到这里来过。这次所以想来，是因为打算把我们旧居眼下的情况告诉新潟那位幼年时代的朋友。也许是因为现在我和那位朋友能取得联系，这条街更使我倍感亲切了吧。

上筑后町这条街，幸免于长崎的暴风和大火等等战争灾难，旧日的寺庙仍在，狭窄的街道一边，关西式木格子门的门面一如旧日风貌；但是我们住过的靠寺院的这一边，却是家家都改建成今天流行的铝框窗户的新式房屋了。狭窄的街道本身显示出古色古香和凝重，但是另一边却是新式建筑，所以看起来面目全非，再也引不起往日的亲切之感了。

初秋季节，新潟寄梨来了。照老例年底寄鲑鱼和年糕之外现在又寄梨来，我简直没法道谢了。因为接受馈赠的感谢信很难写。不过，在他看来绝对用不着说什么话的，寄到东西就等于听到他说话了。他大概是托物寄情，用梨来回答他已读了我告诉他长崎上筑后町旧居的信吧。我无从知道他以前看没看过童年时代的故居。被征去打仗，复员归来，这期间他是不是去过长崎呢？

此后不久我的新书出版了，我把它寄给新潟。这边寄信对方从不回信的情况我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也就不期望会寄来收到赠书的回信。因为我对于恢复了的遥远的友谊

是恋恋不舍的，所以也给福冈的那位女医生寄去了。我找到自己人生开始阶段结下的友谊，并且对此恋恋不舍，这一定是自己走向老境的现象。想把自己过来的一切托于掌上一般地细加玩赏，这种感情是脱离理性而与把现在和过去联在一起的心理一脉相通的。

书寄出之后不久，从新潟寄来一张普通的明信片，印刷好的菜馆的名称那是习见的了，然而寄普通明信片这还是第一次。我看到，旁边有一个写得很小的“代”字，我以为他一向不给我写信所以找人代写的，所以就翻过来看信的内容。那上面写的是寄来的书已经收到，表示谢意的话，随后通知说，家主业已去世，忙于筹办丧事，未能及时复信，深致歉意。她家主人的姓则写成我那个幼年时代的朋友的旧姓。明信片上说他六月上旬入院，因胃癌而死。最后是：“惠赠的书立刻供于灵前。”只提到六月入院，没写逝世的日子。我只能按寄梨的时日作为起点计算，因为那是初秋，说明那时他尚在人世。这就是说，他在入院期间读了我寄给他关于谈故乡风貌的那封信了。如此看来，可能是他读了这封信之后让他家的人给我寄了梨。他读到我告诉他故乡情况的那封信时，感情是怎样的？这当然无从得知。在病痛之中，对距自己那么遥远的问题也许不会产生多大兴趣吧。也许他只是按照情理让他的家人给我寄的梨。

我对写在明信片上的他的姓注视良久。我以前就知道，他继承那菜馆之后就改了姓，所以我寄给的信一律用他改过的姓，对方寄来的东西，这还是第一次署这个旧姓。通知

他业已逝世的明信片上头一次用他的旧姓。明信片上是女人的笔迹，这个通知是以主人的名义发的，所以估计是他的妻子吧。从"立刻供于灵前"这话的亲近程度来看，似乎就是如此。

他的年龄和我相同。接到他的死亡通知，想起来也并没有什么奇怪。接到这种死亡通知的我本人也是如此。我以为象这样的年纪，死并没有什么奇怪，只是我万没料到刚刚联系上的幼年的这段友谊这么快就会消失。我一直想着，有朝一日一定能和这个旧友重逢，共话往昔。并不是由于我留恋孩提时代纯真的回忆，才失去了现实感，而是我现在的感觉平淡了。

在浅草时期结了缘、现在住在和歌山的那位朋友，似乎很健壮。寄来的信夹着两张照片，这回她也写了久别后的感慨。一张照片是她蹲在摆着盆花的前面照的，另一张是站在有水池的庭园照的。从两张照片来看，尽管同本人稍有不同，但是还感觉不到什么老态。看样子好象莳弄过盆栽之后拍的，穿着下厨房用的白罩衣，但的确端庄稳重，有主妇风采。现在她一定就象这照片那样，是位贤慧的家庭主妇吧。她的信上说，到和歌山这一带来的时候请光临舍下；还提到，儿子在东京，她自己也要到东京来逛逛，那时一定往访，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同你见面等等。

我从来没参加过校友会，在工作单位里的交往也很有限。虽说由于我现在的工作关系她找到了我，但是所以能够同我打招呼，也是因为她毕竟有这份优裕条件。我想起

她在浅草时的一件事。她和一位其貌不扬的客人来往。这位客人穿着与男人不相称的绸和服外褂，举止潇洒却总使人感到有些神经质。

“他是歌舞伎演员哪。”

她这么一说，我也就把他的面孔记住了。此后这位客人只来过一两次。过了几年，我从歌舞伎舞台上一位女角形象上认出了他。那时，他在并排侍立的宫女之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我想，无怪乎我看出他有些神经质的样子，原来果然是个男扮女装的演员，同时也想起了曾告诉过我“他是歌舞伎演员哪”的她来了。

已经好久没看到这位演员演戏了。因为好几次看他演宫女或侍女，所以再也看不到他出现在舞台上，就联想到他也许死了。尽管和歌山的朋友来了信，从而想起了这位扮女角的演员，但对他也不是印象很深的。只是我和她有了目前的巧遇，才使我想到他是否已经死了而已。

她的信上说：“不久的将来一定要同你见面。”我也把这事视同平常，但是我也并没想过这样的日子不会有。突然和新潟那位幼年时代的朋友取得联系，是在五年之前，就象最近的事。同样，我也一直在想，有朝一日总会有见面的机会，但是，昨天和今天好象正在一起流逝。

（1975年1月）

李正伦译

作者简介

正宗白鸟

(1879—1962)

日本老一辈的著名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原名忠夫。出生在冈山县和气郡。一九一〇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开始发表作品。一九〇三年到读卖新闻社当记者，担任戏剧、文艺、美术评论工作。短篇小说《尘埃》(1907)问世后，被视为自然主义文学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一九一〇年辞去读卖新闻社的工作，专门从事写作。他的写作生涯长达六十年。作品的特点是用朴素的语言，凝练的笔触剖析人生，表现出近代知识分子对生活的迷惘和不安。他的一些最好的作品都是短篇小说，其中《到何处去》(1908)写一个年轻的作家全盘否定人生，想逃避现实，但又不知该到何处去，因而苦恼不堪。《港湾一带》(1915)则以濑户内海沿岸的港湾为背景，写一个旧家庭父子之间的矛盾。他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根草》(1942)由于描写了一个追求新生活的青年的梦想遭到破灭，被迫中途搁笔。在反动风潮猖狂的那个时期，他这部作品带有一定的反抗性。他的另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逃出日本》(1949)反映了战后日本知识分子面对混乱的现实，找不到出路的焦躁情绪。短篇小说《今年秋天》(1959)通过作者回家乡参加二弟敦夫的葬礼，表达其晚年的心境。此外他还著有小说《泥娃娃》(1911)、《死者生者》(1916)，戏剧《人生的幸福》(1924)、《安土之春》(1926)，论文《自然主义文学盛衰史》(1948)等。

《战争受害者的悲哀》(1946)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提出了控诉。作品深刻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战争年月的疾苦，通过从炸成废墟的城市逃到农村来避难的一个普通家族日常生活中的遭遇，倾吐出人们对战争的诅咒，抒发了人们对和平

幸福的渴望。

（中　非）

广津和郎

(1891—1968)

日本老一辈的著名作家、评论家，艺术院会员。生在东京，父亲是砚友社的作家广津柳浪。一九一三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国文系，一九一七年发表《愤怒的托尔斯泰》，走上文坛。《神经病时代》(1917)是广津成名之作。主人公是个新闻记者，他在龌龊的社会生活中受到排挤，只能作些软弱无力的挣扎。长篇小说《暴风雨咆哮吧》(1934)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军国主义势力越来越疯狂的时代不愿当官吏，情愿和妻子一道开一家小裁缝店，深入到市井生活中去。短篇小说《小巷春秋》(1940)写一个妇女半生坎坷，在东京惨淡经营的旅馆在大地震中焚毁，晚年又因家庭矛盾，悄然回乡。此外他还著有自传三部曲《到师崎去》(1918)、《壁虎》(1919)、《在波浪上》(1920)，以及《抱着死去的孩子》(1920)、《昭和时代的知识分子》(1930)、《训练成的感情》(1934)、《历史和历史之间》(1941)等优秀作品。他还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间，发表讲演《关于散文精神》等，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表示怀疑和反对。

广津自一九五三年起，全力以赴地参加营救松川事件无辜被告的斗争，写出长篇政论《松川裁判》(1958)，以铁的事实揭穿这一事件的阴谋陷害的实质。终于一九六三年使冤案得以昭雪。广津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抨击。战时的辛酸体验更激发了他的正义感，集中表现在他参加松川事件后完成的长篇小说《到泉水去的道路》(1953)里。这部作品以一个青年妇女同遗弃自己母亲的父亲之间的矛盾，以及她的就职和恋爱等为主线，描写了几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如何积极地参与松川事件的斗争，反映了日本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意志。

《幽灵列车》(1945)勾勒了一个车站副站长在美国占领军面前所

表现的奴才嘴脸，获得好评。

（侍　桁）

野上弥生子

（1885—　　）

日本老一辈的著名女作家、翻译家。生在大分县，十五岁到东京，入明治女学校，毕业后拜夏目漱石为师，发表《佛座》(1907)，登上日本文坛。她的创作生涯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

野上是一个现实主义倾向比较明显的作家。她同情无产阶级革命。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海神号轮船》(1922)、《年轻的儿子》(1932)，长篇小说《真知子》(1930)、《迷路》(1936—1956)、《秀吉和利休》(1963)等。《年轻的儿子》写一个地方官僚的儿子不顾母亲的拦阻，投身学生运动的过程。她把二十年的精力倾注在战后完成的《迷路》(共六部)里。这部作品洋溢着反对战争，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写的是：一个积极参加左翼学生运动的大学生菅野被送到中国战场。他在战斗中曾杀死过中国的游击队员，悔恨万分。在战争接近尾声时，菅野为了赎罪，从狱中搭救一个将被枪毙的中国老百姓，一道逃往延安，在途中被日军打伤，失去知觉。作者为了完成这部作品的续篇，在一九五七年七月曾来我国访问，并赴延安搜集资料。回国后出版《我在中国旅行》(1959)一书，对我国人民表示了热情的友谊。《秀吉和利休》写十六世纪的茶道大师利休和关白丰臣秀吉之间的矛盾，最后利休因干预政治，触犯了秀吉，被迫剖腹自杀。《狐》(1946)是她战后的第一篇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提倡人类和睦相处，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并流露着人道主义感情。这种思想代表了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时期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意志，作者那时曾和其他有正义感的老作家一样，很少发表作品。她说："万般无奈，只有沉默才是有良心的行为。"在这篇作品里作者也借主人公荻冈的口说出了这种意愿，并表示血债要用血来还。荻冈（也可以说是作者的化身）虽然只用迁入深山养狐或沉默等消极态度反对战争，但在当时日本帝国主

义者残酷统治下的日本，也还是一种反抗的表示。

（简　尘）

梅崎春生

（1915—1965）

日本当代知名小说家。生于福冈市一军人家庭。一九三六年入东京大学国文系，一九三九年在《早稻田文学》上发表处女作《风宴》。翌年大学毕业，在东京市教育局研究所当雇员。一九四四年应征入伍，派驻佐世保海军基地当密码通讯兵。一九四六年，根据这段战争经历，写出短篇小说《樱岛》。作品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辅之以心理描写，表现知识分子对战争的抵触，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所感到的苦闷和绝望，以及战败前夕日军士气的低落。小说成为日本战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属于同类题材的作品还有《悬崖》、《日落》（均1947）、《B岛风物志》（1948）等。获得艺术选奖的长篇小说《狂筝》（1963）采用第一人称，夹杂大量倒叙，写一对孪生兄弟被战争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作品的寓意在于说明，处于疯狂的年代，人的命运宛如风筝，在空中狂舞，孤零零的毫无着落，一任时代所播弄，带有宿命论的色彩，一九六五年去世之前发表的中篇小说《幻化》，描写主人公溜出精神病院，到当年驻扎过的樱岛等处旧地重游，缅怀已逝的青春。梅崎春生在创作手法上受现代派影响，小说多从人道主义立场揭露战争在精神上和肉体上给人带来的创伤。

梅崎还写过不少其他题材的作品，其中一九四七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茅蜩》、《来龙去脉》、《面包的故事》和《蚬》，以及一九四九年发表的《伪蛋》，记录了战后社会生活的一面，几乎每篇都是浓淡相间、色彩鲜明的风俗画。他又以反映市井生活的《破屋春秋》（1954）获得直木奖。这类作品有《天空下》（1951）、《S的脊背》、《A君的信》（均1952）、《古吕叔叔》（1955）等。特点是用幽默的语言对世态加以讽喻，艺术表现较为含蓄。

（戴　露）

丹羽文雄

(1904—　　)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父亲是三重县一个寺院的住持。一九二六年入早稻田大学国文系学习，参加了火野苇平等同学创办的同人杂志《街》，在上面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秋》。毕业后一度回乡，随其父过僧侣生活。一九三二年，他的短篇小说《鲇》发表在《文艺春秋》上，从此进入创作生涯。一九三四年，《象形文字》和《赘肉》问世，受到日本文坛的瞩目。丹羽战前写的代表作品还有《爱欲的位置》(1937)等。

丹羽在日本文坛上被视为"风俗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大多描写从日本封建家庭制度中被摒弃出来的妇女的凄楚生活，他以精细的笔致刻划了沉浸在爱欲中的男女的心理状态。他早期的作品，大多是以他的从家庭中私奔出去的生身母亲为题材，也写了一些开酒馆的女老板和受她豢养的青年之间的风流韵事。战后他努力于扩大视野及写作题材的范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长篇小说《青麦》(1953)和《一路》(1962)。一九五六年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又来任会长)。

《讨人嫌的年龄》(1947)发表后，以其细致、冷峻的刻划及题材的新颖，受到日本文坛的赞赏。这篇作品的主题——老人问题，是日本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从而为以后反映这一社会问题的许多作品开了先河。

(刘振瀛)

石川达三

(1905—　　)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秋田县。他在早稻田大学英文系肄业。后来在杂志社工作了几年，同时在《新早稻田文学》、《星座》等杂

志上发表作品。一九三五年，长篇小说《苍氓》获得第一届芥川文学奖，从此开始了写作生涯。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心猿》(1937)、《背阴的村子》(1937)、《活着的士兵》(1938)、《并非没有希望》(1946)、《风中芦苇》(1951)、《人墙》(1959)、《充实的生活》(1961)、《我们的失败》(1962)、《日环蚀》(1966)、《贻误青春》(1968)等。

石川达三的作品，题材开阔，倾向鲜明。《活着的士兵》描写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屠杀我国人民的暴行，抗战时期我国曾经翻译介绍过。石川达三亦因此而受到日本军部的起诉，判处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风中芦苇》写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怎样在战时和战后的动荡的社会中竭力正直地活下去。《人墙》以一九五七年发生在佐贺县的事件为背景，写一个热爱教育工作的年轻女教师，在封建势力相当强大的小镇上，冲破重重障碍，奋起参加教职员工会的斗争的故事，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日环蚀》(1966)通过一桩大贪污事件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垄断资本集团为了扩大政治及经济势力，在竞选中进行的一笔笔"肮脏的交易"。作品指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书中说，资产阶级政治，"四周虽闪耀着金色的光辉，核心是一团漆黑"。

在《神迹》(1948)里，作者用漫画式的笔法，突出对假冒伪善、自私自利的神父的丑态，同时歌颂了那个为了糊口不得不干卑贱的营生，其实心地纯洁、为人慷慨的妓女，显示了石川不同的艺术手腕。

（戴　霞）

谷崎润一郎

(1886—1965)

日本老一辈的著名小说家，生在东京，父亲是一个米商。他幼时生活富裕，后来他父亲的生意失败，家道中落，念中学时曾教过家馆。一九〇五年，在亲友的资助下，入第一高等学校，一九〇八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在学习期间，他一方面接触了希腊、印度和德国的唯心主义、悲观主义哲学对人生形成了虚无的享乐观点，在文学

上，又受到法国波特莱尔、美国爱伦·坡以及英国王尔德的影响。一九一〇年，他在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文身》、《麒麟》，以一个唯美主义、艺术至上主义作家走上文坛。他的创作倾向是颓废的，甚至是他所自称为恶魔主义的。

谷崎的汉学造诣很深。他曾在秋香塾攻汉文，十几岁时就能赋汉诗。一九一八年，他只身到我国东北、北京、天津、汉口、九江及江浙等地游历，返国后写《苏州纪行》、《秦淮之夜》、《西湖之月》等。一九二五年他又来我国访问，在上海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中国作家结识，回国后写《上海交游记》。他生前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顾问。

一九二三年，关东大地震后，谷崎把全家由东京迁到京都，定居下来。因此，关西的风土人情成为他后半生写作的背景，其中最著名的是长篇小说《细雪》(1943)。谷崎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还有短篇小说《恶魔》(1912)、《春琴抄》(1933)，长篇小说《痴人之爱》(1925)、《卍字》(1928)、《武州公秘录》(1932)、《少将滋干之母》(1950)、《钥匙》(1956)、《疯癫老人日记》(1962)，独幕剧《御国与五平》(1922)，评论集《阴翳礼赞》等。他还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一年之间，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从事《源氏物语》的今译工作。

《月亮和狂言师》(1949)接近小品，格调明丽，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显示了这位老作家不同的艺术手腕。

（洁　若）

田宫虎彦

(1911—　　)

日本当代知名小说家，生在东京。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大学时期开始在同人杂志上发表作品。大学毕业后，他成为文学刊物《人民文库》的撰稿人之一。“人民文库派”是由一群思想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的文学团体，他们提倡“散文精神”，与鼓吹民族主义，为军国主义唱赞歌的“日本浪漫派”相抗衡。但是，随着当

时日本社会的日益走上法西斯化，一切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学都不得不被迫沉默。这样，田宫也被迫放弃了写作，为了糊口，他做过各种职业，辗转流离在求生存的道路上。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田宫才真正获得了写作的自由，他把他那在黑暗岁月中郁积起来的对军国主义、天皇制的厌恶与愤懑，一举倾泻了出来。他连续发表了《足折岬》、《画册》、《菊坂》、《比叡山下的寒风》等以战前黑暗年代的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这些短篇以感人的力量，控诉了军国主义、天皇制所发动的战争给日本民众造成的深重灾难。广大的人民群众生活的普遍贫困化与天皇制统治加在人民头上的政治压迫，构成了这些作品控诉的主题。田宫除了写作以战前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外，还写了许多以明治维新历史动乱为题材的短篇，如《雾中》、《落城》等。在这类历史小说中，田宫揭示的主题仍然是人民群众在战乱中付出的无谓牺牲以及不管站在哪一方的统治者到头来仍然是安富尊荣。

《足折岬》(1949)以独具特色的地方风物为背景，塑造了四国地方荒凉小镇上的一群善良纯朴的庶民形象。一个在战争岁月里失去了生活信心的贫苦大学生来到这里企图投海自杀，结果在这些庶民的温暖怀抱中逐渐恢复了活下去的信心。作品不但通过大学生的精神苦闷来揭示黑暗年代的苦难，而且还通过老香客及青年龙喜的两次控诉，点明了作者对日本近代统治者强迫人民做出无谓牺牲的愤怒，这是日本战后文学中追究战争责任的有力的控诉书。

田宫的作品，善于描绘被压抑被损害的民众，在无限哀怨当中隐约显现的一缕光明。他的清冽的抒情笔调与他所揭示的现实的逼真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田宫作品的特色。

（刘振瀛）

德永直

(1899—1958)

日本当代杰出的工人阶级作家，生于熊本市郊黑发市的贫农家庭，小时只读了五年半书就开始做工。他当过印刷工人，领导印刷

厂的罢工斗争，并参加过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他和宫本百合子、中野重治等人一起组织了新日本文学会。他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1929)、《安息吧，爱妻!》(1948)、《静静的群山》第一、二部(1950、1954)，短篇小说《蛤蟆》(1946)、《熬煎》(1948)、《来到农村的文工队》(1950)、《锛儿头》(1950)等。

《安息吧，爱妻!》是一部自传体的作品，通过作者的妻子在日本战败前夕贫病交加而死的悲剧，对破坏人民生活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提出控诉，被公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的代表作。《静静的群山》反映的是日本战后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第一部写的是日本战败至一九四六年五月，第二部是从一九四六年末至一九四七年四月。在第一部里，通过电气产业工人在山区里进行的斗争，描述了战后日本普通工人成长为有阶级觉悟的战士的过程。第二部写工人们通过日本战后的土地改革，和农民团结在一起，进行的民族主义革命斗争。这部作品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来看，都达到了相当高度的水平。《蛤蟆》以日本战败后动荡的社会局面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奸商怎样利用农民的愚昧大发横财。《熬煎》通过一个"战争寡妇"的遭遇，揭露了侵略战争怎样带给日本妇女的深重灾难。在《锛儿头》里，作者成功地塑造了通过罢工斗争成长壮大的一个铁道公司电车司机的形象。《来到农村的文工队》则描写一些年轻女工怎样不辞辛苦地在农村进行宣传，作者通过动人的情节和具体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年轻一代在战后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的成长过程。

(简　尘)

井伏鳟二
(1898—　　)

日本当代著名老作家，广岛县人。一九二〇年入早稻田大学法文系。因同窗青木南八早逝，深受刺激，于一九二二年退学。为纪念这位挚友而写了《鲤鱼》(1926)、《山椒鱼》(1929)等作品，从此登上文

坛。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应征入伍，在新加坡的《昭南时报》和昭南日本学园任职，次年十一月复员。一九六〇年被选为艺术院会员，一九六六年获日本政府授予的文化勋章。著有《井伏鳟二全集》十二卷(1964)。

井伏鳟二早年虽然受现代派文学影响，参加过新兴艺术派，但在后来的创作中，改变了初期那种富于象征性和一味遐想的作风，显示出现实主义倾向。在创作上，井伏鳟二有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浓厚的乡土气息，并在幽默风趣之中透露着深沉的悲哀。他的作品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人物也大抵是些善良的劳苦群众。他善于描摩人情世态，表现他们在人世中的挣扎，诉说他们的不幸。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倾注了自己深挚的同情，所以他的作品在反映现实的同时，往往给人以温暖，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中篇小说《今日停诊》(1949)即通过一个老医生给患者治病，描写了这些市井小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了日本战后初期社会的混乱，以及底层群众生活的艰辛和他们之间真挚的情谊。长篇小说《黑雨》(1965)则控诉原子弹爆炸后，广岛人民惨受其害的情景，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发动这场不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无比灾难。此外，他还著有《约翰万次郎漂流记》(1937)、《多甚古村》(1939)、《流浪汉宇三郎》(1954)等。

《遥拜队长》(1950)是井伏的战争题材小说中最出色的一部。作者在嘲讽之中带着几分幽默，塑造了一个为军国主义所毒害的愚昧、盲从的化身——冈崎悠一这个战争的牺牲品。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法西斯军人的憎恶和愤慨，以及对战争的批判态度。

（戴　霞）

安部公房

(1924—　　)

日本当代有独特代表性的作家、戏剧家，生于东京滝野川。父亲在沈阳的医科大学当过医生，因此他也先后两次住在沈阳。一九四三年入东京大学医学部，一九四八年毕业。一九四八年发表处女作

《在终点的路标下》，从此进入文坛。他曾加入“夜之会”，受花田清辉的影响，倾向于超现实主义。后又参加“世纪之会”，有志于先锋派文学。

他的《赤茧》获第二届战后文学奖(1950)；《壁——S·卡尔马的犯罪》获第二十五届芥川奖(1951)；《砂女》在法国获最优秀外国文学奖(1968)；戏剧《幽灵在此》获丰田戏剧奖；另外一些作品也曾获艺术祭奖、电影祭奖等等。

《神奇的粉笔》(1950)以超现实主义手法，用幽默、怪诞的笔调，叙述了一位濒为饿殍的穷画家，不得不到脏水沟去捞些饭粒吃。他诅咒可恶的现实，梦想美妙的明天。但是，却幻想用粉笔画的魔术创造一个理想的新世界，并自封为创世的设计师。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场白日梦，最终连他自己都和壁画一同消灭了。主人公是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他给人世只留下了一句话和两滴泪。他说：“创造世界的，绝不是粉笔！”这便是小说的主题，也是作者最后点睛之笔。

作品中梦境与现实、真实与虚妄，作者游笔进出，趣味横生。好象荒诞不经，却反映了历史真实；似乎滑稽可笑，却又发人深省。

(于　雷)

井　上　靖

(1907—　　)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艺术院会员，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一九〇七年生于一个医生家庭。一九三六年京都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毕业后，在大阪每日新闻社任编辑、记者、书籍部副部长等职，一九五一年辞职，开始专业作家的生活。

井上靖从学生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并开始习作。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先后发表了《斗牛》、《猎枪》，前者一九五九年获芥川奖，从而名扬文坛，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井上创作态度严肃，艺术技巧纯熟，除了小说以外，还写剧本、诗歌、美术评论，短篇小说尤有特色。曾获日本国内各种文学奖，一九七六年又获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作者许多作品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的中短篇小说《斗牛》、《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1951)、长篇小说《射程》(1956)、《冰壁》(1957)等，对战后日本社会的混乱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他的长篇小说《夜声》(1968)、《榉树》(1971)、《方舟》(1972)反映了日本经济高速度发展带来的公害，对自然、城市的污染和破坏，威胁人民的生活和生存。

井上擅长写历史小说，除了写日本、朝鲜的历史题材以外，更多的写中国历史题材，其中有《天平之甍》(1957)、《楼兰》(1958)、《敦煌》(1959)、《苍狼》(1959)，生动地描写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社会风貌以及两国的文化关系。

《一个冒名画家的生涯》描写两个才华不相上下的画家，由于社会地位不同，一个青云直上，一个只能冒名作画维持生计的故事，抨击了人间的不平。

(唐月梅)

阿部知二
(1903—1973)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英国文学研究家，生于冈山县。一九二四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次年在同人杂志《朱门》上发表短篇小说《化生》。一九二七年毕业，一九三〇年发表《日德对抗竞技》，从此登上文坛。

阿部的作品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冬天的宿舍》(1939)。这部长篇小说用西欧现代主义方法写一个大学生精神和行动的分裂。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这部书受到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欢迎，因为他们从陷入苦闷彷徨境地的主人公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部知二没有写任何歌颂战争的文章，却写了一部以自由主义老政治家反抗法西斯主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风雪》(1938)，表示他对正义战争的态度。他在战后写的《白塔》(1962)反映了五十年代中叶

以来环绕着教科书(尤其是社会科教科书)问题，观点、立场不同的两派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场斗争。同时也描写了日本出版界的尔虞我诈。

阿部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捕囚》(1973)取材于日本进步哲学家三木青的事迹，从学生时代一直写到日本战败后不久惨死狱中的经历。此外他还著有《黑影》(1949)、《人工庭园》(1954)、《日月之窗》(1957)等。除了创作之外，他还翻译过不少莎士比亚、拜伦、麦维尔等人的作品，并写过这方面的研究性著作多种。

《隐士与群众》(1952)通过埋头养花的主人公一昼夜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战后日本社会那个动荡局面下，任何人都不可能作"隐士"，参加民主运动的工人，善于钻营的大学讲师，陪伴美军的妓女，都会插到他的生活中来。作者以画龙点睛的手法，寥寥数笔，写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感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戴　霞)

壶井荣
(1899—1967)

日本当代知名女作家，生于小豆岛。父亲是箍桶匠，因家境贫寒，壶井荣靠半工半读才念完小学。她是在长兄的影响下对文学发生兴趣的。高小毕业后，曾帮助父亲去装船卸货，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一九一五年起，在邮局和村公所当了十年小职员。这段生活经历和目击的不合理现象，激起她对黑暗社会的愤懑情绪，对其日后创作深有影响。一九二五年到东京，与诗人壶井繁治结婚，由是开始接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九三八年，在宫本百合子和佐多稻子的鼓励下开始写作，发表了不少作品，多以小豆岛为背景，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主要有《萝卜叶》(1938)、《历》(1940)、《阁楼纪事》(1950)、《二十四只眼睛》(1951)、《惊涛拍岸》(1953)、《礼服》(1955)等。

《历》反映善良的木桶匠一家三代的不幸命运；《阁楼纪事》通过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酒馆女招待的悲惨遭遇，对恶势力提出控诉。

《二十四只眼睛》写一个乡村女教师和十二个在战乱中幸存下来的学生久别重逢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批判现实和反对战争的积极主题。《礼服》写一家四代妇女在不幸的婚姻制度下痛苦的生活。

在《一层纸》(1953)里，作者以满怀同情的笔触，揭示一个精神病院的种种问题．想说明精神病往往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同样得了精神病，妇女的命运要凄惨得多。

（戴　霞）

堀田善卫
(1918—　　)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富山县人。一九四二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法文系，参加日本政府的对外文化宣传机构国际文化振兴会(1934年创设)。一九四三年开始学中文，一九四五年三月，由该会派到我国上海，直到一九四七年一月才回国。他对我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写过不少以我国为题材的作品，如《丧失祖国》(1950)、《齿轮》(1951)、《历史》(1952)、《时间》(1953)，以及散文《河》、剧本《命运》和报告文学《在上海》。

堀田的中篇小说《鬼无鬼岛》(1957)描写了位于日本九州南端的孤岛——鬼无鬼岛上人们的愚昧落后的生活，与本集中所收入的深泽七郎的《樽山小调考》有异曲同工之妙。该书已于一九六三年由作家出版社翻译出版。他的重要作品还有中篇小说《广场的孤独》(1951)，长篇小说《夜的森林》(1955)、《纪念碑》(1955)、《来自海啸底下》(1961)等。《广场的孤独》以朝鲜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了日本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前途的忐忑不安。《来自海啸底下》问世后，曾受到日本各阶层读者的欢迎。小说写的是发生在十七世纪的日本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岛原起义。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是在书中插进了七篇短论，借古喻今。《来自海啸底下》的声音意味着争取自由的人民的呐喊。在《阴影》里，作者用素描手法穿插着写了五十年代初期日本社会的种种现象；由于同情承包厂

的遭遇而降了职的钢铁公司职员，因承包厂倒闭而被迫到街头去叫卖冰棍的营业部长，挂着牌子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反对原子弹的老乞丐。通过这样一个短篇也不难看出作者一贯所持的同情弱小者、反对强权的立场。

（简　尘）

西野辰吉

（1916—　　）

日本当代知名工人小说家，生在北海道。父亲是从新潟县前来垦荒的农民。还在小学读书时，就受了经常在《小桧新闻》上投稿的哥哥的影响，对文学发生兴趣。高等小学毕业后，投奔在足尾铜矿干活的叔叔，在发电厂当杂工。这时写了短篇小说《绿叶的心理》，以西野玲人的笔名，发表在东京发行的刊物《地壳》上。一九三四年到东京当壮工，后又从事记者、出版社职员等职业，这个时期主要写儿童读物。

一九四七年因发表以南北朝时代为背景的《废帝斋仁记》，开始受文坛的重视。一九五六年，他的代表作《秩父困民党》获每日出版文化奖。这部长篇小说为十九世纪末叶的日本描绘了一幅视野较宽、色彩鲜明的历史画卷。当时，明治政府逐渐专制化，因而出现了要求成立国会的自由民权运动。试图以实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屡屡爆发，其中以一八八四年发生的秩父暴动规模最大。它已超出自由党的民权运动范围，是当时农民革命力量的集中表现。作者对农民起义满怀同情，从各个方面来描写暴动的情况。全书结构严谨，省略了一切与主题的发展无关的东西。接着作者又发表了用同一方法创作的反映战后农民面貌的长篇小说《播种》。

一九六五年参与日本民主主义文学同盟成立工作，这一年完成了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主题的《东方之人》。他还著有长篇小说《根据》(1963)、论文集《战后文学备忘录》(1971)等。

《不下蛋》是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集《美国血统的日本人》(1954)

中的一篇。集中还收有《烙印》、《C 镇纪事》、《希望》、《晨霜路上》、《夜间的营火》、《夜警》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战后初期美军占领下日本人民艰苦的生活和斗争。

（洁 若）

野 间 宏

(1915—)

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生在神户市。十一岁丧父，在母亲的帮助下苦学，一九三五年入京都大学法文系。在校时参加学生运动，支持革命斗争。次年学生运动遭到镇压，有些同学惨死狱中。他的第一篇作品《阴暗的图画》(1946)就是根据这个时期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对摧残这些青年的生命的军国主义表示愤恨。一九三八年毕业，在大阪市政府社会科当职员，与部落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接触，受到很大影响。战后他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就部落民问题写了长篇小说《青年之环》(1947—1971)。太平洋战争前夕以补充兵的名义被征入伍，次年赴菲律宾前线，因患疟疾回国。一九四三年作为思想犯被关进大阪陆军监狱，年底出狱，回部队后仍受监视，直到一九四四年十月才解除兵役。在战场、兵营和军事监狱里度过三年多的惨痛生活，使他对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有所认识，对此深恶痛绝，写出了《真空地带》(1952)。这部长篇小说揭露了几十年来不断摧残日本青年的日本军队组织的罪恶。正如在真空地带，一切生物都会遭到窒息，在兵营的围墙里，凡是敢于坚持正义的人都会被消灭掉。在军需官的勾心斗角中，出身于贫农家庭的上等兵木谷成了倒霉的替罪羊，军事法庭判了重刑，期满后又被送到战场上去当炮灰。这本书是用大阪方言写的，生动地表达了军队中不同等级的对话特征，结构严谨，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堪称野间宏的代表作，也是日本战争文学的杰作。短篇小说《脸上的红月亮》(1942)写主人公从一个寡妇脸上的红斑联想到二次大战期间在东南亚战场上看到的红月亮，从而勾起他对战友见死而无力搭救的往事，感到内疚。因而本来可以与这位妇

女结为百年之好，结局却怅然分手。强调了战争给人的精神上留下的创伤。

《志津子的下落》(1952)写一个青年教师眼睁睁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家庭环境迫使一个聪明纯洁的女学生走入歧途，而未能把她救出火坑。这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在日本人民面前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野间宏青年时代走过了坎坷的道路，饱尝了人生的痛苦。他在作品中，对此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反映了作家对社会黑暗的痛恨，字里行间蕴含着一种悒郁感伤的情调。

（简　尘）

大田洋子
(1903—1963)

日本当代知名女作家，生在广岛市。在该市进德实科女子高中读书时即有志于从事写作。毕业后当过教员，以后在尾道、大阪当女侍。一九二九年她的短篇小说《圣母所在的黄昏》发表在《女人艺术》上，次年上东京，开始创作生涯。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她的短篇小说《海女》和《樱花之国》分别获得《中央公论》和《朝日新闻》颁发的一等奖，到一九四三年为止，发表了不少自传体的恋爱小说。

一九四五年一月，她到故乡来避难。八月六日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从此，她专写以原子灾害为题材的作品。当年完成长篇小说《死尸之街》，但由于当时检查制度很严，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出版。一九五〇年发表以遭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为背景，写一对男女的悲惨命运的《人间褴褛》，曾轰动一时。她的短篇小说《半人半鬼》(1954)获得同年的和平文化奖。主人公（作者的化身）因精神病住院，接受睡眠疗法，蒙蒙眬眬地对战争和原子弹心怀恐惧。《平静的街道和人》(1955)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记述原子弹轰炸八年后，依然没有消除的创伤。此外她还著有《原子弹抄》(1949)、《山上》(1953)、《残丑点滴》(1954)，篇篇都饱含着血泪和愤怒，对原子弹所

造成的灾害提出控诉。她的《死尸之街》等小说，和原民喜的《夏天的花》、峠三吉的《原子弹诗集》是最早反映原子弹问题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到哪里去》(1955)写两个孩子在广岛亲身经历了原子弹轰炸的惨祸，家破人亡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却富于感染力。

(洁　若)

中野重治

(1902—1979)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和诗人。生于福井县坂井郡高椋村的自耕农兼小地主家庭。一九二七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德文系。早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进步的社会活动。曾组织社会文艺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并集体参加了“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他与洼川鹤次郎等创办同人刊物《驴马》，发表了《黎明前的告别》等诗歌、评论，由此开始了作家生活。一九二八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成立时，他当选为常任委员，编辑机关刊物《战旗》。这时，他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代表的理论家十分活跃，并发表了优秀的诗歌和小说，对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作出过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镇压，他曾被捕入狱，并被禁止写作。战前的代表作品有小说《初春的风》(1928)、《老铁的话》(1929)、《与诗歌的诀别》(1939)、《空想家和脚本》(1939)；评论《关于艺术的备忘录草稿》(1929)、《斋藤茂吉研究笔记》(1942)等。

战后他与宫本百合子等发起创立新日本文学会，长期担任书记长工作，并参与过“政治与文学”的论战，推动了民主主义文学的发展。他曾当选为参议院议员。一九五七年曾来我国访问。战后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肺腑之言》(1954)、《梨花》(1959)和《甲乙丙丁》(1969)，短篇小说《五勺酒》(1947)、《广重》(1954)和《萩镇的“描家徽铺”》(1956)等。

中野重治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

活，并以抒情风格见称。《荻镇的“描家徽铺”》，通过主人公漫步荻镇街头的见闻和回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日本的社会面貌。

（陈应年）

半田义之
(1911—1970)

日本当代知名工人小说家，生在横滨市保土谷。他从群马县立前桥中学毕业后，就在国营铁路上当工人，开始对文学发生兴趣，受到川端康成的影响。一九三六年担任电影记者，又参加文艺首都之会，致力于在文学作品中反映现实。他的短篇小说《鸡骚动》曾获得一九三九年上半期的芥川文学奖，同年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风葬》，从而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战后参加民主主义文学运动，写了不少作品。一九六〇年夏天作为日本作家访华代表团成员访问我国，回国后对我国培养工人作家所采取的措施大为称赞。他深入基层，大部分作品都是以日本国营铁路公司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一九五三年，他描写战后动荡年月里的一个小女孩的悲惨遭遇的短篇小说《春天的花圈》就已介绍到我国来。一九六四年六、七月号的《世界文学》译载了他的《秋》(1962)。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作者通过铁路工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反映了一个青年铁路工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茁壮成长的过程。半田义之另外还著有《虚无的仪式》(1947)、《幸福的车票》(1948)等。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国营铁路干线》(上、下，1956)和《大自然的祭日》(上、下，1964)。

《第一个金毗罗节》描写为了筹措经费，在街头摆摊子卖苹果的工会会员一天的活动，表现的形式和手法朴实，语言流畅，生活实感较强。

（洁　若）

深泽七郎

(1914—)

日本当代知名作家、吉他演奏家。生于山梨县面临笛吹河的石和町，这是一个盛行民间传说的地方。深泽七郎自幼体弱多病，中学时期就喜欢弹吉他。毕业后做过小职员，也抱过吉他在各地流浪过。一九三九年，深泽七郎回东京开演奏会，是日本第一个使用尼龙弦的吉他演奏者。战争结束，深泽七郎曾随同乐队参加巡回演出，四十七岁以后，他因发表了《风流梦谭》(1961)，开罪了右翼势力，被迫在关西、北海道一带流浪过。

深泽七郎的生活经历使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色彩。他的文风自由朴素，有一种飘逸的艺人气氛。

《楢山小调考》(1956)是一篇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小说，但是深泽七郎不受前人的束缚，自成一格。小说所反映出来的落后和贫困的情况乃是日本广大农村的可悲缩影。这篇小说把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沉闷紧张的战后文坛，荣获第一届中央公论新人奖。日本文坛还就这篇小说的问世，在“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学和受西方影响的当代文学”的问题上引起一番论争。小说发表的第二年，深泽七郎为楢山小调填词作曲，第三年，巴黎出版了这篇小说的法文译本。此外，深泽七郎还以农民的视角和立场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笛吹川》(1957)，小说一反以知识分子感伤情绪来写历史题材的惯例，再度引起文坛的论争，从此，深泽七郎的作品在文坛上别树一帜，而深泽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来看问题。

(吴树文)

开高健

(1930—)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一九三〇年生于大阪市。一九五三年毕

业于大阪市立大学法律系。在大学读书期间，为了维持生活，从事过各种职业。——烤面包的工人、学徒、汉药店的小伙计等。大学毕业后，曾一度在一家洋酒公司做过商业宣传杂志的编辑。开高健早在大学毕业那年就进行过文学创作活动，并和“战后派”主办的《近代文学》杂志的同人佐佐木基一等有过联系。一九五七年，他在《新日本文学》上发表了《恐慌》，博得了名声。一九五八年又因《裸体的皇帝》（这是借用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的日译名写的一部短篇）获得第三十八届“芥川奖”，从此奠定了他的作家地位。

《恐慌》以发生在日本东北部某县大片山林的鼠害为题材，揭露了地方官僚对提出防患于未然的下属使用种种卑劣手段进行压制的丑恶行径。《裸体的皇帝》描写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绘画教师如何启发一个个性受到压抑的儿童的绘画天分的故事。作者揭露了在利欲熏心对孩子漠不关心的父亲、满脑子虚荣的后母的养育下，这个儿童在身心上受到的戕害。

《巨人与玩具》（1957）描绘了几家垄断资本所经营的大糖果公司，在现代资本主义竞争中出现的悲喜剧。作者以夸张的笔法，幽默的语言，辛辣地讽刺了大垄断资本为了开展推销竞争，使用了种种卑劣的花招，设下了种种骗局，最后在经济萧条、市场购买力日益衰退的现实当中不能不以徒劳而告终。

开高健是战后出现的作家，他对战前的情况不大关心，但对日本战后“暴发式”的经济畸形繁荣及其背面所隐藏的资本主义的痼疾，却有很深的感受。他受有战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写的作品，大多以题材的特异性及语言的新奇警拔见长，对当代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缺陷具有一定的讽刺与揭露的作用。

（刘振瀛）

武田泰淳

（1912—1976）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中国文学研究家。父亲是东京潮全寺的

住持。一九三一年入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九三三年与竹内好、增田涉等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一九三七年被征入伍，在侵华部队中做过两年事务工作，目睹了日军对我国人民的暴行。他翻译过茅盾、萧军和丁玲的作品，写过评传《司马迁》(1943)。他的小说有不少是以我国为题材的，如《审判》(1947)、《风媒花》(1952)，取材于我国才子佳人故事的《才子佳人》(1946)。描写日军怀疑中国护士是间谍的《芦州风杀》(1946)，取材于《白蛇传》的《人世之外的女人》(1947)，写杜甫在杜甫草堂生活的《诗的风景》(1949)，还有写侵华日军生活的《恶人》(1949)、《椅子的声音》(1951)、《你的母亲》(1956)等。

《风媒花》中出现的几个人物都做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作者写道：我们"烧毁了几万几十万中国人民的家庭，杀死了他们的父母兄弟，谈到这个战争当然是痛苦的"。《审判》中的一个日本青年士兵在战争中曾杀死过一个无辜的中国老人，他为了赎罪，决心留在中国。中篇小说《蛇蝮的后裔》(1947)以我国上海为背景写日本战败后军国主义爪牙辛岛依然作威作福，引起上海日侨的公愤，把他杀死。

其他方面的作品，著名的有中篇小说《光苔》(1954)和长篇小说《森林与湖泊的祭典》(1955)。前者借一个遇难的船长吃人肉的故事来说明，在一般情况下人虽然不会吃人肉，但其实也在做同样的坏事。吃人肉不啻是杀人，但在战场上杀人还能得勋章；后者以日本北海道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为题材。

《回到开头的地方去》以诙谐的格调写日本作家为了靠稿费糊口，不得不随便抓住个题材就写，滥竽充数。武田小说的特点在于运用现代主义的方法，揭露人心深处的利己主义，但往往陷于浮泛而捕捉不到问题的本质。因而，文章虽较优美而从作品的整体来看，有时缺乏应有的艺术力量。

（简　尘）

大江健三郎

(1935—　　)

日本当代知名小说家，生在爱媛县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他还在东京大学法文系读书时就发表了《奇妙的工作》(1957)、《饲育》(1958)、《剥芽杀崽》(1958)等小说，因风格新颖，引起文坛重视。他早期的作品接触到当时日本社会的矛盾，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倾向。短篇小说《忽然变成的哑巴》(1958)刻划了一个依仗美国占领军势力，骑在本国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日本翻译官的丑恶形象。小说以群众团结起来处死这个翻译官作为结局。《人羊》(1958)写一批美军在公共汽车里大肆侮辱日本乘客，而那些乘客只是象绵羊般地逆来顺受。《先看后跳》(1958)通过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当过兵的美国记者之口，描述他如何把一个日本人扔到沟里淹死，而在场的群众却冷眼旁观。作者对这种现象深怀不满，他在一面愤懑的薄纱下覆盖着一颗虚无、创巨痛深的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的时代》(1959)就是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写一个大学生与年长的妓女同居，妓女替他负担学习费用。他在迷惘之中徒然进行挣扎，想自杀却又没有勇气。他所代表的是战后"垮掉的一代"。大江还以日本作家很少接触到的日本少数民族——爱伊努族为题材，写过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1959)，气势跌宕，层层深入，很有特色。一九六〇年大江曾随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回国后写了《十七岁》(1961年1月)和《政治少年之死》(1961年2月)，揭示了天皇制是形成近代日本的核心思想的重要部分。在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1973)中，他宣扬了在核武器发展、公害严重的时代，人类已日暮途穷、无法生存下去这样一个主题思想。

大江在创作思想上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写作方法又受现代主义的影响，这就使得他喜欢在作品中夹杂荒诞不经的描写。但是他也写了一些关心社会问题、竭力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

(洁　若)

远藤周作

(1923－　　)

日本当代知名小说家，生在东京。一九三四年接受天主教洗礼。还在庆应大学法文系读书时就在杂志上发表《诸神与神》(1947)、《天主教作家的问题》(1947)等文章。一九四九年大学毕业，次年到法国里昂大学研究法国现代天主教文学。一九五三年回国，出版第一部作品《法国的大学生》(1952)，发表短篇小说《到亚丁》(1954)、《黄人》(1955)，并因《白人》(1955)获得芥川文学奖。此外还著有《小小蓝葡萄》(1956)、《海和毒药》(1957)、《沉默》(1966)、《死海之畔》(1973)、《梅纳穆河的日本人》(1973)等长篇小说，内容都涉及日本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他也写过《傻瓜》(1959)、《丝瓜郎》(1961)、《我抛弃的女人》(1964)等通俗读物，《〈圣经〉里的妇女们》(1960)、《宗教和文学》等宗教读物贯穿着浓厚的基督教思想。

《海和毒药》写太平洋战争期间两个日本大夫和一个护士参与活生生地解剖美军俘虏的罪行，事后深深忏悔。《沉默》是远藤的代表作，曾获谷崎润一郎奖。写江户时代基督教徒在幕府迫害下放弃信仰的问题。他的戏剧《黄金之国》(1966)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他还写过《蔷薇馆》(1969)等戏剧。《死海之畔》是作者到死海去采访数次写成的。书中把两千年前的耶稣时代和二十世纪的景物巧妙地穿插在一起，塑造了一个软弱无力的耶稣的形象。这个耶稣既不会行善，也不会救死扶伤，有的只是满腔对人类的爱。这个时期他还写了同一题旨的著作《耶稣的生涯》。

《架着双拐的人》(1958)写的虽然不是基督教问题，但主人公当兵时杀死了无辜的人，由于悔恨而患了精神病这个主题。却是与远藤的其他作品一脉相承的。

(洁　若)

三浦哲郎

(1931—　　)

日本当代知名小说家，生于青森县八户市。他是兄弟、姐妹六人中最小的一个。幼年时兄姐的惨死、失踪。一九四九年他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系，第二年因提供学费的二哥失踪而中途退学，回乡任中学教师。一九五三年入早稻田大学法文系，在同人杂志《非情》上发表作品，受到井伏鳟二的赏识，从此拜井伏为师。

一九六〇年发表短篇小说《忍川》，获得芥川文学奖，从此开始创作生涯，由于反映城市贫民生活，暴露日本社会的矛盾而博得好评。主要作品还有长篇小说《海道》(1969)、短篇小说《团圆》(1964)、《初夜》(1961)、《结婚》(1966)、《剥制》(1970)、《桥》(1972)等。一九七八年五月作为日中友好作家代表团团员来我国访问。

《忍川》为作者的代表作，描写由于兄姐的惨死、失踪而背上了包袱，对自己的血统感到不安的一个大学生，与菜馆"忍川"的女招待——贫穷却倔强的志乃相识。两人同去志乃成长的东京深川区去探望，然后回大学生的故乡——东北地方结婚。他们俩如同树叶吹到一起似地，孤独的心灵靠到了一起，燃烧起纯真而灼热的爱情。作者的语言优美，刻画细腻，情节不落俗套，有其独特风格，受到读者的欢迎。

(李克世)

有吉佐和子

(1931—　　)

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一九三一年生于高级职员家庭，从小随父旅居印尼，一九四一年回到日本。一九五二年东京女子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从事戏剧杂志的编辑工作，一度任舞蹈家吾妻德穗的秘书，十分熟悉日本古典歌舞、戏剧艺术的情况。一九五六年发表了反映

父女两代人对传统艺术不同态度的处女作《地歌》之后，登上了文坛。此后她又发表了《木偶净瑠璃》(1958)、《黑衣》(1961)、《墨》(1961)等，描写日本的传统艺术和艺人生活，展示了日本古老传统艺术世界的美及其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形成了有吉的文学创作的特色之一。

有吉佐和子的不少作品，触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如反对原子弹和战争的《醉中醒》、《祈祷》(均为1959)，暴露美国种族歧视的《不是由于肤色》(1963)、《波多黎各日记》(1964)，反映日本人民热爱家乡、反对外国军事基地的《暖流》(1968)，揭示成为社会性的老人问题的《恍惚的人》(1972)以及暴露公害给人民带来苦难的《综合污染》(1975)等。这些作品，表明女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

她的创作体裁和题材，多样而广泛。除了现代题材的小说以外，她还写过歌舞伎、古典木偶戏、舞剧等日本传统戏剧的剧本和历史小说。不少作品是以她生身的故乡纪州为舞台而展开的，如《纪川》(1959)、《香华》(1962)、《华冈青洲之妻》(1966)等。

有吉曾多次访问我国，她的作品《墨》、《孟姜女考》，以及一些散文、随笔，都歌颂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三个老太婆》描写了主人公浩藏的妻、妾、妹妹三个老太婆之间争风吃醋以及争夺遗产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利害关系。

(叶渭渠)

水 上 勉

(1919—)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生于福井县农村的贫苦家庭。父亲是木匠，经常外出，母亲整天给地主干活，养育五个孩子。一九二九年，终因家境穷苦不堪，十岁的水上勉被送到京都去当小和尚。从此水上勉颠沛流离，为了谋生从事过三十几种最底层的社会职业。这些经历给水上勉日后的作家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一九四八年，水上勉发表了私小说性质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平底锅之歌》，作品反映

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的贫困生活。接着是十年之久的沉默期，后来，以一九五九年发表的推理小说《雾和影》为开端，水上勉只写了《海牙》(1960)、《雁寺》(1961)、《饥饿海峡》(1962)等一系列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反响。水上勉的推理小说并不以抓住凶手为目的，他力图反映犯罪者在社会逼迫下去犯罪的恶和恨。但水上勉并不满足于写社会派推理小说。于是，他回忆了故乡若峡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的京都的生活，着手反映自己熟悉的底层社会，写出了《西阵之蝶》(1962)、《越前竹偶》(1963)等作品，《桑孩儿》(1963)也是在这一时期发表的短篇小说，作品以故乡若峡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对农村的贫困和劳动人民的苦难深表同情。

水上勉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友情，多次来我国访问。最近，他正在创作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我国宋朝人虚竹把乐器笙传入日本为题材。水上勉说："我要竭尽全力来写好这部普通人民的中日友好史。"

(吴树文)

司马辽太郎

(1923—　　)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以写历史小说著称。他生于大阪，父亲福田定是一位开业的药剂师。司马原名福田定一，他从小对历史有兴趣，小学时代就收集了大量日本弥生时代的土器和石镞的碎片，并注意博览群书，特别崇拜《史记》。他用司马辽太郎为笔名，意思是他远不及《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战后他曾当过几年记者。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了处女作《波斯的魔术师》，获第八次讲谈俱乐部奖。著有几十部长篇小说和不少短篇小说，以及评论、游记等。司马曾两次来我国访问，现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

《骏河夫人》是司马的短篇小说集《丰臣家的人们》中的一篇，写的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丰臣秀吉的妹妹阿旭的故事。阿旭原是一位农村妇女，与丈夫一起在尾张乡下种田为生。在秀吉飞黄腾达

之后，他们离开乡间，住进了豪华的公馆。不久，过不惯这种公馆生活的丈夫病故。阿旭在哥哥秀吉的撮合下，又和秀吉的部下副田甚兵卫结婚，两人感情尚好。秀吉的上司织田信长被杀害之后，秀吉继承了织田的衣钵，继续进行统一日本的事业。但在讨伐东海的实力派德川家康时失利。其后，秀吉为了使家康臣服于自己，迫使妹妹阿旭与丈夫离婚，然后把她转嫁给德川家康。秀吉又把自己的母亲送给家康作人质，最后才使家康上京朝见他，表示对他的臣服。小说的主人公阿旭既跻身于贵妇人的行列，而又处处流露出农村妇女的特色。她是哥哥进行政治交易的工具和牺牲品。作者用白描的手法，生动地刻划了一个被损害的妇女形象。小说语言简炼，结构严谨，主题富于哲理，发人深思。

（陈生保）

大庭美奈子

（1930—　　）

日本当代知名女作家，生在东京。由于父亲在海军里当军医，她读书期间辗转各地，在广岛县迎接了停战。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她被动员参加救援工作，市内的悲惨情景给她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津田塾大学英文系。在校期间热衷于演戏，还写过诗。一九五九年随丈夫到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古都锡特卡，并到美国各地以及加拿大旅行。一九六三年和一九六七年夏，先后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和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美术系教书。一九六八年因《三只蟹》而获得《群像》杂志新人奖、芥川文学奖。她在这个短篇小说里塑造了一群在生活中失掉了“根”，宛如浮萍一样的人物形象。故事虽然以美国社会为背景，却也反映了日本当代的知识分子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的焦躁情绪。作者采用了戏剧手法，对主要人物都通过富有性格特征的对话，作了深刻的心理描绘，他们都有较鲜明的个性。

大庭的作品中取材于美国社会的还有《没有构图的画》（1963）、

《虹与浮桥》(1967)、《鱼泪》(1971)、《图腾的海边》(1973)、《破烂博物馆》(1975)等。属于其他题材的有长篇小说《栂之梦》(1971),写一个妇女为了让丈夫飞黄腾达而牺牲自己的一切，最后遭到丈夫的遗弃而发疯。此外还著有小说《蚀船虫》(1969)、《幽灵们的复活节》(1970)、《拉胡琴的鸟》(1972),诗集《发锈的词句》(1971),散文集《野草的梦》(1973),戏剧《死海的苹果》(1973)等。

(学　朴)

曾野绫子

(1931—　　)

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东京人，自幼受过十七年的天主教教育，毕业于圣心女子大学英文系。还在大学读书期间，她就在中河与一主持的同人杂志《拉曼查》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原野》(1951),同年成为第十五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同人。一九五四年,她以美国占领军为题材写了短篇小说《远方来的客人》，被列为芥川文学奖的候补作品，从此她就开始了写作生涯。一九五六年，她到东南亚去旅行，扩大了视野，并根据这个时期的见闻写了以泰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无名碑》(1969)。她还著有长篇小说《火山列岛》(1962)、《青春的构图》(1971)、《离去的脚步声》(1972)、《虚构之家》(1974)、《圆形水槽》(1974)，以及描写天主教修女生活的《不在之室》(1977)等。曾野绫子文笔细腻清新，善于在环境的铺陈、情绪的烘托和性格的刻画中塑造人物形象。她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对人生的恬淡态度可以追溯到天主教的影响，同时她也有正视现实的一面，短篇小说《幸吉的座灯》(1967)写明治末期一个给天皇开火车的司机只因发车时间误了三分钟，闹得家破人亡，富于感染力。长篇小说《牺牲之岛》(1969)如实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女学生的悲剧。她还根据战争期间的体验写过《黎明》(1956)等社会题材的作品。短篇小说《只见河》写一对新夫妻婚后两个星期，男的就被送去打仗，几年后回到家乡，妻子却遭横祸而死。丈夫对破坏自己和妻子的生活的战争表示抗议而

自杀。

《断崖》很能代表这位女作家的一般风格，旨在说明人生总归不是那么如意的。豆腐坊的小伙子不愿继承家业，想靠冒险跳水找一条出路。但九死一生后，他清醒过来，学会安于现状了。作者着力于人物内心的刻划和生活气氛的渲染，独树一帜。

（洁　若）

森村诚一

（1933—　　）

日本当代继松本清张之后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新秀。他生于日本的埼玉县，一九五三年进青山学院英美文学科，一九五八年以后在几家大饭店任职，接触和熟悉了各种类型的人物。一九六八年后从事专业创作。他的作品达五十多部。《高层的死角》(1969)获第十五次江户川乱步奖；《腐蚀的结构》(1969)获日本推理小说作家协会奖；《人的证明》(1977)成为日本近几年发行量最高的畅销书，拍摄成了电视和影片。他还著有《大都会》(1967)、《杀意的盲点》、《虫的阁楼》(均1976)、《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均1978)等。

森村诚一作品的鲜明特征，是大胆揭露资本主义高度繁荣时期腐朽的本质，挖掘犯罪的社会根源，作品与人物充溢着历史特征与时代气息。他不仅把逻辑推理和题材的社会性、现实性紧密地结合，而且和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也巧妙地结合起来。因此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推理小说独特的吸引力，而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一般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深刻性与艺术魅力。

《奶奶的罪行》(1972)原题为《阿为奶奶的罪行》，在森村诚一的短篇小说中也是独放异彩的。作品通过奶奶葬仪过程中的回忆，刻划了婆媳两代遭受封建婚姻迫害的历史性悲剧；叙述了祖孙三代爱与仇的复杂关系。而这一切都不是正面铺叙，是压缩在紧凑的结构中作侧面描述。设疑越折越奇；矛盾边结边解；一咏三叹，层次分明，

不失为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

（于　雷）

阿　部　昭
（1934—　　）

日本当代青年小说家中的后起之秀。生于广岛市。一九五五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文系。最初就职于东京广播电台，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的编写工作。一九六二年因《儿童房间》获得第十五届“文学界”新人奖而登上文坛。一九七一年退职，专门从事创作。

阿部昭的作品大多围绕着他那海军退役军人的父亲，从不同角度描写了他的父母、哥哥、妻子和孩子在战后年代的生活和感情。作品语言精练、文笔细腻，并以长于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见称。他的作品曾被选进日本中学的语文教科书。主要作品有：《未成年》(1969)、《重大的日子》(1970)、中篇小说《司令的休假》(1971)、《千年》(1974)、《无缘的生活》(1974)和《人生的一天》(1977)等。

七十年代他作为青年作家开始受到文坛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他把创作的视野扩大到现实社会问题上来，创作了《自行车》(1973)和《人生的一天》(1975)这样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

《人生的一天》通过主人公“我”对前来变相乞讨的母亲和孩子态度冷淡，出言不逊，而伤害了少年的心灵的事件，联想到少年时代的小事常常在成年后留下深刻的记忆。主人公因此感到内疚，悔恨不已，内心里充满了矛盾斗争。最后以主人公在梦幻中行将遭到少年的亲戚的杀害而结束，表达了主人公对现实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关系的不满和厌恶。

《自行车》通过主人公在“大件垃圾”堆为自己的孩子拣自行车的生活细节，用幽默含蓄的笔调夹叙夹议地描写了日本社会的一个侧面——在经济“高度成长”的日本社会的背后，富人们奢侈浪费和一般人生活贫苦的强烈对比，有助于我们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

（陈应年）

城山三郎

(1927—　　)

日本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爱知县名古屋市。原名杉浦英一。一九五二年毕业于东京商业大学，曾任爱知学艺大学经济学讲师。一九五七年七月在《文学界》杂志上发表以派在海外的商业公司职员的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输出》，获得了该杂志的第四届新人奖。其后，又因《股东锦城》(1963)获得了第四十届直木奖。从此，城山以擅长写反映经济问题的小说，用纪实的笔法描写实业界的内幕和各种人物，而活跃于日本文坛。一九六三年，他又写了一部描写金融界内幕的长篇小说《日本银行》。他写的以经济领域为题材的小说尚有《悠然》(1960)、《破产户》(1964)、《官僚们的夏天》(1975)等。

此外，作者还写有以航空为题材的小说《螺旋桨飞机等待着陆》(1957)、《难忘的机翼》(1969)，以及以矿毒受灾区谷中村为背景，写日本政治家田中正造为受灾农民鞠躬尽瘁的事迹的《辛酸》(1962)等。

城山三郎曾先后两次来我国访问。一九七八年五月随日本作家代表团访华回国后，著有《中国——动荡之秋的生活》一书，全书从《总理之死》到《销声匿迹的人们》共十二章，写到周恩来总理的丰功伟绩，"四人帮"的各种破坏活动，以及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短篇小说《遥远的林海》(1974)发表后，日本文艺评论家岩谷大四在评论中指出："城山三郎的《遥远的林海》，以北美为舞台，描写了商业公司普通职员的辛勤劳动。'长年累月地呆在美国，我究竟为自己作了些什么？留下了些什么？'公司职员的辛酸生活，跃然纸上。"

(万木春)

小松左京

(1931—　　)

日本当代知名的科学幻想小说家，生于大阪。毕业于京都大学意大利文学专业。在学期间曾和高桥和巳等人创办同人杂志《现代文学》、《对话》等，毕业后，一变写时事相声剧本。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茶泡饭的味道》(1963)、《复活之日》(1964)、《黑暗中的孩子》(1970)、《变成地球的人》(1971)、《日本沉没》(1973)等，其中，《茶泡饭的味道》曾获得早川书房科学幻想小说奖，长篇小说《日本沉没》采取科学幻想的手法，虚构日本列岛发生大地震后逐渐下沉，以及沉没前国内的惶恐及国际的反应，打破了七十年代初叶日本畅销书的记录。他还写过《未来世界》(1966)、《未来的思想》(1967)等评论，以及几本散文集。

《别了，幽灵》(1973)是作者一九七四年自选短篇集中的一篇。作者通过幽默的手法，描写幽灵到人间"旅行"，从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是金钱支配一切，人与人的关系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只要有钱，或者能为人干点事，即使是幽灵，也准许它们住在人间。这篇小说的结尾是由于人虐待幽灵，使幽灵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导致"阴间和娑婆世界断绝外交关系"，"幽灵全部撤走"，给人世带来了损失。以此，说明利己者"总会有那么一天"自己要身受其害。

(李宗惠)

佐多稻子

(1904—　　)

日本当代著名女作家，生长在崎市。早年当过童工，她的第一篇作品《奶糖厂的女童工》(1928)就是根据这个时期的经历写成的。为了养家糊口，她还当过针织厂女工，饭馆女侍，从而结识了芥川龙之介、菊池宽、江口涣等作家。一九二六年到咖啡馆工作，又认识了中野

重治、洼川鹤次郎等。次年，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左翼文学活动，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曾坐过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她曾发表《我的东京地图》(1949)，《绿色的林荫路》(1955)，《机器里的青春》(1955)，自传体三部曲《齿轮》(1959)、《灰色的下午》(1960)、《溪流》(1963)和《树影》(1972)等。《我的东京地图》是作者面对战后化为废墟的东京，有所感而写的，它以东京昔日的面貌，烘托出主人公成长的过程，抒情气氛浓重。《齿轮》写的是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在白色恐怖下所遭受的破坏，以及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与反动派所作的斗争。《树影》是她的代表作，获得野间文学奖。这部长篇小说以日本战败后的长崎为背景，描写华侨妇女柳庆子同日本穷画家麻田晋之间的恋爱悲剧，以及两人都死于原子后遗症的共同遭遇，来烘托原子弹带给日本人民的灾难。作者又探索了中国为自卫与和平的目的而试验核武器的性质和意义，这表明作者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取得了新的成就。书中除了描绘长崎的风土人情以及华侨生活的侧面外，还以抒情的笔调，着重刻划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时间》(1975)是佐多稻子的近作。作者回顾了她生活中的几件往事，夹叙夹议，文字结构精炼紧密，耐人咀嚼回味，不拘格套。

佐多稻子自一九七〇年起担任日本民主妇女俱乐部委员长。她对中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曾对我国进行访问。近年来，她时常参加中日友好活动，并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洁　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日本当代小说选　　（下册）
作者＝文洁若编选
页数＝１７０６
ＳＳ号＝８０４０４３９８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０７月第１版

附录页